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862/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三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焦氏類林八卷 〔明〕焦竑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王元貞刻本 …… 一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一）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 二四〇

焦氏類林八卷

〔明〕焦竑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王元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氏類林八卷》提要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善不朽咸可軌法後世顧其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富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識率泯泯無聞惡用文為往臨川王掇拾漢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讌萃為新語至今修辭者珍之然玄言雖尚標群絕俗注者所未逮斯亦奇矣所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昌足為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千古言有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無庸
考索而呂氏執文可一披閱而得
之古人嘉言似無遺矣夫弱侯賦
穎異資志聖賢學茲詎後誇浮而
抑性道者第歆好修之士廣閱是
而師于心可襲佳哲芳規無忘為
世俗汶汶之錙也藉令闇識陋傳頑
挾以自廣亦淺衰蕩劣等耳佳載
籍要而傳弱侯要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昭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有道之士乎哉余不
佞縺李士能之剞劂而益鋟之以
廣其傳云

時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之貞
董識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子雅善清言麈款
間皆成珠玉宋臨川王劉義慶輯其
雋永者爲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稱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
鋒而搦觚者亦擬爲著述作手其言
之有味也已然以愚管評之纂言要在
垂訓言不足訓雖新何取今劉書別類
有離而去之者又不載務奇僻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剌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爲援毋亦溺於所嗜而弗遑深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厥畧
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乎吾友焦弱侯氏具絕世資於書無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羲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稍爲
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既成題曰類林示予
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博
哉美矣以視劉氏所纂雖言簡少似
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
秩既然皆參伍有徵非臆說非可標志
爲可遵可信也大都劉氏主在輔談
弱侯欲以爲訓意自各有攸存是義
行自可與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
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閒凡情人何
居曰嗟嗟夫欲語道之真則心言固擒既

雖以示人而人亦未易得受其教者而
為今之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欣所習見
日趨而益走者也又不用而剥尊之則
終身所學能我善乎蓋紹述其教
閣之專術者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
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
畦吾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吾亦
與之為無崖惟期達之以入於無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恨世俗
俗之心益淺淺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為同好嘗得其所用心因復舉之
為覽者告俾毋淺之乎視此書云
萬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循書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嘗賞會
与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表赫蹏细書而貯之纷纷揔
揔如禁臠在廚碎錦在笥未有
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别為筆乘
其第輯録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録之乃取其說標目
稍稍哀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其說一書超超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编搜百代

之菁華掇群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略於玭璺該及品彙而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歷然與其於缶說又不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為神奇醫王蓄藥溲勃皆以治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纂便寄精究吾徒手是書即景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焉啟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君合英咀華博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甫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幹局　賞譽　品藻　夙慧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穎悟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辟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正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魏彭城王勰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贄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旣徧即合爲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 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温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
日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 野乘序

君臣

虙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
綱上合黃極其施兖明 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
之伆旦也 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 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嶃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閭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 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賈傅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
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
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
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
吾必說而强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
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
不使御 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伯王乎遂見之 呂覽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亾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說苑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亾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孫龍子

衞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今罷之禍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晉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

衞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晩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箧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謟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害乎國家哉（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為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呂氏春秋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孟子

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衞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 新序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婬女極天下之麗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矦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眊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為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常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社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髮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宋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袒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眞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嵇紹敘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顔延之候其子竣遇賔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顔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略敘胷懷 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蝨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 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文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瞻雀集於壠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揷墳獸銜土而壘壠

張敷生母亾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横子儀歎息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絶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晁氏客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晏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邁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黄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晉書）

泰娛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娛之教流於三世（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并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遺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櫈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畬諸爲御史出宿令史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贏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贏米及脚錢因責畬諸御史皆有慚色（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許荆傳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寄共穿踰奪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輪垂緌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大自恠也因挍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 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貴梱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歿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請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崔鴻
前秦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顒隨兄得閒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遂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毋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葢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弢詣其家勞問之
氾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
夫婦 令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䌶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頰之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寡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娟娑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
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
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
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燮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
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寄與二兄謀藏匿
燮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
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
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
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
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
何鄙也後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
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
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
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
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
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
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
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
寧作諸御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
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 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
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
不肯强載還家會赦得免 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
聽及瑯邪即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
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
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
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
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 吳録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華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列女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裴景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先路 遒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兒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參軍俛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淸婉辛切辛蒨宋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緑衫少年何人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蔡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死

師友

南榮趎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賈太傅新書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呂紀 ○畏如禮畏厭溺之畏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袪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鍾興封關內矦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
子及諸王矦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
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
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
晚也

董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
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
附近朱藍 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
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
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
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
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
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
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
孔氏那得成 論語摘輔象

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
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
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
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驎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亾末迎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䰟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章穎南渡十將傳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跽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玉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肇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愨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歎服 輟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卭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彦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人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荆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文士傳

嬌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嬌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馬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竊而心變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爲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假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

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士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亾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遂嵇歸山陽 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龐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絶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厫同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爲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 宣武盛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
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
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
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
之懷隨音多懷音案出衛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
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
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
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
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頤恰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
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
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為乎擲杖而去不為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為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市車戾服無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蓧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文盈前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絜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王摩詰集

其思華子石文子叔衍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欽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華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死其思華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殽設鍾鼓以樂之華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衍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死今王雖陳殽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華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以華子爲相 琴操○以下篤誼

尚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値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 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 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其肯爲此辭哉 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卿字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

豪不為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
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
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
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
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凊復
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
之重而鉉榻慢廢業後勿復來文寶乃詢其所欲鼎
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焦氏類林卷之二

建業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方正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
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嚴彭祖為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
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
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

貴乎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丧親同郡陳遵
關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
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
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部督郵繇
延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
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座
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内圓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蔽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
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
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光武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
識可傅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
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
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
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
袁安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
冀劍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
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
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報私恩
樂恢爲尚書僕射劾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
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寒
碩屬望子進爲孝廉益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
也勲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
牛不食一撲牛耳 十子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
思㑹愆向嘗如廁不冠即稽首風亦尋靜 管寧景武孝傳
周稺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

妻哀稺都老病闚問所苦稺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
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
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
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
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
講積年未嘗轉盼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

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魏志曰文帝作倉舒誄有云聘[illegible]贈[illegible]嘉服蓋操竟求甄氏女合葬也操之可笑[illegible]令智昏耳

劉祐仕郡爲主簿部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謝承後漢書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猗節耶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謀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李安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華陽國志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和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憚其風節晉諸公贊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經鄴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別傳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遊非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黄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向玄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顔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孝武每宴集咸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劉璡與友人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

劉祭酒弟璡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璡共語璡不時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答曰向束帶未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彦玄二子獨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攜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籓有損家代彦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

不過免職爾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中說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差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三輔決錄

玄宗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悚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鄒浩調穎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

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四朝史

鄭穆爲嘉定二王侍講居館下三十年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摘誦神宗曰如鄭穆德行宜在王左右 東都事略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特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史

長厚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詩外傳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司隸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斂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遇一關內侯家住寤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 列異記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疾殁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續並爲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謂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

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闘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斯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酬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 風俗通

汝南太守李張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尚封武興盛孔叔六人應歲舉受版未行張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張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 杜元凱文戒

太傅陳蕃爲閹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友人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并以譴超超詣獄謝三輔謠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

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 謝承後漢書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歿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賷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直然後得前

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 司馬徽別傳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周以此爲媿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祖約之誅安歎曰
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覲逖庶子道重始十歲
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郗鑒嘗食周翼粟墍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
喪三年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
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

嘗有居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强認圂中豬隨便
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
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 華陽國志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
載與俱歸爲營醫藥从　爲棺殯之又緣栅塘行見
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黄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
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願終
身爲奴以報恩植之　受遺以資糧遣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
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隋書
李尚書翺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
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
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
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
罷忽成悲便脫蠻鞾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
懷舊嫁文姬 詩話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
令人見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
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
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
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
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
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清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
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

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巳者不如巳之自爲也 韓非子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水經注

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風俗通

伏胣爲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命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楊子撰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論衡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巳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五月得

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留致廳事梁上竟不食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歿惟孤孫九歲常未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 汝南先賢傳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傷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閭卿廬江樂土不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殁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 [illegible]上七賢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貲物班群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書之言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之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梁 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沐並字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徜異域吳使諸葛子瑜朱義封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

王茂弘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不以風塵經懷 王導別傳

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荆州以忠清顯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晉陽秋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郭世通嘗同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梁武常嘉其清節曰可爲百城表矣

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署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縶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劉璠梁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梁典

劉敬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四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厲色驅去

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鞍勒與之夐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 後周書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 後周書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内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幽閒鼓吹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雅量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悋意 水經注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上爲能持勝 大事記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爲還言方修戰具廼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郭林宗遭母憂賈淑來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慈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慈軍人串噉麤食慈致飽而退及爲

豫州業爲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愍然有慼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郭冲四事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 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山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

稱謂而服其偉量 顧愷之畫贊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嵇別傳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晉陽秋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

其不可榮辱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答云惟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

十碩有人寄載三十碩後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

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王崇文任蕃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事類紀傳）
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

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南唐書）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

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褱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illegible]客語

慎密

魯有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先賢傳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 [illegible]

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陳群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衆不忍爲 王隱晉書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

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心各有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

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王昶戒子傳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慚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

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

左右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謨謀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宋齊丘嘗參秘書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南唐書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辯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 華嶠漢書

江泚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泚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所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偪下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饌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王仲寶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即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候樂頤之頤之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奚斷以茲接之問曰卿此展巳幾載玩之曰初釋
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巳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
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
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
吾遊者倖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范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爲
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
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𤸃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
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
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
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

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爲
諸侯笑矣 呂氏春秋
復稾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稾之君不對而循
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
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非子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韓非子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吳越春秋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陶丘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月湛送客遥見种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决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郭泰別傳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黄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絶人足為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眞助求其才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試章奏廣為天下第一

盛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為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畿自荆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傳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為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先賢行狀）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并州叛卒至於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

陶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粲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文士傳）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虞預晉書）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澄別傳）

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祜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也 晉陽秋

謝安石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 文章志

桓溫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

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晉載記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諺曰得黃金一筍不如為柳伯騫所識 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暠鄴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云語遲者神足必為重器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 語林

處士丁重能閱人覩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盜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 續世說

少府蒯欽楊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宋朝類苑

唐侍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崑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疾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不賢焉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
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
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絫
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
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賈傅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
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
甚然乃輟行 呂氏春秋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
乎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寔非也謂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
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
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

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
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 七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長食其
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
慙悔失言 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兢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

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玠別傳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勝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為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己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

象談論一座嗟服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埽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謝安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續晉陽秋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

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貊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晏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愼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墻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

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剌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博陵王納崔倰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倰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

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柈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受其羽毛疎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陶弘景爲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武帝幸豫章王嶷宴集諸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群臣朕爲有爲無爲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爲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譴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振一日除樞密使孔德甫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子瞻已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是書缺葉久謀補足尚未得頃於錢君處見之並假歸鈔錄以成完璧誠快事也

甲寅孟冬持園識於淞濱寓廬

[seal]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刊

政事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賈傅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韓非子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
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
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
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華陽國志○又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東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
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
任毗賛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
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
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
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
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
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
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
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
盗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
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盗人妻見斫
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
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盗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
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爲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爲召陵矦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槀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
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為
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
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
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
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
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長沙耆舊傳
童恢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
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
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
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
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
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
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
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為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
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
也 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勸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謝承漢書

龎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究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歲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晉書傳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敎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啞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緤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敎高密令曰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蘇瓊爲淸河守性淸愼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靑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

樊務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名李叔才於無閭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淸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海內先賢傳

韓宣字景然嘗爲大鴻臚始尚書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魏略

傅玄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晉中興書

陶侃練歷幸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柳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决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
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
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
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
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爲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
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
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
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
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
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
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
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爲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
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頻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
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
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 後魏書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
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
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察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盗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還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

李崇除兖州舊多刼盗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盗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盗竊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嘗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illegible]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韋絢戎幕閒談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爲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兼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劉昫唐書

崔鄲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李文公集□□□□□□□於應天學言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真宗朝許景山為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為故堰號其屬曰鄭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

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揮麈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東軒筆錄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敎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敎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宂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其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葺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宋莊綽雞肋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為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恬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 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具員而已惟樂祇五業並授 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歷事嘗與張思曼語之曰觀吾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 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徽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輅別傳

何晏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晏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

集氏類林 卷之十三 二十三

子孫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吉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陳留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爲八帙又別鈔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故事撰次語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

庚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變成爲其子孫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集氏類林 卷之十三 二十四

矣 詩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 江表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者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志

何平叔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 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為流星上入昴 論語讖〇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為山海經 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王（援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揚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張伯松不好揚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古文苑）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

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為傅子內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玄以為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 華陽國志○長文閬中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蠱緣杜桑之卦數曰桑無葉以卒也吾蜀人終於是矣升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督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 蔡允錄

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辭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叅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叅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讌既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南史劉孝綽傳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語林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遒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隋書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北里志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寘點將人謂之腹藁
全子棲毎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徵文玉屑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乂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 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畫鶴記西番寫
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妳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
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
郢取弄之有頃頻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

占使書不寘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
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
此 語林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
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
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
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
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
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
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沖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
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
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
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 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
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為時所稱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韞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芙蕖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

王籍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曰謝朏得父膏腴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閒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澈語曰雪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岳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
夸耀 高僧傳○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五代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說苑○以下勤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
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
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
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
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
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
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
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拾遺記
揚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
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
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
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
於今矣 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
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
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
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 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數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遒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 王隱晉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修短懸於人乎 晉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自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眞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驎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二年滿數十篋 [illegible]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宗人[illegible]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産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季直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兎

庾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人爲刻之 朱美度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以上敏捷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筆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讙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 歸田錄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 以下强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道一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詡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廚 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畀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 墨客揮犀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諸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 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於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跣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 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

百匹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異苑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後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鮺過美故以相獻
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
東晳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有銘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

壯武王粲謂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㮚酒而作榠字昉問此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吝昉又問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傺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罬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與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陸澄少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而去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
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
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
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
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

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絶此器或自蜀
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依干寶周禮
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画牛一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
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
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
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
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
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强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
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
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
筮天文醫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
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
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
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
大服 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
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
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語林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
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此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
塞其鼻後果驗可類于雲別鼮鼠曼倩識騶虞 [illegible]光錄○筆以類及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次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彦齡筆錄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五十一

焦氏類林卷之四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呂氏春秋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焦氏類林 卷之四 一

少府主簿持璧印紿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聱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數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為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咨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珽為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孔覬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

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illegible]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巳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握句檢出納雖至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宴始為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訴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南唐書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王得臣塵史

眞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宋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為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塞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澠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容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荊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奴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奴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令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羨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羨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夜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貫大昻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曰王者曰朝廷豈忌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雕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 道書洞大集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讃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文士傳

伏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論衡○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曰桑車白馬繆文雅皇甫謐高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宛康知名士也府爲頬陰令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庾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瑚磨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雍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

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雖所歎江表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爾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爲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潛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旣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彦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比張安世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晉陽秋

周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梅子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 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辯若春圃蕙芬載敷條柯猗蔚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褚彥回謂任遐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袁粲每經傅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㥄後至一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如洪鍾響胷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為高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辯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為眾所瞻為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纊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晏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崔浩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吏部郎中陸卬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昭明太子執王筠袖撫劉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命植之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江淹謂郭璞曰子之咳吐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徐陵數歲家人攜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何點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陳後王問蔡徵蕭允之爲人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文每問群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熲帝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憕杜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懼鳳峙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説揆嘗爲入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羅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説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痛瘁看郎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士源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欬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得愼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揚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産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 鶡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爲先後蕃荅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做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王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爲比

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府以道爲知言 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偉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 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嶮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盧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之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爲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爲誰弼曰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

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氏客語

夙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
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
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
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驎伯父焉官至太尉驎十二在坐焉告客曰此吾
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驎曰甘羅十二
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荅云邈矣
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惷弱殊才
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文士傳
濟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
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為五龍 濟北英賢傳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匹光初潘崇和講服
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季調荀任處

對曰僕任中甘里子曰何為任城南此有四夷館意
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
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
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
無卿子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
如鎚信非虛也 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
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匱在焉獨居廬不動親
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異苑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
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
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
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
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眾曰此年少盛有
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
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
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illegible]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也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車頻秦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歎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曰母不宜受伯軌財執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携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遥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羽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云鄅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豐亭傳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但為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為妙後為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為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為法諸老驚歎目為奇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既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閒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 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為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遂為名士

伶玄字子于貿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王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 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找之慄深用為愧 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忿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為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 昔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廄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覲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弈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請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焦氏類林卷之五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勱字彦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兹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濵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勱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釃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謝承後漢書
馬實曰卒生盛明之世免甑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 同上
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劒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 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
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
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 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矟數廻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
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賓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幰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結
習鑿齒與桓溫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
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
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
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
變五部高嘯一旦推㒞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
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覆溺何足為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
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
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
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
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慤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閧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為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彦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僉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僉識自負其才氣候僉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僉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
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二子曰阿奴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
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兼求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
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
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
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
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
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
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為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為重榮作碑贈
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綯嘗從子將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瀉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爲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爲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出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答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譜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為人 宋明帝文章志

陶潜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潜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覩時人多不好懽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為三無人則與馬為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脱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絶

劉舍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耳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
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覽
停閣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
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
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
輪更留一宿
邢卲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
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
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閤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
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
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

非流不許無功周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華夗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夗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諾而忽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夗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夗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晉公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桮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王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毀之䛁地曰吾欲見之常運夗想滅除貪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燗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怡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睎髮箕踞歌離騷旁若
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
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
數十皆驚歎以為真謫仙人
愼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過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
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㒵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
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
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
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 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
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國語
董仲舒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論衡
孝成帝翫弄眾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
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
侮也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由此為故事 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
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司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
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
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襄陽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
勿驚 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
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
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屛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
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
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
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護之者萬方
時有加減權爲慘慼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隙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
病中瘳爲下赦令 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
與君善語復何事謙遜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
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
等賜寧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
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
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
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勑取松枝手以授譏 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 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栘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眞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淵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畫水牛詔閣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蘂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有陪蘂珠殿觸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美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暠迎謁不爲留暠送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馬車塡街徒從無所止黄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眞鑒世盈虛斯明美迹終始是詩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兹顯模[illegible]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若松喬之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毁傷其藩椽林木必繕治

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殷芸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嗟歎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臥具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眞素徙與相近

白傳務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賈黃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毎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从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綈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 漢官儀[illegible]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辨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者身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遷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為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

趙溫字子柔初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曾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兀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
禄卿常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名士
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
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
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
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
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惟欲離
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
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
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閽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
乘車在前瑀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
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于羈
絆所以居后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蹙自造青
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若辭侍中或勸勿自疏晞曰我年少以來閑要

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
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
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
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
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攢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嘖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殷文圭路荀家門內雖列八龍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顔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謝晦謂顔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御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歳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嬪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遂與肉餓鱗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頻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國史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户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詩紀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阜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鬪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君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塲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旣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家語

孌孌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詩外傳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眉山高士傳

盧遨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遨少好遊背群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爲友矣若士傚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罠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沇沇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琦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
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
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覩看山川如
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
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 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

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焉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
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
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
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
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
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儒之城淵曲泉清山高林
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
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
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
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
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
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
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
國萁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聘士姜肱為犍為太
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汝南先賢傳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民傳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閒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必死視如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曰嚝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則子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彷彿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帶嘉卉結茨澗畔太素淑思玄沖在被褐堂隅道困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祝衂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羖羝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羝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必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儕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必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魏略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瘠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覲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魏氏春秋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淸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道學傳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踈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為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朱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縕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為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覲形而退苻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遝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為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餽於内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㪅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於家（尋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纘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画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内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胷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瑔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賓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闕門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霞之士乃可暫致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整紆清塵亦願助爲辟詭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處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
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絶頂者積有年歲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
烟液滌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辟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
顔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爲適傍若無人
何偃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
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并徵謝朏杲之
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
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朏
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
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
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
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
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
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
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
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
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
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居其下與物遂絶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大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圜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翰之兒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蹤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乎臯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
書探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貧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
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
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箬
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
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笋籜冠
沈麟士若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埶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張永爲吳興請沈麟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許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叅軍測荅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遍掛其祖所画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庾于譽贈遺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

形而衣薜蘿遊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畫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
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秇
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
之遣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眞獨遠心與至境冥

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
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
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
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
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
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贜哉大乎倒能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扃鑰歲饑
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
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
一銘 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
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
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
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
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
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
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
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
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鎖火
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
一動天文足矣 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
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
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
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閎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搆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
往來苕霅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
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
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
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

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
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
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
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
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
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與嵩
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
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
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
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
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
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
橫葢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
吾兩人耳東坡集
蘓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
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
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騄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漆主車則造父爲御商扃爲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
夭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
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
涉天庭焉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
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
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
池也襄陽小兒歌之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攪人離思唐詩飛花攪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䰟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郄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徜徉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 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訏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為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

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隝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蕭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兎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益奇而先生亦頹然醉矣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死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荊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死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亾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崔浩死胜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唁絰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胜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黄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叅軍死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亾後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瑒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王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徽有終焉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鉤餌横戈開邊枝劒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亾討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六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而至衝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東方朔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四也

安定嵩真明算術成帝時人真學筭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龍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謝承列士傳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部耆舊傳

睦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且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謂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

路中小人失妻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爲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夯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伯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十方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華陽國志

張倬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 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亾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宫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宫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剥李業興云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黄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焫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令百里即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琡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泫然而泣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餓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内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促上馬詰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寬為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棄冊歸冊破骨沉 金華子

張胄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慜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胄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謂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栢人李嗣眞謂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君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難作不久矣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毋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荅曰神氣清秀若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唐定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 廣異記

吳般文主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主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主拳實入口乾符中擢第 元闕志

石晉趙瑩家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北夢瑣言

信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毋𠈁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幷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各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襁藉徘徊方去 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 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毎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 金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雞跖集

濕水逕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 摯虞決疑

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寑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為最大則一字逕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讎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表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服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
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
此杜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 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
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
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
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見萬
類皆畫像之 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
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飄若
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
那以贏形欻奮衅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
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
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娩廉苫隨體散布玄
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
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
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
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 索靖傳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
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
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
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
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
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
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
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筆陣圖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
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
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

素拔俗之象書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
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唐孫過庭書譜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
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
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咺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
之文 [illegible]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
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
未必謝之 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
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亾失
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袁裒曰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
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曰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
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
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
僞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
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
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横則
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二家之法雖殊
而子敬最爲遒拔矣 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
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
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 沈約云敬元尤長隸書子敬之後
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
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來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
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
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鷩雲 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爲第
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
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
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
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顆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於塵上學為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為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 法書要錄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某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賛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虔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計墨子紫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墨子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 漢明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 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堅時年六十餘矣 燕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撻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銑音鮮

沈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悵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甞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𥘉第一淸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博物志

孫權使曹弗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 名畫記○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除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 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甞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鷹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畫品

張乖崖鎭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閣在僧舍飲亟損車騎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還朝出劒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授馬知節守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芋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 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羇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画篔簹谷偃竹記云画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羊膋裹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蒜一升令煑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嘗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
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
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
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
煑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
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
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
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癎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 隋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
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今
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
皇乃悅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
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
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賜月餘累百金 西京雜記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子暅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
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
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
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
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澠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
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
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亾晉不
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
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
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
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郤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出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水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豪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郭沖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爲肅陳三策秘而不宣 江表傳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荅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吳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

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棓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朴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駡曰𥉉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因此潰

郎基守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祇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忻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迥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夜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紲旗於上以驢負之
循城而行訴望遁已二日 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
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
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
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
青已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
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首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
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
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
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玉壺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
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
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
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
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
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
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
水厚酧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衣以甲胄持戈矛儼立成行麻奕鳴鼓敵驚視亟放
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
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
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
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 癸辛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
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
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
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
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蠛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鶴林玉露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如斗演孔圖○胄値御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荀子非相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群形之中自知非常之器

石苞字仲容雅贍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群伍中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孟覩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盎自況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時人[illegible]王謝[illegible]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晳美容貌從兄求㸃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嘆曰此荊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乘是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長孫儉爲荊州蕭詧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

單詣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吳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諸葛謂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零陵先賢傳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輅別傳

謝朓輕江祏爲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謝譎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譎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慙不能詣

孫子荊爲驃騎參軍將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省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詩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國史纂異

崔信明簡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侈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鯉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吳越春秋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茎蘼香屑燒栗許其氣三月不絕 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猨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西京雜記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西京雜記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篴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莲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

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 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谷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 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小明光錦 鄴中記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白蒻過眺貴富者何府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徐湛之産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游
途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
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高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飾
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
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實傾
直千萬

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
習尤長新聲閒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
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
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踐府僚弘亦稱豪
侈于是府中諺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遺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遺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遺之文略弊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疾服
隋煬帝將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
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
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
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
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
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
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萊
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
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窗（南部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羃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礱甃與惠山等乃罷水遞（芝田錄）

李昌夔在荆山打獵大脩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千人皆著紅纈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劇康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唐蘇鶚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矜率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巳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 崔鴻趙錄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甞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 姓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雛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爲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

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㥄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 關東風俗傳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 北夢瑣言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志林

詆毀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熙作蛆囊 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熙曹爽小字謐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溫牋州遣從事觀釆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孟顗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爲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斛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耳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塗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牟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内史號鳩集鳳池（朝野僉載）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張裔爲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晉陽秋）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虎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齒跛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葺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斂筯曰何無忌憚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

答人問所以曰劉禎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孝
湘東王嘗遊江濵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王斎自疾應曰卿言渺渺而愁予
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
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
棊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
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庾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
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况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善言語嘗論事移
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
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 南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黄
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
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著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
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
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荅云昔嫗行山中遇虎虎
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
鹿狐兎於嫗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嫗
爲殺人嫗訴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
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輙認爲親或
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
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
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
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
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國朝載記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
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詼諧過
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摭言）

假譎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己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翟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為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隷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于厠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鯰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頼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飲冷菜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譎謂適之曰華山上金礦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襌緇也以襌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眂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倂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年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魏略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傷人皆為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
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爲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
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觀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
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虎
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
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那邵見
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
之與蕭何
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
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
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
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
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童婢盜
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盍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
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遜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
瓜出祚奉之時號祚黃瓜少師後魏書

厙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幷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擨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顏氏家訓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賞讌曰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兒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甞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皇甫湜卞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劇書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藏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鄕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溫廷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擇朴敀鐘陳之一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楓聖俞碧雲騢

惑溺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斲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竹書紀年

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目若雙鸞之在

輕霧拾遺記○夷光修明卽西施鄭旦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爲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 漢武帝故事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滅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

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横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睞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拂
其坐處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為
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
邑路無橫草水剪蟲蟻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
塵褥
李後生寵小周后嘗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
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其中他寵莫與也 南唐書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
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
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
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
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
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

焦氏類林卷之七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象緯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
夜之說未嘗見也後有虞昺作穹天論虞喜作安天
論姚信作昕天論 天文錄
二儀氣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 河圖括地象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

桑是謂朏明出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
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
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餔
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舂頓於連
石是謂下舂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
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
地黨蒙谷之浦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 淮南子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
成數也 范子
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鄰黃文與月同居皆日月之

神名 七聖記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

軒轅特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淸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竹書紀年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孫氏瑞應圖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劉晝新論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霹靂宿吏皆北方水宿之精而娵訾爲人門故其神棲焉 甘氏星經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西京雜記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搏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雪霜

調暢佯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黃帝風經

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易通卦驗

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宵淨著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 盛弘之荊州記

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梁書云長沙王懿孫儼獻相風烏又劉禹錫詩蔟蔟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五兩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晉中興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
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
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
如蟠石 易卦通驗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京房易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
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宋均注曰軫楚分也雲水
氣灰火氣畫遺灰故雲滅也 春秋文耀鉤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
赤其名曰雲旍 呂氏春秋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
絳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兵書
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
者即日雨 黄子發相雨書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
山之雲乎 公羊春秋
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六月曰濯枝雨八月曰
豆花雨 荊楚歲時記○魏知古詩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
三月三日曰留客雨 陸機要覽

俍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
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
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 盛弘之荊州記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
地百八十三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
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 書洪範緯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 古易占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論衡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亾
也物以終也 春秋考異郵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
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妬夜記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
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謝承後漢書
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會稽先賢傳

形勝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
舟行不覺也 尚書考靈曜
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
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

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 吳越春秋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川谷為牝

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 蜀功記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遥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水經注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即為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 三秦記

龍門之險懸船而行蜀江謂之釣灘 三秦記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櫳勢與天通 三秦記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唐書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湘中記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唐詩云 也門楯 日無風浪波 不踏沓潮

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鄯延之川日夜脂流弱水弱毛黑谿玄韻悉唐制角哶怯腐于水性之别也 丹鉛録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為竦特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清

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自湘川至長沙九向九背然後不見 湘中記

緑蘿山側巖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巖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絲桐之韻土人為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嵳峩朝日麗兮陽巖落景凉兮陰阿鄗盌兮生音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緑林恬潛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櫂兮詠歌 黃閔武陵記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

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華岳之勝不惟峰巒聳削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横迅
復飛溝懸瀑鶩濤澄潭急澗觸風𢾾寫日月迸流霞
嶂戛擊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
嶽殿前至後爲大池冬夏不乾 西遊注
西山内接太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黟谿
澗鏤錯故其中物産甚饒古𠕋神臯隩區也蘆蒲琉
璃胡良三橋川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藻緑異常
風日蕩漾水葉迾映倚闌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京
都之意 西遊注

先藥池在贑州興國縣葛洪過境見山霊水秀遂結
廬築壇鑿池洗藥留詩曰陰洞冷冷風佩清清仙居
永刧花木長榮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廻乘五百里風雲之所
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㠯人獸
兩絶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
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羣籟
競奏其聲駭人 遠公廬山記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
俱響晨飈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
玆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 梁元帝遊廬山碑序
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
帶不出三日必雨 居詩風吹山帶遥知雨○張野廬山記
遠公遊廬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
遊南嶺東望香鑪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
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歎其奇而已
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瀑可坐十
人號醉石 廬山記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
伯仲也 王荊公與蕭安石書

武當山一名參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太和山形特秀異於衆岳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
出藥石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 荆山圖副記
劉禹錫詠九華詩序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
女及荆山以爲此外無秀今見九峰始悼前言容易
也歌云奇峰一見驚魂𩲸意想鴻鑪始開闢疑是九
龍夭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
金華山枝峰蔓窒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陸魯望集
君山翠麗鮮明遠若臺榭名曰娲宫風雨之後景氣

明静頗聞鼓吹之聲 南康記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有璇房瓊室七十二所 日南志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 闞駰十三州志

淳于山與白雉山相近絶壑之半有白石雉遠望首尾可長二丈伸足翔翼若虛中翻飛 武陵記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 辛氏耳目志

銳而出者為虎牙尖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 王涯仙掌游

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窆河北之山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

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泃一日百盈百竭應刻漏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

金陵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為東南要會之地 原年錄

「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為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也伏龍之地因改是名」 真誥

圖經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 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歸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山之最高峰有五願樹楸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 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株楊正當白下門吳烟暝長條漢水囓古根荊公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門往來無一事常得見青青又思容衰老發松楸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十二

復得一夔隨我遊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由北舟五柞技未懃東挽三楊仍有移步峨降原伏北始但無瑤玉與君舟○芥隱筆記

建康遭蘇峻之難宮室焚蕩溫太真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句容吳績塘有湖水半冷半熱皆有魚交人輒死 雜俎」

江乘縣有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 地記

顧琛為朝請請急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丹琛心知為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為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馮謐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色慚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

擢榦竦條潭壑鏡澈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會稽郡記

孔曄會稽記曰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輿地志

許遠遊玄與逸少書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東坡詩 容逸少問金堂更與裕康求為激

盛弘之記沮水幽勝云桐木寄生凌空交合危樓傾

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 [illegible]記

峼居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西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迹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子夏教西河疑即此 水經注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嵾嵾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

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内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 水經注

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曲瀑布乘巖縣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迹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其水謂之清水谿曰瑶谿又曰瑶淵 水經注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

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
其年併于魏 異苑
永豐塢有丁公泉發於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
發於天門之左天井固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
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
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得東南入徑至天井直
上三匹有餘扳躡而昇至上東平西二百步南北七
百步四面嶮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丘僧精舍十有
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
踈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

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
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漢世謂焦泉也 水經注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
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未明盛暑當晝甃
暄涼秋晚候縕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雲陽記
崤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十步臨谿有恬漠先生翼
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於河二水翼岸夾山
巍峰岐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 水經注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渟因名萬石
泉泉益散漫而下瀟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
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秦川記
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益他郡有泉一二數此
獨以百計濤噴珠躍金霏碧渟韻琴筑而味肪醴莫
殫品狀 元于欽齊乘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廻方達其上
故嶺有五廻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緐孤山之
稱亦峻竦也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
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翼對層巖壁立霞峙徐水屈
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岑競舉若豎鳥翅
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嶮之崇峭又東南流歷石

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
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奔蕩之
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
陸聞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水經注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
芙蓉峰龍湫唐貫休為諾矩羅贊云鴈蕩經行雲漠
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此山南有芙蓉峰山頂有太池
相傳以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
郡志
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或十

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蓊蓊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石之上此石常浮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象詩雲氣香流水○拾遺記

瀍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垣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於瀍瀍水又屈而東合兩嶺谿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閒其北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峰

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也 水經注

博水東逕陽城縣散爲澤渚方數里匪直蒲荀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丱及弱年女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忘疲謳詠者自得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陽城澱 水經注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挑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 水經注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李白詩注 尋惡溪去不得岸異路惡途隔李北海難聞謝康樂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東坡集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六帖

冠蓋亭在襄陽南廿里冠蓋山下漢靈帝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御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即其山道口刊石銘

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是繁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 劉晉

國清寺與齊之靈巖荊州玉泉潤州棲霞號爲四絕

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吳仲庶守金陵夢二舉子求哀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爲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爲灰供修造用公悟敕寺僧愛護焉 楊公筆錄

節序

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 太玄注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五行志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粧萬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朮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瘿木符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臈日造脂花餤 玉燭寶典。宋人賀正啓瑞寒餞臘粉荔迎年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南部新書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宋有問董勛者荅曰俗以

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 時鏡新書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晉樂志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爲五香亦云五木 雜修養書

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厭厲氣裴玄以問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裴玄新言

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 貽謀錄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王介甫和劉貢父上元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

荊楚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鬭百草之戲 鄭谷詩何如鬭百草賭取鳳凰釵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劉經

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躤柳 躤音札。文昌雜錄

抱朴子云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書着心前以辟五兵 王禹玉端午夫人閤帖欲請君恩知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

太宗五日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 唐書要錄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述征記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借酒肴登天柱峰玩月旣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三水小牘

裴度除夜歎老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 金門歲節

宮室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三輔黃圖

趙昱請處士綦毋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盤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 謝承漢書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玄上成訥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南部新書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 竹書紀年

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画梅花于梁上表瑞因名梁殿 金陵覽古

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人謂其所居爲朗公谷 車頻秦書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梁書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絜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 洛都要記

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

唐爲裴晉公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名園記

環谿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凉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

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效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戸岧嶤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 同上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同上

冠服 閨裝附

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爲服凡十二章 漢輿服志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藻火又曰綬青地桃花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 古今注

八座尚書則荷紫以坐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 輿服志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既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摽左右欲營辦王現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摽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 南齊書○摽音標以紺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摽外官

隋禮儀志

同上 鞶帶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鞲執青儀囊在前 梁典

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通典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絜嘗有侍臣衣冠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出自陶弘景

成芳隱麥林山剡苧織布爲短襴寛袖之衣着以酤
酒自稱隱士衫 梁福廬陵記
闢文行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
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内 時遊青陽記
張九齡體弱有蘊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
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
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曰吾足
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焦說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

木皆生枝條至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
木以爲薪然之不盡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玄中記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
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爲臙脂周以紅花爲之
或曰出於閼氏 以下閣裝
天女冠六銖又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 博異志
上元夫人降武帝宮服青霜袍雲色亂目 内傳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衣西母戴太真晨纓
之冠 漢武内傳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裾 許老翁傳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
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
之明視其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皆作玉釵因名
玉燕釵言其吉祥 洞冥記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
合德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
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飛燕外傳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
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
上軿車埋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梁冀傳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
然 古今注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
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 宋書
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
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
飛霞粧 梁簡文詩分裝間淺靨繞臉傅斜紅 日札
齊東昏侯宮人皆着緑絲屩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
學楚寬帶爲思君

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内人束髮甚急爲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詠懷集

咸通中開昌公主下嫁有金麥銀粟連珠帳却寒簾犀簟牙席䪜念犀如意玉九鸞釵辟邪香 杜陽編

七林詠美人足飾曰文棊絲襆緰襪羅縢 縢足衣 縢足纏

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

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温飛卿錦鞋賦曰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東足孅婉娣娥之結鄭碧繶細鉤鸞尾鳳頭韡䩨雅舞屐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襪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之施羅襪紅蕖之豔豐趺縞錦之奇夌波微步曾陳王既蹀躞而容與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盻而遷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前葉側聽東鄰佩玉聲 漢上題襟集

唐末宮中髻號鬧掃粧形如焱風散鬈蓋盤雅墮馬之類唐詩還梳鬧掃學宮粧獨立閑亭納夜涼試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三夢集

僖昭時都下競事妝唇婦女以此分研否其點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燕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朱兒内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淡紅心腥腥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

五代宮中畫眉曰開元御愛曰小山曰五岳曰垂珠曰月稜曰分稍曰涵煙 月稜眉又名郤月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周光祿諸伎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傳芳略記

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

之態唐鎬詩蓮花中更好雲裏月常新爲是作也 道山新聞

宋徽宗宮人衣裙多以麝香色爲鏤金羅見元祐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盡羅休鏤麝香金

食品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享帝堯 王逸楚辭注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 西京雜記

虞悰善爲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

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粣虞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苻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苻子數十篇 裴景仁秦書

衛倫過子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糅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玄晏春秋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麄黑者並篋盛以還至

而觀之皆光潤可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啓齒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

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南部煙花記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長安后記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黄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即棄其滓（獨異志）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閲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清異録）

孫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同前）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有七妙虀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麪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同前）

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南至簾景寺燒筍食之器之覺筍殊勝問何名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令君得禪悅之味是之乃悟其戲爲之大笑子瞻爲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冷齋夜話）

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石灰吞鹿腹成癢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裔志）

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噏波噀墨迷射水匿（萬震海物異名記）

猪無筋魚無氣雞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禀氣不足者不可多食（瀨生論）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漢食貨志）

鱟魚肥灸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鱟魚額（三輔決録）

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巨區苕水出于其陰其中多鮆魚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鮆魚肥（鮆魚狹薄而長頭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

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又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雀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十三州志）

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遊輕（涼州異物志）

酒茗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醖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陜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

十客名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
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以簪剌葉
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氣清冽名曰碧筩酒子詩
曰釀憶青田酒觴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
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
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珊瑚鉤詩話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米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瑤現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
如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谿水隨飲而醒 洞冥記
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閒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
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 盛弘之荆州記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
浮之大白 説苑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管輅頻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
乃就 抱朴子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
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
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酉陽雜俎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經一
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
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
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
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伽藍記
劉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
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
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

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
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水經注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
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嘉別傳
孔羣與親友書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
事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
味好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魏肇稱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畢具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醉仙圖記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史講錄

秘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卽拜佗凉州刺史子瞻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醉鄉日月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別傳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蔕如丁香根如胡桃

陸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幷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雲谿友議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陸羽茶經

王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後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

茗小國惟茗下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此號茗飲
爲酪奴 洛陽伽藍記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
云山中有茗草煑而飲之當愈服之有效由是人競
採掇讚其畧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 進士權紆
文
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
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蠻甌志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
湯社

建人謂鬭茶爲茗戰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僧寺茗所曰茶寮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
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 蠻甌志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
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以四餅密遣人走京
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
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甌未嘗輒曰
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
之乃服
唐右補闕綦毋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
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
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器具
黃帝巾机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
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
擒蚩尤 劉恕外紀

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
乘西風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
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
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 左氏春秋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
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 崔豹古今注
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
國無民誰與 古文苑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

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遷於三國 墨子

元鼎中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梁虞荔鼎錄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巳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同上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 同上

魏武帝鑄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同上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東方朔十洲記

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劍戟 大戴禮

楚昭王臥寤而得吳王湛盧之劍問風胡子曰寡人臥寤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對曰此謂湛盧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 吳越春秋

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韓稜傳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後曜爲胡王 水經注

沈約爲東宮官謝敕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 汇表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擧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太平御覽

文曰南西卷縣吏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

尾解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王粲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 虞喜志林

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 物理論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水經注

古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凰對舞帶有銘云對鳳凰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棊

魏武帝都鄴燕會文昌殿用漢儀設百華燈

劉表有酒器三曰伯雅仲雅季雅一作盃酒盃也

典論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巵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出醆外 逢原記

鸕鶿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 卽今之鵜鶘也○劉欣期益州記

僊家三寶有碧瑤梧紅蕤枕紫玉函

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卽殪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辱之也今

人作虎枕自廣始
洪厓先生欲歸河内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硏
四皓鹿角枕
齊卞敬家無患枕賛云爰兹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
斯以獻君子 無患木名程雅問撼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瑶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
之惟引劉之遴陸雲公到溉朱异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荅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
令水龍終當相船盖謂戰艦曰水龍

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
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水經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甓器是也近世不貴
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窰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
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
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
散闘遺杯則越窰又非始錢氏 宋葉寘筆衡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
不得用 古今注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
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
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
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鄴中記
子建九華扇賦序云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
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
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歷代吟譜
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

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故
云五木之祥 晉樂志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紗文幬三齊茵席五
醆盤桃花米飯 梁崔祖思傳
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爲機環
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有
九層博山香鑪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
動 西京雜記
陶貞白有金鵲尾香鑪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
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 皮日休詩鵲尾金鑪一世焚

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

文具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文房寶飾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官儀

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于闐青鏤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爲紙其理縱橫故名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文房四譜

庾易字幼簡袁彖欽其風贈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兎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歛産也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 宋書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文房四譜

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兎也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耎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韋誕筆經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

一毛出即不堪用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隨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 傅子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山兎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秒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兎毳裁令齊平以麻紙

裹枝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畫則躓矣近有人以緑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録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 叢書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清異録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鬛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清異録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蔡倫傳

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丹陽記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 資暇録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伎薛濤造十色彩牋以寄元稹於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文賦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

陸龜蒙魚牋詩向日乍驚新蘚色臨風時辨白蘋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

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紙一宿裁之刀去如飛駮 寶飾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柹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林邑記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

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今亡之二螺墨出 [illegible]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亾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
居以墨名家 聞見錄
晁叔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
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
亦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
斗昏雨痕倒海風雷瞞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
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拭紅絲硯同時書
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
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

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李廷珪藏墨訣用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
葛囊臨風度梅月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
録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
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大唐龍髓記
眞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
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紙池墨記

延安石油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
紛石煙多於洛陽塵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
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
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
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
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鄉相閒抄取殆遍近
有人從渠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 成老伯墨經
端谿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
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竅自然
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為硯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蘇易簡硯譜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
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鴝鵒眼乃巖石其
次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
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

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 魏泰東軒筆録

端石出端谿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者爲貴 歐文忠公硯譜

歙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緻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余少時得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多鋋惟

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研名曰龍尾研金星研羅紋研娥眉研角浪研松文研豆研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研黑角研黃玉研褐色研紫金研鵲金黑玉石研皆出山東紅絲爲唐彥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研鴝鵒眼綠絲環出端州他如吉州紫石研淄州黃金研金雀石研青州熟鐵研石末研萬州磁洞石研懸崖金星石研相州銅雀瓦硯南劒州魯水研宿州藥石研洮州綠石研絳州角石研虢州澄泥研歸州大陀石研登州駝基島石研不可勝數然皆出歙縣端州下矣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蹋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谿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端就精曰紫潤無聲者歙就精曰鋋而膩理者然而彈極受用莫如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甎半瓦寧求備 宋高似孫硯箋

典籍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充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

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録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一曰偏記二曰小録三曰逸事四名瑣言五曰郡事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班斿博學有俊材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固叙傳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叙傳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張華傳

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 荊州記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北史傳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為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東都事畧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拾遺記

杜元凱與子耽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席餘録

凡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白氏金鎖）

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

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帋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梁谿漫志）

聲樂

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美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美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呂紀）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氣至（劉向別錄○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出爲衰氣（古今樂錄）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樂府解題）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說苑）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邕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良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父曰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與亾之因師曠吹律識

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嵇琰別傳）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嵇安道之法柳吳興惲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特被賞狎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吳均續齊諧記）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羊㬉之曲終不去（金徽變化篇）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藏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問集中

東谿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爲據琴圖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爲鼕鼕鼓也有道人裴修戲爲詞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君相問報道玉山頹（洛陽靈異小錄）

李長吉步虛詞鳳皇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躡雲語泠風颯颯吹鶯笙（太平廣記）

九霊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游錄）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談林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辟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傳之至今 伏滔長笛賦序

李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國史補

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曰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也 王子年拾遺記

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華陽國志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西京雜記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殆不勝衣常唱廻風曲庭葉翻落如秋 洞冥記

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唐人楊柳枝詞得羊家淨琬腰

閭丘沖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荀綽兗州記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高陽王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聽者成市後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徐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幺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幺鳳之曲焉 伽藍記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

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朔雲假為
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
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
兒不如老嫗吹篪 同上

李新聲邯鄲人李巖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
麗豐足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沮有時凉曉哀
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鶩離弔往之懷不能
多也雅為谷所愛目曰新聲

熏燎

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

沉光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 洞冥記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名曰百濯
香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
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
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去耶季
和大笑 襄陽記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
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
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
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
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中宗朝韋武間為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
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
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 清異錄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
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
所無也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薔薇水蘇

合油為江池苓藿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郭黃紫檀
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
芳國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爇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
香

沈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榧子滴乳鼊甲九味
相合分兩停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興
洞天清錄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支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餘焚
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風助聶鮇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釋知足嘗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箋乳作夢中戲

攝養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家語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覽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仲長統昌言曰夫屈者以夫伸蓄者以夫虛內者以夫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得其和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氣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于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于關是謂要術

崔寔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

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觸骨髓奈何

劉子云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

有饑即食食勿令飽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 天隱子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唐隱士絡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唐書有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内損形神外耗初雖無覺久且爲弊

天清地寧人物營營名利犇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其生何不寡欲端守爾精 搜神記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髪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髪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續博物志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

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内姬麄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髪不白而長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髪皆黑 梁書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温耳 唐書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髪後脚方寢自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周天祐嘗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名神仙洗頭法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 豐寧傳

草木

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 尚書中候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 按辨藏圖苹是爲苹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 韓詩外傳

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内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 漢書

湛方生連理木頌曰相彼神奇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

丕顯奕世休風載揚
南荒有地日草日中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馭之
以手掩烏目 酉密傳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
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廣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枝實
如袖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有武事則如金革
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
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偓
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

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及
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 洞冥記
鍾火山有艸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
即夢見夫人號懷夢草 同前
懷夢草賛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之
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襄陽耆舊傳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
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王筠寓直詠霜夜守宮槐風鶴護門草
莊子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玄中記
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升落地則
破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 三秦記
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
紐滔母答吳國書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
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是也 潯陽記
陸機與弟書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 塗林安石榴也

范堅石榴賦紅鬚內艷頳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幌
若丹瓔之廁碧瑤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
布彩不雜塵緇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
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
異君 遁甲。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二黃楊之厄一寸
王宴為員外郎父晉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
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
終 齊書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疋 襄陽記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倏欻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笑語甲曰此朱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氷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 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噀人

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 稽含南方草木狀

檳榔實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㯶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

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 梁書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張洞林桂林志

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一名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視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綴號爲草龍珠帳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

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張賓撰印錄
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贊寧竹譜
蓬山有浮雲之榦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拾遺記
江寧縣慈姥山生竹作簫笛有妙聲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見於此俗呼曰鼓吹山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丹陽記
梁簡文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南越志
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盛弘之荊州記
方鎔隱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高士春秋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歎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容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承平舊纂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張九齡荔枝賦柿何稱於梁侯梨何幸於張公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
石門巖卽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如駢麈尾號麈尾松西嶺松如馬鬣又葉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廬山記
名山記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又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

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玩以爲適硯莊雜記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中朝故事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未幾狀元及第三峰集
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師曠占術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歲欲苦苦草先生謂

蘼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欲流流草先生謂蓬

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

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春秋繁露）

鬲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蒲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三齊畧記）

鄭玄教學處有草如薤而細俗謂康成書帶（三齊記）

將離贈芍藥芍藥一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又有折柳贈行折梅寄遠（見古今注董子）屈軼指佞（見論衡）帝休不愁（見山海經）芍藥養性（見博物志）皐蘇釋忿（見王粲書）甘棗不惑（見東晳發蒙記）樹有長生（見郭中記）本有無患（見纂異文）

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埤雅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從鞠花大氣香莖紫者爲甘鞠花此日精也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菲菲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子建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緑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克昌（曹子建集）

那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嵇含南方草木狀○那悉茗卽素馨梁張隱素馨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緑雲鬟）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煙冢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宋艮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

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原書翻譯某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柰利洪景廬作末麗晋以巳意名之

王維以黄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錄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緑天菴曰種紙厰後道州刺史追作緑天銘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有魚瓜有龍蹄有羊髓大如斛出凉州陽城御瓜有青登之名大如三升魁廣志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

靺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瀛涯勝覽

隱矦竹園詩寒瓜方卧壠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緑芋鬱参差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蔓菁一曰須一曰蕪菁一曰葑蓯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諸葛菜

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蔓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韓非子

淮南子橘揄與橘柚合爲兄弟有苗與三危同爲一家

季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緑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葡萄爲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國史補

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於河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黄瓠色白如玉間以硃點味非常美進高宗種于苑中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上賜方言階文林郎又名文林果洽聞記

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賛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實即五加皮王屋山人王常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爲金玉之香草見煮石經

宋王微茯苓讚曰皓苓下居彤紛上薈中狀雞鳧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鳥獸

軒轅時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竹書紀年

○天老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

鯀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帝堯臣 世本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尚書中候

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左足兒曰吾爲赤松子見一禽如麕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東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右契

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何法聖徵祥記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翟聲如鍾磬世語曰青翟鳴時太平 拾遺記

齊景公渡沈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搜神記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爲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烏卽頭白馬卽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 燕丹子

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影四追電五飛翮六銅雀七晨鳧 古今注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騮六綠螭驄七龍子八麟駒九絕塵號九逸 西京雜記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大宛傳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襄陽記匡廬山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匹馬出因名
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出馬得數十匹梁元帝答齊
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
易顏淵水裏遠訪尤難
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
虛躍曹家白鶴 拾遺記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
堅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驄於草
中得堅 吳書
苻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

出馬踟蹰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馬
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 異苑
王湛兄子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
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
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
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
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
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乃爾 鄧粲晉紀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
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龍嬌鞍中秋則玉櫳
揔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嫩
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馬蔣記
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匹太宗號爲十驥一
騰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五決波騟六
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騧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
爲文以叙其事 唐書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
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
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

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
後以賜郭子儀 杜陽雜編
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闌筋
竪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
所宿一云蹄團如麴 伯樂相馬經
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目不足示也 桓譚新論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東方曼倩別傳

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園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之死者穰穰格鬬而死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喙細身晝匿出昏嗜肉惡煙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不免脫褌

孝武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階旁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呼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

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傷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之 曼倩別傳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狸 幽冥錄

楊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衝波傳

韋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墜地爭取之化爲一圓石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搜神記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邪止承塵爲我福邪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鉤焉遂寳之自是子孫盛昌 幽冥錄

孔愉字敬康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谿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

射贈車騎將軍 愉別傳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大中中孔温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因話錄

都區寳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趣其廬中卽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迹問寳寳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寳祭由是知名 王孚安成記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虎行以爪坼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者曰虎卜 虎苑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録奏檢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同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搆軒曰說虎

曰州留者其實火牛蒼毛豕身用若搚毛銜護其犢與虎為讐 蜀林異物志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風俗通

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三國典略

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

鉏滔母與從弟書曰省爾識我以養鴿乃戒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鴿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囿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何施乎 刑 鴿鵒字古通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金城記

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褭毛生泥不能汙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之騏驥也其相以長頸修竦則善鳴龜背鼈腹則善舞 鶴經

表崴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即至能令授人語謂之傳言鳥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 車頻秦書

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抱朴子

徐鉉博通今古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峽中猿鳴清山谷其聲泠泠不絶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宜都山川記

謝靈運遊名山記云觀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續世說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 幕府燕閒録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宴元獻南來獮猴滿野戲爲一絶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二程遺書

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黄鸝聲此俗耳碱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高隱外書

釋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荆州玉泉寺近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千歲之後體如白雪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李太白集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啖之 鄧德明南康記

海陽巨蟹其殼專車 汲冢書

吕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蚢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又有黄甲龜鼊蟳蠘在海中龜鼊島東之

江東云蟹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陸龜蒙蟹志

蟹鶻眼鱟足蛭腦蝟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 傅肱蟹譜

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劉向雁賦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 尸子

鸛雀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酉陽雜俎

獬廌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真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影鵝池北有鳴琴之苑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田饒言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是也陸機言蟬有五德文清廉儉信是也

鹽鐵論以所不睹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史記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之制在氣㬪然不解忽夢烏衣人教之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狠蟲噬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形 雲谿友議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宴陰諧知雨 淮南子

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其中 續博物志

雞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瀚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草木子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埤雅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 造化權輿

象退齒犀退角麝退臍皆輒藏覆自珍也 埤雅

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 九章算術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淮南子

鶌鶋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變化論云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

禽經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雀以猜瞿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 盱視也

抱朴子雞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

虎善卜貍善搏鸛善符鶴善舞雞善鬬鸞善歌鸚鵡
鸜鵒善言鵁鶄善步鸜鵒善畫印㶉鶒善勑蜾蠃善祝
蛇𧈢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 日札
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黿鼉
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
千歲之鼠而能相卜 搜神記序
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
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蛩也麥之
爲蛺蝶也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麞也

蛇之爲鼈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 搜神記序
黃魚化爲鸚鵡泡者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豬沙
魚之班者化爲虎 倦遊雜記
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
雉不再接信也 譚子化書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翔水各哀其所
生 淮南子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

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淮南子
蠹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蠅執豸而食之謂舅犯曰
此蟲也智之薄者矣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綸
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
晉子
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淮南子
聾蟲謂無知也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
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冪之
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國策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說苑
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
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
者權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馬仙琕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 南齊紀
張乖崖蠅賦曰鱺頒冉冉朋飛薨薨竊膻而蠹芳蹍

豫登當是之際無不我懵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湮鬱不散托蝇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

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鸜鵒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應輔別史今警 玄理遊塵

誌公斑鳩偈曰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焦氏類林卷之八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仙宗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沖虛子

眞誥曰富貴淫遷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 劉子政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又黃初平亦號赤松子 顏師古漢書注

周宣王時郊閒採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眞之道也 列仙傳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僊人得道昇天當揖金

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西王
母傳
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
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神仙服食經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
武帝禮待之號負圖先生 洞冥記
漢張芝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
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僨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
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人謂之死芮使人
往視之忽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石

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
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
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毋兮無傷我懷
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稱茅君山盈二弟衷
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
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衷
治常良山盈爲司命眞君東嶽上卿內法旣融外教
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厲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
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
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
天何時復來遊 茅君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
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千
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
何眞也曰是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
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
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
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王母設膳于漢武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

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
九天之鈞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
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
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
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
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
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
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

斷而支解終不得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琴高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留一月復入水去列仙傳○郭璞江賦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覆笥山頂有湖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燕春秋時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笥笥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真仙通鑑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讀之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

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貴雜秋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中擣藥因遺一粟許有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擣藥鳥有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乃以雙劍斷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稚川居羅浮時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遇論至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羅浮圖志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者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墉城集仙錄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

三朝有浮名乎
貞白答朝士書云至哉嘉訊登蒙生所辯試言之質
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
則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
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
通也當埏埴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
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
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
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
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

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
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扈謙精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
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乏五百足一卦千錢不
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爾失地詔謙
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
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
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
簡文桓温妾産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
壞竟便産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温贈錢三
十萬夫人亦贈二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温不聽後仍
筮卦養母温錢日以辭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毋亡
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
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臥地始謂其醉捉手
引牽惟空衣無尸云謙居金陵攝山今寺碑北望荒
村扈謙卜筮之宅是也
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
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
取福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

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
鑪烈火烘焰翕赫煙未及黙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
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
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黙善遷情
回性易紫色内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内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
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眞人錬
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
采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吞

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懸黃酥凝而金醍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長生真君詩三章其一曰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處何慮遨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予之

聖師體道知真昇騰變化松喬為鄰維予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歷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曰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飢不遑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難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既成貨財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就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百年賀即名自真飛昇而去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躡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曰黃庭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還詣承禎求度未幾上昇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當為東華上清真人

許宣平唐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翫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于驛路傳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人詩也詰之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屢訪之不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踪跡

洞賓因隨雲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院秘閣郎曹從豪謫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底悟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

譚峭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善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而作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卽與之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亡

許碏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馬自然貌醜鱸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
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
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
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續仙錄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
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
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
松而去同上

蘘溪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
日杜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為亭鬼莫嗔冢
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西溪叢語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
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
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
赴劒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
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
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
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
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
莫知所之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
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壽授右列
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為道
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
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
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有賢人酒天間

麴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
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梁谿漫志
徐節孝遊仙詩匆匆朝罷九重天便按蓬萊御紫煙
翅得蟠桃花下宴鼓簫諸部約三千鳳節霓旌擁萬
神五雲車騎駕龍鱗腰間獨佩黃金籙元是瑶宮第
一人琳瑯宮殿本無塵猶跨青鸞踏紫雲怪得曉來
天色淡海霞都在玉妃裙洞中一覺春風夢落盡桃
源萬樹花竈上丹砂尋不見騎鸞誤入阿誰家

釋部

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

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牟子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 辛慶忠向崇本叢雲出 香闍崛遺跡竹林園

支道林曰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廿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支公集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畧其玄黃取其儁逸 支遁傳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畧皆徧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驅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瀟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 名德沙門題目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王坦之傳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 高僧傳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若華未及成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柰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 高僧傳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十三賢共法廬山記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雷次宗嘗示子姪云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畧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屬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關 見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䖍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

後音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傳燈錄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諠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

梁劉歊隱居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

生彌指而去莫知其所 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
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
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䔥覺
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
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域矣 同前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
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
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
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
于乖

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
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
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䱇脯糖蠏甞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
就脯驟於屈伸蠏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
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
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見
岏議大怒汝南周顒因與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
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
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
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
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
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
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藏頗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籤
書銅磬 芳賢傳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甞引見於元龍殿
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
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
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
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
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故能成寬成狹寬狹所
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 魏書

比丘曇諠最善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號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是過也流支讀曇諠最義每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東方聖人 伽藍記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埽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

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錄是置几案者

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劉禹錫集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清異錄

僧晝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修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東所著燬之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溈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尚書尋有悟解 [illegible]學錄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磔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苗至流於池羣僧挟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廻三毒爲三昧淨戒能廻六賊爲六神廻煩惱作菩提廻無明爲大智

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

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燿一室洞

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宴寂之門固
有妙喜吉祥 續高僧傳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
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儻不以智慧照破
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
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
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
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
遊峨眉源欲自荆州遡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

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强遂發荆州舟次
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
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
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
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亾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卽軒渠而笑李後如期
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
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
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不惰迺
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
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
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illegible]書
憲宗召大義禪師與諸大德論道於麟德殿帝臨聽
之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
曰汝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
指點空法師無語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
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何者爲道有對知者是道
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
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

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
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帝曰畢竟以何
爲是義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唐書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
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
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
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師曰某頃過趙
州闗因問訥老透闗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

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事否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之旻曰有甚不脫洒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旻亦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師曰吉獠舌頭三對

中丞廣顧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國清寺碑刻）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京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旂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爲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遂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

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畫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吳處厚青箱雜記）

法遠住浮山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遠坐其旁公遽收局請因碁說法遠即

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公嘉歎久之僧寶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捨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晚蜀公公終不領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

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貿他猪以償客皆
大詫以爲非他産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荊公
之徒未敢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
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
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
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
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
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二王是韓持國婿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
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聲
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
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
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
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
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
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
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
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
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
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二君但言其請持
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
去者計也

淨因繼成赴太尉陳良弼齋會有善華嚴者賢首宗
之雄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
有獨証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
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
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
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

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即有即空義也
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
惟能入五教世間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能相入即
震聲一喝問曰還聞否曰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
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汝今還聞否曰不聞曰
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
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
有則即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
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
即有即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

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横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無邊事理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未至寶所吾祖師猶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且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於是愀然俛首而退 崇湖文集

趙清獻既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層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風鑪置大鐵湯缾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缺)公乃起自以缾水頮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

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四郎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遍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昭德新編

胡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横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左丞范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内翰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

日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
公豁然有省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嘗
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
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
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
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
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
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
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

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
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
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人者起而
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
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
僧寶傳○王文公非韓子意與此合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者而以闢佛老爲己功嗚乎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人之謂乎道哉也聖人時也孰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皆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若道也然則孰正大春起于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
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荅曰心外
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
龜曳尾下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
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
耶 林間錄

山谷以柴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今
弄其數頌記於此 下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
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多置莊
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
能爲宅中客又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
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衆生心兀兀
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世無百年
人枉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勸君休
殺命背面復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他人
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家

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潸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驅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廻令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

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卧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吏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illegible]

呂紫微云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

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廻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葢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帝

大悅 五燈會元

張子韶攝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皆攝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即現子若或生狐疑想間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蕭蒲离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遼史

劉經臣著明道諭儒篇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于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

曰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

張弓覩毬舞笏或撚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秖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所傳于世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義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語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

焦氏類林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謂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紀之殘藁委於篋笥李君士龍見之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黄則士龍之爲也士龍爲上元李登字然則竑特偶爲標出而成此書者則登也凡分五十有九類皆非奇秘之文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一)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illegible]品彙[illegible]

[illegible]覓羅海内奇尤

[illegible]者皆酷好於奇巧

[illegible]類泛而牟髦之豈

[illegible]於寂與大中至正

[illegible]不知六經之道炳

如日星而諸子百家循聖言之羽

翼故嗜奇之彥尤當研心焉益以

晚周以後西京以前如老聃莊周

列禦寇之徒有見於虛無之意而

以環瑋之辭肆於物表管商之精

悍屈宋之悲悽孫吳之權變司馬

相如楊雄之纖麗賈誼鼂錯司馬

遷董仲舒之邁放言雖人人殊軌

斆其藻采富潤變化縱橫殆兢函
都之蔚彩麗六朝之菁華燁燁靈
光晶晶玄詣真足爲聖言之祝史
慱古之司南矣握槧君子貸此爲
斆率若入上林苑中而芳翠奪目
紅紫皆春也若登瓊林武庫由樞
莞以進而燦燦熣熣光華炫目也
若馳驟裏游霄霏而馳電追風瞬
息千里也第蕑帙散漫無統觀覽
者不無搜索之繁邇者國史潛吾
焦君青陽翁君蘭嵎朱君皆積學
浩瀚慱綜今古嘗于公署之暇捃
二十九子之文擇其言堪爲世資
者爲之註釋品評或紀其實或節
其文或斷其事之是非或考其言
之真贋或斷章取義或解字詮言
俾好古之士一展卷閒若日麗中
天毫無翳蔽藉讀者能掇其玄精
嚅其芳腴則吐咳盡珠璣下筆若
泉湧矣他日登文壇建旗鼓稱大
將者非此二十九子爲之先驅耶
昔孫武子論戰勢曰奇正賚相生
夫六經之訓則正也二十九子之
言則奇也主之以至正運之以神奇
則聖道將藉以鼓吹而爲吾儒之
利賴多矣烏得辭而闡之故余請
廣之四方爲後學標的俾崢嶸發
寰宇設施於廟廊均有藉焉故謹

序授之剞劂氏業儒者諒必合掌
而齊嘉之
旹萬曆丙辰歲孟夏月吉旦
九我李廷機識

二十九子品彙目錄

首卷

老子道德經　上下篇全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成象
韜光　運夷
能為　檢欲
厭恥　贊玄
顯德　歸根
淳風　俗薄
還淳　異俗
益謙　虛無
苦恩　重德
巧用　反朴
無為　儉武
偃武　聖德
微明　為政
論德　法本
去用　同異

道化　徧用
立戒　洪德
儉欲　鑒遠
志知　任德
貴生　淳風
順化　謙德
為道　守微
淳德　復巳
三寶　配天
玄用　知難
知病　愛己
任為　制惑
貪損　戒強
天道　任信
獨立

一卷
莊子南華經　全帙
逍遥遊篇　內篇齊物論
內篇養生主　內篇人間世

二卷
莊子
內篇德充符　內篇大宗師
內篇應帝王　外篇駢拇
外篇馬蹄　外篇胠篋
外篇在宥　外篇天地

三卷
莊子
外篇天道　外篇天運
外篇刻意　外篇繕性
外篇秋水　至樂外篇
達生外篇　外篇山木
外篇田子方

四卷
莊子
外篇知北遊　雜篇庚桑楚
雜篇則陽　雜篇外物
雜篇讓王　雜篇盜跖
雜篇說劍　雜篇漁父
雜篇天下

五卷

列子冲虛經
天瑞篇　黃帝篇
周穆王　仲尼篇
湯問篇　力命篇
楊朱篇　說符篇

六卷
荀子
勸學篇　修身篇
不苟篇　君道篇
非十二子篇　仲尼篇
儒效　王制篇
富國篇

七卷
荀子
王霸篇　榮辱篇
臣道篇　致仕篇
解蔽篇　正名篇
君子篇　成相篇
宥坐篇　法行篇
堯問篇

八卷
淮南子
原道訓　精神訓
齊俗訓　說林訓

九卷
呂子春秋
本生　重己
貴公　論人
尊師　侈樂
古樂　制樂
振亂　懷寵
精通　當務
聽言　長攻
權勳　貴因
觀世　離謂
應言　用民
愛類　疑似
真諫
分職

十卷

韓非子

雜言　二柄

孤憤　備內

觀行　內儲說上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右下

難勢　六反

八說　五蠹

顯學

尉繚子 另有合刻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武議　將理

天官　治本

十一卷

屈子

。離騷經 九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漁父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章

天問章　屈原卜居

九歌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十二卷

。揚子法言

學行篇　吾道篇

修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問明篇

寡見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騫篇　君子篇

孝至篇

墨子

尚賢　兼愛

兼愛下　貴義

魯問　公輸

十三卷

鶡冠子上

博選第一　著希第二

夜行第三　天則第四

環流第五　道端第六

近迭第七　度萬第八

王鈇第九　泰鴻第十

泰錄第十一　世兵第十二

備知第十三　兵政第十四

學問第十五　世賢第十六

天權第十七　能天第十八

武靈王第十九

陸子

無為　辨惑

慎微　資質

至德　懷慮

術事　輔政

明誡　思務

十四卷

管子

牧民萹國頌　四維

四順　七法

四傷百匿　右六親五法

形勢　大匡

士經　法法

兵法　大筐

霸言　問章

君臣下　小稱

四稱　侈靡

九變

區言

任法　明法

正世　治國

內業

十五卷

晏子

諫上　諫下

問上　問下

襍上　襍下

文中子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韓子 另有今注
名嬰傳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學士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羡麗者數條
十六卷
關尹子
一字篇　二柱篇
三極篇　四符篇
五鑑篇　六七篇
七釜　八籌篇
九藥
譚子
道化　蛇雀
老楓　耳目
鉛丹　形影
螯藏　梟雞
四鏡　射虎
龍虎　游雲
巇巇　正一

天地　雅子
死生　爪髮
神道　神交
大含　雲龍
猛虎　用神
魍魎　虛無
胡夫　陰陽
海魚　稠松
動靜　散氣
帝師　琥珀
譚子德化
五常　飛蛾
弓矢　瞋明
黃雀　籠猿
常道　感喜
大醫　讒語
刻畫　恩賞
養民
譚子仁化
得一　五行

畋漁　犧牲
太和　海魚
神弓　書道
知人　璿璣
歌舞　躑躅
善惡
譚子食化
七奪　巫像
養馬　絲綸
奢僭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鴟鳶
譚子儉化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亂里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雕籛　禮要
清淨　損益
解惑
十七卷
抱朴子
嘉遯篇　逸民篇
勗學篇　崇教篇
君道篇　臣節篇
良規篇　時難篇
官理　務正
廣譬篇　博喻篇
貴賢篇　任能篇
欽士　用刑
十八卷
劉子
精神　防慾
去情　貴縚充
崇學　論專學

辨樂　履信
思順　慎獨
貴農　愛人民
從化　法術
審名　鄙名
知人　荐賢
因顯　托附
通塞　遇不遇
命相　妄瑕
適才　文武
均任　慎言
貴慎　傷讒
慎隟　戒盈
明謙　大質
辨施　和性
殊好　兵術
閱武　明權
貴速　觀量
隨時　利害
禍福　貪愛

類感　正賞
激通　惜時
九流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下
適一子
仕始　秘奇
疾瘳　重師
神難　月槎
歸故　仁理
居論　慈慕
請年
十九卷
子華子
陽城胥渠問　孔子贈
北宮子仕　虎會問
晏子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北宮意問　神氣
孔叢子

嘉言　記義
雜訓　居衛
公儀　抗志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答問　連叢子下
桓子
本議　力耕
通有　非鞅

刺復　輕重
地廣　論功
二十卷
鬼谷子
內品　捭闔第一
反應第二　內揵第三
抵巇第四　飛箝第五
忤合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孫武子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軍爭第七
虛實第六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溫公也著書二十五條其文郁然為盛世文明之象故摘而錄之

一子書大都取諸子所最留意諸名公所賞鑒者或有裨於舉業云
一子書評釋圈點蒐羅歷代諸史文集刪其繁蕪撥其玄精間以挾衷解隽之
凡批如○者精華丶者文采◎者眼目照應○者關鍵主意●者點綴日者總提▷者字法｜者事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乚者一人總截也

目錄終

一次序凡例

按老莊文章鼻祖故居首列其餘諸子聯次不甚相拘有年相近者有文類相似者或有關係於世道者讀時止以意求之就篇探賾融會貫通下筆如駕輕車就熟路王良造父為之後先矣

一評品凡例

按諸子百家各持一指精者奧者微者妙者流澆者輕快者不可殫述評品或繪其文字之工妙或證其意旨之異同或闡其秘奧之深遠或訂其刊刻之謬訛或取其行事之纖美或探其垂世之謨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諸家刻俱為下品矣

一圈點凡例

讀文者貴得意於文字之外有文若淺易而意絕精到有文寔拮倔而意若平正談吐有關於世教文墨有裨於詞藻如此之類不能遍舉讀者但於圈點處求之各有所指能得其意解悟便多

一訂譌凡例

按諸子書浩煩不經吾黨好事每托之以惑世毋論其立旨之[illegible]診即文藻不甚精采諸悉刪汰之庶原書有所考[illegible]有傳刻之誤有刪次之誤如把淮南子作文中子之類俱已訂正傳覽全書者辨之

一選文凡例

諸子家言行於世也近時士習兢靡爭為畫龍肖虎以駭耳目艱者幻冥難悟謬者背理尤甚輯者王石並混讀者纖美不分茲選特彙其不詭於正者録成一部以正士尚

一録文凡例

諸子百家旨意各異讀者亦好尚殊見尚奇幻者慕莊老喜平易者宗淮南諸家茲輯有簡編全録如老氏莊氏不去一字如淮南韓子原非一家有去有留少憑臆見以備觀覽

一史記凡例

按史記依倰氏評林纂品題明白條次不紊俱成一家言讀者認此不病於謬訛不艱於意旨

一後輯凡例

按西京以後諸子俱各擅美如麗珠美玉讀者賞心不厭其裨益世教補助詞藻者尚多另有輯次各為一編以備吾黨採擇焉

凡例終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翰林三狀元

陳象古曰老子著五千之文皆以示天下迪正世蓋非退於道實而狥於己者故其發言之始以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李息齋曰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脩身則身安其言常通于是三者此其所以

老子

體道

道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可道非常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榮高世之名有自然常生之名可名非常名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炁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有定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奧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此兩者同出兩者謂有欲無欲同出者同出人心而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天也有生之初受炁于天玄之又玄者天中復有天之義人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而治故無為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故不言萬物作焉萬有之物各自動也而不亂不亂謝而逆上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

王純甫曰聖人之知混混沌沌無有知也无有欲也雖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无為矣

恃言道之所施為不恃望其報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是以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辭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化何嘗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任于功成而不居政而以萬物作焉而不亂明之也

安民

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老子憤世之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亂煩懷道抱一以守神和柔謙遜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朴守淳不敢動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治

北原堅曰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薛君采曰後世學者不得為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忍民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此則多方救言之一蹊老子真預知

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中常謙虛而不淵淵乎似萬物之宗文辭簡拙高古淵如之深為萬物之祖宗挫其銳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結仰道之自然和其光同其塵韜吾光明混彼清濁同其塵垢不自殊別此心湛然安靜長存不亡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以其能安靜湛然無欲使人知修身法道所謂冲虛也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意平而辭怪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礼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天地空虛和氣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而推而從之益出聲不事多言德在中養育精神

李道純曰老氏之言如此而未之思者以為道老之徒宰長死而長民生豈不誤哉

成象

谷神不死，谷養也神謂五藏之神人能養其神則長生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于人為鼻牝地也于人為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夫五臟之炁出入口鼻呼吸動動自綿綿不絶故曰天地根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得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能報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已薄已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也

李道純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况于人乎

運夷

此章謂之戒盈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鋭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捐棄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為身崇莫能常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或恃富貴而驕恣是自取禍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改易也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魄者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則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尽之至道不乱魂安得寿延年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專氣致柔，能嬰兒。專守精氣ㄴ使之不乱則形体柔順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内無思慮外無情挽洗心澄慮居玄冥之處覽知方事俾無疵病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天門開闔明白洞達理之不見所之不聞無有能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黄道開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自足以始終言之夫子曰四勿又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乎及精神散亡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足則行傷身辱妨者傷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謂老氏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夫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故去彼取此。

厭恥

李息齋曰寵辱若驚者皆為累於身而生故謂貴大患之若身遂及無身之患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可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所有大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若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人君貴為天下主者托身於萬民之上能以天下為有患慮富不敢驕處貴不敢驕雖在帝位常知臨深履危則身不亡國無患矣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色不可得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声曰希言無声音不可得聽而聞之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光明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昧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之復歸於無物。復當歸之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者不可以聲色形名之無形狀無物質能為萬物作形狀能為萬物設形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陳象古曰古者事道之名微而玄妙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丶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于此矣
王純甫曰此篇句丶有序以至于成丶而若敝則盡之矣

杜道堅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而人如夜是常而人以故出世之人以夜為晝夜又以死為生死是常而知生死故甚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
蘇山曰私意去盡然后可以退世老子曰公乃王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恍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端末以綱之，可求執守古道以御物，知上古本始有無，是名知道紀綱。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謂下句也。與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散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而外無文彩也。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谷者空虛，言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者不寒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因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孰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歸根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作主。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芸者華盛貌。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謂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而妄欲，無所不包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則公正無私。公迺王，公正無私，則至正可以為天下主。王乃天，能正德合神明，迺為天子也。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迺能長久。沒身不殆。能公能天，通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通天地，俱沒不危殆。

淳風

李宏甫曰有毀譽之頌嚣嚣之敝而后有詐有桀紂之暴而後有湯武之兵十無湯武之自遠而已矣

李道純曰見素抱朴不智仁義之指也爲用文之益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勵之于此李者但知其絕而棄之假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董思靖曰唯阿同出于口善惡同出于心為學之人失其本矣非與止如賊殺之笑之說也此故太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猶兮其貴言。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于言，恐離道失自然。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我自當然也。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出，有大偽。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偽，大為奸詐。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敎養也。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

還淳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反無為。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仁之見恩惠，絕義之尚華信，德化淳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上化公正，下無邪私。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指上三事所以為文不足者，謂文不足以教民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見其敦朴，以示下，故可法則也。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常知足也。

異俗

絕學無憂。絕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賤質而貴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衆人熙熙，

上人情荒非但貨者之所為，太牢者近，雖于春臺，亦不可名麤暑眼始滑

熙熙淫放，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乘乘兮若無所歸。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衆人皆有餘，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而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而不移也。沌沌兮，無所分別。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以，有為也。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無為，似鄙似若不逮也。我獨異於人，我獨異於人也。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虛心

曰孔德之容，是虛心，謂虛心者正惟道是從，故以下從言恍窈，蓋由氣化有道之名，人得道以有生故也，物不可以離道，爲能不爲道之從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忽。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而無所定也。忽兮恍兮，其中有像；道惟恍忽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惟恍忽，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惟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其精甚真，言存精氣，其妙甚真，非有飾也。其中有信。道若功存名，其信在中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自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從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益謙

李息齋曰：夫一之能多也，俗少之能得，敝之能新，窪之盈，枉之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敝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少則得，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下祐謙，神明託虛。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不以其目視萬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伐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不自矜故長。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長久而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之字前面古作故。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誠，實也。實全其遺體，歸之於父母，而無有傷害也。

五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施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

虛無

不能久，天地至神，今尚飄風驟雨，而尚不能使終朝，至暴何况人為暴乎？不可朝暮也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所謂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苦恩

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跨者不行，言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為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不過歡除，錄食為貪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重德

方以一人為天下奈何至尊而以其身輕〻躁乎特王者當[illegible]論也

重為輕根。人君不貴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如木之根，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也重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李宏甫曰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從之下所同然之除耳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户有關楗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絕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聖人不賤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故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是謂張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聖人善救人物，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得要妙道也。

杜道堅曰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句與詩体相類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于己。復歸於嬰兒。當復歸志于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于己，不復差忒。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于己矣。當復歸其身為質朴，而不當復為文飾也。朴散則為器。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

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陳象古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觀之于舜為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與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

無為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欲為天下主也。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樸。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于詐偽也。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呴或吹。呴，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是以聖人去甚，結得已奇去奢，去太。

設伐已止兵可去而進從人作事綏而殺敵不嫌殺人者而后可以言兵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于人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善用兵者當果敢而已。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果而勿驕，果敢勿以驕矜也。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於不得已也。果而勿強。謂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而侵凌人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其道也。不道早已。早死而不行其道者也。

宋太祖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異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雖用兵得勝，亦不以為美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也兵者不祥……和氣不……方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

恬惔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物

吉事尚左左陽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也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也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而害無辜之人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也而知後世用兵哀之

聖德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朴雖小天下不敢臣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使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天即下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名亦既有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數辱也天亦將知之人能去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何以異哉

薛君采曰此聖人奪心制情之道也之辨者不識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推之此詩孔之所以斥家也

微明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其遭禍患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起興之者欲使其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不可脫於淵魚脫于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

為政

……道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若能守万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道常無為道以無為為常也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不欲故當以清靜撫化之也天下將自定能如是者則天下將自正定也

論德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食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令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也上德無為謂法道安靜無所施為也而無以為言無以名號為也下德為之言為政事教令也而以有為言以為功成事令也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為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而無以為……上義為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己成賊下以自奉也上禮為之言禮之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王帛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而忠信日以衰薄也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李宏甫曰……無為也而亦無以為也是謂上德……二十九子品……以下聖人是也

法本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李宏甫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

世人人同許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賤下其基也貴者又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無人非下侯王非言侯王在無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致誠也謂下五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裂分 地無以寧將恐發 發洩 神無以靈將恐歇 謂虛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謂顛蹷失位 故貴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孤寡喻孤独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 此非以賤爲本耶不欲琭琭如玉洛洛如石 琭琭喻少也洛洛喻多也玉少故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己不欲如玉爲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爲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

去奔天反者之之使則人以之異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矣

去用

反者道之動 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 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 有生於無 天地神明

反

焦弱侯曰上士者悟其叙實迹无下爲者也勤于此則勤行之至而尖无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懸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無聞非至美也士之下者其所見亦非至善也中士所設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蜎飛蠕動皆從道而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于華弱勝于強謙虛盈滿也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 故建言有之 建設也設言以明有道者當如下句 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 進道若退 進道者若退不及 夷道若纇 夷平也大道之人乃不自別殊見類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 廣德若不足 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 建德若偷 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 質直若渝 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 大方無隅 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呂吉甫曰古之制名以其所惡爲王公之所稱[illegible]

道化

道生一一生二 一生陰與陽也 二生三 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 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 我亦教之 言我亦教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李息齋曰名不[illegible]無所見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 無有入無間 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于群生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 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息齋曰躁勝寒靜勝熱是皆於大意與各章相似

李息齋曰人能知道則能使也

立戒

名與身孰親 則身退也 孰多 財多則害身也 得與亡孰病 好得利則病于行也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洪德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其用心若是則無窮盡時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言能清靜則爲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為世人不知道泥思儀成色可欲皆哭也不知足者取也故淡浮若有也由受生取由取生有報有橫議遂為無窮之外林希逸曰世之人為物所蔽從分于耳目內為欲身心之所役外為山河之所蔽塞見不出所聞不出所隔之致踈隔而窒之

謂好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 咎莫大於欲得欲得物利己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者無欲以累其心也欲心既萌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由內以視外所視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內知外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上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蘇子由曰不知道而務學者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

志知

為學日益李翊政教禮樂之李曰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斷去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荀子一日知道頻視萬物无一非吾性以來復性是謂之貞

以至恬淡如无所造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故謂之德善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雖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是謂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長養之不責望其報也

李息齋曰天下之為天下聖人之心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盡心之為物皆天而天不替地而地无遂不至而此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之所以謂之賊者也

貴生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于內視定魄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于胸臆精神勞惑故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味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亂施其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遠道忤天妄行失紀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善養生者譬如履平地兕虎不能傷兵甲自無傷損以其無死地也 兕虎之威兵刃之凶无從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惡物不敢害也夫生死之机有繳妙虎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也入則迷而自汨欲也天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至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數是十三元人之生死皆厚于一一者我也即其我而求之便是十三元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也

從古非類也動非物之所之動乃動物之動也之所以[illegible]其所生死所養生于養生于深山而不出于兕虎入于兵甲旅之中而不被其凶則物不能傷之

淳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主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之然者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道也人主則民不能安業故貧民多權用之則民皆犯上下不寧視者眩于目所聽者成于耳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故國家昏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謂我無所改而民自化我無為而民自歸正也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富我去華飾而民多質朴故天下自治也

李息齋曰我以正治人由之以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當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焦弱侯曰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名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尤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其政林林似若不明其政寬而民醇醇

林希逸曰其無

正邪善有正者有正之者所謂正可正者无正是也夫惟无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无禍无福也以知其極也○謂悶悶者不[illegible]作聰明也察察者明察也[illegible]

富厚自相親睦其政教急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勲勲日以昧薰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人君不正其身宜其无国也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為詐上善復為妖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民之迷其日固久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燿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劌截圣人廉請亢欲不以己復害人肆甲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中之圣人知之明常知昭昧不以耀眩民

謙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自處于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勝陽者以其安靜隸下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無国大小能抚謙畜人則无過失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国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国之意不過欲鎸刺求入于人則兩者皆得其欲矣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

為道

道本在我為人田己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故曰不知坐進此道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无所不容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保倚者道美言可以市市人之相與亦利交也亦能為其美言以相悅尊行可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惟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以先駟馬聘夫之礼也卑辞厚礼求夫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謙以求此道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守微

是所以无為無執聖人曰者故未至于輕太者都悉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于事發于自然有為于義反于仁有為于色蔽于精神執利遺害執迷失道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無壞敗聖人有德以敬愚有財以與貧無所收藏故无所失民之從事當于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民之于事常于功德成而貪位好名奢太淫滿而自敗當謹終如初則無敗壞之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后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抗以無抗故無敗無失也

淳德

李息齋曰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日視非色耳聽非聲為聲色之所罣礙而不知見聞覺知前出于聲色之外古今悠悠人曰不之見聞覺知皆非其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国之福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知此兩者亦楷式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欲為人惟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天理順天理也

復巳

蘇味道曰圣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蓋下之后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之故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上為重以尊貴雷下故民戴而不重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后民視之若父母无有欲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

此即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此言人君重此三寶則安

此言失此三寶三危

此言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志故戰勝而衛堅

季息齋曰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因其不爭凡所应物者不得已也

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士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旨甚明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推戴也戴之而無厭惡聖人不與人爭先后故天下不肯與之爭而樂于戴推也

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則佯愚以不肖唯彼也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肖差也謂辨惠也若大办惠之人身高自貴行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 言辨惠若乃小人非長者 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于忠孝天子身節儉故民日用廣不為天下首先故能為道人之長成器長乃得道之人 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 舍慈仁而尚武勇舍儉約而為太勇舍后已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將救助聖人必以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下 言貴武之士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禁和於未形絕禍于未萌無所誅怒也善以道勝敵者說近以仁來遠以德不与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帖佐者恒為人執謙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不爭之德言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之力用人臣之力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主先也客若知而不倡也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彼雖不道為天下賊吾雖行誅之不行執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雖欲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雖欲坐執之若無兵可執用也雖

此老子言吾所言旨而易知為而易行惟人婆貪躬好剛不能知不能行也此言人不我知故我以人知無人故可以自尊貴

不畏威而大威至者乃厭精神煩耗自用之人故言精神不可厭惟聖人能養精愛神故以聖人終之

呂吉甫曰老子之意在圖之于早非愛身坐視君父而不救之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貴身慈哀者甚仁之主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老子言我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天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无德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惟聖人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而不我知希少也知我者少則在我者貴重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天惟能病若眾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聖人无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眾人有此病 是以不病 以病非人也故不自病

愛己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喜清淨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唯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澹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於外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去是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任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勇敢有為即殺身也勇於不敢有為即活其身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兩者敢勇不敢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此皆天之所害人誰能知天意

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民而徒尚刑罰故有此言

司殺謂天高司察也

之政而不犯此利害 是以聖人猶難之 言聖人之明德尤難于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天不言而萬物自動應以時天不令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踈遠同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治國者刑罰酷而民不聊生民尚為惡而不知畏人君奈何不尚教化徒設刑威以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若使民知畏死吾以道化民民猶不從反為奇巧乃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天道至明司殺者常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刻木勞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而猶拙人代大匠鮮有不自傷者

李然甫曰无以生為者夫于貴生切吾无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里于此耳

此重在戒人不可恃強而草木用兵皆借以喻人也

貪損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人民所以飢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大多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其民化上有為詐為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論三十以未一上作結 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于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于貴生也

戒強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不強大枝葉共生其上 強大處下柔弱

吳希声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主升陽主降陽升故天則降陰降故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益張弓之象也

處上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張弓而和調之乃可用仰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能行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為而不恃施恩而不恃其報也功成不處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見其賢不欲使人知己之賢也

集注侯曰正言而言曰受國之垢与不祥故曰王言若反易式之言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国之垢与不祥而受之者也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其無以易之 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故柔弱莫過于水水能懷山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者无以易于水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恥謙平好強故莫能行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引過自責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 正言若反 此乃正直之言人不知以為反言

吕吉甫曰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

獨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聖人雖治大国尤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 人之器謂農人之器不用者不徵召以奪農時使民各得其所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重死貪生而不遠遷徙移其常處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不作煩擾不出搖役故不乘舟輿不怨惡于天下故不用甲兵 使民復結繩以用之 去文反質信无欺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

美其服，衣不貴五色。安其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質朴之俗不轉移也。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首卷終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一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翰林三狀元

南華經

逍遙遊篇　　莊子

孫大撥曰：人必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

郭子玄曰：莊子之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故遊。大小之殊，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而遺其所寄也。

林希逸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鯤鵬大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鯤鵬寓言北冥云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乘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匪，故曰怒云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不語時有

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于南冥。後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人名，作書。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風名。去以六月息者也。去以六月息者，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息者即海運也。於后天為一歲正之四月也，於后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此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意不相蒙而難于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扶搖九萬里之上，大氣所積。上云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出入，有莫能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

陸西星曰自[illegible]意在之積[illegible]然後有大[illegible]若人[illegible]問上不[illegible]其力真見得自已有國[illegible]高明大者在便於動人[illegible]宇宙出門有[illegible]知何去有

明按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噏天噏地烟塩交盛之状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爲準亦蒼蒼焉而上之視下也以是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坳堂堂之四處傾以杯水於堂以芥爲舟則浮以杯爲舟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粘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李而能搏鵬翮于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閼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也閼不通也

蜩音條與鷽音學鳩笑之曰。我決音血起而飛。搶音槍榆音俞枋音方。則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前小大之見蜩小蟬也鷽鳩李飛之小鳩也決起疾貌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投也投于地也模寫小蟲力弱不能飛之徒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亦無他頭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說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三餐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若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厚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其積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方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負厚而所到者遠乎聚糧意是自風積字而上換

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焦竑評曰小大者各小大若也有小大則大鵬之與斥鴳宮之與御風同爲一物耳齊死生者也死者生者死生則雖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宜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又按出湯棘作證

孫大授曰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爲符契事異同而語有變化見也文字妙處

唐荊川曰鵾鵬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糞芝也朝生而夕萎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冥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知小也若夫楚南之靈以千歲爲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爲春秋二木之取于造物者知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年壽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況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卑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之圖南斥鴳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辯也

焦竑曰小大之辯於上意在下句知效一官以下言大小之辯

支道林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

此小大之辯也。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澤之小鳥也小大之辯也結上意生下意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去聲比去聲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音記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爲獲乎其君而下爲信乎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于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始小窮小廉也遂為宋榮子所笑盖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内

故遺志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遠則道遠了適此所以為逍遙也

外之內辨榮辱之境斷其所將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者德數數然效用效用于世者固有間也雖然樹猶未廣也而者以其能忘也而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不能忘辨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自有五日而後反非不令然善也彼其乘虛馭氣視世之數數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于風也若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四時消息之變以遊神于無極之先則彼且惡乎待哉所謂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西星曰上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無名此篇多堯由見意而後又下貌姑射之神人尽堯由見亦大而未大者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如字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去声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去声天下天下既已治亦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音焦鷯音僚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去声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偃鼠潛伏之狀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榮不同我不能舍我所樂以代汝亦猶尸祝不肯逾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瞥蘭作若不說彼

陸西星曰此段方形容神人之大

范無隱曰山以肩身貌射言其形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肯人能求之出形之外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乎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于外不亦惑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去声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声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音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去声乎文章之觀去声聾者無以與同上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音智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之

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音苟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下曰此形容神人之大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者乾坤也亂治也孰其樊然為勞也以天下為事神人則為堯舜有為而言堯舜之上又有此等神人也

此上皆言藐姑射山名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也仙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飲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無間故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中和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和氣之薰蒸物無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以為誑故連叔然其言汝之病者是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無為而無不為之謂也故曰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而民自正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者也言世之所謂治者化而不見其迹于治也而其心亦不以為一世之所以亂治自來求治于乎而神人若見其蘄蘄然以天下為事斯其役役焉勞其神矣且堯舜之人也推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推以神用且不以形用故一切

此言治天下為物以事而為塵垢秕糠猶陶鑄事而用此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一 莊子 四

外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不同其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非道德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秕糠猶契云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陶鑄堯舜夫塵垢秕糠皆神人之所不屑為者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也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卻非小了陶鑄語意者自合如此逕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釋陶鑄堯舜諸事在陶鑄中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音窈然喪其天下焉

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

孫大陵曰上說神人已是了極了又答入說此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互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普口切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一 莊子 五

非[?]此將脫俗務而為用無所用之狀疑大瓠大樗二喻言是大也用之不陰可以利涉置之曠閒可以全生為居了之事无入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

非不呺（曉平聲）然大也，吾為（去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音平）澼（音僻）絖（音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去聲），吳王使之將（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自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呺然虛大之貌。掊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手不皴裂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也。世以為縈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也。蓬之心謂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孫長呈曰：通篇反覆設論，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句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愈謂其言大而無用，故篇末言此廣大至妙然有用處。

羅勉道曰：此篇以逍遙名而終為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蜩鳩斥其所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以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為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鷦鷯斥鷃于鵬鵾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平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權）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上聲）也。莊子曰：子猶不見狸狌（音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罔罟（音古）。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声）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擁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結輪囷也。狸狌野貓。言小者敖物之閑遊者。機辟捕獸之機檻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于禍。斄牛旄牛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況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衡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有之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本鄉處憑休影，足以自樂，且無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徼黠者雖有所而有害，閒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及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愈謂其言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訊，故篇末言此篇廣大學問然有用處，但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道篇廣大逍遙，原汝合下本體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衢蕩蕩，鵬飛自能飛；河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体，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剛毅任道重遠，皆是逍遙。莊子首篇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于无迹而后已。惟大故能逍遙也。

揔出兩人問答來作首領

孫大俊曰忘我二字又是前篇至人無己生來忘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設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此

内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音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荅（音塔）焉似喪（去聲下同）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隱几凭几也荅然解体之貌　喪即喪我謂忘也蓋形與神）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无生氣也心與死灰無明焰也皆荅然喪偶之情狀昔前者也子游言前者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荅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无己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于聖域矣

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音扶）。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設教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〻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方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声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王荊石曰看他入手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状〻描如畫于筆端文字有如其親見者呂吉甫云莊子識形容物命之所以稍細與天地間有其死生根若曰風知風之所起知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乙是形容風字）氣，其名為風（而用意奇健自是莊子筆力）。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反）。而獨不聞之翏翏（六收反）乎（前曰獨不聞后曰獨不見况殺文字之閑然）？山林之畏佳（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起權反），似臼，似洼（於佳反）者，似污者（以上木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豪）者，宎者，咬（音狡）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愚）。泠（音零）風則小和（去聲下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堅風声　子游問）？

三籟便要討個道理故曰請問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悶而暢氣也翏〻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污者激者聲疾简文云若水激者声而声止謞者若箭出者叱者出而声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譹者深而聲留宎者伏而聲濁咬者声續于前唱也若前去之声和也前後風之前後相和之变重和也前後風陣也蓋以形容声氣先後相和之变泠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〻刁〻皆衆木搖動之貌

顧說道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声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于天則衆竅之中怒而號者誰耶分明有真宰主張之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毗）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大吹萬不同（衆竅之音皆出造物），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声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為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于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風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又矣知此則声氣所出之原不歸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個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陸西星曰文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同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以示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上發來此老精思之精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天巧非人可及

唐荊川曰此乃是有物之后人欲横流諸般擾是非之所由起

大知閑閑（音閒），小知間間（音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占音）。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音慢）者，窖（音教）者，密者。小恐惴惴（之端反），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詛擺側），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古咸反），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大知閑〻大知之人忘己忘物意見不生天心穆形閑〻者從容暇豫之意孟子亦言智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〻乎小智則日以心鬬故常閒〻閒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智耳至于發而為言則大言炎〻小言詹〻炎〻精光上揚也詹〻整齊前後也其味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則魂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構之心生焉大智之人不生意故能靜能應常應恒靜而其心與物相關不能已已是故有縵者窖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變萬態

蔡氏曰喜怒哀樂以下十二字模寫接物之情狀變態百出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嗟者變者慹者姚者佚者啓者態者皆態盡意首遥上一等人皆有如此情狀出也

終身役々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縵者心慢為冥儒乎酣
吞而人也窖者潜机不露深不可測儉人也密者分銖較兩
荏隱遠不知人也小恐惴々心事不寧大恐縵々總散自失
般人也一句是非若主訟之筆意在中人拳其肯綮快若机括
刁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雷詛盟誓
不動物人也小知之人心闕若此但見人欲日萌天理日
消々文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
之也作一句復又也謂其弱而不反也此等机心經歷愈久
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洫老洫之人其厭如緘厭如大學厭然
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洫
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以
復陽乎言不能也

喜○怒○哀○樂○音洛慮○嘆○變○慹○音蟄姚○音遥佚○音佚啓○態○奴戴反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此二節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狀 性情上認取真宰此句承上之從天籟來也

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者反復不定之意慹者憂疑不動之
貌姚央庠也佚縱佚也啓開心也態作状也其人雖是如此
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作下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
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
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
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情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
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
自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
之風雖千竅終不成籟故曰非我無所取々是領受之意如
此而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於不得其朕何故曰不
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不得其朕此作一句看朕
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萌也又欲求得其朕除非是
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々亦信之故
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爲隱
雖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
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是有不
見其形之為
此篇之斷案

不然乎曰此節從形骸上認取真宰真君即前段之天籟後章之天倪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弟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九竅耳目口鼻前後而九六藏者心
肝門而六藏皆人身中之所有若試拳而問不知此數件最
親厚者誰與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然亦問辭
如曰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
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不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相
問辭如此反覆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皆謂目視
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皆為
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足亦有時而
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有似遞為君臣其果
若是乎孰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遞相為
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
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
他其要求得其情々即文上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有
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
不以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林希逸云知若若視以至此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々我然則終身役々而茫然疲困雖步而皆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辨相靡如字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
與我相守不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
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卻將他與外物相
辨相靡于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恤精神盡力馳走莫
之能止若所謂彈金珠而弋鳥彼衰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
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々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
事成甚功萌然疲神勞役自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
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不知省直是茫人縱壽百年
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
形化矣頓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箇是
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卻迷失真君形化而心
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昔衰其衰君也且人々之生

李士表曰儒者以成心為師矜氏以成心為所此謂成心者則天然自有曰是曰非之心和之以天倪和此也休之以天均休此也

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无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音預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不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知。吾獨且柰何哉。若能

謂浮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若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ゝ有之奚又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鬬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夫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竟為自然之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同是非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又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欲適越之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之心而有是非之若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无有為有也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柰何哉

陳祥道曰言雖非風吹之吹而其理實與衆竅无異

夫扶音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音耶下同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鷇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言非吹也

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發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ゝ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同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鷇任天之任然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於鷇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鷇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鷇等耳與鷇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辨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体認

道惡音烏下同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

[illegible]云此章[illegible]出是非乎斉物者本其儒墨之是非也

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失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真偽是非雜而並出于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ゝゝ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是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之可泯者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悉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己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有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不常ゝ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于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又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出于是亦因彼

陸西星云彼是方生之說只見消一息坎相非而求勝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独与造物者游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于是非亦不离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與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

郭子玄曰儒墨之是非各私所見明則滌命知當无是无非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雜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是譬之方生向者彼於此是無非之中忽生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美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偶一得其耦遂滿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聖人不由也而照之言曰因大是而已如是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之意見矣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既曰因是則見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則坎身休之而不復求耦於彼此便

倪□也樞要也環中空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皆無是無非也

唐荊川云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就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而觀之總謂之一指一馬而已彼此之分矣言不可有我矣

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恩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非乎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實在那邊終難定奪若只曰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若不得其耦則我與彼是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己度人執於有我決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我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均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

郭子玄云莛與楹厲與西施又分與成成與毀反掌之間恢恑憰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明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音烏下同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音庭與楹音盈厲與西施恢恑音詭憰音決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扶又反通為一、若使不起有我不起見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之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賴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謂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謂我之不然也如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之固有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之固有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當併成毀自道眼觀之皆不通一而無一矣故曰道為一蓋物則不能無是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立融又攝曹何彼此之可言哉至是而是非泯於是乎泯矣

舊註因前所為一切於是則不用而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

孫長星曰今之知者竭神明之知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不知其自無物不可本自同也但迷惑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平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一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之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于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于得則幾矣所以然皆因是而已是了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〻者自然而然因是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且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是非兩存乎天鈞。是之謂兩行。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賦芧栗而食猿也令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怒胡然而悅述意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勞神于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混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均〻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于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數未嘗加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

孫大俊曰上言達者知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其次始下至是非之彰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我自覺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云〻下果且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平聲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

有封未始二句見得畢竟無成

呂吉甫云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虧成矣若之意亦成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亦無成也奈何後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成

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主而道于是乎二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家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且果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者起于有物之后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背手杖物成的樣樣）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聲）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骨）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為（去聲）

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的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証做師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齊麻枝策而行此亦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誤既文引到惠子却是愛而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辯莊子雜篇謂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又曰惠施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矣據梧者以梧為几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偏異乎人故喋喋不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成其愛而虧于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成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綸也終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成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看意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你我皆得成虧套中不能自脫灰

焦弱侯曰今且有言於此承上文來雖然二字謂彼我易地而觀總是一般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之氣自太極上推則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蓋當原無個有不特無有連无亦不今也俄然說個无字從空落影已不是无了又付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却是影上影而孰无也不可言也今我則有說矣故下未知吾之所說者云云

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是套子自既有是非之後轉相因誰能辭說推有聖人不涉此套奈如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不落此套滑若混不注疑見不穀皆為是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之謂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若大是天淵蓋不用已是則畏□點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可□章已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劌同滑熟老子者可□□莊子林鬳齋自謂看得莊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于我而已盖我挽已是方謂他不類我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般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却從地頭說明正是妙處）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此半篇甚妙）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下轉語）

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俱是一般然亦最忌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論天地造[illegible]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illegible]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illegible]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illegible]々莫可措語俄而說箇有无兩字大[illegible]有無之果孰有孰无也何者當切原[illegible]亦無今也俄然說個無字從空落影[illegible]一箇有却足影上生影果孰為有孰[illegible]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illegible]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抑其[illegible]則不異乎鷇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illegible]自意見生者也

王荆川曰此兩句識是說前以明是非有无之理其外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語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自問是直說来到這裏又結一語

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之無可稱大泰山无可称小殤子亦可稱壽彭祖亦可称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理盖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大虚中出来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一與我一体混合為一言何大何小夭寿之可言乎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我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一是言也且得无言乎我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二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将此二與一相对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来只見言有言之後逆逆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于筭曆之人亦且不能筭其未尽之數也而況其凡者乎

郭子玄曰莊子所謂物論蓋指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然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亦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混同爲一故又著此二說 李士表曰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音軫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彊界故曰為是而有畛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左有右倫義分力爭競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則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以崇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〻議論三者何異論是說道理議則細較纔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見也小知間〻日以心鬭與天下相持以求勝胸中只自無聖人懷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之衆人辯之以相參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衆人則以辯相參于雖然道寺之夸示來以自見者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統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音謙大勇不忮音寘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音刓而幾音祈平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音保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日

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胸中見得了〻自滿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照〻為仁大廉者不以嗛〻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仁

王荆石曰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為肯綮盖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实無所容吾知而歸其知于不知則泯然于无物之先歸于太朴了非其人其孰能之哉

此等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〻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曉〻然與人爭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當愛繁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〻之行也廉而清則近于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〻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圓若昭焉辨焉常焉清焉忮焉則大露圭角所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雖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辦不道之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辦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者天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道不知其所自来人能知此則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

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語與遇道編同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葆光之人不起爭辨不見人我克伐

郭子曰宗武言之若以夷不而枝永敦王言諒言之非而非於水之物所同惡謂之知然目爲說之則同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至民猶猿

宗膾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責之方謂夫三子者存国於卑微偏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必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廿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無私而況至人無私又進乎日者乎冥之不办而照以天可也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音宜)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音烏下同)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温)寢則腰疾偏死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音袁)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音即疽蜈蚣也)甘帶(蛇也)鴟(音痴)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牆)麗(平聲)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二句卻是行實項結)

三音以明方物之異便次不民麗姐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正又害猿偏麋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庸利川曰三人不知利害此便是死生為一條也

焦竑曰此系上言至人之事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丘)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音汝下同)亦

知雖使黃帝所之亦加炎惑如所下所言之人到不得至人田地便輕易許之前如方見鷄卵未弟便求鴞炙尚未值便求鴞炙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安意而言至人之行予亦妄聽何如之意文添之奇者以俱足至人意緒

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于驕反)炙予嘗為女(音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音吻)合置其滑涽(音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徒本反)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音烏下同)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去聲)死之非若喪(去聲)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孫大受曰此寄…又忠知所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蘄生之說也故以麗姬設喻又以夢覺喻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以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不蹍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实也瞿鵲子言是大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便輕易許之前如方見鷄卵之未捕子便求時夜方見彈雀尚未值便求鴞炙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添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道貫古今貞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無変于己故曰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胥汨汨昏昏迷於榮華声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聖人愚芚此道情上事也芚渾芚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似似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我独頑似卸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成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

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備乎其死变于己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寄覺耳萬物盡然而已是故蘊積胸中又不自解脫悦生惡死發起執情予惡知夫悦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僑寄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詩遂造化以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若斬生之謂乎故以蘧蘧設喻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遂造化究以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后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有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吊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后而有大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如此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矣其說古之遺人皆以逐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效伏氏以涅槃而為至樂其言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功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后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窮日月挾宇宙而乘雲氣御飛龍而遊夫四海之內者蓋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派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若耗散不存蜉蝣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若海永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大宣休曰上既言又待乃世之后遇大圣乃知其詳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耶彼即大圣也大圣即此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者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旦音）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音烏下同）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矣而待彼也耶（總結）

陳詳道曰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泯然無忘息其声或寄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万）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之是非亦化声非此非相待與了但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仗也言與埃于无尽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无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思來

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精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亦彼若與我俱蒙其甚闇昧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的人正不得使異乎我者正之他同乎我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到的人也三不得如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知彼不知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聖寓嗣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也既是和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然之或非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若不是也無辯声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固也若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衍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義蓋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無窮也寓諸無竟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礙安得無竟乎

林希逸曰一篇議論只尺乃以二譬喻作結

罔兩問景（影音）曰曩（奴黨反）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余下同）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附音）蜩翼邪惡（音烏下同）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許音）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陸大設曰南華夢蝶執究非同非異蓋論物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于物化方物一形也化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和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無我而自足矣罔兩閒之濤薄者閒千景曰子之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吾之所待者其蛇之蚹蜩之翼耶蚹蛇腹下齟齬所以行翅所以飛蛇以蚹行蜩以翼飛而蚹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又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造箇所以然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其為在彼也

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志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與蝶與蝶為周與蝴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蓋為夢裡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要竟混融為一也蓋又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也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熟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

郭子玄曰形者生之所托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悉然至而形全失故真人游以无以有涯隨乎无涯無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逝年任者无心於無忘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形名履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於是

庭西呈曰物各有理順其理而

內篇養生主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盈以養傷生非養生之生也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日夜與物相辨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營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己然後謂之善惡生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音智下同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道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休歇求加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有換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及之身隨無來之知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萬年之計將而苟主人相办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演於危而不自覺也若相執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為亡

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殆而已矣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淨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有非所從有況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淨有淡寂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惟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恁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況演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名不近刑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知此者即上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脈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哀數家嘆督脈引起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以修煉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都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莊子書論性宗虛居其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斷體覆觀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去声下同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例之則知應万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以故各得其理而已

郭子玄曰解牛喻然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硎[illegible]

至于善刀而藏則應物然後致知節先物然其適事又其理而為之利用未嘗又爲足以全道之要遲靜力先非虛无以全神非靜无以復命性全命復於生之能事畢矣

所踦居彼反砉呼歷反然嚮音享然奏刀騞呼麥反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備結反大郤音隙導大窾款音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啓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字如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音籌躇音除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以故我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見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若然嚮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譆而善之譆嘆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脈骨節各有虛度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云云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力也故力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窾一用道大軱便有數折而臣之刀以十耳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刀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否也彼節若有閒而刀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閒之節常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人焉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書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跳

亦又怵然警惕審視止見遲其批導微其運動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謋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皆完磨礪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又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忽有虞失矣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末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然莊侯曰人逐物喪其攖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傾者寡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烏音乎介也天與平声下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字如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丁角反百步一飲不蘄音祈畜乎樊中神雖王太声不善也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即以身虎口為貪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杖指

惡乃進於殺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者而胡為胡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為則而彼此則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上也蓋皆天與之形人與之貌故天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則不當尤人者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著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々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夫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善也今右師處于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于其身

郭子玄曰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存乎而避形秉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号己為方外則治太形乎拋不能无疑遂告以不遁天安之切拉是濟世之懸解造物不得而係之

老聃吐藍反死秦失弔之三號平声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去声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哭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指窮於薪火傳直專反也不知其盡也夫至人無累不以恋上之情係乎其人老子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宜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啟故為之說老子所以而若切哭之皆不翻哀而若子有不足處又其所以會合人心

矣亦爲薪之理若火傳无窮只其形之理終全不喪有形終于有尽近我不得不恭是以帝者乎全而切之形存全双則神无跡逐出有入无行往而非王伏弟得之而象氣毋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北到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存

者必有淚乎用情之甚故不求嗇而嗇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遁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遁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刑者型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西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常情也死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而歎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變於己者如此則音之懸解矣

内篇人閒世

夫遊非絶俗也德非避世也明矣養晦和光同塵世、出於然莫不歸此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析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榮至於樗代之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若蕭終反論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乃平日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己中得來耶

呂吉甫曰顏回欲出己仲尼一子不許恐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死自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哉

[illegible]而安古者用而[illegible]乎出二者凶器非若子保身處世之行也

吳林曰若惟無詔王公句絶詔告也汝唯無告又且秉人而鬭王公則必言則其捷云云皆指頻千也[illegible]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聲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聲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音扶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乙入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氣名聞音問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上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有其美也命之曰菑同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苟且為悅賢而惡不肖惡音烏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戶扃反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衛君者蒯聵也行獨言其行異

丙治怪一时遂之状七叫方况若夫其为我乃任(?)不去况形身之辨

知不恤眾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坐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之中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死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去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待往而刑言汝殆見於往而戮耳殆危也循俗所謂險也恐見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己而后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則雜之多之則擾之則憂道雜而必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代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代且汝知以相鬬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不信厚言而強言於暴人之前則人惡汝將以汝為惡其美而菑汝殆哉汝為人菑夫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汝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汝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汝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王公夫三者逆下而任其上之愛非其事也況汝欲以下出而有所為之也天下無所欲為也而欲有為則有所不得已者矣所以出於不得已故雖聖人有所不能之者也況其愛民而求名者乎君子所以行其所未去也勝化也

次不得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闘汝求勝汝自貽國害乎夫彼衛君者苟有以異而用汝求其有以異也是以仁義繩墨之言將以諫而不能化彼將惡汝之用汝求其所以欲以有為者而惡之耳故曰目將熒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愈諫而益不化將以汝為菑人矣大德之不可化也若將以為是以為然也吾既善諫則必以為誡之惡而欲以水救水以火救火益多以為恭心目曲之馬以順成之則始者愈捷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若待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于暴人之前矣所謂始往而刑耳者如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_{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_{紆甫}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_{子礼反}之，是好_{去声}名者也。昔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_{音户}，國為虛_丘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不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_{平声}也，而況若乎？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彼何謂若也是皆修其身而下傴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雖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之也

也名之者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兇其用兵不已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況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遇難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_{去声}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_{音烏}，惡可！夫_{音扶}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_{音紫}，其庸詎可乎！

而可以有其實者乎

郭子玄曰顏回之甚人以也(?)乃厭已已陵其所乃抑性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逸其修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日守其本意而不化羽汝之端虛勉一小合而內不訾世未足以化之也

雖然轉若必有以也而言汝能端而虛勉而一其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忻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夫衛君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為充揚孔揚之色揚其色往也故采色不定倏而敬倏而怠倏而喜倏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往助之為惟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戚案肆加飢恨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撰䊀夷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況大德乎哉

然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_{去声}。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_{音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_{其里反}，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_{直革反}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_{音烏}，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_{音疊}，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_{音扶}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陳詳道曰顏回更說三條仲尼亦以為未可意謂當理光二而張三條以改之與第不宜耳雖未堅大分且不免智者於化則未以其缺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外曲直質直也人之生也直而內直如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

唐荊川曰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奇物无心順物无情千古聖學之根宗无出乎此但諸首幾易稍過故不悉其妙耳

蓋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愈其非一應自然詎以己之私意斷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無一未發一隨之天而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為一向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己臆寄旨於古人故人惡之而不為疑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去声若有而為之其易去声下同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更思其則再无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我然則矣若所有則而為之亦豈易邪有則有意又易則有固我然不出于自然故皡天不宜此使是太多改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而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

王元澤曰顏子閒居為心齋也而翟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進動如意若有我也依進動如意者无我也夫子嘆其盡善而又告之吳伯曰視有若元匿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言抒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乎當不合乎坐此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去声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去声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苦穴反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音扶下同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音智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

以其坐之日而中為不息也故外於未至而內之日夫豈能化物哉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教之入遊其樊王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辱汝若不昧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一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定若無間之象不得已然後言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而天於道不其先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耳故曰絕迹易只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者有所不得已者易一切屏去天下不有心應之以無情為大義大分所在豈行地之無心應之以情如人可以偽也若天使而不難但貴處世以誰以情使可以偽見其有人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情不見天則雖以偽為易若天則使行止語然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見天使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知者此等之人聞見聰明不如到此方為以無知知者以一虛此心與書矣瞻彼闋若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大抵而為

有室欺則容光又無而生成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白也惟其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舉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將謂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彼心逐於此所謂古客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耶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欽藏于內心知之思屏黜于外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於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所蔽將見靈明洞燭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凡蘧行此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凡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林希逸曰葉公之憂在利害上甚之福不過死己而已故夫子以此告之吳臣曰道以權成不依于道而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去声下待使同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去声下同諸梁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

付之清而先无后悔是也介也非粗粮之欲清自謂服勞苦非有求于世雖求亦無何至內熱飲冰者會利祿外者方則受患之為害說得甚當切

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平声）！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于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也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辨大事故昔僕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歡而成若不能得其歡心則事固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以下句解見上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音扶，下同）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所為不由己）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孫大授曰大戒謂大經大法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便是義命之生念頭起于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無己死生無變于己者

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于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己心使其事心無一物人欲所奪則因物有迁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為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者其自然而如此乃為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盖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有我不知有身則子[?]生而惡死哉盖生死念頭起于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己死生無變於己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已矣

唐荊川云上言臣子之命以解其愛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入世情狀非乎世故者方知有味

丘請復（扶又）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靡順也）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音扶）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不同不須辭命一見辭命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國路遠符信易欺必先使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可濟事也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善則又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乎妄妄則不能起人之疑故听者疑疑義听言者疑則傳言者又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旋而生禍也知是則庶乎其全矣

王荊石曰此段教以事當謹始蓋天下事成於小始焉善者而後來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

孫西星曰先言處世之难後告以处之之術

唐荊川曰乘物以遊中托不得已以養中就前章入則鳴不入則止之意

孫大授曰此字處世不非不為物先不為事始不得已而後應吾君必其皆然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去声），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去声）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去声）氣息茀（音佛）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平声）！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乃順故始焉有為從事而其終也遂至于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慎此求[?]作事謀始則又於言行焉先

兆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
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實喪則易危
則易取殆淨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使
巧言者甚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諭如獸死
之歌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發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厲念
所由生賦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險姤核大甚
人皆若其不堪則又以不肖之心應之雖在彼致災在我
早自有改或可善終令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
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之瞀其使斃行及
應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
常情而已不可率易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
遽勸成盈以過度則易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
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深則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
久若一言慎事而心止厲惡矣一然後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
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能乘物以遊心於無物之天
托于兼命之不得已者頤分自有盡物之感而使其不偏
不倚順應無情斯其已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謂
还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又于知為之未而不循天理
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雖者豈
易易耶又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靜而能應
汾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難擾而受者抑又多矣

王荊石曰顏闔將傅衛諭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焉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支在方識之士炯炯先機進退以又可也

王荊石曰通篇所言皆以變化術莊子有言則千推者不以物害也

孫大複曰達螳三喻教使量己量人无伐才矜无犯怒心然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音）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
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音厥）心
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
且為無町（他頂反）畦（户圭反）亦與之為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石遠之踏可傳也

褚伯秀曰其雖論涉亡之術亦在以無用為用

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去声下同）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音成下同）矢以蜄（音腎）盛溺適有蚊虻（音盲）僕（音朴）緣而拊之不時
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顏闔將傅太子問於
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〻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
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无德也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來
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偏不旋踵且彼知之適足以
拾他人之過而自己不知吾其奈彼何哉伯玉於是嚴之以
戒慎教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師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
防不可以為易而怨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
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内尽調和誘道之意乃為
得之雖然二者尤竟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
一味依阿沉溺相入无間則連身放倒且夫而為顛為疵為
崩為蹶也而出者揚己之能彰人之過則又自取疾害且失

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
嬰兒云〻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繩準也無崖言無
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竟有可達徐加
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
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倖倖
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
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己之才美以犯
人者不哉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怨
其殺之之怒也其不敢介以全物怨其決之之怒也蓋虎一將
則包荐雖〻制时也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怒之彼雖異類亦
與養己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若也夫愛馬
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蜄適有蚊虻噆則當僕〻緣拊而去
之若使馬世一旦將缺銜毀首碎胸敗轡之患而不在乎〻
頑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達發三喻〻
欲使量己量人無伐才美無
犯心然后无道之儲可傳矣

李士表曰曲轅櫟社以无保為保中言材之為累而世人鮮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
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

往蔭林求用而不得所以且名並而始貴生利鉸而楠(?)雖於狐(?)自全不可得矣故先語大患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為而物自化郭子玄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不可用之木為文木不物貴不與者而皆以自傷也

逕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匠石覺而櫟社見夢言汝謂予

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於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无幾矣今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若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故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滯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即辱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去則汝雖有用亦凡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八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一取況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不知己者詬厲且彼樂不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若櫟與眾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此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焉耳

以為社自怒以予无用而匠石謂社自求奇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李自以无用為用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

趣以夫曰前論人木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伯天乃斧斤以材為之患先以聖人神人為之用故以為不深服之為木深故無用而用以之道不可而可為之使則嬉人也闇而言由與氏同患者在不可不知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藾音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軸解不實也而不可以為棺槨；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荊地名者，宜楸楸音秋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麗屋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樿音善傍音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商丘之地有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眾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若無不以藾蔭之藾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舐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酲三日而不能已然不是果不才之才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才故精神凝固人不壞而可獨存也若夫宋之荊氏其地宜楸柏與桑固亦有大者然其比地而上則求狙猴之杙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樿傍者斬之矣樿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材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悔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故不可以祭何此在巫祝則以為不祥者矣而又不知神人則以為大祥者也

劉[?]曰只數句頓挫起伏抑揚無限為求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會音責撮撮子活反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髀音陛為脅。挫鍼治繲，繲佳賣反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食音嗣十人。

林希逸曰引接輿之歌以祛吝巻經世有為之迹以結言人[illegible]物无用之[illegible]以山木膏火桂漆之[illegible]皆世不切[illegible]知[illegible]

之難可以父世而无難矣孫[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因論語所有[illegible]以訊侮聖門也

二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鼓筴播精鼓可食十人言脅健而力逸也一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役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腸也夫支離其形猶足以自奔而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不用此其能於無能故得究世而自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自昧其明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不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也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文則人之攝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已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于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无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幾而已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于羽殆易于舉禍重於地而不知避已乎已乎何輕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何又盡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而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成膏以引火而自烈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若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若之不為身害也此若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壹方史重宜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誰　回也請行　匪暈斯入
殆往而刑　藹蕩乎名　知出乎爭
未達人心　胡以彊絕　若惟無詔
昌揚於庭　王公乘闘　而目將熒
不信厚言　剖干殺縊　求實無已
技尸危兵　內直外曲　上比而成

政多不諜　及化胡族　回爾心齋
庸以氣聽　入遊其樊　无感其名
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　相入則來
不入斯去　耳目內通　外於心知
無地而行　離翼而飛　惟道集虛
瞻彼闋者　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
萬物惟化　行終義乞　葉公使齊
心乘標之　飲水內熱　兩也生疑
天下大戒　惟命與義　不擇而安
忠孝之至　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
況生惡死　匪則收開　言或傳之
類忘實誰　無傳其溢　則幾乎全
念說無由　巧言偏辭　剋核太至
不肖應之　風波易動　實表易危
遷令勸成　寧不殆而　何作為報
遊心養中　若為致命　慮始令終
頽闓不儲　伯王教之　正汝身式
戒慎不滯　形莫若就　就不欲入
心莫若和　和不欲出　與彼嬰兒
與彼无畦　匪顛匪蹶　我則達之

犯才非美　犯順爭飢　養虎可則
螳螂可螙　意有所至　愛有所遺
無學養馬　拊之不時　缺銜毀首
閭兩狂馳　處世全生　無用者奇
乞為社櫟　頭學支離　歎德之衰
鳳兮鳳兮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卷

內篇德充符　　莊子

郭子玄曰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所以成形之性與天道寸尊生内是而究得而固也王駘足以忘於天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之有大向人者且不敎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先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說所一遺所忘以見得道者亡形

焦竑曰此老甚眡兀者以明己之所以不在乎形而在形形乃一生受用得力處

魯有兀（當作介後同）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芳服反）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

龍象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從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于先王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已往往牿於形體之私慌生惡死橫起貪着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上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究真性空真体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為得而與之變又為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生張萬化執其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上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音扶）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二十　莊子

李士表曰惟上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者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為充德者物所歸依于松柏之於衆木者舜之於衆生者將以正生為本者非能正衆生而一己之生死禍福非所不帶故得日以假云皆在我何肯與物為事哉

陸西星曰可以理會不可以言傳於此可以悟當時西竺之經

長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謂佛者英狀之一法也哉

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常季蓋不知也故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視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一同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烏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存心于德之和既將于和則不見有此有彼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之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為己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也人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于流水而取鑑于止水者以來寂爲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于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柏所以獨異于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而可知矣正如冬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之守宗即保始也天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況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寓此于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狗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于物而死為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受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己也己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二十一　莊子

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譬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眞之意人之淫彼哉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〻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肯則何以物為事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所以先我於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觀改易容稱謂曰子無乃稱稱謂善于稱述蓋服善而謦之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尊足者存則視棄其足者猶棄上再夫子知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尊足者安然不在德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見前非別求稗補頭上安頭此陸學問名教中人譯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邪何賓賓恭）

（教以學于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唯彼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又學詭幻故至人無己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又欲解其桎梏又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于一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記名也此箇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常縣不解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足如此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望滿也）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

位才豁然皆无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與而物自依也是何人也就其所以動人者何哉徒子之言乃論言形不足多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形者為不戰以武為本行以足為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

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無祿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勢而自能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託也和而不唱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和而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卹乎自媿其不若也卹憂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

三元本同句以柁余錦以杪彙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

貴賤陵殺各當其位所以服然也於戰而死則棄此命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何以能全翣何以愛飾物之翣飾者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承上文㹠子食于父母起喻至此重發喻以結之不過依於德充于內者無假于外無餘于中者外餘無益也

吳儀曰二章謂意深至微形解亦清通無碍諸家自發

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衫入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三字承上諸御娶妻言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教前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林希逸曰水之平流德之和也是和而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群不形之意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謂也

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吾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夫才之全者其天自成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于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于滑和者不可以入于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虧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于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

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郤者不受而遷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郤無郤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遂自然不肯安受只一郤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郤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郭子玄曰靈公視無脤為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至人所擇與物無際超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群美所以有不得而辭

闉音因跂音企支離無脤音辰說音稅下說齊同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下說之同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闉跂曲跂也。甕盎大癭之項。無脤

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而在已若忘又有醜惡駭之讓。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已若不忘之。則又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志也。是謂誠忘。就忘一字上翻出自已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志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也。此心有所進也。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觀以約為釈。固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貨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君何也。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惡用知表附也。未斷也。貨任自然而已。惡用膠所得於大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所積于已者深截若虛不售也。而惡用乎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難以天以樂遊。以天者天鬻之天。以下句解見上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承上無情之旨。記惠子辨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故如則故

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隤然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祥益下自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也。惠子論其狀斯知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來。蓋情欲之感亦然。本有介然而生子。男女之交人因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致。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辨。知以正

李士表曰。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開偽惡之情。吝以性命之情。故以是致其失。使自貌天形不傷于好惡。有情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陸大授曰。觀惠子與莊子論。亦知於道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與之為。

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然完足。於完足中不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精。勞乎子之神。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卻乃因其自然則可矣。今也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發于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嘵嘵然立是非同異于天下。欲不謂之益生而何哉。

唐荊川曰此段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欲真人若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王荊石云篇中義歸何人眼界大小各有受用孰謂此者不惟可消貪欲之私而所謂性分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之矣

内篇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太聲下其知是知洞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上聲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音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知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于中道夭折則是裨益于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也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非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徐爾瞻曰此篇專論死生之理欲人打透此一關如閑雲長過行千里一連在斷一念之次不由他人

盧西星曰此以下二段又真人根據如此一字二語參透的有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寡薄也成成全也謩謀也不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遺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夫謙以承之而不雄不謩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蔑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也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接為搆日以心鬬故有煩惱妄想愛若身心真人之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苦苦分別貪愛之念從凡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于內故息息常歸于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帝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玄家專氣之要該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冊經萬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特闡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藉口譁資筆陣耶屈服者其嗌言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葬也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對益咽若哇哇

[illegible]妙哉

郭子玄曰天机二字下得最好凡人形生神發皆為天机現后一段今之畏生死而求修福者就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上言外物不于其心此言死生無變于己其出不訢入不距辭上文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也距逆也翛然往來不雖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于未始有始而已更不又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歡喜快樂初無厭感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感感為樂而忘其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己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

王荊石曰若然者皆指真人言退遁物以下引抵不背數子見役人之役適人之適非其人也宗師矣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篤萬感不能擾也其顙頯者廣大寬平無慘蹙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則因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與通物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仁至人無恩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之中生ゝ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機奇化故之變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名失己學求諸己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非華之事人皆徇之而忘其身是謂受役于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

唐荊川曰此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見真人只涵養其自然而已人不知以為勤行動行則未免有跡東害非天

吾聞翔云諸子中深之又深神之又神矜筆未可淺淨以他書解之亦不能得

范無隱曰以此章法乃古文高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悗（亡本反）乎忘其言也以形為體以禮為翼以知（去聲下同）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觚者易斷

[illegible]

真人貌張乎其虛而不華與ゝ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象駭它問然而後應之ゝ意滀乎其進我色也滀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已止ゝ即止于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謷乎其大而不可制似於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悗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總括之義悗者俯下之貌以形為体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下句解見上

劉須溪曰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

陸西星曰此說死生有命命者天也天者不可不敬不可不順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又夜而九關于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君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又也寄体之ゝ身而猶愛之而況其卓為乎人物以天之所予為愈乎已而致君者多致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身而猶徇之而又況其真為者乎

唐荊川曰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天自然之不可遣豈直居命而已我故証以涸魚之喻陸西星曰此等說渝乎人更當精心理會所以解常悲而發解說者尖不外是此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者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呴而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況人雖于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

大藏上乘旨據也

林希逸曰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堅深固然不免乎夜半之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我惟能藏天下于天下斷無遯矣其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

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竟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便此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于死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者便是兩忘而化於道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人能兩忘而化于道則是能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騎強有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孰睹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我何謂藏天下於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于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遯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蓋一者真實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茍欲充其所喜之量于變爲化未有極也爲喜可勝計耶豈知忘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者便是不以其身爲身而以道爲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之又况太宗師者爲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太宗師執此一者以爲化樞故曰一化

李士表曰莊子之妙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此數語千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

云之論道之固無也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遯人之形而獨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皆要天而不為官皆真人之妙用太宗師体之以為至氏物常從寄之以為爺者也

孫大授曰古之聖人流弱不用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豨韋氏至於得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為太宗師與

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至此方說出太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无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惚兮恍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關竅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自有歎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静之動也信之一字更為關竅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又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見不可受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孫大授曰上言得道此後寫言道不易聞也不易得且世道秘李者為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宗性祖一大穿過受用得力處不徒以其文也

郭象音曰此言道聞之不易而傳亦不易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林希逸曰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沉參寥空踈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頌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妙而徹見者也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上言道得此後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不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會言法則兩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也有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何則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古今死生去來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死盡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相對而見勝世人以心隨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伯毀一心成之憧憧往來無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烏能入于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又君然者其名謂之攖寧攖拂亂也寧者定義後自解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烏乎聞之以下句解皆見上

王荊石曰首脊尻本是首尾始終凡物始于無終于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曰一氣之往來耳句入于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褚伯秀曰任其自然之變者死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二十　莊子

惜也與物推而移化合變死生而不因無因而不可常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離所順性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玄解一不解自結則衆物結之笑然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得無晝夜寒安死必生而惡之哉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道無死生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者廼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議論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原無此病子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僂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頤隱于齊肩高頂髮指於天陰陽沴厲之氣內干我心閒暇無事扶曳而鑑于井見狀之傴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一惡之乎惡是惡死子輿曰亡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求予自與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遭故為雞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鴞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于己之意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可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

李士表曰人処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以呼其讓念而聞其嗜慾也鑄金之冶豈應常情畏死而不得免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則頭為俯生之計，覺形骸之累，切累緣故頭治之金亦猶以異，而鏌鋣不可又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為化所極，吾與之無係，何以曰人耳人耳而實且不得耶

孫大授曰：莊子此說只說得他一邊道運學問，不可為其生注箇方實法門

唐荆川曰：說之發出所以當安當順，造理議論着實，說決可愛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比避無怛化叱妻子

而避之，毋以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欲為鏌鋣，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之中又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也哉。成然而寐，蘧然而覺而已矣。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孫月峯曰：狎子琴曰子反，是張琴歌而弔桑戶，以生死為旁，反其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亮天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衆著不得拘其体矣

林希逸曰：莊子將明派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說於中亡之如此，或者將從而見以

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

此方故極聖人之方遊而奇，方外千數字皆忽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天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簡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若曰：嗟來桑戶乎，汝已反其真，謂還造化。言汝以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身有患也。猗者嘆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世聖人制禮，老子謂之以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也，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修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其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附贅縣疣之譬，死則乃大患乃解，渝如決疣潰癰，乃袪大患。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必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地大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在幻身，後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勢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烏能憒憒然強世之禮而觀以示衆人之耳目哉。

但以夫曰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子貢一問夫子方外

劉辰翁曰夫惟知此來說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夫子為方之外以死為樂至于臨尸而歌耶花以為吊者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樂所累則與人并叔之孟孫氏以明至三哀不斷乎

方內之說便問夫丘數何方之依乎夫子夫子自謂丘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畸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之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顏淵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簡者文之極）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方且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回一怪之一意蓋之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蕃煩就簡逆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請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知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戚無哀服人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者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先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化

世俗之間陳碧虛曰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生死故无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 郭子玄曰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其心以形之變而為日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呂吉甫曰即覺是以明之即夢當寢為魚鳥未是夢為鳥而戾天夢為魚

陸長庚曰淵命明言身是魚鳥矣吾却在此言語之得見今汝覺知耶其猶夢耶如此者果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所謂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猶是夢又深一步

中以汝為以汝為意必然不知一意安特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誠意之謂方將化順其將化惡不知有不化者方且不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以汝為迷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有駭形而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惜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死則歸而歸其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猶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惜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者也已有所簡也所以乃二字亦奇猶言乃所以知此也且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烏知吾之所見當否何知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吾之耳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惟異真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憂惡而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恭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假及乎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假乎安排此蓋自然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于有方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侔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太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語助）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

李士表曰此皆寓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性而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而能改者亦自然也黥劓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步亦而勿告召非造物之至也雖澤萬物皆自不耳求無愛為仁其間也安所肯其仁義不為老日新也不為巧自然也此所近己言者子不為而師子

宗師也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既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明人所謂世法也奚為來軹軹語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遺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以遊于逍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之轉徙變動也即所謂挑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奧願遊其藩籬盲瞽之喻言汝無受造之資難以語道無莊美人執渠勇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曰之所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之義言業者竅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劓以事先生則庶乎來此以全其真純返其太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是言太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有時鞱殺為物盡為整紛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溟溟涬涬立于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〻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于仁義之端是非之辨乎哉

陸西星曰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及責顏子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曰忘仁義等語剝是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者流也讀者進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焦竑曰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至扁之于命真已得道則慈乎命也果不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耶人耶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辭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爲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斷然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存係之所謂知則窮極天人物達性分而無遺者也窮理盡此以至于命以以盡己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知己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太宗師乎

復天所為　莫知其然　養所不知
問人非天　越彼真人　乃有真知
登假於道　生死無斷　不悅不惡
脩然往來　自適其適　客與平儀
彼天誰子　曰太宗師　有情有信
一形無為　得之者昌　傳亦不易
猶惡乎聞　遠自疑始　彼祀來者
及以琴張　旦夜生死　倚教相全
子貢子礼　顏回坐忘　許由惡聽
孟孫善喪　同于大通　化乃無常
桑戶究貧
與天為徒　其命也夫　教所不知

支道林曰真知誠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聽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優欤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王制石曰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上

內篇應帝王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天下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見己出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已者接輿知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之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量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大率類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相忘于道術故無庸于治而自無不治若心有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于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栽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卻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也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又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徒此便有矰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陸西星曰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故也

唐荊川曰即此所謂篤恭不顯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治矣

李士表曰子居明王之治之問答以治功善目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于向道彊梁者勇于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可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胥易技係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累人之田獵猨狙之便捷執斄之狗以捷而致人之籍田獵取也籍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者也勤于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鳥耳而可比于明王乎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己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逢使民號號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測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不有為而弗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呂吉甫云以上數章皆以發明篇名應帝王之意

劉須溪曰此章凡七節字字千金

徐殿曰道未氣氣未能世生則猶有世緣也猶有世緣則道未至也故人亦得以世緣而求波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又自立於不測遊于何有生下意來去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因謂有道則感焉夫卵腹于雄而胅于雄兆生於色而快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所矣子又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息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將觀以地文示之地文者

心於淵將萌生机萌于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其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則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杜者閉也德機即生機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机也蓋壺子修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于虛空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意以踵之踵人之大沖極也人之生氣出机入机皆本于此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善机亦即生机猶言好機明白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象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沖莫勝太沖莫勝與天壤也文皆是觀名大沖即漠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机亦即生机衡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机之發千行者可見如此而林歡齋直以衡為平義以為半動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太沖莫勝之旨鯢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兩言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机發于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來神巫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以未始出吾宗即禪家所謂未生道家所謂無神未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机不動連机亦無順化自然委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體知學箇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故爲妻爨不知其有妻也食豕如人不知其有己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知其有人事也反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玄乎

陸西星曰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者也文字起伏之妙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于無有選出一段壺子說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為名主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民之實者亦遣而無有此使定名安不入之意無為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浮箇茶思慮忠益入道卻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下為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主知主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

郭子玄曰結以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為物雖無入有合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放儵忽之鑿不指彼此無心相忘而丕化也

渾沌有虛無意三帝雖高言實以虛無為帝者之師也

字是教人禁止之意体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不竟無為則何窮之有故体道則盡于無窮而遊心則入于無有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者也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卻是盡其所受于天者雖名有德实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然燈佛所於法实無所得意盖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体亦虛然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是字手讀言能任萬底也不復謂不損本体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徒本反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盖以虛而應物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体不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的樣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水土德也水能沉火能缺故名之曰儵忽土中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卻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宮中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収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报德柰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致七竅開而渾沌死也

陸西星曰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緒義常者識之緊要利服於此勒向許汝法過上節閑也

余遇子曰駢拇以下三篇皆一

外篇駢拇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之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摭取篇首兩字而以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未用一句叫出子姚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不與不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得矣

駢拇枝指駢步田反拇音母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此篇在數行体錦昌黎原道模此學者自得之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歧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卻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疣由也疣瘤也蓋身体之有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后卻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底動列于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自道德降而仁義與亡乎始名岐矣

郭子玄曰人之性稟然如玉在其為聰明所發仁義所分在己之真得喪矣故奉曾史而嚮揚墨以得性之偏辯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一枝旁之恭之失其性命之情窮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其而一之知鳧鶴之無容斷跡而各不失其

王荊石曰正正以下皆言道之自然而然不用強為勞合過為增損故無憂也

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為諸駢之川一無用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聽者返吾視收其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于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皆亂以故大道無取為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真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簧以是人也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吾弗可及已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于仁者非歟而曾史是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此段乃有味前云莫大乎秋毫而太山為小即此意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性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豈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正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適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跂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脛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脛長矣不可斷矣而斷之心悲何者性長非所短性短非所續矣順以安排泰則駢則枝則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性者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為意與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與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無以異矣

林希逸曰此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二句頗同而意實不相類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陸西星曰常然自然也曲者不以鉤四句說道德自然此以下二段正發其常然之理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經辰以仁義繩束之常然野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于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其各得其性為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呴俞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呴俞者嫗撫之義

三十六字為一句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自此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以下意同天下惑矣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其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常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纆索者兩股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

此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便非常然

林希逸曰此段本數子傷性以身為殉亦非常然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惑之大者至于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也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何以得非有

趙以夫曰天下皆忒吾將奈何遂設論伯夷盜跖各以所殉為君子小人之傷性一也

李士表曰此命小人與眾人為類伯夷盜跖為同君子與小人為溺皆是駢贅仁義

郭子玄云以此係彼為屬屬性于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于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彼雖聽乃聰明也故善于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

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附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乎著者數使天下奔命于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易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汚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又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君剝川曰末段明分指出已意傳該太絕尚性無所屬更本異枉漶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亡君子小人均于自得哉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然之聰明不廢也

焦弱侯曰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者當具別眼

未免人分明指出意謂其性乎仁義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我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義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祇聞見真故天物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聞明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見者喪其耳志其目收聽反視而復歸于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淫僻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过其意則自益篇天下有宗本上下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于義臺路寢也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于羈馽皁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无几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忝則治天下者故为貿乜馬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雒与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皁棧精据也馬銜曰橛馬嬰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埴之就規矩与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无有知又柔䡖剝削為我賊矣度之馬性亦尤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尤治天下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此篇所言至德之世与代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頗同讀者史当理会此須景象其在吾人即赤子純一未發時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

陸西星曰此篇所言至德之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更當合此篇景象

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以所謂也猶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此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蕩蕩乎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无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也其行顛顛莊而寧也當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常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賊故禽獸可羈而遊烏巢可攀而暾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惡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離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此所以為吾治也

王荊石曰此言有聖人則有斯弊蓋為聖人於斯王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崇矛其不大亥有残殘夫世斯賁之胤也

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句解見下

工匠則有規矩之至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抹希呂因咨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工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洛之沒爭手燒剔刻雖以求追風之赤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然自崇以徵皇王無為之故後世求治太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又以馬喻夫馬之知

食草飲水飢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踶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之以衡扼衡扼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顱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獨立而俾倪生心以求脫也曲曰闉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鷙悍也曼本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偷齧其轡言馬之知邇

賈善瑯曰此段就翻前段大意則陶埴只用馬中譬成髮字意義同而詞各有味可玩

於說詩竊盜矣慝百端要皆伯樂之治馬使之然况聖人之治天下馮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然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其聲音別其等級意謂備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乎故同夫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

是篇已重覆此義作亂辭

伯樂治馬	馬失適生	聖人治民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無為無知
素朴乃得	殘樸為器	道德不廢
安用仁義	樸散為器	工匠之罪
伯樂之馬	詭銜竊轡	聖人之民
好知爭利	返其純朴	赫胥之世

焦竑曰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以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適足以為大盜摭故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發明此旨可見段段議論皆道經之意 不可不深思也 胠篋也探以手取物也 小盜者人將其為 守則必滕固其扃鐍緘縢術網之類扃鐍鎖繪也世俗之所謂知者知乎已矣然巨盜至則案之而趨惟恐其縢鐍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日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

外篇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今下起案）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下伏案）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問 下出段）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有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illegible]）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illegible]）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句解見上）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逄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

三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旦田成弒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耶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是所成以私□□公□運是皆聖人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勝國之國乎然則聖人之法豈足以為大盜之媒蘖古今揆泰之□勝恐術華之間禮皆扶此術不可謂此矣無見也

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萇弘子胥四子之忠義乎其聖者也彼其餙躬偽身以立天下之防其賊勝爲韻可謂因矣然龍逢祈而比干誅萇弘胣而子胥靡則何故盖四賢者今歎以忠蓋立節故恭君得因其好名而惰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但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道劫矣故跖皆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聖知仁義而無之勇者也是聖人卑其道以立身盜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盖聖道未足害而盜跖用之遂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脣齒然脣不與齒同生而脣之亡者齒自寒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道之備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貴矣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掊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纍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道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道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盖所以謐獸皆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道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限施而受患隱而詭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

林大括曰此節言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竊盜聖之而

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然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者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此言今之諸侯其取諸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夫大盜既竊聖人之道以得國則人之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當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見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受人不得而識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下也

李士表曰為治者不能弘道濟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奸雄得竊其杈以為私利天下而被其害者矣所华務在絕聖棄知指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遠淳造朴之要在明乎五知以正其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知承圖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與淳風之不復哉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此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文不甚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註疏解殘謂了太也盡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論此等說話皆不可與乃士道之君情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大無幾矣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曰乃子引老子語作證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

呂吉甫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民不性來而自為族是啟種種之民其所有於其鑿種而趍則後從之偽也其欲哉也似父其誘哉也似子則孳孳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也必知而后有聖人

列聖人而后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趙以夫曰此段議言好智之生亂其原皆由于好知

唐荊川曰此段見好知之遺禍以至昆蟲之物莫不失性是箴

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承上文彈殘聖法之意而攢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詞焚而棄之也攦折其指也工工巧倕好人不玄同二字出老子不樂若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立其德足以淪亂天下爚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育于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于是弓弩畢弋罾笱罝罘之事興使鳥亂于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而物咸失其性而又彈頰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罾弋其禍猶烈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于好智故曰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何謂好知好知者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盖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善者也求以立異而不知本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己之非是是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惴耎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本天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闚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象此老要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未渠總以一二語結舍夫種種慈實之民而悅夫役役佞人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治而悅夫啍啍諄復之意不知役役啍啍求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結句欶矣有無窮趣味深可詠嘆

劉須溪曰在者只以此身寄于天下使知有我不至于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特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直處

外篇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度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出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焉耳猶之臧穀亡羊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即以喜怒作論人大喜則氣併于陽大怒則氣併于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沴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至是而民之失其恒性者矣失其恒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鷙盜跖曾史之行接迹於天下

呂吉甫曰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无損益乎其真臠卷而不舒傖囊積而不散營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舞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也者性命之情恬惔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技倆違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邪是淫于色也悅聰邪是淫于聲也何以故人之聲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明察則於淫亂悅仁耶是亂于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亂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伎倆悅樂耶是相于淫也淫謂淫蕩荒長亂德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者以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衛毒則疵詐厉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臠卷者屈曲不舒之貌傖囊猶言搶攘之亂之意也然而臠卷傖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弟子以是而受于師臣子以是而獻于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于咏之嘆之鼓之儛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illegible]表曰此段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三句從到而文又奇所以越浚詳

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〻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己私與之也不以己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后可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辯分辭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比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變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籥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古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淡素朴者人之真心他今之云云則心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因真心擾動而后生如水之有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說云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心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菩提顯者同此是知真妄不二即能覺境則昧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為心所排則鬱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盈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匹人起倒憂愁若惱日夜相莫其係也如因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怀美之態以側媚夫如此之人盡將平生意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殆幾乎不以求容悅於世故曰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皆有排希進之人用心者此故請其躁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夫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懸絕也忿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至一是而信乎其不可攖也已

唐荊川曰此段言不勝天下至於用刑釿鋸纆墨者皆刑具也纆束縛罪人繩也離跂支離越跂也攘臂奮手言淡也皆自許自高之貌而儒者乃始高自標置于罪人之中桁楊械也接槢械間楔木也枘者芮木端所以入鑿〻音逆孔也所以納枘竅矣今之鑽竅也猶言先声也桁楊曰聖知而有桎梏由仁義而生皆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先声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而堯舜則知於是股無胈脛無毛愁其五藏矜其血氣堯舜之為仁義以攖人心也可謂至矣然又有不率者焉於是夫放三驩兜三苗流共工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武湯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乎己者則喜之而異乎己者則怒之各見於此則以為知無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交關之混淆矣太淳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于是夫不得已而曰刑戮威天下若釿鋸繩墨推鑿之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天下愈於是乎天下藉〻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窮而刑戮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

唐荊川曰為治者莫在攖人心故黃帝問道于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滌慮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

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以免桁楊而萬乘之君孤立無輔以憂慄夫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事各參差不等而皆同以死斬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罹於法網之容賢者遠引高蹈而避有儒墨之徒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吾不知天下之桁而可以恍〻苟免為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接槢者桁楊之管枘圓柾方皆所以繫桎梏者有桁楊則又有接槢繫桎梏則又用枘圓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聖知則又指罪戾儒墨之徒恐未滑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以徼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于刑戮而已豈知桀跖亦復竊仁義聖帝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乎曾史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矣其无愧而不知恥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形容一般光景）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此段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之歸宿原來治天）

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闕容藏也昔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混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生宰而調變之使群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无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崔肖侯曰黃帝之仁義皆足以攖人仁心而皆亂命大道者無取焉故須復歸清二命乃治身治國之要旨所謂以其治身而因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

李士表曰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又至于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体無視無聽至乃長生則與之入道也

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前言乃可長生神也后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也）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于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著已近裏之功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正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宜無視無聽衰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者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多聽則精搖于耳心多知則精搖于心故曰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幷暮暮〻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包括無遺妙訣

郭子玄曰人未知道則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大明之上又入窈冥之門得其原而後知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其氣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容而外求哉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慎汝內抑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閉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哌絕其思慮也

此体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也吾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〻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〻者發乎地吾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〻乎而至彼至陰之原肅〻者發乎天故大極判而兩儀分則陰生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育官矣陰中含陽〻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五藏其宅即此五藏之陰陽亦為吾人返還錯

封道支曰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旨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所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而生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徹妄偽

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胎之結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鬳齋曰謂眘莊子頗精到到此漫尔說過蓋緣此老不曾于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得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发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于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即是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修身則形神而道合真矣度二千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言極有味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深悟此亦即謂此生有涯安得長生何見之深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為無為上然亦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土見光猶生也為人則化而為矣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反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句解見上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然任生任死聽耳非所語于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泯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旨詳解矣之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蒙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然自失之貌贄然拱立之貌鴻蒙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譯譯自得之意眘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天活潑潑地盡出究然願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人民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蒙以不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鴻蒙答不知正所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混沌死于竅鑿大朴散于雕琢不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過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紛泊之貌言物之遊于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泊泊然其作止

坎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鳥自飛魚自能躍天真遊衍萬象一如体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私毫知力與夫其間者而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矣自以為猖狂矣其為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身民之放也故謂是則是故朕誠不得已于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蒙曰天有當然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獸之群而鳥皆飢鳴則無亂經拂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辯別其群便生嫌忌交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機警乖戾之氣上干災殄草木而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

前所謂罪在攖人之心者與此同旨

陸西星曰南華一書始終只說箇無為的道理翻出多少議論為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萬言語皆是一箇印板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

丙恭吳子云語若于卷中不知諸在前一段實中射式

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問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實府見說治人

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鴻濛言毒哉僊僊乎僊乎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救藥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鴻將晏問鴻蒙不肯遽答者以表嬌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養徒當作一句諸本皆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育游優使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養也言人心煖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恬恢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有持疏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非終非自然故下發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楚蓬暖跛之行以杜子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頑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涬溟涬溟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箇心神二字又當到看解太忘心則心恭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靜心釋神則莫者不可以物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夫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乱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夫九洲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貴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至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唐荊川曰形軀合天同若形容與天地無與也有己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推無者已也已既無天則群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觀美其名者耳觀無則任其物生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又起一言頓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

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所懷以配天下處乎無響而寂以待感行夫無方而因人變化挈天下而適道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既無端矣烏乎始耶既無始矣烏有終即日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頁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大道挹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者我知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己烏得有有乎故以有為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

夫天也曰亦上以人祖身之謂浮人而亦分不宜而而宜者無道善者不起高無其有中之無有其無中之有南學此論與吾聖學宗旨不同

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儒者之人則訑訑與於此也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為不可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

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朴散之器聖人之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体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事雖微幾然皆事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可乎豪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禮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其言有為之法佛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雖向鉛中作於此會而通之方知三聖教聖人宗旨不殊至于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于有為然而無有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則日進以崇德也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元分一而易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大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然無現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眾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之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沌沌混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沌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闚其情則物固自後物固自生耳若問之窺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心毒天下耶宗元部豪馳傳意蓋本此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無的道理生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付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當子卷帙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哉

唐荊川曰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尖相屬善怪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拒俗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

之設人多以為眾己就此便說出俗之人喜同己而惡異己也

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世俗之人皆喜夫人之同乎己而惡乎人之異夫己也所以喜惡者其心以為己之聞見同出于衆人人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于衆人矣則是己之聞見猶夫人也己常超出于衆我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焉古之君子晉高天下之見者決不隨俗以决從違如孔子從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皆有見于己之是矣曷嘗求同于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又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又欲因衆以寧所聞是徒覺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是其見猶夫衆焉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而不僥倖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知知之則又不徇衆見以為是而己之獨見者行矣

林道支曰此段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綱紀天是物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樸是也故有大物謂莫測材而為焉中有為所謂觀無天地之交者觀此而已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世之詞未免為俗所駭焉能會而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孫大授曰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却揭闡關以息無為清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于天而不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于道而不謀無心變異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于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于仁而不居于仁也薄于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近于義而非集于義也應于禮而不諱諱之者拘忌之義言節于礼而不拘於禮也直己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于事而不讓與民盡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狥民矣因於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任之意而去則狥物而喪真矣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着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于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于德則不通于道矣不通于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奇于物焉耳

李楨曰主者天道用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斬當所在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殊不可同日論之也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挫之義仰呪此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讀者宜詳味之

外篇天地　　莊子

此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孫子有云老莊二子千古凍故豪邁之氣於此亦可見矣

陸西星曰此段言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无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鍾來言大愿大哉困亦可以為浮流泯世俗之治幼中今時弱士之病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也，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生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邃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使事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門于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真，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二則兼子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乎德矣，德則兼乎道矣，道則兼乎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雖判，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郭子玄曰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莊告尹喜之言無心浮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况于鬼神乎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

[illegible]曰夫子[illegible]老聃之[illegible]天[illegible]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体道不可以刳心為刳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

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体。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体道，不可不刳心焉。刳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天矣，天何謂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物，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体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之。

焦竑曰此段亦至當不易之論而章法句法奇妙特甚

王利石曰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來去之累此為刳心之極致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貴也。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富有四海而不為尊，貴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天所顯則胥之，其明之謂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言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漻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語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往也，即是而觀道，但而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也。

郭子玄曰王德者以德而王天下若也非譏以彼也不然於此性之所不知而知通神明故其心之應感物付形所謂虛而不感動而為出者雖其辭不同大以意解之理或可明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心之應物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存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素朴素也逝先往也言率其素樸以往常自虛靜若澹寂寞無為未嘗沉著於齊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然雖通於事而事至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見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自爾精明瑩徹載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沉著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人無心于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于天則謂之曰道則立之本原也立於己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立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王德以下而王天下者也甚遊以下辭頗詭異今不妨以存詰之說在不遠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透下意來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超夫聞見之外而行夫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泯聞見而遂無泯之又泯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隨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近道之体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或作遠近亦得

呂吉甫曰此喻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

[illegible]夫真命復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　唐荊川曰莊子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朱明察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乙機關宗謂無心云是尚无心猶上一重關此則看破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而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比面之賊也。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圾與岌同圾乎始乎言危也缺之為人益恃其聰明聖知之資叡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人受者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閑邪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又相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智慧逞其辯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后人故曰本身而異形恒知而急用故曰尊知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勝束縛不知自如故曰為物絯夫道貴夫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人性矣故曰物化而行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者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又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兄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然而太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比而之適以植之南面之逆以[illegible]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手其不可也

李贄曰與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于物封人三祝可謂聖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便是有意卻非自然也故封人數以責之之道蓋行夫三勳之中而脫然無累者

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于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林疑獨曰鶉無常居鷇仰毋哺鳥行虛空迹而無所皆無心自然之二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陳詳道曰然莊子所以發泰初於初若何哉物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尤上不資于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嘗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闔與盍同落荒廢意俋俋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生命根宗而示人以反思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父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体勘便硬將朱子作証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〻一是雖窮辯張之舌亦不能辨看南澤者直雖出去舊日聞見於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〻者以主張于溟涬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〻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〻是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〻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体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故修性者貴反于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〻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于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修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大初無〻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穀音也胡無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穀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緡緡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〻何獨若悶意盡如此自是則謂之玄德而同于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以以已私與之也 修性返德其道如此

張君虛曰可不可然不然辯如以求異也離堅而之辨若懸字高空使衆易然也以家相易以技相係疲因形体勞怵心神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王元澤曰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己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而有治在人一句憑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又非其所以也。又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夫子指孔子治道謂之出之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又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爲異說所滑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人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窮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雖折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矣而懸之宇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非聖人而能之乎不知夫子之所謂聖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更番直事係謂若隸計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為人所愛則又係之於故大以拘縶而愁思猿自山林而就捕烏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烏得以才智自累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與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

踐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窮盡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于人哉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雖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夫天其名為忘己忘己則入于天矣入于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于天矣而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相忘于淵而後能入于天矣此謂之聖人也已矣

劉槩曰必服恭儉以所謂忍性以視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天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

書神也呂惠卿曰民不覩見以拔上之迹則戒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億兆堯舜而不為兄見堯舜之教民而惟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我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也。汝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覤與兢同易曰震來覤覤

注謂蝇虎進退多驚

季土表曰夫用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全古大其全也子貢聞其說惆悵而服之未知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既自若之周乎失也此宋子之德未及以為全德子吾之迹以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于季咸也孔子以其皆今向古與道世事故知其非直渾沌從知修古抱淳之朴而不知同時仕物之易也夫五渾遊部不治也且以外而異而偏百所治乱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全知此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

今之塘坳鑿隧所以近水而取者丈人抱甕灌畦丁謂勞矣而羞為子貢之械槔以機心存焉故也机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曰知虛室生白之白蓋本体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厭籍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發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渾愧而不肯為宜夫子貢瞞然而慚矣

趙以夫曰獨弦哀歌以賣名聲言句閒以娛以于天下也界述自處于陬陋方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託也託于白渾沌之術混沌大道也識其一不知其二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外若夫已白忘夫物也非丈人者明白而歸

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飾以自達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高其調以振獨于天下也既譏之矣又復數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聰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罰幾于道無乏吾事即無為無事之意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一作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卑陬愧惡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夫謂性道之无貨殖億中之自豪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是非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況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使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秉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民而浮游不知所求倡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蚩蚩乎純白之備乩而所謂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之不之若匪工天白之口矣而謷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于天下之不足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益損於其中若不謂全德之人乎我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

素無為而返之朴體性抱神以遊于世俗者也賜之學至不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

林希逸曰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混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我却遊于世俗而曾然無迹豈不使汝驚哉渾沌之同執能識也所謂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李士表曰行其郭為因而任之行言出為而天下化便物為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從其自為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于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字無

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而人無辞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大俱至惟動丕應傒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郭子玄曰德人者以下居無思至不知所自從是全德之人如此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自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美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身寄託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氾氾乎而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秉兮不知其歸也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之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有如此

二西星曰上神乃神上昇而日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

月之卅文字于下也蓋神光出乎日月而出乎不測之景哉故以此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工神若神上升而日月光光反乘于下也蓋神人之旁雲氣挾日月而遊夫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然廣漠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照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物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于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于中歸于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溟所謂修混沌之術者於此而已

茫無隅曰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所以拘牽之與用師伍時與耳求有勝負于其間也以治為難合是矣復何為有計虞氏之德而離以為君哉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色燋然。聖人羞之。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也尚矣雖然揖讓論矣故設無鬼滿稽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罹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罹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初無德亦未但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專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容于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氏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昏亂萌矣故虞舜戢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為耳矣故曰有虞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心非不善又不若治病不藥之為善此皆亂而後治不若不治而治也

李卓吾曰自其更理以征伐義起人哉可治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說之則虞氏武則以所謂至德之世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言上一段古風氣以是

人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無事故傳記傳皆無關也哉

有虞之不然堯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拘忌之態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焉而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焉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崖故無迹也事無欺庋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為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臣大役曰世俗之所未定者以然之定論也然然此俗之所謂諂諛而加以不肖之名者不未必若是已無定守而一隨于世俗而終身為道人諛人何邪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自當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自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使人不

諂子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諂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不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諂諛于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己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嘗可謂嚴於親而尊于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乎必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己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適俗苟同終身導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

李卓吾曰俗論最詞一段分明說盡一時衆說然道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言多空設而無實行者故以為[illegible]而適以自多至不亦悲乎上蓋深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

不忻然而惝悵之辭

陸伯秀曰以行如今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惑而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

郭子玄曰此段又以樂為喻蓋天皆惑于俗言予雖欲有祈嚮亦不可得矣

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欺人之易曉飾辭者不欲直遂文於潤色之不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技業者故雖足以聚衆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家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之衆人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知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終身不悟矣樂毒薰心墨蹤入骨醉其說者敝髮齒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異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迷惑塗猶可致也何者迷者少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莫不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于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借言之勝招之也衆人皆惑于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亦為大惑者哉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而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以況天下皆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聞以行書發之頭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我又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不推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乎此者和同之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敢絕望於斯人莊生憂世愛人之心每如此者

劉須溪曰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惑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知萬人矣欲人深而得之言忠之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

陸西星曰消以全瓦為貴直性失其徐不足命矣會以盜跖伯名何判不同均失本真者也林希逸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迁妄境在前靈源自滑以至忘其生之良皆生於窮之故疆矣不亦我此君子所以貴乎尚也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尊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則不免于泥塗同質異遺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拘當而失其靈氣以譬曾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徇名一則徇利均失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索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營著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悟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籠之鳩鴞抑亦可以為得矣

陸方壺曰以困為得者其楊墨之皆然鷸冠為者也比之樊籠鳩鴞則非椎籠之類而錦之亦甚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柴又有三一者蘊柴二者錯亂三者梗塞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相宗欽者有間然亦豈能滌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鷸冠搢笏紳脩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脩者長裙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柱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于聲色之柴柵而外纆束于衣冠之纆繳睆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利與猛獸之處囊檻而樂慍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戮剝向儒之甚謂萬世之下後有竝其端緒者方貴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言言之累乃無於此無為自然得一畢萬事藝道德立之本原

知通於神　金口以明　覩之天真　齧缺配天　封人請祝　泰初無二　若昏若愚　孰大成思　若性蕩民　大人誰哇　入冥變化　混眞昭曠　稀彼周師　鴻洞爲同　因可謂得

天下道焉　窮生明道　時乎可棄　肅而之氐　亨高退朝　性命祖根　可否然跡　技齊林心　匪兄堯舜　彈若遊堅　至德無思　與形錯下　曾猶蹶臂　天下大成

道謬乎哉　王德滋盛　獨聞獨曉　虎觀齊華　神爲藥德　至德同初　堅白離分　大聖之治　而弟詩禮　假修渾比　上神乘光　散畢苑論　覆亦蕩臣　失性窮歧

卷之二終

[library seal]

孫大授曰此篇至言天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為道極崇謂之道為相理俱到有蔚然之文燦然之致者亦當熟讀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夫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于天地帝王之德者自為之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涯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通四闢則明矣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矣故六通四闢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于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由道由我行也

王判官曰虛則無所於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合氣寞者聖人無為也第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為以安如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聖王聖人休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靈……則形……矣……而人……而形未……也故……命者要……不能虛乎者長矣本謂本根言天也萬物皆備虛靜而生故曰為物之本此……本言之……身……

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尊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止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一實萬分而教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條然有條貫謂責成于己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也者愉愉也愉愉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能以故精神係而年壽長也虛靜以下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夫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行而以由此行矣是欲明此以南鄉云云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者即中庸所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証曰不為戾云云則實未嘗整萬物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而自然此謂天樂

……張大……也天甘……即同徒……波之……意一心定而王……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祟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悔……頭物何為……服此……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然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也是故其生死動靜莫不隨化以舒卷又此和樂之中消消洒洒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鬼責以為鬼則不祟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本間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郭子玄曰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其為臣下……也失工人……于刻木而有……于用斧王……為下親事而有為于用臣……事親……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呂吉甫曰在上者患于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同使斜其術得行其可……蹊不得……殖則群才……任而主上閒……役矣故鬼施……自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斷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无為矣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為臣上有為也下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獻齋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無事其日繁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

[illegible]言也以此而發之為臣也則臣道自無為矣此又言末在下之詳行于臣者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夫有本必有末未亦其詳明本故本則無為之理耳[illegible]而略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夫莊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者此而言於君父子少長男女夫婦先後尊卑之序亦所謂知于人耳荀子說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同其為不知人歟

朴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古法之養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于主爲之法詳在於臣此舉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淡泊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乎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

[illegible]貴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天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得有道宗廟尚親朝廷次也道以夫曰因任別在有偏聽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illegible]自尤裝疏云表用也將以成用本情終不舍己故人体爻[illegible]物也林希逸曰因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于天則本立于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弟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則行道而有所得然者故天明而道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 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 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繫其情又分其能而不敢自[illegible]其力也又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修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于天太平之治極

既以[illegible]次其所[illegible]之謂[illegible]任可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故其不[illegible]乎必有[illegible]者其事之謂原省原省病而後可以力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至士表曰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有序治人者又順序先明先不為非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又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于辯士

以加此 此段所論淳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數成所以詳責于下者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已矣自道有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脩之而非以先也先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迕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之具用天下之道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此乃上之所以畜下也民無[illegible]曰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但加恩也此天人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日出乎日月照雨四時晝夜寒暑之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擾有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

精伯秀曰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劉須溪曰夫至仁者無愛而真前世所謂無私

之火已此乃甚　多人者許人
私斗忘公而公　也自天地固有　常至樹木固有　立容已自足不　待于兼愛也萬　至而愛當義而　止斯志仁義者　也常念之則亂　甚矣

吳道林曰士子　逃亡之人擊鼓　而求之是違其　亡也猶之揭仁　義而治天下是　亂其亂也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者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大謾乜汗謾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歟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著所謂箇裏本來無自判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又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待寄孔子以至之耳不仁則不成

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為仁無私為義意者其辭後言猶夫言也夫物齊萬不齊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一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哉

亡子逃子也擊古求逃疑古有此俗

李瀾曰老子絲　李及朴示人以　真而士成綺求　之于道義則漠　然不應所以　使其意消而心　却也知巧神聖　自以為脫焉則　既李及朴未始　有物也此莊子　說[illegible]奇筆然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之亦非悟人

陸西星曰脫過　去也呼牛呼馬　隨物所名有實　故不以毀譽縈　心也若受之於　心則名實俱累　斷所以再受其　害也服者容行　之謂不以毀譽　自殃故能不變　其容以有為之　之則不能恒服　矣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重趼謂足有厚皮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欲踐之堅志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歟以妹作財謂棄蔬於暗財之地似覺未安不若直以妹鮮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賤棄之成綺因識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亦儉嗇之微也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識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旨巧智聖神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吾又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常服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常服服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曰非以服有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然矣恒服安而服之也非以服有勝非勉強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意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

陸西星曰而容　崖日衝者皆以　為不信之微修　其身者及震靜　恬淡退讓摶抑　然後暴慢之氣　不出乎身以是　執著之人竅盜　日深渾沌死矣　冥乎不為老聖　所撤也

焦弱侯曰至人　知仁義為道之　末禮樂為道之　賓能天能人極　真守本而神未　嘗有所困故雖　有世而不足為　之累

李士表曰以大　小而論道亦荃　歸而已矣夫神

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貞對末而言名之曰本其實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凡廣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測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也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illegible]

之所惡者外忘外則神靜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矣夫天地万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后神無所困仁義礼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illegible]言而窮之於[illegible]苟逆之心合本者[illegible]

呂吉甫云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求不于形色名声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乎心者雖父子猶不能相授而况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過

盡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聖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有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務不足以尚之故有捴世之責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謂聖所謂心所謂與之偕者故通于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礼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祕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獨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抑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也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实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于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又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乎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語也

王荆石曰桓公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霸功以因徐為而起焚書之辭也

況此輪扁一節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唯林鬳齋指輪斲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不入雖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粃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爲筌蹄若徒竊古人之諸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于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帝王之德　上通于天　虛靜恬淡
無為自然　明此南嚮　堯之為君
體本明宗　和天和人　本在于上
末在于下　要歸王君　詳在臣者
五末非先　九變以舉　先後有序
太平令主　曲士論治　倒道而行
聖臣告君　天德出寧　孔聖藏書
招揭仁義　老氏棄妹　成綺興刺
書貴載道　言豈盡意　桓公讀書
輪扁設譬　古人已徂　糟粕已矣

趙以夫曰本篇以天運地處發論揣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法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

郭玄曰萬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妄句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承上篇而言重重微闕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著

滋味言天運以上地處于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所孰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𡰪然無事推而行也居無事三字是妙益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机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上耶机緘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机緘故意詰問此箇机緘直是悶客難曉淨此然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擬而為雨注為川澤川澤之氣復蒸於雲升降上下如轉轂擬又未知孰隆施是孰若無事淫樂而勸是陰如蘊隆之陰雲雨者陰陽和氣而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呼噓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如上細細徵問巫咸

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鑒照下土天下戴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此篇本在于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劉川曰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人莊子曰至人無親大宰曰蕩聞

…至人之元也与道合体而无為豈容心於其間哉

孫大指曰譬喻浸淫要入國時无礙喻不破口益習使然也

郭子玄曰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万世而莫知是謂与道合体而无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哉

呂吉甫曰至願名譽并焉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李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无所往而不在也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人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人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至人而曰至人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人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莊子曉之曰至人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人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乎孝者之言也蓋至人則過于孝矣至仁之過于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兩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皆去之遠矣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悅色本于中衷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渾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親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一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猶以為難尤一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乎故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蕩乎無德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修飾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我則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兼而有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凡諸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壞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孰淨而并之哉

[illegible]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體微妙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万物宗著協存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若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道物潛藏觸發於見不可以形聞聲盡而天遊所到无非至和希声所存元非至樂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專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乃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節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行之以禮義大清者声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大清夫大樂与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又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位矣故能調理四時太和万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万物循生故一盛一衰而樂文武倫經象之文陰也武陽也至于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如陰陽之調和而其声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蟄虫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蒙紓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連環無尾无首一生一死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一僨一起之一不可待言變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懼

林疑獨曰此段是一片文字有首有尾有眼有脉絡照應盡作家為文也

匡西星曰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万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籠罩矣

鄧子玄曰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无尾雖以李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首历○能之自有除漢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之默不聰合故能長能短類聲影之前卻能柔能剛則象氣序之勺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声氣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甚如此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塗郤謂充塞兄也郤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而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々之以管以定鐘律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影儻然自立于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謂蕩々默々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喪其耳目發其形骸身如虛空貌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怠也大凡是人作為自殆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憮然其狀類此

莊子善体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羅勉道曰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声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發故疑惑也夫惧則精神為之森悚若有死崇然故曰崇懼則心力疲竭故棄去之故曰道惑則知識皆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論載矣因樂之論而及于道者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魚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魚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滅

〻昏〻又若樂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幽冥或謂之死矣而生者濱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從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機謂元神重乎五官皆備言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僕于言而心悅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樂夫不為者不得此者不得謂之天樂〻不得此不足謂之天樂如欲聽之耳目故從接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于懼〻則樂之德尊以怠〻則樂之德卑卒于惑〻故愚云云也

陳詳道曰芻狗之物於時出而用之則更他物也若然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無所稍然而无至與孔所以至隆用乎時而不棄即民妖也所以若稱仁義之池故時移世異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

禮不宜重陳故因芻狗而譏行跡為非不秀而言之

陳詳道曰孔子推古以御今非勝之也故緣跡以復于所以跡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于緣跡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車舟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猨狙好醜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王元澤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于合時宜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此〻矣已彼必〻若此或以為怨故能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過時而不應則醜人也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二字衍】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亦衍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且夫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身必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之陸其不利于行也必如是哉不通夫無物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異爲〻焉求其同哉亦適治之爲貴焉耳猶之柤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又由古產又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猨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齕人而敗西施之矉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也而何哉

劉辰翁曰皆寄孔老以明至本之義

吳澄曰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希切非苟以騁辯求勝者

胡以夫曰此老聃言政道致用合今之戲者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不止主謂

於道所有所見之謂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正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二得夫子印證便悟

林希逸曰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多取則爭之為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逍遥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費其物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

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根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梧直待其自悟而後正之理人不隱若作止語然無非至教明々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自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仁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己身若夷齊餓死名于首陽之下比干剖心于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蘧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覬則必受人之詬責矣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苟備矣故曰覯而多責足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蘧廬而惟遊於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復自解曰逍遥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

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

李士表曰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殺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殉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者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天然取與諫教生殺八者王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己循大變而心無所湮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遥之鑒否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開則蕩蕩而無礙如々自在矣

林希逸曰夫淨空之物本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况吾心乎且人之稟賦皆自然而出一有造作則不足多矣名譽之觀又奚足爲乎故借鵠烏爲喻言魚相忘江湖喻人相忘道術 褚伯秀曰鵠白烏黑材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 劉須溪曰見龍言老聃莊變化乘雲氣養陰陽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養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三氣自相吐納嗋合也

言其因御與方自然已足也 支道林曰孔子發若春孔子之命也 陸西星曰孔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于讓爭順逆之問則其進之尤難若 王荊石曰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之親舜使民心競々爭競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知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知誰則人始有夭

氣大裂机疑早開紋使早婦十月而生子云云也

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居尸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故子貢榮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首稱道。孔子以爲先。容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在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卑凌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爲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於竅鑿渾沌。非爲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大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族。下章百姓。是其徵也。民有爲親殺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爲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民心競。競爭也。競爭則和氣決裂。咎徵之感。能使民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如此閼夭太早。是故有夭閼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變謂變其大道爲公之心。蓋堯舜官

天下。而禹獨加之。且于羽之師。有扈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效。於是人有心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机械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于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驚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机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机警之心起于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今夫婦女。夫婦之大始。古人作始自齊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李荊川曰。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于三大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厲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大道無爲之世。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国。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老子云。以知治国。国之賊。是以其禍憯於厲蠆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于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獨自以爲聖。不亦可恥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爲而已矣。自然不已。乎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若以天下[illegible]者先王之陳迹。在彼之[illegible]。書非所以化者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自己運者。疲之所出乃迹。豈真事以是而化天下。豈其不用也。郭子玄曰。仲尼見老子。嘆其執說。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窮六經陳迹而迹。迹其所以迹。不爲人。則迹同乎與化。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干也。鉤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爲彼所唉矣。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自類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盖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爲喻。蓋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鶂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虽雌應于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爲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雌雄而生生。言風化者。机動于此。神應于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爲感動之本。又何自而不可乎。迹則烏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爲對。蓋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止文互相發明。烏鵲孺孺。孚而生也。魚傅沫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爲人。與化爲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丘也得之矣。方壺外史重宣此而作亂辭。

人而体合乎天矣。烏可天行迹。此其所以爲迹。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爲化也欤。劉槩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鵲魚蟻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知者化而已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則爲迹而不至于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恒在此。

其在上皇　惟治順天　孰居無事
無為自然　上德不德　至仁忘親
正言若反　匪蕩攸聞　洞庭張樂
北門變志　大武似愚　道斯可契
古今水陸　舟車易通　耳陳芻狗
孔聖其窮　道不可傳　無主不止
無正不行　豈非口耳　公器難取
蘧廬暫居　采真之由　逍遥之墟
鵠白烏黑　無失其朴　仁義憤心
大亂乃作　帝降而王　民乃大駭
以知治國　潛於蠆蠆　風流斯神
陳迹非履　與化為人　立得之矣

王荊石曰上歷舉有方之士而歸重于无方之至人章法文法甚妙

王世貞云昌頭而々五湖浩亡一海

劉槩曰五等之士非大士也但不及至人之無為耳

汪道坤曰此數子者所好不同各其所好各之其分亦所以約遂也然此他各自有所能所不刺於古人使萬物各得其所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

吳因曰腹內多萱醉不及細論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意削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誹訕也枯槁赴淵自投于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修々素其身也无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以聖人休

王儒曰虛又恣于休焉不役心於取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險恬然無一知故不加物所謂虛室無為者亦若是而已

姚仁曰此嚴皆贊同火生于塵天累生于逆物與人同者發武是為故无人非同於自得故无鬼責生浮死休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淡然無所措也

孫大授曰此數句甚有味太虛之於本自虛无恬淡一有所動但屬妄念六祖教人于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即此見

郭至曰夫衆人失之于動而聖人則养之以静而聖人則並一無所為我此篇學文三家同一旨但道家更切耳

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悦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者波字最妙見動静相生波平則水静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事少去故則無因我光而不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以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静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静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人失之于動而聖人養之以静固矣然其静也豈塊然一無所為我有能静能應常應常静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静中有動動中有静動静相生方為合妙此篇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

焦弱侯曰柙藏干越之喻謂至之于身輕重何如世人尤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于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于能体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郭子玄曰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以則其末而以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干越兵劍也柙而藏之不可輕用寶之至也況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竝流上際於天下蟠于地化育萬育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入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

扎

聰命于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无分別之之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昭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甚周子曰一牧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夢爾形無搖爾精不使之丧失於外矣故素也者謂以不雜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体純素則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体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冥乎爾時方棄外史

為作

一乳辨

聖人之德	天地之常	無乎不有
無乎不忘	虛無恬惔	漠然無為
其德乃全	其神不虧	純素之道
守神為急	守而勿失	與一為一
一之精通	合於天倫	能体純素
謂之真人		

明時化曰首盡文起二柱而歸重于恬知交養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无以知為而不用則真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者民之性德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

段文熙曰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繕修治也滑汩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九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所謂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体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總認得性便爲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何者用之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反其清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容体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敷而不泥諸之偏行若禮樂而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徂于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始亂矣

林希逸曰混芒而浮澹漠雖有知而无所用則其為知也博矣奈何攺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陰德滅質溺心至于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晦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己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矣

姜雅登曰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跡者不知吾身有所謂繕性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処則閑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只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有日隆其德不聞所謂大仁大義有仁義知巧出有許多也

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上恬下然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呂吉甫曰世與道交相喪然后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世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

麥約曰觀莊子之言似有慨然於時命之不遇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孫大黌曰此段承上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逸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要孟子所謂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可以給極純無疵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者故以恬養知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矣以有爽泉涿鹿之師澆與淳同險德如孔子所謂日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以心可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世喪故世以無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知世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是世隱之矣聖人不自隱也

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純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林大欽曰此段承上存身而說來亦見文字相生之妙

余有丁曰道不小行遊于坦途德不小識混然天通自得其樂偏執其心而無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李士表曰許之來無休戚于其間尚何以知能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入惠不知求其外貴矣樂以自全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軒冕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然適然而來也儻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遂而貧賤不可移彼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與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同況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惔哉世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儻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虛外史為作亂辭

致衆之民　流分未失　恬知交養　與世澹漠　離道而善　去性從心　與由何與　深根寧極　小識傷德　得志樂全　喪己於物

繕性求明　以恬養知　和理出焉　逮德下衰　險德以行　世道交喪　隱不自隱　時命大行　大行道運　軒冕非性　是謂倒置

離支俗學　知復養恬　逮我古人　淡泊散朴　民始惑亂　聖德乃隱　存身之道　知不以飾　反一無迹　儻來而寄

呂祖謙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多自外至而未逮乎大道之營運而泰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河之中與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之端源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反得其所居旋面望洋向若則超大道從無窮之地也

林大欽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未嘗以自多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支道林曰拘于虛則小大之所限篤于時則久近之所事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崖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

故以河伯寓言涇涌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于黃河涇流泛濫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何中渚岸上睹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亦於是河伯欣然自喜而為廣大之觀盡在于己及其北至于海東面而望水天混茫洋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乃望洋向若而嘆若海若神水之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言世之以水自多者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為於己見而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矣殆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家可也大方又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學道者

王守仁曰欲以存夫見小者甚以道而見夫也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見吾身則世界又小矣而五帝三王諸人以此自多者與河伯之自多乎水也无以異矣

王世貞曰小大之不分各有所拘不可相一狀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職雖至知不能出焉故一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辨也

焦竑曰河伯欲大天地而小毫末此識見從自死而若為說一段道理此個本問又自觀遠近說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体勘將来知是則我與毫末而不足謂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謂之大矣

許應元曰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齧缺不

吳歆大而心歆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小心則不以大自驕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始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小此誠道未至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與礨空乎計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礨空水穴稊米稗米言微之甚也記物之有名稱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一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詎生於首於四海之間不猶毫末之在馬體乎知足則安形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奚足身於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自多於水也殆无以異矣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无

河伯之問之終天下然後生死知矣然何以自見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窮時無止分無常始終無故量謂可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所得夫終始謂先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知物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乎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塗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矣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證之蓋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遠而不悶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掇而勿跂以是而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摄乎前追而勿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忘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悲知分之無常明乎坦塗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又反其生也何說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歸者又伸其死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或生晝夜若始若环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天書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說其死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為達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摘未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形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達也不自達則數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知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正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体勘將来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莊子與莊子乃能識此妙哉妙哉

李士表曰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二入細說向道理上去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

（眉批）……自細視大……乃行不盡乎……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蚊䖟視之所不見直不明耳非无形也

（眉批）鄭旦曰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逐利之人皆是大人之行與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亦不兩行是小大不兵為辨又何爵位戮耻之足為勸懲哉

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信有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可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无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則不滞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論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隷；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無厭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隷為賤蓋門隷乃執鞭求利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不同也雖不蹟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有借人以來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汙之行者亦不賤之以如上文所止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亦細大亦不外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舉邪謂得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得而聞有聲不聞非道人也至德不消得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己有我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之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眉批）郭子丁曰上言大人无貴賤大小一味只同河伯因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於不分別中可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云北海答之云云此箇分別但屬心識

（眉批）胡將化曰此下註五段有摘精白

（眉批）吳默曰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只有西因其所無而無之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非也其然曰同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于同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見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者內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個分別但屬心識觀之鑿混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遇為分別故自貴而介賤以俗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己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情如人說其人好文字我隨衆喜他則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說其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見他件件事事皆是不好的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為稊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芥子可納須彌秒高山也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如是則物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覩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差而分也推之而至于有無之縱是非之辨亦復如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齊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又東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又西之果為西也使合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矣合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后有無之名始立若欲其一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李士表曰堯舜許諸人乃設為貴賤無常之論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陸西星曰此段又即物理而論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大小師天而無地一段見倪貴其分大小均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與是故引禪繼告之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〻又有未定也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指邪人為邪〻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于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喪人心之所以日漓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毛。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焦弱侯曰莊子言意言外之言室〻聯熙如圓師為異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脈尚未斗串始至之流看雖看眼諸家箋〻咸屬段落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此老之意幾不明于千古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噲則為賤矣爭惡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狌狸鴟鵂夜撮蚤察毫末而晝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是於此而或非于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于前而或亂于后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篡為義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于禪繼而貴之乎然〻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

〻甫曰學者……有物

一問也不此貴賤則於為不為辭受取舍之際亦知所從因其孔也故河伯問而河若答之云云皆是寓言

淩約曰海若答言道沈無分別則無為無不為亦不以物害自然之也又之則乎復為從此洪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言四足執施者仁之用謝之則為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乎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乎利若是而不反其本者未之有也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答曰以道而觀何者何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曰有貴賤則貴以臨賤〻以承貴相傾相役出入有礙如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〻者寬義旗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

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舜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乎慎毋執一而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差參然曰無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由〻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泛〻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畛域無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乎其常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連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汪道坤曰自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浪漸近漸激至是而浪濤……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人〻扎不服須
更必詳則波光
為以一碧函天
人之息偽柔直
中為處者有
類如川之至後
之士由人以明
天因斯以達理
察安危謹去就
物能非害之欲
亦未嘗特其而
徵物也天在內
所以立於人在
外所以應用後
在乎天則合乎
神而無方不則
者也体天者德
則屈伸往也反
要語極則勿失
其真其苦然則反
已嚴人之直遣
矣故同伯心寡
体會而無所復
問

滑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又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于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知之避與彼立岩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矣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明于權而不以物害已也且如語至德者與大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斡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急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〻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謂不過是也

選評倭曰數段
數董直是精思
奇絕中間噴唾
之喻左非人思
慮所及者卻就
風上說出箇用
小勝以為大勝
正與聖人能小
能大能柔能剛
者同一妙用不
說心目便文字
不板樣如半開
蓮花妙絕者得
之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

吳門曰司馬云
夔一足憐多足
蛇無足風無形
目形綴於此明
流於彼心則質
齒為神
王愷曰以足為
用則一足不如
萬足之多故夔
憐蚿以足為累
則萬足不以无
足之愈故蚿憐
蛇〻有有美視
无有為不足校
憐風〻達〻矣以
有方為不如故
憐目〻可視而
已心則无所不
司故曰憐心也
許燕云曰孔子
遊匡宋人圍之
所謂指踪皆然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我也及其知非
請辭而退所謂
大勝者也
施仁曰時明時
命之故當致寄
之求謂也時勢
適然者言無為
勞心于窮通之
間也漁夫獵父
烈士之勇情各
有所安聖人則
无所不安矣知
命非已制固无
所用其心也夫
安于命者无往
而非道達矣故
雖匡陳蔡里无
異于家極則堂
也
胡時化曰公孫
龍當時之辯者
蚌井中亦蟲也

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illegible]止[illegible]命猶言遭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夫井之地歼蝌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發人之莊子

況滿所見陷阱雖夠行祖雲宿前強跡余賢欲孺子學行又失故步盡以所短而術所長越公而求非徒无益也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仍宝曰是非之竟言且而自起淨于是非之所自足是以視迷無為一而知不知此視之泓然無所容其象也黃泉六經之下大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悉夫幽明無方而入于神也无東无西知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中和出神而達于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而規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以察以辨是用窺天錐不地之類也 支道林曰神龜寧曳尾于塗中鵷鶵豈留情于腐鼠皆以時之況藻情道之不行也 郭子玄曰莊惠遊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樂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覺言辨之未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我問我知之濠上 此一段甚有辨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曰子之與魚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從而知魚之樂也莊子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善辨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先人類也尚以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要辨論取給子口皆為枝葉之譚非本論也若循其本論已知子

惠子之言固亦所以警古之學一先生之言而煖姝自悅者要異河伯之自多于水也故以結於篇之旨云

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然則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通達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故一体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聴驢鳴皆得此意方重外史說是篇已重窒此義而作亂辨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觀於北海
既將奈何	大方達觀	天地稊米
人處九州	毫末馬体	王大難窮
至細莫倪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無已	知分知時	一体同觀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無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謹于太詵
察乎安危	晴暘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滅天	無故滅命	以小不勝
而成大勝	龍真井蛙	孔非暴虎
莊曳楚龜	惠嚇梁鼠	儵魚出遊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固非魚

至樂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二無有哉反詰之辭言決是有也今奚為奚據至詰之詞與屈原卜居詭言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勞苦已富者苦形作數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為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須此以豪患之心惛惛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形也不亦遠乎烈士殉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盖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逡巡却赤而勿爭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成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俗之所趨與吾之所嚴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為樂誠樂矣而世俗苦之吾知世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樂也至譽無譽以吐之所呼真非名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紐于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又要能認得此無是個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若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芴即汾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無為則虛靜恬惔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盆缶生也鼓之所以節音惠子疑其言焉能情不累與世人同此形骸而有先卜指知覺運同而言[illegible]

董份曰莊子之所責則孔子孟孫才頻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衰天下沉于哀樂之邪而滅其大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吳儒曰從首至此一片文字從後面折剔出無為之妙

仰也亘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
言義傷敎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
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
能擺脫生死輪廻莫不由此韓退之云特被入肖中頑妻養
子勞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
根株出於生死關頭說个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来今
亦無去其齊生死幻變無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關
情莊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己只
是个動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剪抄不動金綱經世尊道我
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截支体於尓時無有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密中保有進
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亦是他問學真實受用自
身尚然何况外身而觀化者此處莊子猶為惠子俯就兩句
曰當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
方便說法直恐道倒惠子若使二子鍼芥相投直須說箇我
尚無我涕從何出請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
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索問做方重外史急為拈出為莊生
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証道又却是
外史老婆心也諦听諦聴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無情說
法無情受擬議商量總不堪

李士表曰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
孫大援曰此與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无身復有何患上摄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直謂莊子有生死歆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余有丁曰惟說云莊子樂生惡死斯說哉夫然然何謂乎所謂者生形安生死時安死之情說齐則無為當生而貴死樂此莊子之旨也
呂祖謙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起死者以人間為勞壯起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汪道坤曰借顏回以譏當時遊說之士
郭子玄曰受命自然不可勸哉小褁不能容大重情定分不可惡易其說其就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聲乃九韶知齊侯之驚異道也人有常然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達用則福去而不危
呂吉甫曰海鳥之說款李者豢思而悔出也衛城室穴之珠吾千里補浼之珠救夜明書昔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于實則無通實之名義設于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則死人惑則死言人既惑于我之言則將謂我將不利于彼國而罪我者至矣盖借顏子以危當時之游士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小之見不足以大道說之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鮍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

曰[?]則[?]謂[?]之[?]似[?]隨其絲之[?]而木[?]則不理乎循[?]則四其[?]小大不[?]不待矣林[?]衍曰天[?]死未嘗生[?]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歡乎[?]養之[?]未有[?]在此[?]有機變化機數不可窮計自洋水則為[?]至皆入于議方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陳[?]曰機者氣之動處出于機者生也入于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開闔二氣循環不息人于[?]欲乎何容[?]哉順其自化而已矣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如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猶扶也，言謂設受於造[?]之中，列子扶其達而指之

曰惟予與女知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樂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惡死皆為妄念乎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衆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滋化者而言得水為繼何以伐水為五行之初先者茲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

先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假借也假而後生生者塵垢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率如絲如縷其名為繼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質其在水土之際而岸之菊水浮土氣漸凝漸厚遂有体質有色沉綠名為蛙蠙之衣是曰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舄陵舄車前草名也多生岸菊又名澤舄其性利水陵舄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墊壤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蠐螬而葉為蝴蝶蝴蝶胥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蟲蟲質多懦弱又生於田夫野竈之家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鴝掇伏上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健而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者螻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雖小而自氣卵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此蟲相尾而氣于空中故食醯生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瞀芮相生皆蟲類也或不作逦生說者亦以大率此蟲無考證註書到此類皆略筆乃知阿難宿世惟頭多聞普室張舉盡傳傳治年斗乎不箰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葉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為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曰指氣復爭開發此一段要

人認取天机養乎樂乎可容心哉順其自化可也

王元澤曰知止其[?]所歸其生生[?]則足有[?]則偏矣守形太[?]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為於其間故亦養之而弥夫之養之弥[?]乎天地弥至[?]若故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指任至理中來[?]不可之也亦以養養生者從而任之劉槩曰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乎斯三者累易去也累可去則世于我何有世可棄則我于形也何棄不有于世不累于形則更生復命也至矣

達生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地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体，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情實也無以[?]言無用也夫人與生之[?]

莫不知生之養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人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生之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全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僥倖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豐貴而天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卻生之去不可悲夫此者若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生之去不足以存生也則為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然有不免於為而洋[?]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苦故朝夕則思褒[?]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世人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絕簡事損之又損而不以芒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恬淡必寂[?]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無[?]更生如是則我矣何者世世生生之道故不正不平生而[?]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呂傳曰列子問至人云云至聲色象貌以下皆詳言至人守氣藏神之妙矣
林希逸曰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和誠然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怪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

便究他不得更得簡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書真要
棄而生矣足迂此一句是問辭後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遺
勞其形故棄其事也迂生則精不虧恐損其精故迂其生也
迂生即老子所謂不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
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
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
而形全寧下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同本一氣如父母
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
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体而虧体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
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愉如
以大傳薪薪雖盡而大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
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唯合天而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珍悉反）蹈（徒報反）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音例）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唯能之為物命物成體則上種□端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于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蹈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
氣挾日月騎虛凌空而遊實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
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
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
之先造物之始焉正在于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
真而成出有入無之体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擬
扎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誰得而
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
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之道惟處乎不淫之度而
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夫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淫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
者虛安於淡靜莫樂為常藏此神于淵默之地動靜不離規度
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机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
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萬謂

李士表曰觀此篇則本書益明
范無隱曰知則求人無不賊其天况于墜車耶此全于天者斯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褚伯秀曰此節似別是一章不與上文屬
劉槩曰德生則天德出賊生則天下亂物殺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之終身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
無離合其德以通乎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
以造者也德通于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郤矣物焉得
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慴音）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其人民幾乎以其真

及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讎不折鏌干者在人而不在物
也忮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於

也使人人皆如鏌干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
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
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
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畀
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
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
不忽乎人將不幾近于天乎

呂大發曰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郭子玄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守之停審也故承蜩將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音）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反）則其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音掘）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似歲反）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拔篲者拔蓬茹之草以為篲謙言己不過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擇其后者而鞭之言以羊性剛狠恍草不鞭其後則必有迷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於慮終世世出法莫不如此若任情直行而無戒修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奏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其知人不知戒何兆愚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策）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音篆）楯（食準反）之上聚僂（力主反）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祝宗人祭祀之官名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穀食曰糠豕尾曰尻錯舍寘也腞楯柩之有綫文者聚僂匡笞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聚僂之中亦弃心焉貌上二節皆以為物害己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結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音甫）何見對

曰臣無所見公反誒（音熙）詒（音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旭）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身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詰）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蛙二音）蠪（音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音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音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誒詒懈怠失魂之貌忿滀鬱結也）

一段之人心而成霸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吾外史肯詑子到此一禁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見識

唐荊川曰此章言恭之以至于全者猶死敵下外兕自全乎

孫大坡曰此段章法亦妙未曾有五矣字

水污也煩壤户内糞掃之餘積也𩨨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蠪東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喜陰其在户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聘跳于壮下又至陰之氣瀰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户閒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女而衣赤水倍阿狀如小兒長赤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夫陽豹頭豹尾罔象形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赤長臂耳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蛇兩頭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而歡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輾然而笑嬰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常眷弁委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也

紀渻音省子為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此亦凝神守氣之喻也手言已可用手虛憍昂頭數視之狀見而欲鬬也猶應嚮景未見而尋鬬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鬬而欲鬬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賁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凝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視必須養之又恭以恃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攻承蜩而至于累五養鷄而至于迎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乘所言浮阿釋多罗三藐三菩提菩動金百千萬億而由他數若乃十二抽符方成棄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逐生雨下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常者可也

諸伯秀曰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莫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孰往而不全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音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胡忽反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曰陵此此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際乎哉

支道林曰梓人名慶鐻上樂之器一名將形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

呂吉甫曰齊之所以凝神者猶知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矣

呂吉甫曰見成形與鐻合者矣后加手而不然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若之所以疑乎神也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鐻鐘鼓之縣兩端多有刻鏤鷙者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凝守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支体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形之木如成鐻然一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于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正在于此与上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一意

王元澤曰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當適乃無適之適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子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而稷雖然御而以百鉤責馬可乎無敗不可得也

工倕音垂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皆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矩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遣物上自圓而成規只

拒者具言成文耳彼蔣指此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
雖不以心作而心亦未嘗不在但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
一分則雖熟而
亦不能成觀矣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于化矣，故物物非难而忘物為难，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后謂之忘也。不離于物而與之相遺，則自忘矣。故僂遺則忘帶，遺則忘履，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久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于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后能入于化矣。此足承上問，進到极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足徑庭。何者？適于足者未必適于要，適于順者未必適于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无所不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敕駕反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歲遇，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苦弔反，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音兮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无驚乎哉！

林希逸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尽性夫何疑。若休孫之所云，其于樂命理性，孫大有疑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

林希逸曰：人世有為士所客者也，夫寄乎其則行往其故，莫非尤去之氣，所謂出世世間矣，何乃可恃，何長可宰邪。

企元澤曰：企生之道，非至人莫去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亦鳥以太牢九韶以安去无驚。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竟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

而世俗者未可与告之以養生之道，故終于扁子之所以嘆焉，其意也。若莊子者，可謂生死其愈者乎。

外篇山木

陸西星曰通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又旨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鳴不鳴而見殺相對立為制局中之下世而[illegible]之亦熟矣郭子玄曰以不材得全前已[illegible]言之至此又於此以不材死一又以老胸中[illegible]處皆通乃是此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市主反}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音紫}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諸本作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言處世之道正好}

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見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木鴈无據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无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喜異我則訾是非蜂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于訾故曰無譽无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知用舍者時耳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同其塵斯世斯民同遊于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朕故曰遊乎萬物之祖則所謂無名之始

能物物而不物于物者既不物于物矣又焉累于物哉蓋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人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己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專擅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貧則多智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免以自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難為而欲其歸心于道德也

[illegible]日自世間宜僚至尾為一片文字有首尾有結束亢匕匕品

曹剎川曰以世因為憂者患之所生也汁不出忘其國也蓋形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豊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音枯}刑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之累[illegible]形[illegible]云步心不白州故[illegible]為之洒[illegible]心所以去欲[illegible]入[illegible]天此為游于无人之野

補伯[illegible]曰有其身而[illegible]其國雖[illegible]于万端而患[illegible]念[illegible]故[illegible]其身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處也君其忘其本[illegible]而人人自[illegible]其方則方方[illegible]矣不亦大乎去國指俗謂[illegible]其[illegible]中也君[illegible]謂其[illegible]使之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无為故其民偕若此不知藏无私蓄也不求報无人我也不知義无分別也不知禮无從來也猖狂妄行縱乎大方任心所欲不踰距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樂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有為一切法也捐之又捐則无為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

而起也則此頑散之謂居滯守之謂形此物更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救也君主少私寡欲則无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於欲絕則民各反乎其分自此遠矣然後獨立于万物之上也

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又為鼻弱之夫況溺愛阿不即

解脫者加一鞭策卷不忘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頭回頭不得人無車所謂無根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沫引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游行坦然由之而無疑故曰无儔無爾形无留恋尔居則无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慾則一无粮之粮足矣此便是遊于道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所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不測而遊于无始進日聰明知慮一時蕩盡譬彼塞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若乎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人遠則與道為隣尚何離索之足患哉

李卓吾曰雖二者而獨立衆道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

德以浮游此物則物與時俱化是物我兩忘么去文皮而无累用此與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若虛船之觸舟不怒以无心待物亦以无心應之也

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趙以夫曰鑄鐘大事奉命而斂民財宜速三月而始成其縣則太遲恐其故王子慶忌而問焉刻槧曰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武文以二矣故曰一之間无敢設也委曲依傳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斂民之財

之人一任其自大明凡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大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如附謂奢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盖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朴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于其心則害于事發于其事則害于其政矣吾將于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歸復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芒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皆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于吾心不挫則常寧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此矣而況道德之有于身者大塗猶言大道

林希逸曰論陳蔡之厄不若鶴鵷之知幾燈蛾鵲不知被彈弋之此皆智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孫大投曰處人无好與惡既孫大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翂音紛翐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

舒續又心無可係不敢為前為后者常從容與中也食又取其緒期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群居也處事在于不知以奔競不伐其才之害也夫今其小異則与衆近矣況去大同則无独與于世矣故夫昭昭乃宜乎之逝也將言言以迂定故因陳蔡以托意王荊石曰孔子生一世為莊周所弄多矣

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意怠玄鳥也翂翂翐翐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而依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增弋加之而幸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難不自遷其惑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与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不明与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此道之所以為妙也

体道者居得行而不明處則幾矣得志謂得志而行名處則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純純一也常乎常也言純一無心而平常其行与猖不知所之者同故曰迹化于往削絶者挖此曰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指勢者不事王侯无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為万世立名无所求於人故人亦不信以脩善责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去无迹者之所為也至人无間也而子柳何以聞為喜然于是夫子辭其交遊去其弟子而逃之大澤之中不聞有自之文而衣裘褐不珍衣口之味而食杼栗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群一未虛已之心与利子食豕食如人食者意同夫為獸異類也尚不惡之况于人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于千金若以千金之辟為累則赤子之累多于金辟今而捐璧負子益以天合者雖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患之秋其勢不能以两全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從者要當一時離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棄也非天屬也然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伏何怪乎親交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于是絶學捐書淳去其汗淺之交不復與弟子處為揖讓于其前虛文去則真意便見其偽也以天其淡也若水是乎故以无心而愛益加進也已

支遁林曰林回棄璧負赤子而趨者賤今爲貴形棄而何則知與天屬而不俾外物矣死生[illegible]曰君子之交去利交而與今以親小人之交餘利故其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絶也无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然則故不足以離之不故而自合者故而離矣其愛不加進者去節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不矯故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退也吉甫曰待字无二又形緣而不離則已而待信乎而不求則性常退所力哉

郭注人何待乎此文何求乎於物哉

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音敗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乎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陳深曰衣大布而補之記王明處貧之非憊雖子言若此而不見容者也以晦世之務而已以元澤曰騰猿得地則申其長技雖古之善射莫之主容勢不便而至於之則受戮矣此所精神則須泓曰以比干之士此之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以指枝擊槁木故曰有具无節奏音響故曰无數犁

闡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精而環視之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己而或至于大則推己者忌矣愛己而或至于哀則哀己者過矣于是為汝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个歌者之誰乃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徹求到底將見无有受者无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者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見其形骸陸西星曰焱氏之風猶炎氏之[illegible]已曰无己而後之則是造大發之則是造哀也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今天命而已安則無己以造大邪无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受去体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

郭象曰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世非人所主聞無受天

不於以為損而之俱逝
大之也執臣之
道執不敢去而
况所以待天乎
此无受天損所
以易也
林疑独曰爵祿
並至命之在外
者苟受物所利
以為盜盜竊
何異哉君子
四達並至之際
以為物之所利
非己也吾命有
在外者以是不
敢受而取之如
鷾鴯之畏人而
襲人間以天下
如與社稷之不
可去此所受人
益所以難也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音意）（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食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又借顏回發問遂句而斷其义何謂天損飢渴寒暑窮桎之困皆天所以）

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之泄川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及子之聽令于君直易易耳故曰无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特言

又術曰此有天
命之性此生
字同人性生而
有者皆有之于
吾豈人所得而
與我哉聖人處
之安然居其貞
而已

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竝至无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盛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己无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力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歆羡于倖竊之物非所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賢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孽之者至矣以君所為殆異于鳥之所以自處者矣鳥之輕形莫如鷾鴯鷾鴯即意念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必托諸明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鷾鴯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无受人益難何謂无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无窮而万化之物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受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无天則无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君无士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猶有形有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也而人之不生有天則何謂故考是在性分中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自化從上至于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夫聖人之幸惟晏然體逝而至於終

鄒伯秀曰物无
大小有所留則
有所忘莊子非
忘天下故寓
寓言以發其乃
驚仲尼戒莊肆
上於莊子三事
下痛病其一身
也
李士表曰殺得
深有情而現於
之利而從得之
文好其守形也
不知有虞人之
嫌是以為辱於
忘身逃動與物
交即沈水游遊
玄覽即清淵之
至人之於清淵

生士非久逝卯亦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末終
共逝則何人非大何天非人也而自不受乎外來之損益者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起虔反）裳躩（九縛反）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力信反）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吾且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末嘗有戮是也
而非子言其者
明虎以遊世如
與魏王言者雖
足以無畏而畏
人之畏不可不
畏也
趙以夫曰夫欲
全其性命終其
天年者莫若自
忘其形而形忘
則所以自河而
所適安有不樂
此陽子所以
取逆旅小子之
言也夫美者自
美吾不知其美
者云云是所以
其形而惡者從
而兩忘欽於世
可于此施言之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蜋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蜋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顙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其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蜋螳蜋召鵲今鵲後召我矣莊子于是憣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閒閒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誶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遂悠犯禁自取辱戮亦固宜焉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去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其灸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国之君子明乎礼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后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察謂審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心如天之有日晚出東暮落西凡有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々謂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太万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个所以太者乃自太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去化以待盡擅之又損以返于虛感物而動牿之反覆日夜無存而將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去窺乎其前丘丘上之高者規取則之又規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修往哲皆去不忘所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无虞以瀆于死是終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哉可哀矣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猶言对面不相識也与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待歎著乎吾之所以著者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又所以著者又推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于日用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虛无之静有不可以色相形声求者故彼已盡矣汝惟不怠

[illegible]

化以待詩固求之以為有見求馬于唐肆也肆者市馬之處處者无肆之產求馬于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于有見有所不見道如上之言亦言辯亦辯言道言亦言道是皆以有求于我者互乎睢若于絕塵之后而不可追也言吾常語汝隨其肢体黜其聰明語亦常忘之而服膺矣吾服汝矣甚忘而汝服吾也亦甚忘甚忘之與求有也之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狗生孰有說義忘字便洋然著腳及起虛無之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乎故吾而吾自有不忘者存蓋故吾即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去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乃牒反）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知字）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体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古沒反）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疾之言此所以不）

[illegible]

悪変易蓋以藪无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変而大常常自在而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万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其常在我矣故四肢百体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变态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喪易之而不疾而況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謂天下之以勢分相為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乎心乎為道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遊至樂天下孰知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作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音酌）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呼西反）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古穴反）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丈夫即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音但）然不趍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磚 傍各 盤礴反）臝（力果反）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音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音境 下同）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臧丈人一太公望也）

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持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常如此特平自失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王也蹟令之也瘳治之也其無他当逆先王之令不可更生他疑也無法無更无變令也偏令無出无專令也懷慎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斔斛不入四竟不懷疑也斔與庾同大公之政如此信乎之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

林希逸曰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當安危之机而洎然自若也不能門至分以行世有世而所見者筌甚世射乎陳碧虛曰命其生外物於各无料不至於之物不生於心而告心自為之于以至于長生而終不悟也其夫至人之不離于向其

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回之問亦是至）

人無夢以有心為夢耶夫子于此有難于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于斯須耳蓋循為以用人乃至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作九反）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后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后來之矢復）

于發遠與人无此也特其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无從而不循象人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

寓于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祛而不三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李一覆艱險便自退却不得實用即為死生有變于已而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為勝人故觀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懸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焉其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門青天下潛黃泉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虛之也中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臺榭卜所李之淺深若乃緣攀孚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机便成絕技此個慣習亦是他神在處存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万士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呂曰叔敖三已而无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音許）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

死生无變者今道必至此也不極則不然皆外物而中焉者耳然

叔孫曰吾聞相用然則其意以躊而躇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不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適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故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在我邪，忘乎彼。方將躊(直留反)躇(直于反)，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君業反)，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音敗)，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楷伯敬曰楚三凡君以存亡之論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以二乎內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哉。

李玄卿曰此言凡君之道不以圓為虧

二十九子三卷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四卷

莊子

趙以夫曰至人忘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為而万物成不言而天下化此種不言的道同要人直下領悟擬議即差高懂即早又使說透天機談盡玄妙自耳根入者終无受用禪家往往以此助人一擊粉碎有問如何是西來意者德山唐齊之往非喝即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苦穴反)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烏來反)，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為物也，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可不以從而得。知之問，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答。此機正與佛典世尊不答外道之問者同。昔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作禮而去。阿難問佛：外道得何道理，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為謂之不答也，莊老急為提點兩句，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此又卻明顯意若使知答，則是墮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益遠矣。此遊者卻不解，此復往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答雖若近似，卻不能使之路絕道斷，猶為引太上堂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太光天機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邪。故黃帝曰：彼無為謂直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孫氏曰苦於人之路所人之道從人述由矣前久之各各自有悟

林希逸曰为德者日損以至于无为則仁义礼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舌分不絕感之為死力而然方則仁義禮事新非古相合已乃物則已否知欲歸其根謂不知不亦难乎大人則光輝為物不去莊歸根于言去之深亦妙士耳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此亦老子註。謂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无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仁義，仁仇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乎分別，夫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后德，夫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要于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无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撲散而為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故復返于道德，其意也。惟大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孫大校曰：神奇臭腐之交化，唯陰陽聚而自生，物亦散而入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音府），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故人亦同也，其物化無不化，今人之所欲也。

王荊公曰：淨名經菩薩各入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文殊以無言乃至言乃至三乃言，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說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死難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此即首章之說義，更明白，无勞箋解。

袁道妹曰：首段言至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亦以死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

而成妙用

范無隱曰：莊周說性命精粹無為

知其根也。扁（音篇）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法則儀之，而四時有明法則不儀；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儀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亦以无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观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万化之物，生死萬变，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然方物而无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无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万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也。中冥无朕，兆於色相形声之外，夫固无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則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說哉，何所容吾觀哉。聖人所以行不言之教，成无為之化也者，觀此而已矣。淵乎微哉。

褚大校曰：六合為來本上之本根，盖本根者道也。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然可見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成无為之化也，有以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音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呂吉甫曰：不以物易己者，其志專也，然心不可其謂獨化者也。

陳碧虛曰：擺出兩人對語，以見得道之妙。

王元澤曰：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聞而心得之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浮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于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觀，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景象，直是相忘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禮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彼何人哉，乃嘆於道而能若此，嘆之深，美之至也。

陸西星曰：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吝之私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illegible]乃成空所謂人
到此其義亦可
想矣
劉須溪曰舜舍
人也而問乎丞
者蓋歸不求已
而臨道人上述
死之後明徵所
自而始然已離
於道矣故其說
言如此丞即以
道佐人主者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始芮反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其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積聚也夫人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々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其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飯食也孰味之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在河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邪蓋知身非我有則貪著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著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陸西星曰此言
人生一切皆非
我有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音濟戒疏瀹音藥而心澡音早雪而精神掊普口反擊而知音智夫道窅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苦弔反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音歟而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掊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奧之義崖邊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也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于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萬物皆以形相禪而生則胎生卵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而其來也不

郭子玄曰精神
于道形為昭々
至道之孫則冥
冥物成生理則
有倫在精其真
則不形也而万
物以形相生來
往無迹四達皇
皇也入而邀于
々則体夫万物
之奧体彊思達
其用无方天地
萬物之生成莫
非是也
林希逸曰論造
化徹上徹下

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无門无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々也道之物々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无方道德有於身而作微見於外理之自然无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万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歟

陳碧虛曰此言
道之應物々之
資道博非知而
辯非慧聖人已
斷之益非益而
損非損矣又
保而淵乎魏
乎其終則復始
混有萬物而不
內萬物之所資
非有於外也由
是而求道可以
知在矣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々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慧而不知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絕聖棄知蓋斯道之妙不在辨博一言以蔽之曰實々而已雖則聖實而實為昭々之本放出而生万有以來世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无也舉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々乎若海言其莫測也魏々乎終則復始言其无端也是道也洋々乎發育万物

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乎全功運量者栽成輔相以成物也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皆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illegible]曰中國有
人超出陰陽之
外其處乎天地
之間即且為人
其將反于其宗
宗者太虛也觀
之人之生者如
喑醷之物耳
劉槩曰此論聖
人應世
唐荊川曰物以
兩相値道一而
已見道明則入
於一矣故无値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蔭醷音意物也雖有壽夭上聲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果蓏之物雖微細其甲高之相亞大小之相殺亦自有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與果蓏比論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現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

褚伯秀曰人生如駒過隙若爭鬬以物我入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弛張莫拘隳袠則吝將焉寄既已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冶

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此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若飾以為貞善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嘗固執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訓而應之德也調謂訓和處為之而有以為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法莫不辭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焉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音流）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音叨）隳其天袠（陳筆反）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郤隙占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焉勃然出者油然漻然入者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生也則為生而所哀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和也在彼人則以為解其天弢而隳其天袠云尔蘂芳曰弢囊衣曰袠盡人之有形骸如物之有弢袠者然一受其成形則為形骸所累解而棄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如羽人之超然蛻決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嗷嗷然從而號之何為者哉

李士表曰此言道之至者不在聞見

頴以天曰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弢其形矣論則不至陳然不當乃至也明見无聞至乃值然而塞之則无所奔逐故大得也

林希逸曰螻蟻有知而至稊稗无知而行生瓦甓无生而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无假借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知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將遇而後見猶二也故曰明見无值道不可辯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默焉塞焉默去見聞亦離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狶音喜）每下愈況

形乎洞有形而見乎形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在不在可知則道在乎四者乃其所也以為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孫大防曰物之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愈見了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為无非所以為无不在也

王雱石曰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論寥已言能无為而澹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音憑）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唯莫必又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蓋道之與器殊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都與糟粕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道宮與

洞也至道林曰有言有問皆非道无往无來无至无此无始无終乃是道

范元應曰張子所謂而在故不則盡知此

呂惠卿曰此說

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家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問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无問无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我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无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无往也則然常往矣其有去來則逆來特也適去不順知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以已往為已往自然彷徨乎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以无往為有往所謂與子遊乎馮閎之野則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者意蓋如此太知猶言大道也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之宮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无在而无不在故與物无際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斷謂物際者耳所謂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盈虛也衰殺也皆有西邊道則謂彼為盈虛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

悟乎此道曰起而擁杖北之不足驚故又放杖而笑也自有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弟能逮叔之德吳足與言炙

劉須溪曰模寫得道之際玄之又玄

王元澤曰子道秋毫之末万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无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不形无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陸西星曰此設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重在脩淨到則不知地位而后始為究竟

郭子玄曰弗知乃知不弱是也知乃不知無為是也郭知不知之知則无知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后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見見者不

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所在故不測意益指此

妸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音車上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誕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奓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稱毫之端萬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体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收默歛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无声矣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曰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

劉槩曰論神之為用以不用為用

無用無不用性道為然

陳碧虛曰此當絕乎之迹也

之也無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烏了反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是既落于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有則清淨之中著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鉤劒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豪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豈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也。未有天地之先亦入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客吾家者冉求默然以是為問蓋有觀

於為問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欵毋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故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而毋有未諭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故問何故想其一問之初路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謂語其故昔之然昭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精覺透露之雲破月瑛項之落了言詮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之故為字去落道家原說此神不先思慮神此個不神最能速障木躰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古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極子無聯試將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相對相感而生靜極而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謂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毋求未對舉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已矣未應矣倘言罷了不消對了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承上意逐段撰出

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雖要知得從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孳生稗道於有常之外不知戒為幻戒生為幻生以生生死終未離幻惟知道者以生死為旦暮適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外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成已毀滅為樂一切指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稿木死灰無有是處惟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厭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躰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躰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爲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之中忝了愛緣救今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我固必亦大道之所不取

張伯秀曰以后兩節共為一章言修身應世之要

[illegible]內外之處物而不傷也曰是知不因境而物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感物之涉于有迹者回聞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又有個不化者存然後能化於知人胸中必有個不滯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個不愛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但化者乎又與之莫多而一不化乎

李士表曰自狶韋而有虞湯武至于儒墨且不以是非辦論

相螫紛何況今之人乎相靡則其于相將矣囿則彼于囿室則深于堂愈趨愈甚此傷字正與螫字相照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螫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人遊乎山林皋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

趙以夫曰身為物所寄如逆旅耳知所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

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有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此耶溯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万物之逆旅万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信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也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而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于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乎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為計日詘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

至為不幸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又欲脅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淺矣

褚伯秀云庚桑之於老子具体而微於此未至若猶有所在也尔居畏壘而民化其德乃聖賢自物之宿至于深心欲感格推而與之則妄利之迹著物又何怪哉

李士表曰畏壘即聃弟也遊以大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下人存乎千世之後特此迹耳然則庚桑之所造乎亢而未能無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分別之意）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慈順之意）仁者遠之擁腫（純朴）之與居鞅掌（失容）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丁魯反）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以經畫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老氏絕仁棄知故擧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穰以為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和亦無近功推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故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體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所以為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又也為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懼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自尸祝中來杓之人以喻偏淺

不為也羅勉道云至人尸室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任言至人隱跡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無標同猖木為標則人皆見之

呂吉甫云老聃以占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五兮反）鰌（音秋）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魚竭反）狐為之祥且夫

□□□□□□猶之百□咸身不徐□少□足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簡而分辨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准能再物自然而不收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循簡髮數米爲足以濟世哉

陸西星曰聖人之治使民无知無欲以堯舜之逆理之不免於賢任知李至相軋相盜則有知有為之決民往為其所從亂之所由生也

李士表曰南榮所見亦猶畏壘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彌小反）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乙肯）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音裴）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此借巨魚巨獸以喻如偏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又必假於賢能況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若先生盡亦聽之而胡以不釋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論深之為譬說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獸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罟網罹之湯而失水則蟻螻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書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可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力若此又如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何示不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盈矣任知則民當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遂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甚勤況可洋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弑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勢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下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陵弱知闇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已矣

南榮趎（音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

□衆□□已德不足以化之使注北其所得有以得發其心而登升之以見乃與爭故人爭之所信况遞然后至

文道林曰趎為此言未有所聞出故下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去故曰辭盡矣

孫大殷曰鵠大者達耳神格則敢心牛渋安有鵝鵝之化蜂房受有觀鴿之能惟陽渋卵與氣所以若趎之聞者欲識其經以全而排至理所從鼎升

郭子玄云入門一勸痛肌不施問答俱發曰又為傲手然其大令一根斷當先何而一逃耶格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更何支支鋪所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福情之

文道林曰道要日久此光輸見哉老子一點言答矣則也言答矣問者多矣乾

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力管反）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女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女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女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如此積久而純乃幾于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言

榮一聞其言自恍開悟之機乃復于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有奔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求而不相得是則我形偕肖之學趎蓋不能無歎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于吾耳矣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疑衍或字）趎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

[illegible]若[illegible]知若[illegible]汝欲[illegible]問者[illegible]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

非謂南榮趎而來也盖庚桑惟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人老子故老聖因老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卻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夫吾問只此便見南榮只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乎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知則反為身累以至絕人則思至于害人絕義則思至於傷彼絕之不可不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為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為虛靜恬淡之冥元為累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迷之甚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決為大慈憫故言女規規也然若此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忘人乎歎反女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林希逸曰知[illegible]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請入就舍假先生之舘舍而南榮也召求也求其所

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因乎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熟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津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而后始為純熟此段細密功夫柰何責以十日此南榮趎之所以欲速而不達也于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桎則謂之內韄外有所桎則謂之外韄韄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于物而不能過而不留則牽于攻取心受外韄而繁矣既此障障頑梗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于中內若已實故內揵而不開一動于物欲而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縈縈心受內韄而繆矣既此綢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于感外韄難斷故外揵而難解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呂吉甫曰此段[illegible]庚桑之能亦是可已

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始六反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

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灸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夫所願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頭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又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于自治而不暇于及人也能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以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子云云

陳詳道曰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後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為冰如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迺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著渾然無迹如上數個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執著譬則水則已解矣冰已釋矣中間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瑩然滿然地位所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非已若論至人則上德下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是不與謀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其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人于寥天一者

王元澤曰至人所以能入人聞之當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其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王荊石曰自此至末皆隨世上記妙契虛去符華一至之情微其形之說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然則至是乎謂我之學當至此乎曰夫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穩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解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法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上乘做此心功夫尚有捉摸亦迹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材庸齋解皆不得基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夫人皆有能皆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辨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又知其所不能知盖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則人但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止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天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盖不即是則故作孽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又者抑又多矣

郭子玄云靈臺不知所持謂心虛而自生不又以有心為役之求也務外務內之說志慣鏌鋣之餘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將之為言奉也言夫備物以奉其身思慮縝防常恐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又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王子書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者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人哭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修詞立其誠然后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理之情實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矣自改悔合其舊而益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于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恥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歟

為不知其所以折之則不知所擇矣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林伯秀曰此段極精至至不休但用字深奧句法高古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于內券外者行券于外主人券藏于內而券之中主人先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等尊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唯庸見光券外者則至于求人之賞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為魁然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我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源自儉約不為修大如巢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樂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塗聽道說之人此內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无親无親則與物接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力挾其病源正在一個務外好高而悅于近利耳可不戒哉

蓬西呈云兵莫憯于志以下是言机微之累善人有一念不謹而必終身之累者其容之心甚缺自此但形之閒于戈生于懸忽憲岳謂志務心之功不可緩矣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道者先天道樸樸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

劉子玄曰二者之言前篇皆已道過此復言者一舉而歸之一宗耳故以公族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適其分也適其誠也適其毀也既彙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不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斯无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无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誠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適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任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必更求其備于誠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〻者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滑是不反之道也人皆謂是死耳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誠而實死之一也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也故寂而不感空而不空盖雖以鬼喻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者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

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造化言之妙出生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躍藏出運於无聲無息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窮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实有死實有乎出实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隸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出此門乎俾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之公族楚姓也而周楚人也以此乃物有又理切之情奇妙往扎 史道林曰三者雖異皆歸于道循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氏甲氏著封其觀者非一也

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若羔反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渾〻淪淪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于外反返其貞也齊物論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〻我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体以死為尻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於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乎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乎

孫大校曰和光同塵太上之本力分剖之則非道矣故旅同訊切之窮其是者

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王制五口不能照破勿不而恐憲為盈其至而以名實乃已甘而以死償之日由日是其是以致此娶本世循習気共非元與蜩鳩之同于掄系之同而不知有鵬程之展翼者也

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音學鳩同於同也。此章卻人之見小而廣以一体同觀之義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煤黑而成黬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率相似也俾得要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王子居移氣養移体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膍胲有可散有不可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牛之百葉也足指曰胲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于俎之間不可散謂分散于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移祖于廟移禰于寢移溲于偃〻偃側也以為有卑高貴賤之分為是舉移是而不知膍胲一體也廟偃一地也今人但見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〻以有生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

吳儆曰至設兄文父當兄者為至于道則兄皆兄不至矣

道以大口此節論字凡什諸說

不盪于胸中則道塞矣

陸西星曰此言論性

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巳作主知巳之貴賤人知巳之知則愚人知巳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果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巳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巳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質知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也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償節而猶不悟本來之無我人心之移一至于此今人少有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將我身作主要使人人承奉于我山林游戲行尚辟人索居間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巳之用者為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巳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務是者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一自足于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此蜩與鷽鳩既同又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卻亦甚矣此條不與從前諸老作例見解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五報反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徹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至于道德，一有富貴顯嚴名利之心則奪于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動容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無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之不分之謂，淆之以情則鑿多矣，故凡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無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于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躰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澄澈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漠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无不為也，万変不足為之撓，豈復為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準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註疏。

郭子玄曰此章論知天下彼我是非雖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林疑獨曰羿中有人神人至人聖人此交有全人焉聖人者進受化權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很乎人也

陳碧虛曰義極

微語極怪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惟全人能之。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很乎人，惟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己，至人無名。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能

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蟲。惟蟲能蟲，謂能不失即其本性也，如禽之飛，魚之躍，獸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失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譴者自爾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何相與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巳。

吳儆曰雀適羿又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為籠則萬物欲雖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

劉槩曰此語奇怪用如何省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訖棄表也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能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復謂循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欲矣

始有愧遺不愧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侗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發之先若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無為非塊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猶不為也故欲靜則雖平其氣欲神則雖順其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又緣於不得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神則順心者心與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當則又緣乎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范无隱曰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也又結意

吕吉甫曰此章非為彭陽而發特舉公閱休以明清淨無為而人自化也

陳詳道若凍者又假衣、雖[illegible]不若春和而暖解也暍者冀於風、雖冷不若冬至而暍消也

慕用有又假貸於離門權門也

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英雄東之不驕之熱而顛冥若波且飯之[illegible]夫浮志哉故曰待公閱化盖現之也

上元澤曰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光施同天地之德故間忍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舒楚王而從之閱休特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由

劉須溪曰綢繆猶纏綿也休天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至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為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則陽彭姓名揚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若休〻楚之賢人也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皆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況于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〻〻之為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有于進之知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消和以神其交則氣味之所薰又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則暴於春陽而自煖傷暑而成暍則披于冷風而自涼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然是也請言楚王之為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刑而猛非有辨才正德孰能動之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陸西星曰愛乎智而久ㄟ及於其行而又不進先所期也其有行也所期所願命赤何若

郭子玄曰聖人無愛若鏡耳夫而寧濟乎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蕩以百姓為芻狗而適合于愛人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事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体之愛者以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強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知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以大為師搖作即動作之义天背万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万物而无情是謂天師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能以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ㄟ此其所以為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火抵天下事忌有所有能所則非自然已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故至死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安哀非性之所安胡玄及也

林希逸曰此言事通於道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观故舊国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況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猶諸其暢犹以十仞之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声四達衆間即合止祝歌笙隨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又有異常者矣以況聞知者不若見知者之為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願神会之為切也

陳深曰冉相氏以下二十五字為一句以一不化者也一包ㄟ之此設為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吳□曰衆人與物皆殉果也若之何以為事之宜也聖人身上偕行天也若之何乃以合之于殉也須如此解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夫人皆曰吾役命搖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為事也若之何我蓋師天者无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私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唯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物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替之言廢也洫如老洫之洫言奸而深也所之備言任汝千変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洫乎物而人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万物而無心者脗合而无問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若之何其合之哉意則見下

唐荊川曰文理深微宜細求不宜草ㄟ

諸伯秀曰此達言事道者當去其史併去其名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得其司御司御猶言司牧言天以湯為君而又命門尹登恒以主教民之我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衙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囿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囿斯亦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顛得之也何者道無名之名也嬴法也兩見也嬴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名ㄟ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為疣贅之行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為之盡慮以傅之盡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何慮之中無意又因我之地思慮尚無何況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无内無外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本成湯與仲尼一則反之ㄟ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王荊石曰莊子因齊魏攻盟而奉兵好戰之君明所習之謬陋遂引編重力瑜以秒當時所學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授甲二十萬為

之不見指也

者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抉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升為盜賊之事故犀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忌而走也抉撻也抉背折脊猶言呃抗背之意魏因非齊毅也而犀首欲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數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舂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壅武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攻刺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息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術皆不在所論也

李卓吾曰此段却明爽一目了然可欣可嘆鍾以夫曰人其遊心于无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惟於王與蝸蠻无辨而達之國魏梁蝸蠻亦无辨也知此說則莫大乎秋毫大孫大授曰管有小猶以形氣相要而有声若劍首之吹之則吷吷耳矣不得有声也今道堯舜於大人之前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王不知道故惑

劉槩曰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明其甘於陸沉而極極者非佞已也

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渠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以擬之蝸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无窮無極无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鬪何其微哉宜君之惝然若有所忘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訓晉人復為設譬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亦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觸而有声若劍首之環空之則吷然過矣不得有声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得有声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声而況爭鬪之觸蠻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音總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爭處抗禮而為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是命曰埋然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亦市南宜僚尚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協之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為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出而況肯我見乎時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虛其室者尊賢不而去之也其絕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埋不自見而有凡於道者也

孫大披曰封人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

王荆石云篇以下此是鹵莽之根盡性滑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无足異者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坼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率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法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乎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理之情也亡其神者忘其不慮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昧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葦蒹葭皆蘆屬扶之言助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雖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

孫西崖曰此段作為柏矩之言但矩至齊而遊所感於辜人只欲歸咎為盜之人之罪但所以致此者有由也

陸西星云此說合莊之君元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故其不為盜殺不抵乎此豈可得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均貫之矣柏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辜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本乎矣夫天下有大菑而子獨先罹之无乃為盜乎我無遊我人乎我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財貨聚我後覩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惟要因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饑來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地于野爭祿于朝農有兼併之心士无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而不已必殺欲死至此先遇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謂吾事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爭皆病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不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澹寂寞无為者之為得也

唐荊川云古之人君不收用民今則不然兼方物以下也是不量人之才不恤人之私事又求其成功又求其力[illegible]不及以罰誅又以巧偽繼之則偽也欺而盜也其所由來者漸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通前總是一意作為柏矩之言

孫大披曰進而愈深之又深

亦得古之人君又勤責己以為民本得也而我悟之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驕之使有枉夫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及諸己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万物有羅在朕躬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采物執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如以黃藥而止兒啼得其嘛止便了不論其有用无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曾不量人之才曾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為子便欲其死孝為臣欲其死忠臨敵便欲其死鬪事又欲求其可功又欲求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聖人之進德也无已蘧伯玉五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无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illegible]也凡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illegible]詘之以非者蓋是在事初非在於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illegible]者非五十九年

之非矣自竟其化所竟亦非知何矣竟曰化无可化忘无可忘竟无可竟無〻可无方為室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李莊

子者須要識得

劉石曰人生而知所去特其不知不去中分之一耳聖人亦不去其乎知去又豈去此乎物化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乎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无知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无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見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如有耳則能聽，有日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体之外者以主張綱紀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又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于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於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語之云，然乎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此亦莊文之甚奇者。

支前曰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以天論則無乃謚同非人之所去為也范无隱曰仲尼名一說李延壽之消足呂吉甫曰謚法亂而不損曰灵又德之精明曰灵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灵何耶意未足以当其惡也奉御言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礼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只同時大意從人事而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天下有称实之名，有无实之名，有前定之名。即衛灵公之得謚者而觀，大史大弢以為因是，言灵之謚本无意义，但因衆人之是者而是之，因是乎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此无实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能知有孔賢之敬，是人欲横流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覺悟，夫是以謂之曰灵。此称实之名也。狶韋則言公之葬沙丘也，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為靈也不待於身沒之後而已預定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之名也。

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

郭子玄云丘里之言合散此馬非百体立体得名大人合併而公万物殊而道備此大義之目林太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見矣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政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陳評道曰心各不同正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然居也異以經異將而同以大澤為居案木石異居而同以大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无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已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以為異。異之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体，五為一体，然後稱馬，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体无馬，立為一体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立而為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同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彙，万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丘里而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内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内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拒之，則終有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積者運之，天不以為恩也而歲自成；五官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以為私也而國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備；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不執不拒的樣子，所以

至元本曰有數之物不止于万況无數之數謂道而又取物狀以通之物无秋而名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劉須溪曰物理不若知此直者所以分之道者與名則謂之何不宜以為是也本无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之名者化哉唐荊川云精微可志精微之說

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數焉世有變化而事亦隨之相々焉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曰以我見自拘執而拒之則非理之變无窮識如人面千殊方收而々各殊有所正者只有所差豈能使之一盈同於己耶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忘也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尽處安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扔之死有办論之所以息也

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少知又問萬生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於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延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化所謂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輪轉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蓋者蓋之云言藏陰取舍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尅嗣續也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來此猶氣机以出入萬物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實必而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實則不能无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益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事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來氣机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觀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

郭子玄曰莫為莫有為之者孟子所言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洪若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知與斯學卒也許曰斧以斷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于无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无有倫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免无有物而終有差矣褚伯秀曰莫為

所盡々此而已知之所至々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觀道以知々道非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無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麼起分判得上一步說到個未始有始也者此則方為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鷄鳴犬吠為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見其所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是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囿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

是任家自然世也使々是任家因緣性也君言若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々說有個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說然聚散盛衰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々自乘氣机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個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々而形琢之大抵天下无道外之物而道未尝倚于物也故張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尝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統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者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个虛寂知是道之本体万物相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互此命是以有无边見類皆失之此个天机挽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王荊曰若以季直接子虛實皆為拘滯未免然物循於而已故又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之道物之極議有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可存者不中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稟氣以出入其出日生其入日死其生曰不可禁忌其死曰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覩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无窮其末也來而无止只在一个無窮無止上定將造化全是一段虛无自然万物浮之與之同理故往亦无所窮來亦无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无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浮併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靡不緣其所起曾不假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无過所以者併道不可有〻則沉着于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无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〻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尚安不浮一字說無无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況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不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不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而家之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任有言无言上理會急攝一句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〻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褚伯秀曰存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〻而不得哉忠至矣故聖言以為其或天忠學立身之善行者不能必君親之知以仕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來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又之者矣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唯禍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必能免不唯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遭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雖必閔龍逢桀臣其子比干惡來皆紂臣子胥吳臣被戮裹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賢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人孝己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所以修真体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无為五志之火者而不知道者則不耐世紛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无所逃遁螴〻蜳〻坐又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縣於天地之間慰暋色憂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家人焚和焚者煎熬之意月固不勝火月字下浮寄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意文解因古蒙文內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矣僓者衰憊之義道謂生道〻尽則形神與之俱尽矣與上七達為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欲人體消火自蠹恬淡无為之御然後不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折益故也之仁也伏羲法平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淡語思可莊子貸與明亦生者止於乙汚身而不務有餘

鄙子玄曰且不說本意先作婉詞起

林希逸曰監河侯宜作俠俠人守河之官也

揚雄東西一尉南北一候

陳碧虛曰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吳倚曰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長

劉辰翁曰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唐荊川曰犗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為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雖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褚伯秀曰礼詩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失儒者乃有用之為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生事蕭疎窮途伏友仁者當亟賑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矣。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段譏世儒无寔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事者首呈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小儒言未須解

不片快

王雱曰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之

林希逸曰上之人以聖知治民民之過久則民之桀者皆聖知而僞之矣伏羲言于老萊仲尼以兩忘非是世患自息即和光為而民自化之意

逍以夫曰世之奉孔子者不滿其心故而不得其自省

林希逸曰何以見其躊躇以興事

及聖言大子所為見以致困乃文之而不假豈命固然耶毋乃其知略不及耶

孫大椽曰躊躇歟進之意不得已而後應也

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證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生此究控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飾矣之夫飾今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焉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脩上上長也趍下下促也末僂

背微僂也後耳耳帖於後也日若營四海高目而望當世之患也矜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數仲尼前所謂驕之形去知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時之傷而驁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適敗數之下矣而万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同然耶抑其經略有所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驁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恩至人无名至人无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民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恩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視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往譽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生是非終有是非而我不生毀譽不起惝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无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无非邪也何者為其有為之故有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无為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之天下乃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時睹以興事而見其成功今汝也奈何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誇其功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真謂其與接世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比甚事不濟人

王劉石曰此望不為神龜而為世之用智者而發也
羊士表曰元君能見夢而不能逃預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持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无患也
孫大長曰龜見夢以求脫而卒不得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龜有神智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困于數也神智很於有生之前數定于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无身伏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困于數矣
吳澄林曰聖人其內照事而并己言其外以物喜情々物則事遠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倒以肖
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罔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善而自善矣雖有至知亦須畢萃群策而后為謀免藏蠱周歟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机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衆魚不畏也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无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无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理之言无可揀擇故碎世璧則塵々是玉析沉檀則片々皆香顧言之所該者无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尽用而遂謂其无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所用天地几何即以蹍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无用以為无用側足而掘之至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无用也故惠子亦口无用不知也無用而所以助所之足者寔多若以為无用而廢之不便

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陝隘而不能用矣如此則用之用浮於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践特其所不識亦是此意

范无隱曰此論奇行之不入于道不能遊世不進于至人
呂吉甫曰名分莫放於所易世則必敬其所道理豈可拘耶只是順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不著往浮者不三宿桑下益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生而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遁迹於有方之外而此心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大重掛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雖斷私欲

芴牽流遁之志决絕之行非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反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其有流遁之志决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透富貴則貪富貴過功名則恋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當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己而賤人先己而後人佛為者我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

陳詳道曰此言嗜欲深則五官皆蔽
王元澤曰六根之塵天微而神斯能復其本然之天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竇徹於天日色則不明耳亂于声則不聰鼻奪于香則不識口甚於味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起之六塵又須徹而净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題頭頭是障須下發价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竅徹則

劉須溪曰空有空匿之處則姑婦可以覓知心無天遊則六將相攘蓋天心有天術游術之處則情欲不相關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若之者得乎日狗坎宇盜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善精神足以勝之何為走以哉

竅竅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所塞如人之哽
哽者哽而不已則跈跈則衆害生之跈足蹈泥淖之迹也蹍
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
氣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運而
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矣而不盛其不盛非天之罪也天
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之顧其塞其竇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
露有耳自所有目自明逐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室之
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竇乃光明蔽而不見耳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胞膜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若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為游行故曰心有天游於空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勃怒爭也谿亦空意況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為無寧已六鑿即六欲之發命字之許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善謂其少得以自適耳所以道學之人常須靜養也

虛齋呂曰此數句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衆其虛

毅然皆稱言

林竅獨曰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林希逸神人即聖人也互言之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溢謀稽於誸歎者急迫下弦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被此爭勝故人各欲知柴生乎守七即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于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果哉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情順便此亦莊子設譬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日時謂以時日而雨而有陽與又陰者不同草木浮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乎農始修銚鎒之器草木之到此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植根於種發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神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若可識矣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

外刊言其內各各有分寓各有等以不問也

占吉甫曰官師又劉其黨毀于攻至許由之逃其徒至于踣河而死之數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音存於窾音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演門池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踆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向為者哉則二子備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王紹曾曰莊子忘後世得其言而味其所以言故予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會其意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荃魚笱也

蹄兔罝也在道則為言說之筌蹄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筌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壹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

外不可以　王石俱焚　忠遺剖戮
孝亦憂辛　利害相摩　生大夾多
甚憂兩陷　以焚其和　任公釣魚
莊生活鮒　大器晚成　而友弗顧
東方作矣　事之何知　蚩彼大儒
竊此含珠　去汝躬矜　與汝容知
非譽而忘　疇睹其事　知有所困
神龜則刳　至言無用　畫地以趨
游而不僻　順而不失　心天之階
六鑿不入　道不欲壅　實不欲塞
凡彼有知　特此生息　春雨日時
草木生之　到植強半　而然莫知
老亦賊休　病以靜補　勞者務之
非佚之所　神不謀聖　聖不謀賢
小人所合　君子恥焉　演門善毀
由光宗身　慕名者果　胡死而嘆

得意忘言　　得魚忘筌　　安得斯人
吾與之言

孫大授曰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孟子謂不以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養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于利害之場議論節甚正亦可以策卿大夫患得患失之病也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師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已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務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乎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勤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褚伯秀曰太王以讓王高節自居此辭許由善卷至于王子搜皆當以尊生不以害其身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

(鄧子玄云顏闔可云後藻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欲得為君也（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謂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當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愛者差也凡事之得失起于一念凡微之際可不審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呂吉甫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

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亦其証也。

唐荊川曰：茨者，居之草也。生草，亂而不交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縰履，躧也，履不著跟曰縰，非縰裂如躧者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稱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使子貢聞不真矣。慝，仁义之慝，謂假借仁义以文其好惡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縕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見，決履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此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丘之所謂得其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公子牟身雖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而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告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識神昆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通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万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淨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有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年久壽者乎？予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先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典之也。

言者南一至蔡矣之粮絕而死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

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復言舜讓可見大牢冥入不若是而已酒言不惜辱兕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又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

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林希逸云莊子方誠至道以遺名利則戎齊在所斥及備讓之以怵危身棄物之徒淵皆在所實兄若知此則言忌而意得矣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説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仕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加富二等諸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敬而無心於邀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歸我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政為政言治樂與治為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也又如此不以人之衰而自成言人幸人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并見殷之亂

而遁為政是已上誅而下行貨謂上用誅而下則用賄賂
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之威嚴橫行以誅暴
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忘推而
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政

袁青陽曰盜跖為訕侮列聖劇夫子益效擬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掊擊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歸以天道之自然的有以理古德為沸骨担為報汗思冊齊覽木沸以求含利小光不知強作解者不識叙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俱乎子故表而出之使與日真球不得相混

林希逸曰細玩此段描寫盜跖真曲而盡

唐荊川云此言冠枝木之冠謂木遇枝則多錯節故可以為冠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敗人之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乎）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意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趙以夫曰此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即前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李道林曰分別上中下三德門如別黑白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盜跖其何說之辯

陸西星曰一瀉千里順流而下姿可言耶

季顧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安得不上告天子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

唐荊川曰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二句為下文張本

林疑獨云利大莫大於天下矣故今子孫無置錐之地而後世絕滅此正不可規以利然以堯舜湯武而歸其禍短況其他乎此悖謬之甚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陳參虛曰此以下責四其辨說以訕孔丘之為徒盜且不自知已之非盜一字詐不入語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廼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

鄧子去曰所援數聖賢不承而辭則濃郁勢如奔電倘亦盜跖中之才士者耶

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唐荊川云笑者不同若師之笑者无取也又按在子重言七十以[illegible]人而然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若乎而以之重言其人盜跖則其次以君不及而破

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事人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劉須溪云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滿苟得皆不足論而子張李之子聖人之門其言亦下[illegible]問達之病有未[illegible]性者歟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實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實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

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謂兩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乎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盡不以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人知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亦乎則民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此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也故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于修行而在于無行往往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于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于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光所為而抱其天乎

李士長云此章[illegible]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深咎虛云此節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紀戚故疏戚无

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怍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靜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其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率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若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已義士存焉坡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昌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哉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illegible]論父長幼先自五紀六位失其分別是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有所以為人道之要者且莫知聖而妄殺以下數聖人者日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我將不為行乎我

陳碧虛云比干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過此等殺誘易故

子[illegible]論大節[illegible]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偷經所謂表法將世在說相似[illegible]於此辨辯許之具眼

陳碧虛云物莫重乎其身亡其重乎生今乃同

位將何以為別乎。湯苦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所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illegible]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illegible]順於理不監於道終非一為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所[illegible]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求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情獨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而四方一氣[illegible]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然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必同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意不以一節立行也無富而富不遙於富也無成而成不雄其成也天謂與天相合之理以下句解見上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illegible]

郭子玄曰勝其家狹之士恥近[illegible]於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又何藉乎因惡哉

趙以夫曰縱肆者遇聲色則淫驕傲者遇權勢則併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illegible]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身而人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今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之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也或故推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亦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今古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頭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王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汙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得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方志在安民非利寳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遂名神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願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辭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辭而不顧此豈典名譽也

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
辭而不辭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利
也極意形容富貴口津土地便不以有道者之言將羨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若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財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賊作子天下雖非我誠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得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知以百姓自處不恥自放礼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兼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奇之物而以驕人哉人豈常厚哉故寄其運度而慮其反害于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構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己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

李十表云各緣之人々恃為為禍於美而阨而不知乎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于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悲哭之世覌鍾鼓醪醴則孫扎道崇覌膏梁充鑑則貽

無足曰夫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
足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
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

多積權勢取財者溺為身疾懼益不頓者甚於我辱而欲積無敵憂畏不釋一旦尚至身傾宜求所積之早盡其當此之時其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欲歸反於奈上開欲求於世亦不可復得耶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
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
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
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言必待賢知之名若支體絕旨甘儉約以養其生雖得久長亦如久病一阨而不死者猶生何益此節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準諸物理以告無足言九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嗛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遺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悵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遊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河堵懸于耳目而不知避馬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刦盜之至行則防役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紀六患則躰亦安得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省一旦思至求盡其生理竭其才禍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又不見利又不得戾轍昭然曾不之鑒繚意絕体而爭此貿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巾共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劉[illegible]陽曰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惜其字義識其句章供其眼者擇焉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迺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開之以虛，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劍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陳[illegible]曰[illegible]頭謂不[illegible]其頭故[illegible]上指[illegible]之冠低垂[illegible]而反文也衣短於后所以便於[illegible]其[illegible]刀也鐔劍口也鋏劍把也環食者三環而食也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寬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迺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俞長孺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諳莊子熟者亦不能办此篇教諭[illegible]說細諸篇題勝辞旨明白無穷蒙解

孫大[illegible]曰[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所為[illegible]一番春秋後論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
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
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
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
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
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迺笑而還行言曰仁
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
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
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
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
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
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
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林希逸曰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是不察於八疵四患而不見也

萬叙吾曰蒙王並弱漁父篇充其音義說者謂非莊子之經

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
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
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
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
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
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
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
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原缺第六十六葉

陳碧虛云：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于礼義有間，[illegible]言由也。[illegible]已久，而猶未能變[illegible]賢也。

侮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天下

唐荊川曰：方術，道術之局于一方也。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為其所欲為，至[illegible]剖而說之，而總歸於一。陸西星云：此段敘文之首領，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者散而為器矣。劉須溪曰：四者之君子，則亦非[illegible]後仁義之世也。[illegible]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目鼻口，皆有所明。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illegible]
李卓吾曰：[illegible]士見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illegible]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illegible]古[illegible]明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illegible]天以下皆[illegible]嘆之辭，以後各[illegible]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道術家之異

劉須溪曰道術以体芸而無變墨子將見其衛世之私恩以為吾所謂澤一家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

王元澤曰此道術主澹泊

朱評曰…然以下是非之詞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無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狃於所見於是流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儉泊為宗以儉嗇為實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亦在於此已遏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鬬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逮于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故不愛已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叉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不順于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孰道不遍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者平易近民者也

…之形勞…非其性之道也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足理之法也非其所而守其道所以為墨

呂吉甫曰各守所見則所在死逆故教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皆書力其所足以成其行者也

孫大授曰…事墳其言詞方可決之分斷…

…備也…為之大近天下不堪其行則非將使後世爭者目若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同墨力而墨子變為之其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

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子稱道又自託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託操耜糾率無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勤苦之甚至於腓無跋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況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跂與屐同蹻與屩同木履曰屐麻織曰屩日夜不休以此苦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議論左右倍又且其說各各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悖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觭偶不仵之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上首弟子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人人皆願續其道脈至今不決決猶絕也夫墨子之道雖不同于先王之禮樂而卻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太甚故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跋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之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卻好之性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雖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失其一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則

本主表示平山上下均平[illegible]別宥[illegible]令相[illegible]以其道[illegible]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林希逸曰古之道術有在于是矣[illegible]乃己大少[illegible]子所以不合于[illegible]休以救世[illegible]又不至于[illegible]乎救世之士[illegible]不我獲則我[illegible]

滑而不以飽死為要其行[illegible]是而止[illegible]非[illegible]其不同[illegible]夫道[illegible]結[illegible]又引他說為証古文不拘之也

深乎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為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不苟謂無求於人不忮謂無害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益道以自己利人為事以顧宋鈃尹文之徒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廉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為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文則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聏者和又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又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說其民雖天下不取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敵亦有不足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證之雖是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但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犹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又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悅天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四者也

[illegible]下之[illegible]天大地大[illegible]有所不可[illegible]不偏[illegible]唯[illegible]死道矣

林希逸曰慎到棄知去己而緣[illegible]其[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而知者不言之說至于所為[illegible]人而欲以不衆人見則不免於魭斷而已非知道[illegible]閒者[illegible]唯不知道亦未嘗有聞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而不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而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万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

随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隨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若物々各其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有所不及者矣故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躰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順到之學棄智慮去已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泠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下人以分別為智而不知々識之闇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混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以為知若何以故將薄夫知於之後鄰而隣於僞者也蔣之言近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謑髁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椎拍輐斷注云割截若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若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也彼舉世有是非而彼俱合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然不動之貌而已矣者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雨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動之故得以此全于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為哉

唐荊川曰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粗非而已

李士表云雄白者非尚勝自是和尚勝自顯則逐知過分以於其生故古人不遁逃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而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於谿谷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本謂道末謂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粗々既曰粗矣則不甚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理人不積常使胸次洒々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有則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馬表謂應事接物見之于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若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居即沃氏所謂注心言已之心一無所往而形々物々莫非已心之所顯發此彼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芴乎其若往而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濟也同焉者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

陸西星云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

郭子玄云莊語猶法言也卮言道之日門無窮聖言寓言所以遂許也人不信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々言不足喻而寓有萬言大莊子之所作者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欲其言亦然

孫大投云莊生自叙道術口在書中盡上見得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寞無形若清虛而無象也變

所三是實却非他人譏與者

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往為行萬物一府生死同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茫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其典未入中国而中国自有此種道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无形变化無常的道理謬悠言非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于人然又不欲以觭自見觭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濁不以可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順之以連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倪即傲倪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无棄物與道為体者亦無棄物故不傲倪不傲倪則與物為游者同於得失若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環瑋而連犿无傷也環瑋奇特之狀連犿相從之貌犿與獲同玉篇牲犍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卻善体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環瑋不傷不傷即無礙之義其辭旨抑揚掩奄參差不一而淑詭諔詭之中卻有可深思而淂之

理此兩句說盡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又散出盡乃已將上與造化者游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末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主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闓達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為也林鬳齋只為本宗二字認行不真以性命之旨殊查茫昧

莊子曰莊姓言道術此俠言多方則所謂方術忠王表曰惠施從辨之日甚兄荀列之不詳則其罪不著然詳列之而不止則老而勒而无節則敢一去不回瀬則荒今初列其事而可否之再列其事而可否之三列其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倪。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閑

古人之風以自與起各成一家之言而惠施之言全无師授不過騰辯博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日惠施多方則未免淂多聞雜者者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歷舉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

而可否之每列其事于中摘出案所以節物一一皆成法也

無內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小一此便是他強乱之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厚是指趣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稽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則无厚者亦滿天地何啻千里又孰謂無厚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不淂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睨万物方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于小同却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万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淪為之分為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斂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夫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說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伸已之說以與天下辯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天地東南匯為巨浸瀰漫浩渺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滯于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者路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解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可解誰為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以言中而天無定躰中無定在如中庭月映守分比隣燕越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同皆可以為天下之中央此句卻是以強詞傍理而勝之汎愛万物天地一躰也此句卻好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声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也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

趙以夫曰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載公孫龍弛相類王之辯辯者之言說犯先堅列人守於此云

[illegible]刘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殆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有不行不止之時犬羊皆人可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羊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卵胎亦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謂胎為卵馬亦未嘗不生也故曰馬有卵丁子者蝦也蝦无尾而科斗有尾批則落尾而為蝦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容谷何以傳聲故曰山出口輪負喉地而喉輾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轉地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自不視指不至而手日至之役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短以為方而龜之体不方故言方則不得謂之短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短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者枘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鑿物為鑿耳不知鑿不圓枘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圓枘鳥飛下天景落于地但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形也者有待而能者也無鳥則无景景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矢安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无有不行不止者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鏃矢蜩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横生種種聰明意見以求異于人惠子一生搬弄精魂只在於此誠可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一族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得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族形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色附於体則一者并於而為三是故有驪馬也黃馬也又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有驪黃牛也白狗黑亦然是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也虛也虛實相乗其理如此〻〻諸家不知何解孤狗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母者曰駒无母者曰孤言狗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得復為駒矣今曰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知乎夫一尺之棰日取其半則萬世用之而以不竭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雖衣之於也此方謂之睐地蓋褌有毀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久可以無損壞之虞以況惠施之辯不全用十分道理但將些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時辯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使其全用道理則一道理為其辯使窮安有許多強辯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嘵〻〻徒能飾人之心徒為便者之囿而已辯困言叢天下之辯而不能解也夫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illegible]特而不下不下則貌為詭[illegible]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他人夫又賢也視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illegible]物者為我摯節其自負如此是蓋存雄而無術者[illegible]雄者道也[illegible]者非道也故曰無術[illegible]道喪矣

[illegible]

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遂矣惠子不思而應不思而對若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也既又徧為之說〻〻而公他之而不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怪之以怪是他躲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協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為晦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塗隩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奧以為深昧不明之謂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日營〻於草芥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一蚉一虻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為戒所以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不善善者不知惠子不能以斗道
窮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辭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獨以
其精神散于万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知自以其名惜夫有
如是之才而不能養朋馳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
將欲止天下之知欲言愈煩而知愈起
是猶窮響以声而形与影競走也悲夫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五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列子

天瑞篇

翁有丁曰總是陰陽化生之秘文勢鼓舞亦不肯道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

劉純仁曰乃能生且生化且化

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

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乃物是也出此化死化死生故常生常化死時者即常生也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列子之女同學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言自受教於壺子者也）其言也。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之汝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永贊曰不曰无定名无定迹只下一謂字自是

焦竑曰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始此書又作似而齒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

○變而為一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有五名故曰一變而為七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陽老陽之數大□九此陽…

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迺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有形有色有味者天地間萬物言也生生之形、聲、色、味之造化也

大意只謂天地亦不能及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是十分正旦之命

蘇濬曰此段與易理化生不甚背且文氣鼓舞

此生也无為造化也此下物

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自奇特

…生曰生之…形形者未嘗有此…見之言自非怪幻寓之說…本如此

…川曰此處便縮到理上

矣。…（夫盈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矣）皆為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長能短。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則無知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論道曰夫道者惟無語故能無名無名故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則理既無生亦無死也…悟之徒非理之實當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㡭

九我曰皆皆也言物皆化也此以下皆言生生化化之意

（音計謂水上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物根在水土之際布在水土中就水上視之不見纔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矣楚人謂之鼃蠙之衣）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陵屯高處也）則為陵舄（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蝴蝶也）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掇（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唾）斯彌為食醯頤輅（若酒上蠛蠓也下同）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當作久）（九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芮（小蟲也）瞀芮生乎腐蠸（蠸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鄰作磷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吝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

李氏机曰有思幽之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潜感不假交合而生子[illegible]

[illegible]庶云此從緣至於程物生之物蛇蠶歈之類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生无窮已也

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此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伊尹生乎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濕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荀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方形方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死靡不由之也

丘蘇山曰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去則聚者以形實為始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illegible]故迭相与為終始而理實死終死始者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于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忘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

[illegible]分作三截[illegible]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

[illegible]謂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意之意

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慮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郕音成魯邑名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永嘉虎曰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无利欲二者不干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期而自獲也

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竝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壟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

盧注擬曰樂天知命大然以待終召亡之所以自息雖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

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昔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人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之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德者得也）

杯蒲窔曰傚身植行常懷競惧此仁者之所處貪欲縱肆常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休息疾人之

（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哉。則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迹不免于弱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而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子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姚寬曰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喜死生之往來循不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者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莊改正是此意

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周穆方欲以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粥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体体隨化而迁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蜒欠化之器託不停之逆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麁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亦何所不勝夫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積氣之有光耀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四字皆踐蹈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体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

列時化曰此二人一以天敗為憂一以天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者識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生非汝有是天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盗始吾為盗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盗之言而不喻其為盗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盗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声若失為盗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九事出有也吾盗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盗禽獸水盗魚鼈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盗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然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盗乎盗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盗哉若其有盗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盗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盗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盗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者是則公名滅矣今若乃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于理未理有公私者亦盗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盗忘公私者亦盗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讓之非能去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盗耶孰為不盗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盗與不盗理無差者也

支道林曰棄生之真淵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失位理處順則所適常適任情背道則遇物斯而

許應元曰亦不必便有此國明

黃帝篇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本文作安色色皯黣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從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愛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乱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恭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待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

其〔?〕之又如此耳

荊川曰理无生死故無所樂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視昧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

陳銘盧曰此皆不有此事特設言耳

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 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 搔也）無痟癢（周礼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若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雞 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可以情告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故称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盖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恭而不衰也）。不偎（愛也）不愛（不偎不爱謂或隠或見山海經日北海之隅其水人居偎爱隠偎也字林而偎彷彿見不審者也），仙聖為之臣（仙寿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执尊卑長短各得其分因以而寄雅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己無愆（愆本文作褰去言反○愆褰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灵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盖神人御寇獨之也）。尹

字九我曰既不食五谷豈復有以風飲露乎盖涵約之貌不畏于物耳

支道林曰大人合德陰陽順序四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若于曰以道位天者其鬼不神

支道林曰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在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无矜吝于胸懷内外如一不觉喻於己而不乱欣其一故聊寄笑焉

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音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 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 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实懐利害而不敢言此隠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念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声下同）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縱放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夫眼耳鼻口各有所司令神凝形釋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顓鼻口故六臟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礼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関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

表了九曰心既无念口既无言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能任道窮宗為世律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是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将何所施故曰内外尽矣

王鏊曰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至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

胡時化曰不深度詞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死端无始也度法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天子以萬物為治亦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

邵宝曰此措粗以明至理之灭然也

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实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笑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魚語女音汝當作吾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至昆蟲皆形声之物以形躯相观則無殊絶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秀曰同是形色之一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惟自然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尋形躯欲窮其所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湛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扎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竝遊豈得無終始之所乎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道而已扎物之所至皆使無閡

然後道於群生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神無郤郤音隙閡也故物奚自入焉自然一之分不虧則形神全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音忤遇也物而不慴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不開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盡汝窮鏑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時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木偶人形曰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志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直德秀曰神氣不變者至德充于內內神全于內故息近對深所在皆明故其安危之機而隨然自得也

垂謂足二分心垂王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揮斥放縱也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至矣唯射乎范子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薄也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介用副也稱也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之郊野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富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於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亡者存存者亡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

之因假糧荷畚音本籠也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楊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眲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攩音搥打也柲扶推也抌抌逺拒也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殫憊疲也盡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飛凫一本作揚猶飄從風也物於地肌骨無碼音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措河曲之淫隈水曲也曰彼中有寶珠泳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

並顔同前

取綿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辱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

其道深曰至信之人可以感物動天地不止履危險入水火是名言

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

此篇辭語多類莊子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顔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　言其道數必秀）乃若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能不懼舟也　謖起也何驚從之）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譎（譎同譎詐與諒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則無矜畏之心）廼若夫役人之未嘗見

云然曰見操舟之可善則是玩其文未得其實自能則之未

至其實今且為汝之説也

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閑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摳）者巧以鉤為之（鉤銅）摳者憚以黄金摳者惛（惛音昏迷惛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唯忘内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巫當作極高出溺也

蹈水之道如此

支道林曰：累三丸而不墜，用手之停當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所失在錙銖，言所失之小也。

蹈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古忽反。涌波也。洄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湧出之貌。）從水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隨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有痀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猶掇（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音丸。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橜株駒（橜本或作橜株。駒亦枯樹木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也。）孔

支道林曰：逢猶大也，謂大袍之衣，儒服寬而長大，修仁也。言修汝所用仁義之術，及于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于身上也。心動于內，形動于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也。

此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

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妄，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為形以護蜂，海童任和心而漚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大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乎心處專一，循能外不駭物，此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情忘無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若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仍。下曰藉，草不剪曰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王世貞曰：此言因心以刳心，因智以去智，心智[illegible]者矣。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謂宿留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者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之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用。）自齊來處於鄭，命

湯賓尹曰：此言[illegible]有道而無[illegible]雄[illegible]汝雖深淺不同，然但在[illegible]則無文相發矣。汝未及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盧震曰：要識[illegible]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

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汝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故使人得而相汝。（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數旬矣！吾見怪焉，濕灰焉。（氣如濕灰。）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誫不止，（罪或作萌，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則至人無感之時。）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王道坤曰此九水名至人用之則離則行舍之則藏波流九變治也紛紜若居其極吾宗潛然自運日月照之也

生運我心冷灰矣灰然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閑故謂之杜權而活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見矣天壤之中覆載之功
外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旋踵機發不此為杜
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大抵無往不平
況然一之以管窺天皆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流洞流也此言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
泉流水之潘為淵濫水湧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音軌水泉
從旁水也流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出也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之流行

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雖進退同群而不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
誰何因以為茅靡遜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則相若無所用
其心自成之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豨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親無適無莫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紛然而封戎真不散也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遇伯昏瞀
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餉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

湯賓尹曰權輕利薄可先以示于人而皆敬之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駱日升曰廢誕也曾無善言以當槧否乎
李廷機曰老子之嘆嘆其不可告弟子之言謂其身之物若蓋而無所執一各一樣機軸

誠不解外自矜誠內不釋然也形諜成光諜動便成光以外鎮人心外以服物內實動物
不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整其所患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所貨者羹介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
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于國而智盡
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皆輕者
望利薄任重者皆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乎汝知驚此者是善難察者也汝處已人將
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懼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知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屨滿矣屨之眾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本作賓者導也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背理而感物求物不可不得而汝不
能使人無汝保也任情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求而焉用之感哉何術用汝
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先物施惠彼豫出而異者不因且必有感也搖也與汝游
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誇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脫屨戶外膝而
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為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
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
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盱誇張若此何所居處而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

吳默曰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
楊文熙曰自古以來滅其強者視彼不己若之人則又以我先之爲快苦以此而滅以存也

物競則常虛卑而守約也楊朱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先危之也）出於己者亡所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

於我者又其我子我又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則殆矣以柔爲尚者視世之人皆出于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后在我者當弱常无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于己者无所殆矣
陳岩庭曰此一段言虞夏以前之人在德而不

勝不任而自任也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

在狀
又曰此一段言黃虞以后之人在相而不在德

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一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攜黨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

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甲鱗羽之宗青綠毛羽之長遠濡動皆鳴呼相聞各有語處該相制飛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律是御無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隅）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有足曰蟲無足曰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狙者猨猴之屬同好養猨猴者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

吳文昭曰此言籠絡之術不可以

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音紀，名消，或作渻）子為周宣王養鬭鷄十日而問鷄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以血氣與鷄之類）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也。卦象曰賚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惠盎（惠盎，惠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虜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

孫鑛曰此假說有此人

黃震曰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湯約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或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支道林曰假說目不能所耳不能聞意迷精喪以起下神游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且又變人之慮（能使人暗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迺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礼大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王以塞耳）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以所勸人之意王）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移，推也）王若殞

胡時中曰應上所居所游

集解曰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不可問欲以智爭衰模未可測

李廷机曰此咸王君之言故敢遊八極有放浪形骸之外意

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

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支道林曰造物者非有心自然之妙耳

虛焉也（頻壁）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意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古騮字華）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驥驪驊騮赤驥白儀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主車則造父為御離（音泰）丙（音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御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百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頹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

王世貞曰假物而為變革者與從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

夫人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又由理形又由生未有有形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知造為[illegible]

[illegible]水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推此類也陰陽之數極萬物之情狀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顛眄則飛走易形蓋之末者也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箸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者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變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而不顯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為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夢（蘁當為驚愕之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其或因事致）

胡特化曰此以上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因情起念理自然也以下言真人無夢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忘。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内）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寢。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籍。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不趣役者。侵晨昏而不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寢。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位役。無不偽。

世貞曰此亦為勞夢不羈若榮各適一方則役夫勤于晝而逸于夜尹氏榮于晝而勞于夜理均不兼求足相勝也

此言惟聖人為能辨覺夢也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囈音詣）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代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今據有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

倪思曰按此理亦當是陽之所後而顧紀顏回者欲許汝當其[illegible]

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己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眾寡相傾以成辯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者同行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江遹曰又氣顛倒以非常品

宋坤曰吾之君子盛於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音待）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疾者也）

仲尼篇

盧重玄曰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王世貞曰回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以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

江遹曰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耳夫其道則無益于理也

吳高曰此以學者將謂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宋坤曰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

知天下之知而反死心者也

回賜之高下于此可見

蘇濬曰此借回之辭夫聖人無所貸亦無所用用之於亦固事而生耳吹所仰焉成於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宜歸而反求諸固泊然而不動耳

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忘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孔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耳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形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又曰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唐荊川曰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立務之迹

許應元曰此非常識所及故以

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大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以名焉大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智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

方欺問也

至心不自矜有如此

陳碧虛曰辨而不能訥必陷忘信之失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愍之道莊而不能同有以和光之義此皆滯于一方也

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四子各有一行之長欲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師徒相與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季本曰此行也人從問徒從討長短數有四十故正而許之也

朱之蕃曰此見其尸居則自同上下不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難

胡庭化曰大抵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欺魄土人也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衎然專直而往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

知之上白所入少心沿方斯亡即物而言所非我言即物也即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言默之而終日用知而無從庶之名故河上所不言无所不言也

李九我曰列矣地坐似若依肶作降之情大老人之心深出而感以外物必多為要是定于一方哉

學也。已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盡（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徃）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厭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句者誰列子之言游也求間游之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識論曰人離七人之形而天地之理統矣故首自足方取像二儀鼻際口實化深山谷能內運於東吾脉係乎川溫熱同乎災火氣息不異風雨內視諸邑誰有一物不備並出仰視俯察復于蛹覩者后備所見

唐荊川曰夫人況以愛制乎物者以忘有淡也

陶望齡曰忘貧夫忘有利害昌能以萬殊為一貴其誤万物其忘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乎不得尋視謀不能為也

如豕。（無生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忘天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子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犇佚音奔溢佚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溢究極之繫莫不傾盡故物之斃又先始於盈溢然後之于虧缺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躰之所能順心之所適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者奚若。（世所謂相朝謂為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

李頤曰忘情任從而亦涌亦窮其死此皆至人之道者也

陳懿曰役志求全貴身興物從害於利務內役外雖之于外亟由生不幸也

唐荊川曰以至柔之道御物物亡與對故其功不顯
施仁曰古人有言曰春觀察秋毫盛德聞雷霆亦此意也
吳默曰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下代許中山以道

此正見名書多明之人

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俞彼為大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任，說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備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術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也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宣王心惑而疑

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矜千鈞，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子牟因封中山公子牟也

陳碧虛曰彼能而不言不能而不合言行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要奇其異而虛誕其辭

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后，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背其業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發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

吳道材曰箭相屬而不墜所謂強弩之末勢不穿魯縞者也
陸西星曰夫物之所以斷絕者以其有不均之處也若均則不斷以此推之而得其重物勢至均故也
范無隱曰此申前段之意

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箭多竹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睫本作挾，目瞬也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感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此義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既物不盡，而心更帶

郭子玄云既寢之亦又亦至之後以萬此郭之設言也

然而皆云大抵消治于物者則亦名號矣治名則成則非不盡在物上物不盡條理在竟下

千進祖曰沒盡也大盡然方物歲消其極者不亦其自然之性也形以識知則物之性淺順天之道也

孫潘曰順ㄴ而動故若水也應而不識故若鏡也應而不唱故若響也

陳碧虛曰后世又後以今世為

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也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ㄴ不絕ㄴ則由於不等）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与馬謂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非命形也尋此非語如何可改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于卽不可辯言本之言無異于鳴）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而皆謂其有條貫者也）設令發於餘數子亦將承之公孫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迺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宣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理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篇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ㄴ物今惡得物後

右出則古今始待矣設今后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

林疑獨曰既謂之無何處有外既謂之盡何處有中所謂無ㄴ極無ㄴ極乃真無盡矣

唐荊川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齊州遠而不知其所謂之四極

張湛曰…故不窮也

郭子玄曰陰陽天地之…夫地天之…了又形體…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色之精以和陰陽使與造

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ㄴ極無盡之中復無ㄴ盡無極復無ㄴ極無盡復無ㄴ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ㄴ極無盡復無ㄴ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盡有極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

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萬物可以理推不可以氣數故信其心智所及知而不有知所知之有極者乎膚識也識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係之也之於達人鄙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窮觀宇之所閡哉浮物外之寄形若夫拘情慮于有方之境猶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為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于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内之至言以啓心智之所滯搜無外之宗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汝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刿所儒業指斥大方豈真好奇尚異而從為誇大哉悲夫惝罔既復識於世論吾子亦徒以何允之哉）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

東。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
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
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
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
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
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
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
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
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禺與隅同）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番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
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
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僬僥短人名）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
有人名曰諍。（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荊之南有冥靈（本名）者。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糞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春
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蠛蠓蚊蚋也二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之北。（窮髮莊子云）有溟海者。（水黑色謂溟海）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
長稱焉。其名為鯤。（鯤鯨魚）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字書云[illegible]水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諸反目際也）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䴞俞師曠方
夜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
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侵然內照而已不假于耳）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雷霆之
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

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
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
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
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性鈞全足不願相易也）
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
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
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
擔者三胡。叩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

沐羲徐曰：應上湯問巨細修短之說

[illegible]

猶〻於也此亦猶遲也

孀妻有遺始亂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又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從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傳記折末明焉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五　列子　四十

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群異各得其方夭壽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天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自此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擿絶限之外者非用心之表映寄言以遣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

札屬役死也

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甗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甔擔重直為反甀瓦謂瓦缾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水下山下水流曰呼經營一國亡不悉遍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息也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五　列子　四十一

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眾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儀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咤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祝者斷絶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忘損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九國之人鞨鞨音末方信俗人帕頭是也帕頭採頭也帕又作鞨又作袜巾而裳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

管一德曰隰朋之知極于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備故管仲駁之也

蘇濬曰夫方士所資自然而能故吾越之用舟燕胡之乘馬得之于水陸之宜不數拳於資官

偵曰治水者失防失宜禹稍相似如一李之於水不學之于禹也

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夫本作啖)人之國其親戚死剮(音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假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此小兒之亦日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涼微)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涼乎

林希逸曰發揮啟院而臣不足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智乎均天下之至理也

言均故也所以絕者重則傾有不均故也

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

王世貞曰此借釣弋以起下治國之言

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

焦竑曰二子易心兼其不識故合點耳各歸於同耳

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剖心易慮又異為同)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對上迷死三日言)二人辭歸(二人公扈齊嬰也)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止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文鄭國樂師師襄亦古之善琴也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得其琴之章)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故緣類變四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封耳)將終(將終者彈琴之將終也)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

茅曰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

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

之九歌至而雨陽之三夫之聲楊家破殺且飛鄒五左右皆喜走平公悅大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角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也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鄒子吹律煖之而示黍滋也已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音邕地名也預曰齊城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哭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

陸西星云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今又善哭以歌哭干孟嘗君

琴鍾子牙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登山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聞舍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逃藏也鍾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薦當作進也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三迮人機曰中道有國獻者上考之人也

頷猶搖頭也

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廢其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吾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釐音僖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其蠅古之時射者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陳詳道曰生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術亦如人有五臟有病皆外見七孔與四肢也

李九我曰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机之二年之后雖錐末倒而眥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

許愿元曰力學與精敘亦皆同無下平皆寫而然定體晉眈近之交也

姚寬曰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卦也

楊維楨曰[illegible]皆須從[illegible]三接而后成器[illegible]若[illegible]金鉄亦然故學者又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難也

雖然[illegible]造父善御[illegible]與之齊[illegible]轡銜[illegible]得於心[illegible]安矣

描畫善御体

王世貞曰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不敢跡者此心不[illegible]即進止有常[illegible]之于身乃可行之于物[illegible]六轡之頌馬足之中[illegible]之有道不[illegible]

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兮相拜為塗請為父子尅臂以
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
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
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
趣（行也）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
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
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
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轡車與也）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
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於民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歷道致遠而氣有餘誠得其
御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
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
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
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丘
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
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常勝氣而体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
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敵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
承刃披胸受矢鋩鍔（上音芒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

[illegible]車輪外不得先用之轍蹄外不外先用之地不可謂然也

此言三劍不同如此

支道林曰以其可執可見故言其下者

唐荊川曰錕鋙龍劍也河圖曰及崑[illegible]取其皮毛瀛洲多積石名為布名曰火浣

丹猶雛鷇也（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
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
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
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
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
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
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
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
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
丹曰雖然吾又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
閒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
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
之死輙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
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
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
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
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切玉如泥焉

(可切玉)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力命篇

(焦竑曰命者天之則壽夭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則已然)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回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豈可以制也)

(又曰此言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欐音麗棟)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

(又曰衣短褐食粢糲言其貧衣文錦食粱肉言其富)

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怛也哉

管夷吾鮑叔牙(並潁川人)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齊無君二公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勿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

仲使小白將而其心熱之不然將賊鮑叔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仇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于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吾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陸西星曰管子久三遇鮑叔有知所以世稱管鮑之交至今不替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能善能用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仇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假録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而不私則逆民而不能納〕

胡時化曰言病之甚不可伏諱而不言也

林希逸曰愧其道之不及聖於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若己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己人愈有己〕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也〔與物升降物又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鄧子文曰析[illegible]鄧析[illegible]鄭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逆〔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然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无道畏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活道坤曰自然生耳自然死耳未又由人德多智力故曰天福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又由凶虐與焉窮故亦曰天福

林虞曰死生壽夭有命年為世人不知謂藥之所主愈以故遷如亦與生死死故設為楊朱季

施仁曰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于死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衆者之所惑達者之所昧也

此正見由于命也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失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湩竹用反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

許益元曰大順天理而死之者則鬼神不能任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死順以決成敗利而謀害此方與死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本能使吉凶不生禍福莫及也

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試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固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

句句明言非此宜有不能治此

施仁曰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愛約曰此下五段援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其世太亦在子所謂從從成熟之類

杌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𡰪音骨方言墨𡰪江淮之間謂之无賴單至嘽咺寬廣雅云墨音目𡰪作㞞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憋懯芳滅反憋音敷此皆黠詐輕遜繳急速之貌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如隨也胥如謂各從其志也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㺃𤟌㺃体憨貌情露謇極音棘極急也謂語急而乞又云疾也息生相背也或作極皆非也凌誶凌誶謂好陵人也誶音罵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眠娗欺慢之語也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

眠娗音緜殄諈諉音腄委

張湛曰世有疑得我失之言而理實無我也

又曰禍福皆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者因謂內成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讁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偶偶也自專謂自相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特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佹佹欲之貌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式其以成敗而不能亦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佑会也言實昧誰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能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

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

呂吉甫云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又曰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士限反

盧景濬曰此該之所使不容已也

李九我曰夫士為无已故情无已也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滴流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

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楊朱篇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

王世貞曰夫名者因偽以成真假此以招實焉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免勸愛之弊耶

又曰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為名者偽名則得利於中

[illegible]

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實則不為偽則不是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

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梏手械也何以異哉异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後形各殊然生死變化未始絶也
顧諫治曰此等文字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反〔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
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
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
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耳非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
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當然耳〕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
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无憂當〕
〔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
亡欲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

王世貞曰此評伯夷展季之言亦欲有所以折楊不得不寄言于高勝者耳

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
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
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
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
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能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
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
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
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
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聽目之
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illegible]
胡時化曰措詞拘禮力怀于猝恨無告以至死者長年過斯非所貴也
王鏊曰安樂壽考者也自以勤省治身勤苦決疾非達生死之分所以奉此云所以明舍身者惟取其逸佚之美也

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
得行謂之閼往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養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九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
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
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
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
椁亦可惟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
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
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

又曰此言朝之安于酒
又曰此言朝之荒于色

好色朝之室也聚酒麴蘖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
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
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暱
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
娥姣〔稚云好也〕者又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
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
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
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
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

魏寛曰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此篇問答偶耳此一篇發又大是扶抑說不似君子之言氣然其音欲未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逆之言者耳

李廷机曰此有規諷朝穆耽于酒色之意

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至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竟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我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亦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治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畢歷之猶人之行咫步也

孫大俊曰達于理者知萬物之不常財貨之聚散之非我之功也且豈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吝吝所功礼法所拘者

鄭子瓦曰一三之行非以相而已所好以惡哉安危知循环之无穷若以為樂刑則亡之物生而所得及去以為苦即則切已之悲不可再經故生死久而愛弥積也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火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遂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理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九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蹈鋒踐本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恣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

施仁曰疑楊子責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唐荊川曰此段[illegible]

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告上曰告發下曰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鯀古本反禹父名）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慮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服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illegible]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覩形即事殊見之迹美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弗共心者也將明至理之言又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萬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

[illegible]

然不治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兢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
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
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
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
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
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
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
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
其身雖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若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

[illegible]

呂祖謙曰人生之有昏宦猶欲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欲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待以相使矣此天自古以來所有之語子華曰无貴賤不分[illegible]貴盈民此意[illegible]意似

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
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于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
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物外不能所制）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
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
肌肉麤厚筋節䠞急（筋節急也或作權䠞上音權下區位反䠞䠞筋急貌䠞音區位切）一朝處
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
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
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

子曰此言[illegible]人此言人足[illegible]情欲皆以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矣頑說忌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程楷曰愉中生驕奇中出奇

黂（縕黂謂分麪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
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
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蜇慘
痛也）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陽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
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下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
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
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
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

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
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乎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
間哉

說符篇

釜坤曰符驗也言事效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拇乎要道之公

胡特化曰物莫能與爭故常語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出足列子一浮持后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又以為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列子曰願聞持後（後其身而身先）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
枉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
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
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美惡）

報應響之影（獨理無差焉）故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于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礼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由徑也（稽度之礼既明而後道不明者則出可以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考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問循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鷄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爲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已（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已）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知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弗失也（守而弗守即心平体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況於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

衰（豈其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於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富有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王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汝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子叩胸而讓施

不如□□行乖孔氏之術而習不適時則動而失命者矣

蘇濬曰二子之所以劣不以其時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矣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之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一本无不字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弗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

陳仁錫曰此見盜不可以伺察盡而可以道德化

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也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涉水也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

又曰此正言弭盜之方

焦竑曰白公楚平公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故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欲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則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如此故至言去言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便作亂故及于難趙襄子使子新稺穆子攻翟穆子襄子家臣新稺狗也翟鮮虞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遽傳也謁之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錢福曰此見勝敵不難而難乎持勝所以懼其驕心也

[illegible]不臨者

胡氏曰公輸般為攻器墨子設守械却之公輸般所服而不侵知命者不有其能也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穆文熙曰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駿驥若存若亡惟得其也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召

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到技俠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於寡人者（謂先倚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又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廼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良馬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知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裁穀曰言其相馬之妙乃知此矣以勝臣千万而不可量

真德秀曰精內謂天机粗外謂牝牡毛色所見者惟天机也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所視者不見其所見

呂祖謙曰說出相國一段如圖畫

又曰早謀所以無此三怨之方

焦竑曰與之寢丘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至意也）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皐之妙術豈止于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又有貴于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曰善孤立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幾祥也又音機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往盜曰嘻賢矣夫既

王蒙曰既活人而又追之以非以德報怨之道

黄震曰擊行也如今以陵暴也常相傳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

錢福曰凡成平能取中字曰射亦曰投

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又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言不可度量也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㩳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

瞿景淳曰驕奢之致討敗不以一[illegible]盜虞氏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仁成或取義[illegible]人以醜后世仁即義[illegible]

傷勇非真得秀曰此段似戰戰特風氣習聶政之[illegible]智氏之豫讓杜[illegible]方之華者

姚寬曰此死出

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告許諾至斯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飡水飯也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也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illegible]也

焦竑曰此章[illegible]轉然而補以為問答今神驗答語亦有此風

王慎曰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則心不[illegible]所為人

黄震曰此段[illegible]徐曲說往小以至大往物以至人往[illegible]以及[illegible]而不厭[illegible]不然今[illegible]妙[illegible]此列[illegible]

凌約曰心都子[illegible]

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尚臻楊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

[illegible]之間與[illegible]之間法同

錢福曰仁義同出而異名曰以所適之時異所為之士異所處之地異故也得其初意則理一分殊無途同歸彼李酒反溺者是徒知牢之末流遠其初失其本矣

姚寬曰徒來善于里公者其說為問答探机密意於言語之外子貢夷齊之問知夫子不為衛君子心都子三術之問悟亡羊

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既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說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声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

貲此在悟者得之不可言傳也

唐荊川曰此篇明己身來正則外物所不能攻有外非之來不內求諸己而歸積于人亦猶尚布服異而怪狗之失也

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說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衡患雖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

真德秀曰此一論甚近人情今世亦此夫有甚眾如孤出湖中之放魚鱉有一日而嘗數次者

又曰同生莫類但自貴而自賤

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生故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

王維禎曰此言世情之難灵公私之難明翰亦甚矣

立潛曰此章從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其洋出有之徵

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衣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以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利亦如挑遺棄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因請以為薪為樵欲之具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意其鄰之子觀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也。日復見

瞿汝稷曰心有所忿懥憂傷而不知亦人情之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胡時化曰此篇議論皆正旨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于他篇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而立倒杖策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惟不見人故攫其金

五卷尾

[library seal]

荀卿曰勸學者見學之任人不可已令因有所始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荀子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水水為之而寒於水此喻人之學則才過其本性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已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吳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大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高以孫曰此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同也議論大醇不疵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滫溺也言槐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是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蜹蠅之類言有德則人歸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駕引車則一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當及之此一句疑脫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于不舍鍥刻也舍與捨同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鼫鼠傳寫誤以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

張之象曰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

楊倞曰言積學而不已可成聖曰順德積小以高大此之謂也

竭曰用心專一之義

楊慎曰詩謂[illegible]所以節[illegible]乎中而止[illegible]流淫也春秋微[illegible]

曰中声已降一降之後不容弛矣礼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此說六經之意

李奎曰以為禽犢猶以為饋獻之物也

鼫能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謂窮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而又不能先人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
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亦古之善鼓琴者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
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
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舍之禽獸
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
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謂也在天地之間者
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入乎耳者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
為法則端當謂喘蝡謂微動一皆也或喘而言微蝡微動皆可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
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
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謂以言强賛助之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謂應聲也學莫便乎近其人
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正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事方其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故曰學莫便
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乎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
書而已將原先生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言所成所出者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絜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之猶以
指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
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
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

李于鱗曰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

何孟春曰此謂道至而后接之謂

申時行曰荀言[illegible]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不啻以文論也

許国曰礼崇詩書之數習以貫之又擇賢人

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
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
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與之
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
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
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也術不能亂也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
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
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穿貫之也思索
以通之思索謂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而處之也除其害者以持

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好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欲不可禁也心好之有天下之富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先生又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 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謂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 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則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愀然憂懼貌自省省其過也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 扁讀為辨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 宜於時通利於處窮禮信是也

黃道周曰脩然自存愀然自省介然自好菑然自惡脩身之大條

鍾惺曰先辨善惡師友之所在而又獨去其賊己者則益也大矣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僈 提僈舒緩也 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夷倨也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 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 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 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 少見曰陋難進曰提 提訓舒緩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者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也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濕亦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凡志而不得歎而不獲高而不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去過恭則無威儀寬緩但不及机事貪利則有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 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 駑謂才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 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炤之以災禍謂以災禍炤爛使之知懼也 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愨誠愿也愚款端愨是無潤色故曰合之以禮樂 皆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由師莫神一

[illegible]以禮治

霍韜曰以禮義脩身便是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錢穀曰詩曰漸車壯案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

呂惟曰君子固窮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

好（佞捷速也。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悖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禮而行。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謂鄙固）橫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慤，（謂乖僻背違，不能端慤）程役而不錄，（程，功役；錄，檢束也。程及勞役之事，急惰而不檢束。言不於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俟異，非清淖也，（供，恭也。寔當為敦。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清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饒饒然而之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執）然夫欲以獨脩其身，（即獨善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遠）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

馬理曰借喻殊快非超然之才絕俗之識不能也滿紙神奇出塵絕倫

顧崙臣曰文逸如驥之逐風

李于鱗曰此言學之不已則可以希聖希賢可以配天地雖跛鱉而千里平地丘山矣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魁，謂偏倚作怪之行）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成湯齊聖，謂賢淵也）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不志其義則渠渠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渠渠，不寬大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數君子之難，故學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知若師，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非師，不是師，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自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躰）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均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

黃道周曰此言修身不可以無禮而禮不可以無師

張之象曰：老老，謂尊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惕與蕩同。惕悍，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貴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眾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又此同也）。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則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勌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予也）。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事理所宜而不怠惰也）；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驕逸，故雖燕安而自不至于怠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二句謂以公而滅私，故賞罰得中乎理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勝私欲也。

高似孫曰：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又曰：鶡子云非忍也，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時則隱之，沉身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齊秦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人呼於一山，眾山皆應，是山聞人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

何孟春曰：是端頑說，故曰難持。

鉤有須（是以有口也），卵有毛（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雖伏鶵卵之不為雞，則生類於鶵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數難子產，為子產所殺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吟口，吟在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縛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抑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劌，傷也。但有廉稜，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不至於孤介也），堅彊而不暴（雖堅彊而不凶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強彊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謂申）。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如此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許國曰：君子小人之異大較如此。

黃汝卿曰莊子以天下爲沈濁不可以莊語……云云

姜寶曰輕而翾言小人之輕意翾翾然如小鳥之翾也

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總類也)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知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恭而止礼)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齊謂自整齊而不怨)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此言憂喜皆當其理也)通則文而明(謂有文章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謂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傾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而不知止者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人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僥倖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怨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也翾小飛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礼義者也非治非礼義者也)然而國亂將不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猶亂而治之也)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爲善也)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治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汙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掝掝當爲惑惑謂惽惽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

顧起元曰楚詞云安去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意與此同

形形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生變化則德同於天聊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變終於化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爲化春生冬落則爲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天地二句言天地有至德百姓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雖出令民如未從者雖強使之從亦必至疑)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爲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其所止至也)

唐鴻曰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也

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脩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亂而成俗)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又將由辯朝廷又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

又曰啖啖并吞之貌事任也謂斷決任事于外也

姜寶曰如此之謂傷國傷國者斷喪其元氣而未至于亡也

又曰辨理也審曲使勿于理也

申時行曰節死制成云兩當一丸同而別之長曰質辨曰制質今之劵書也左氏傳曰辨質劵攻舊遺此市質劑或曰質正也

巳補曰此但農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

馬理曰所求之物皆給足也

姜寶曰世之論治者又曰變法可以為治不知法者治之具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要之世高法非不存也否是而人非耳

節死制者也(節中義 制職分)百官則將畏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尊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其制度使有付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曰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礼小宰聽買賣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礼中冬月斬陽木仲春月斬陰木是也佻謂緩也謂不迫促也任巧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賴遠其塗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說上說乎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者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后如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

顧充曰[illegible]

[illegible]

申時行曰[illegible]

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外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矣凡鬭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

李塗曰此言鬬之忘身忘君忘親者總非智害而无利辱而无榮

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與人同但好鬬為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甚猶如此何為鬬也）

又曰此言有鬬者不同鬬者之勇無乃狗彘賈盜小人之勇而非士君子之勇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于求食賈盜勇于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

諸家曰序倫皆此其知訓於水上就陽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倏魚出遊從容浮陽之義

為事利（恈恈愛欲之貌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恈恈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竹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鯈鉥者浮陽之魚也（鯈鉥魚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祛同）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此見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過與不過皆歸之天故不怨天也）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

又曰此言榮辱之大分見其中雖未必皆然其大分如此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愨者常安利蕩悍

呂補曰此言安危利害之常體蓋未皆然六大率如此

者常危害（材性愨謹也蕩悍已解見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乎天子之命下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又曰此言天子之所以取天下諸侯之所以取國家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官人之所以取祿秩所取不同而其為榮則一

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丈尺量升斛刑法律之書籍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言世傳夫則所以保持王公王公賴之所以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秩祿也

又曰榮辱之分大致如此

孝悌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軥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者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事謂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擣抗之擣乃擣擣之貌突陵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其義兩得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又曰此言君子小人同一好榮惡辱好利惡害之心而其所以求之道則不同是以君子常榮而無辱小人常辱而無榮

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于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

許國曰君子注錯之當所以付榮小人注錯之過所以付辱

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便好詐得成亦有必禍無福也故君子者信矣
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
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亦易立也成
則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
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
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
過也注措謂所注意錯履也 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
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有德者謂之雅也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士風習俗也節謂有理以限制之也
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突盜常
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汙當爲優字同義 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
人道其怪怪謂非常之事取此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同飢而欲食寒而
欲煖勞而欲息息安佚也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鹹
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腥臊亦臭之惡者 是又人之所以常生而有也
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跖
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注錯習俗之所積是又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
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說也 爲工匠農賈則常
煩勞然而人多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乎

錢谷曰言古之善治天下者知有不順其俗者則刑之所[illegible]辱之所加也

性之固習者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之爲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 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
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也 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
離耳下反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蔡頂然 故賞慶刑罰埶詐之
爲道也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
而不道也故厚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illegible]
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謂作業任謂力役 以調齊
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不順其上則百姓
莫不咎怨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毒害也孽謂妖孽祓除也 然後刑於是
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苟
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知脩上之法
象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
於是衆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 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
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
養之持以養之 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

雕雕章明之貌

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得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
者神所爲者化有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爲民從皆化之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
屬爲之化而愿愿慤也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 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
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 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矜謂夸於其能收謂好
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謂鄙陋之人於從化則調和之者也 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

孫鑛曰此言以德兼人者

也（至一極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謂開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也）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言為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眾奉養必費（言奉養戎甲必須費賞也費謂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又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穿窌主食廩之官）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撫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于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凝定也堅固定之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本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

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非十二子篇

假今之世假今之世謂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也世治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惟亂世以惑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謂詭詐也嵬當為傀儡之說彼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謂無分別之貌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性情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而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未詳其義利與離同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力也曾不足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上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細察則疏遠無所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辭玩與翫同奇謂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也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紓徐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之隱閉結約而不能自解也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不定之貌嚾嚾喧囂之貌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子游仲尼弟子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此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一統一也財與裁字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于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

詳國曰姦事姦心姦說此三姦之凡肯成而終之以聖王之所禁此明法律以為知人之戒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沉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之節制也。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湎流然，雖辯，小人也。（湎，沉也；流者不復返，沉者不復出。）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辯不順道理，不聽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謂爭於…）知而無法，（常弊其異也。）勇夫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數為大…）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不損德。）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也。）是天下之所棄也。謙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急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則讓，然後為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包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妖誣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況公法乎。）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謂…大臣也。）尚有典刑；（典，法；刑，治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大命謂曆數之大命也。傾，覆也。）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群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也。合謂和群…也。）

詳因曰老成人伊尹尹陟臣扈之類

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仕者如此。）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恣睢，放恣之貌。）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非權勢之嗜者也。（謂恃權勢而忤人。）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明也。謂明其是，不使人疑其姦邪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之心不知止足，而作為無欲之狀。）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偽謂詐偽，險謂險詖，穢謂汙穢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為其俗者也。）離縱而跂訾者也。（此謂…為忘。）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不能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一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其前也。逢，大衣也。良，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莊然，不可犯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大之貌。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低也…禁緩之義未詳…）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音莫，下同。）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楚紹曰古今之士大夫不同如此亦風俗使之然耳

錢敘曰聖人有云曰求君子求諸己其即此之謂乎

填填然滿足之貌狄狄然狄讀為趯趯躍之貌莫莫然莫讀為陌陌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舉止無恒也瞡瞡然瞡與規同小見之貌瞿瞿然瞿瞿正視之貌盡盡然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然盱盱張目之貌皆謂瞻視不平也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疾疾訾訾皆毀之貌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事業謂作業儢儢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視之貌儢讀為慮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之嵬也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顧人之言也謑詢謂詬罵也上謑字音奚弟佗其冠衶禫其辭弟其冠未詳衶禫為中淡謂其言之淡薄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沉默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呂補曰說見宋亦詳暢的當

許司曰詐朱未明蓋言謂桓公弃管仲謀伐莒未發而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遂項之類

硕焉臣曰言內忘其怨之怒外忘射鉤之仇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言盛者猶然況其下乎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汏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分半也用齊賦之半也其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汏也險汙謂事險而行汙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伯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謂安然不疑也大知謂能知管仲故稱為大智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為仲父

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由外也言桓公於仲內則忘其忿書之怨外則忘其射鉤之仇也仲者其名之字也桓公隆禮事之如父故當時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言貴戚之臣莫敢妒嫉於仲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之上卿者今以高子國子之位與仲也本朝之臣謂故舊勳臣莫之敢惡謂亦莫敢致憾於仲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臣瓚言之秩秩順貌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又一本作前括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者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鬭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鬭戰鬭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鬭謂以義服非力為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而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四謂密阮共也武王誅二武王斬紂與妲己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文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

兕之象曰吞快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敵也書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總見桓公之霸在任管仲

高以孫曰荀卿書言五伯救時蕃殘矣之其董明去者之所役言

楊慎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黃道周曰臨人者秦人也楚懷王客死于秦其子頃襄王為秦所制而侵伐之也用字深刻

里而為讎人役（舊用韜善用道仇人秦人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論人臣處位可為主之行）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遵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謙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不邪曲）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言信於上不處嫌疑間使人疑惑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取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也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獨為順言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能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而必無後患之術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

道上威武為重招權於下以防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招道逐之道欲重其權故擅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期而待也可炊而僿也（炊與吹同僿當為僵言可以氣吹之而使之僵仆）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有聖智之名者在於所立敬尊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順）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愨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重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篤頓謂困頓也疾加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伐矜誇也色矜德之色也）省求多功愛敬而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見其所處之皆順）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若與說經縊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詘與屈同伸猶用舍行藏也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謂聖人時中之道也）

黃道周曰入而奪夫偷安遠也所引其足□□□也

儒效

姜寶曰此篇載周公仲尼亦詳□□□充敞

顧充曰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

皆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大觀也，此數異同

使諭於道，不能揜迹於文武。（關道謂開通。揜，掩襲也）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

趙璘曰則此熱同盆吹其不惡之者而亦不息情因發當遍于教万物若可性之類

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極致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不為悖亂。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嘆辭也）埶在一人之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之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劣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而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盈謂孔子。闕黨之子弟罔罟分均，有先于公均之中有父母者）

孝手評曰此段亦充充慨

何孟春曰荀得其正不少偏生或曰正當為止言止于禮義

申時行曰論君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其位次不或不多作諸

（服易也）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迹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者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

馬理曰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

倫以訓曰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效明白也日力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去所知茂也

姦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
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
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治世之
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
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易更易也已見上）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
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
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
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
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

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
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
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
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
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本
也消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圖謀運轉天下之事而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
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有溢
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食之不
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

日杅杅然也自足之貌

翟綱曰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

張之象曰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于其職列也言皆各得為辦之極也

屠海曰未喻未悉時其文未安謂未得加大性安行之也周密謂不爽也

之器誠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也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
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
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
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成此然後就爭
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
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
地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
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
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
不讓至於己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

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
也指其頂者愈眾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
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
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
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
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
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導不
己（啟發無窮）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姓之法若辨白黑應當
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文也言安于禮）

若身之安四肢（不以造物為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而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已。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而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許国曰：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時也。

李塗曰：詩大序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

許國曰逢大也淺帶博帶也解果未詳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后王后王以王天道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一也君長引上古不合於時則變亂矣故仲尼備春秋不周法

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化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十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瑣之人則畏而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之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士所謂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

劉尚臣曰此一段大字精神印證尤甚停妥

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由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意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舉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黑白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

張之象曰所奇也謂持外得則奇物怪變便可應為察然作同

許國曰知之而不能行者大儒知其統類故本以左之無所疑滯也

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而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繆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

張之象曰言儒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

申時行曰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于人得于外請求天理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又在因外物而化之

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販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

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猶有斯卑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乎一人不以異端亂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德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之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敎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高似孫曰高下小大不出此大壇宇防表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

王制篇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者分有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皆願之也凡聽論所以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事試為之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大也傷亦敗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又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

黄直卿曰此等四人當閑當去亦為政之要而非不教也

一曰凡所以足聽汝之

舊本以和上以寬故以流是以和反过則成方而不親和过則見害而敗海二者皆非所聽以其政也

姚寬曰此等大議論最宜潛玩是有國一代治体

何孟春曰看他承接數語是真亢正脉不可無此段

盡也類謂心類偏黨而無輕聽之辟之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有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主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悪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矣先王悪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窮不竭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恵之選賢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人安於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

申時行曰此段似沒緊要然亦切精到之論

許國曰成侯嗣公皆衛君史記衛声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嗣君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忌其賢因愛重以蔽己也乃貴薄

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節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子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礼也故脩礼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覇者富士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充而百姓貧矣是之謂上溢

穀以斂如耳蔽姬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付客関市賂之以金使吕関市問其有客过舟汝金汝迴遣之関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是計數之類者也

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覇奪之與彊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覇敵諸侯者危用彊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悪我必甚矣人之民悪我甚則日欲與我闘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勝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悪我必勝矣吾民之悪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闘人之民日欲為我闘吾民日不欲為我闘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

李奎曰約政者強不在于用力勝人用力勝人不過是傷人之民而己之民亦至于殺怨民無與為親人我為闘吾民又不為我闘則衆必離叛雖云彊大也不可為強而乃弱矣

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懐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弊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知強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凝其徳謂不輕舉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莫能削也天下無王覇王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覇之王則強国常勝王政衍字彼覇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倉廩困家之貯備用器用也案謹募選閲才伎之士案謹募也選閲揀也材伎武藝过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絶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

聖鶴曰詞氣悠揚敘暢通篇所言要不出此說讀再三越味愈長

戴毅曰荀卿法後王乃是拜見論卑而易行

疏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威其義畏其威）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人遠）

倫以訓曰此乃尊中国称引聖王遂至治法君子見荀卿學術也

（雜言法不貳後王謂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成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彩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愨之民使与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刑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

呂補曰師長也言為政知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众人法效之

許国曰此已上所言天下之物皆供中国之用

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征之輕重正賦謂鴻征）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上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流（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道路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火鳥羽齒象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嶲丹干丹砂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

又曰物自尽其美而未為之更用也

馬理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類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方无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合此則亂轉換新文家舒纖

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于雜也）以一行萬（行于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與之相參共也成化摠領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也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

孫鑛曰四排句丁明君子礼義之始力之長祭朝聘之礼所以齊一民各当其道不使亂[illegible]

之象曰牛馬說只理到論群謂有神明主道述於衆大用者在此論

陳海曰天地神上段意只[illegible]集家要訣真

天地同理與萬物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

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illegible]

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子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

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知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

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加且者言其中亦且有無義者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

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拏無分則爭々則不能群也

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義謂裁斷和則一々

則多力々則彊々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

萬物兼利天下故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々而

無分則爭々則亂々則離々則弱々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之十 荀子

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

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々者善群也群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

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

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

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

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

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

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

高以孫曰此知此是正論故治于皆論相而故可見于此章者摘其純而去其瑕可也

鍾毅曰兵數段此言有節用愛民之政則天下之利源開矣

[illegible]用礼之治化雖神明不大以其至約之治也

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

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勤皆一也是則人為大有力則強如人也序官謂王官序官之法也宰

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爵主掌也祭介禮賓也周礼膳夫之屬有庖人獸

人皆掌收牲一曰爵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其皆掌其一事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五

百陵也城郭謂大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礼大司徒之職掌建保土地之圖器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與制皆起其職

數不使作許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礼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伍之名也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則謂之田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向

今之曰脩憲命審詩商詩謂四方歌之謂商謂商聲哀采風之以歌亦悲哉者也禁淫聲以

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隄

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之十 荀子

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

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三月無焚山林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百索百物也以時

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

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々

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彫琢文采

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占七侯也祲陰陽相侵之氣[illegible]

[illegible]謂黿兆或曰兆物之成之吉凶者也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

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巫跛

脩採清[illegible]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除道路職是惡也易道路謹盜賊平

題非曰[illegible]上大師之上[illegible]

黃道開曰條[illegible]法之命所以[illegible]示人也

楊充曰禳擇[illegible]不詳擇取吉[illegible]

高以孫曰平均市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illegible]日不使欲[illegible]人若今五家為保也

根海曰故攻事乳以下又是轉語另起一意以是亡[illegible]氏

室律以時。順備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折暴禁徑防
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
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
姓莫不兌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
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崇高。綦文理。一
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
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
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
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
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
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疆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
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于暴國。
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
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
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為危
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無為縱
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
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
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美矣。權者重
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孫[illegible]曰[illegible]上[illegible]三小[illegible]論似入大[illegible]其文相[illegible]大有[illegible]朝[illegible]交人我且視化

袁王曰三段[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大[illegible]者未可[illegible]又曰[illegible]到語氣可謂奇絕節[illegible]曰此折辯何[illegible]語[illegible]神緊[illegible]求[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常文字行之

短[illegible]曰文以[illegible]西子[illegible]此則[illegible]

孫子[illegible]曰把止大段論[illegible]上說下而[illegible]狀[illegible]

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
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
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
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
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
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
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至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
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
國怨曰。何獨後我。孰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之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
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
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
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
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
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
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
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
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

俗事行則遵傋故進退貴賤則舉傋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侻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機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富國篇

萬物同宇而異体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竝處（謂人之倫類竝處域中也）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謂遲速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群眾未懸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居下然後群眾懸隔）群眾未懸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言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物為所乏也群則不可群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求于樹立）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利）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臧餘謂之

虞海曰此篇正論法度之文
高似孫曰論先王設上下有等是有關於議論

稱數故自天子通於衆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寧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奢靡之觀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士不僭使人瞻望自為令大之品以明仁人使得以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以順從言不遠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

黃震曰文字開闔親切有味

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是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

李當曰辨貴賤轉折四五次不事奇而自峭健有力此筆力之絕

趙瑾曰足補敘

顧充曰……

吳赤溟曰之文亦點白淵之章

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樂也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其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

李手鍼曰天地生民而不去於……

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掎謂掎其事挈謂挈其伺候其罪過也靡敝為其亂煩或曰靡讀為靡靡散也敝盡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利已節忠節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皆由上無恩德以下亦傾覆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也相掩表明畝謂明經界使有畔也剌草植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許國曰此言分職……

張之象曰言農兵將率天下之事正以起下聖君賢相之事

子之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 [illegible]
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
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
以澤量 葷菜辛菜也 疏與蔬同 以澤量言滿澤也 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 [illegible]
言[illegible]一車也 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群 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 然後飛
鳥鳧雁若烟海 遠望如烟之聚 海言多也 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
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
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
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
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
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隳之也說不免焉 [illegible]
墨子論說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 天子諸侯 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
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 雖將奉養薄也奉養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此言皆由不顧賞也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
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
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
可得而退也 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 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
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
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
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

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
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
以禁暴勝悍也故又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
耳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
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
下生民之類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也故其賞行 舉皆也 于
是猶言是于 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
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
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
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
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
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
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
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
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
日則與之瓜麮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
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又不就功又不立是姦治者也傮
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
是又不可偷偏也徙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

訓以勞役撫民也

又曰使民以從使民也，徐諭曰說若不亂也，詩曰號胥吏欲僭也

黃潤玉曰故君長民以下其义不諒亦恐肬發

功而忠民亦不可皆姦僞也。(以用也)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能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惟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我者，威乎刑罰。三德者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謂上誠意行之也。響謂讀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滑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安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如不賞，則勤爲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

季埜曰天地生物自有餘足以不八食人盡于乃左說常寔皆寂於水火陁些本塒其后而速天下故美術誠行則天下皆而俗成矣

孫揚曰此段書深而詞切

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僥倖免罪也。不一，謂民心二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濡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塞所以充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防，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木草，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滅否，至于彊易而端已見矣。其後徵又繚(斥侯，徼巡也，支繚又分)其竟關之政盡察，(察竟與境同，盡察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無城郭牆垣，主貪財，民貧故力不足路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肯；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愨，所親信者不原愨也。王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軔，柔也，亦怠惰之義，僈慢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王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

申時行曰陵侵僈言渎于礼人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

王弼曰惟人君主通利于民貽民以富所好一不富所为一不吝毎毎足以貪民有天下者可不求足民之術而行之乎

人叙曰此驗有其驗先見此段與荀子論入約相似平正典實華法尤好命以荆曰事許多說話只是平孫二字出来文章要有此休呂甫曰特和得天之和氣調度養也事業得耕嫁得以次序上不奪其農時也等賦以左升制賦賦財貨分谷

簡易，(不汲汲于貨泉)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尊而至公，而又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原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

亦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

高似孫曰竭其源致國之傾覆滅亡可以立待此間为國計者

顧元曰救倘任也此言國家每任貧士則天下莫敢□□言其

國勢尤大也

顧璘曰此笈內□□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而攻之奉而動也

馬理曰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礼讓之士

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積陳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蹶。伐其本，竭其源，而井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覺，悟也。以此自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至滅亡，有道則雖小國以獨立。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屨也。或讀紃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祗或惡名，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懸軍千遠也。極戰，苦戰也。君暴國欲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過也。麷與禮同。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雖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我為仇敵。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須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彼苟有

顧□□曰此論大國難易之法

張之象曰謂不奪一其民同力以椎非大國也

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偽反。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于星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案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以定，隨即叛之，無日言不過言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但以錙銖言之也。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寶玉，嬰，係也，謂係於頸也。珠玉，中寶者也。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曲同。要讀為腰。橈，曲也。膕，腳曲中，古獲反。盧當為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人，屈僂撓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其劫奪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乃為煩多拜請以畏事也。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爭如此，雖得免禍，亦不以是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眾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於下也。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如日暴火炙，炎炎赫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

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總承上文而結言之）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七卷

王霸篇

高理曰：開口便是大議論。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而發）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行，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以為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也。行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其所與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尹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為布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鄉，向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意，故不懷不義之意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其然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照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賞罰生殺，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

顧男臣曰：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以私為謚，故為禮不同。

張之象曰：此義士、義法、義志三者，皆安天下之道，以致足以成泰階之治。

此言。黃道開曰：此言仲尼以匹夫而以義顯名。

申時行曰：此言所以王所以伯。

劉績補注… 行曰王者必以義

向里齡曰以下言所以伯

許國曰如此… 諸伯五伯… 一字一語… 伯矣自非…

康海曰非本政教也數句皆言

一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然已也部當為部謂發聞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朽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義必如日月雷霆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齊以一國皆知行於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道而皆濟于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齊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畧奏也天下之理略條理者畧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權不降而退之比也如是則征動城圍敵國畏之國一禁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未有名德如堯舜禹湯之政崇高也非禁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脩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鄉方畧所向唯任方畧不在用仁賢也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齵然上下相信齵齒相迎也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絜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絜提一国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士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若謂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

鄧以讚曰誰… 信… 而行之故能致霸也略信如洛地之累謂非因有之也道伯者之人恆膳切

張位曰先詐力而後仁此之謂也

張位曰既不由義又以不信此

十也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国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為紖紖引軸之物結引猶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客引軸附下他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重於垂沙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為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国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閔世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

趙志高曰振槁也槁枯葉也言當時雖秉謀縱橫之特雖破敵拔国及乘殺以從政方擊枯葉之湯也

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薉穢同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危塞則亡亡是国之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命土然後為安或曰脩封疆丘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謂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共之為之誰子猶誰人也順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国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亦辟也道者為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為埋同言国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非積久之法但憚憚然無

黃道開曰荀子多重錯前語致卯字之意欲明之主謹擇王伯之由

李九我曰故国乃累世久長之因倘一不擇所置則亡可立待

故不可不慎

黄道周曰此言義理之當持之則王異于伯矣

姜宝曰此以下又歸到任相上見有天下者君主之臣輔之欲白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任相不可不慎

友道林曰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也

馮叔吉曰小用巨用若齊桓外任管仲内任賢刁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變改王改行也引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故何也厭然深藏貌設問之辭一朝一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一日之人謂今日之人未保明日厭閉藏貌言人事之易變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易之事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在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此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員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

高似孫曰禮之是以正国如此人君可一日而無禮哉

蘇濬曰遂段立論識見精詳不必放碎讀之

李于鱗曰道人情欲而切於是畢力篤敬

何喬五曰孟子言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信性也

申時行曰明君汲于治国之中若闇君則荒逐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校至于身死国亡可不哀哉

也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綦極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循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非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窮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

許何曰儒子云人主而身察則日不足[illegible]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事實當功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中特行曰此言人主必躬治人事則與匹夫何以異也

趙志高曰墨子厚自於雖而利天下故必自勞役也[illegible]

[illegible]

而詳事至佚而功（成事）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令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顇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道溶曰此論百里之國取天下之道即湯三王之道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賢士有道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霍韜曰極忠信明仁義盡天下之人皆來歸如西伯行仁政東海北海之民歸之天下孫貞而至是也

[illegible]

人能知人則皆[illegible]何以明君寶而愚為難之也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貧士準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三者具謂貧士能士及民皆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也（有等位官職事業足以竭盡也）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言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歸之矣）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制度以陳政令以挾（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致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以百官廢職服大刑同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一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

中特行司伐因策太子孫謂引利曰秦有貪劫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籠內之王也

錢穀曰此謂誠能不可不求

天分〔[illegible]〕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皋牢未詳睪或作皋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人苟不狂惑戇陋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達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也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也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衢塗歧路嗚乎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上一而王下一而危謂令一而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馬聖曰此謂哀[illegible]存亡之故可哀甚于衢塗也

倫以訓曰如此[illegible]

呂伸曰不以者言不以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猶重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于士民

康循曰礼法樞要礼法大分

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以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不敢以下也故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所同用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正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辯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宜使稱於用也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人之官使吏所使役之吏閎數也大君子即人君也矣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絕能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姜至曰此已上物見治天下者不可无法也

謂從之衆曰人徒謂從役之徒役者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差待序其宜也執以為樂

禎僞臣曰此又言賢相之不可不得能任賢相則无為而治

許宗魯曰此又舉成湯等作驗見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以實之見得賢相而王業成矣

霍韜曰上言守在相所以秉制治總朝政者此言用賢又是分職務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矣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百人者說無之有也（倫說之有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懸樂奢泰也泰與汰同抗與沆同言齊桓惟此是脩）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故焉知一欣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素大（智者知任賢之君）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其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

呂論曰齊謂各當其事不以誠也

馬理曰治國之徵於任分定百官守分而無越思當事而不侵越百姓安于制度而不敢踰分此便是治國之景象

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往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傾則任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猶守也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顧與臣曰此見人主之道當如此方伐格言

張之象曰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人君當為其要而已

康海曰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相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倫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覎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素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當為成功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爵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洁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致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偷無他故焉（不偷不苟且也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法浸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其（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

高似孫曰此俱是王者之法故天道之大者之法于王者之人則王是也亂世以下是亡國之法議論起伏有許多收拾法多少精神熟讀得記方盡其妙

黄毓祺曰柏极不遺吉貲可歎求在此二段

高以孫曰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康海曰此以下言淺術之不可

致労若是故百姓賤之如恇惡之如鬼（玩品無恇字念當為尪病人也）日欲司
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伺其間隙投擲也籍踐也）卒有苞難之事又望
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倫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
曰審吾所以遇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豬慎共與人之道为其復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
而巧（若兵甲作賤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
傷国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誠則以類自至謂天誠能化万物聖人誠能化万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乂然則尊之也）
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〻則獨行
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財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迁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操之術有如此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亦是堯舜）君子審後
王之道而倫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也）推禮
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
弥大（約少也謂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矩正方之器）故君子不下
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

姜宝曰此以下言通士公士直士慤士小人之所以異

有通士者有公士
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辯之通者不滞之謂也）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

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黄道開曰六生君子所慎

吳道林曰權所以平輕重熟其也猶成熟也

顧鳴臣曰姦人盜賢良貧賤之名于當時之世

顧充曰薄〻謂廣大之貌薄〻猶言廣大也偃足則足也廣大之地側足無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
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徙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
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
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
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
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
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
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
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
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世者也險莫大焉故
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于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兵也（偋當為屏屏却也）雖有戈矛之刺不
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
薄〻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而行者皆由以言之也詩曰無易由言
趙曰句句可若經子

李卓吾曰剛則專同專行謂不度己非好爭之知曰公者

何孟春曰此言謂人為害忘其身亦且視而忘其居

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巨塗則讓小塗則
廣大之地則足無所容者皆申言害之也肆其快意而亡
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殆近快快而亡者怒也由於怒忿也
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交所
以非其道則必恭雖餱食弱泰而更瘠辯而不說爭也不說不
故上篇云謗訕而容貌不哲好交也為人所
惡況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
也劌傷也劌己大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
憚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務君子之所不為也闘
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
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
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亂是觸
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
曰以禮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厚而有礼請為人
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
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辯請問為
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礼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
偏立而亂俱有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礼也
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
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
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

申時行曰君子一審礼而衆善交集處已待人事上使下無一不由審礼之明效天驗章之如此

張之象曰此言人君之責在人親人不能親人則民不能為我用而卒致兵敗亡此其所以發之不可以已也

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飭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
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於
百官之事使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
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平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
鄉里也容不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
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万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
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也
請問為国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
槃也槃員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
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国也君者民之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
人而求之親愛己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
死不可得也人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
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難
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
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国則莫若求其人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以世絶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
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
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

倫以訓曰愛人好士二者不可缺一

[illegible]曰此以下皆言君道

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差等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珍備是衍也聖王則衍以明辯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

[illegible]時行曰四統俱而天下歸四統亡而天下去[illegible]所以班治[illegible]以顯設所以藩飾所以養生之實

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為分職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偏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民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民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者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㾓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人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

隔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

矣亂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

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

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
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
有疾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乱
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
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
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
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
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
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
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国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信者謂之

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
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道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愨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
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循業不
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
禮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
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幼也知務本禁末之為
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用之
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
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太

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
材者不知道至今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
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吳默曰還王衆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為謀也篡臣者篡奪其君政也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辭並
下在內不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
佞說音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
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許國曰民親信士然后立功也

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
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

如影形則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不使違越也應卒遇變齊給如響
齊疾也給供也應事而至謂之給也變人所遇敍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声也〇卒倉忽反推類接譽以
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方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則法度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

陶望齡曰聖臣為上功臣次之篡臣態臣居其下明主用臣可不慎哉

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
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以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啟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
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
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馳騁雲夢之中不如天下侯受令於秦王填澠塞之內而投己於澠塞之外韓氏曰州侯相制而制王號之用制在[illegible]討曰無有如此[illegible]秦之

中時[illegible]變態佞媚之臣也

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也相昭侯宣惠王

汪鳴鑾曰以上援古以證聖臣功臣篡臣態臣之異

申時行曰數臣之外又有因好此又人主之所易親信者故又言之以敬人主之不可不去

霍韜曰功臣聖臣之外乃有輔弼之臣此又人主之所難親信者故又言之以敬人君之不可不用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莫不高大王之義皆願奉敎陳忠日久也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命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湣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之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是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之國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稱至賢捕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

徐以仁曰諫爭如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趙志高曰諫爭輔弼之臣有益于人國如此而用與不用在人君之明與不明耳

張位曰中君可上可下齊桓公是也諂諛則遂臣闇君也

俞以訓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去除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以是難切

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

馬理曰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

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危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主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之於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行道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惡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去除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故不為也拂音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敏而成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彊貌中庸曰和而不流彊哉矯剛直面折也端志不私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柔從而不曲屈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

亦作[illegible]不敢曲[illegible]而不與為以也事此等君猶虎尾矣

顧[illegible]曰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乘至必縱緩之事暴君之人故重明之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又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

渴如至道如餓夫之欲食或曰餓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

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諭之難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事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閉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又曰以道開通於君子之心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驚必須縱緩之事暴君之人亦君此而已)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恐也)若食餧人(使饑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之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改過也)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所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納之)曲德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則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

康海曰義報也以德行義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

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遠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復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筐救其惡也)是以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尤之於紂者可謂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尤有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愨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侍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愨以為統

霍韜曰統綱紀也言己端愨而持物也

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臑與動奉楄臑同微言也喘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臑人元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

馬建曰忠有所壅塞故通之然而終歸之于順也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尚以孫曰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救國以安故似之也

通忠之順權險之平(權因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平)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能嚴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倫以訓曰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

黃道周曰此言

□□進知信以斬□□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任曲之取其直也所以不同取其異也

壹。（物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球謂尺二寸珪受大圭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仕篇

錢穀曰君子聞流言流說則明稱譽謂顯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申時行曰引此詩以明自近及遠

高似孫曰文字殺靡議論布敘□□

新國曰本作由本務也君子者道

□之綱要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眾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德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多容廣納也）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正之高高在輔以中和）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始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有程則可以立度量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師法術有四言有四德則可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解□）

俞□休曰得眾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樂□也然後□年也誠信則如神物□行不詐害也逐魂遂其□夫其精魂循良精也矜夸妄誕詐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姜寶曰譬蟬一段此喻最中人主用明之要

□道開口度其德以叙上下之序考其能以授所在之官若變樂伯典禮之比

姜寶曰此等文議最宜潛玩

孫鵬臣曰中上收得道法之要妙有万斤之力

張之象曰名言名理

鄭宗曰此論師□

（眉批）師可為一篇師說。李子林曰：師道之廢，今人多不由師。有四德則師道立，可以為人師。若訓詁謬誤之家，不若寡多聞而已。於荀子之說矣。

犯。（行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本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益於己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眉批）姜宝曰：蔽者，言不去通明，滯于一隅，如有遮掩之也。

（眉批）穎充曰：荀卿大小與此篇，只見迫近也。近信而好也。言亂人本亦未嘗以其疾如迷從其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亞好險則是氏誘之，務力則氏誘之。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言世用治）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治則復禮義之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倚，任也。或曰偏倚也）唯恐聞其美也。（異術，也。言妒於異術）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妒繆於正道，並馳而自是不輟。輟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使，役也。雷鼓，大鼓声如雷者。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者，心不役）

德道之人，（有德道之人也）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故為蔽：（數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端，故皆為蔽。其所好所惡滯于方隅，故皆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妹喜，桀妃。斯觀，未聞。韓詩外傳即云斯，或當為斯；觀，夏同姓國，喜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侍中云：有施，喜姓）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其所

（眉批）荀況有見理明心之學。

（眉批）李子麟曰：此其所知所好，皆執於一端，故皆為蔽。

（眉批）中時何曰：此下言蔽不解則失，解則得。

焦竑曰成湯文武皆不蔽其心者

宋之淳曰克去用其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 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也 紂縣於赤斾。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斾所傳聞異也 身不先知，又莫知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九有九牧皆有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也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詩逸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謂舞也楯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

九牧曰大臣之蔽其禍如此

呂補曰勉之彊之言又勉彊于知賢輔賢之後其福長也

臣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々不勝使辟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使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下見輜車見其奉笥而与李史々受笥之戴驩謂齊王曰大王仁於辟公大不忍人攄其時伐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 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名，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寵臣立王子朝者亂

袁道說曰七子四人蔽之所在異不同而其所以蔽則一也

崔鴻臣曰言已上所蔽皆道之一隅

周之家事使其尊之爭位也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无胈脛无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尚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去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无賢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无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貴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毛之類也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其在人也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无復於仁義皆盡於求利也 由借謂之道，盡嗛也；借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以為限節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 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々宜也從勢而去智則不於逐便无復術正也 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 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无復治化也 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況人道乎 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知之盡故飾其言之成理也 內以自亂，外以惑內，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謂孔子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其功業如此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 是故眾異

李子麟曰此言道者亂常是也曰天下有常存之萬物之變化何為而不可以知天下有大道也一隅者況人道乎中特行曰此下論蔽塞之禍非全人之救蔽其明白

臣曰不滯于一隅但當其中而一衡揣其輕

李□曰言人心莫不欲縱恣而皆且非了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其論机韻之深

錢穀曰既虛一而靜則通于萬物故有形者无不見見則无不論論說則无不得其宜也

李□曰夫此一□孟氏所謂物交物又寄于蔽一層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嫉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心能擇善去惡）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任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主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用下同言心未嘗不包藏言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ヽ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ヽ而有志ヽ也者臧也（在心為藏）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ヽ而有異ヽ也者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而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此又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順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行也）知道察知

中時行曰此皆明不蔽于一端虛受之義

倫以訓曰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

呂補曰劫道也云言也百体可易劫心不可決所以宜慎擇所好但蔽塞之患也

翁正春曰使形而形不可以使心故心為神明主而為衆形之君故人宜擇所好而毋使衆欲之足以蔽心可也

許国曰此言農工商賈皆蔽于

道行體道者（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則虛則將也休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言無有壅蔽也）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illegible]）（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也參驗稽考也度制度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裏當為理則或無裁）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為皞ヽヽ廣大貌涫ヽ沸貌紛ヽ離亂貌涫音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墨道也云言也百休可易劫心不可易劫所以宜慎擇所好惧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精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矣）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而思想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而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

曲故不可為師長

顧丙臣曰：舜能一於道理，委任眾美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張之象曰：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之以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

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于一道，不蔽于偏也。

東海曰：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此段亦粹。

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不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以物物，為物所役，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兼物物，謂率萬物而兼容之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謂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忒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常為之危懼之謂也。則謂偪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危謂不自安，戒）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惟一，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允）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謂沉泥滓也），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清，沖和之氣也）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声相近而誤耳。言浮游雖作弓矢，未必主射，如羿之精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浮游作矢，或者制精之巧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

許国曰：是廣為說。曾子曰：有人說于庭中可以博鼠，則安其寄與我成歌咏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至成歌咏也。

黃道周曰：此并議論，請莊周未見之，左足未入而右膝已曲矣。

姜宝曰：此亦下答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矣自強於修身也。

崔充曰：既造于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有未造其極者，則冥乎之中沈未至也。

趙璞曰：無者忍也。聖人爭發歟，不情而不過制者，由于循與理會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

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以制乘。世本云：相士作乘馬。杜乃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士，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位一駕）曾子曰：是以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穴也。盖善射之人，処深山空谷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非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思其射之妙也）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声，閑居靜思則通。（挫，折也。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去通射）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言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在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去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思通之至人，則無暇焉用焠掌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謂精惟一，如舜之人）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又何必自強而自忍危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迹，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任其理之自然而為。無彊謂全無所造作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思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

李塗曰此言势乱耳目之主

見植秫以為後人也冥〻蔽其明也（冥〻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〻以為哅〻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〻无声也哅〻喧声也官司上也言势乱耳目之所主守哅許勇反）故從山望牛者若羊而求其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目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無過乎（以疑決疑慎墨之屬）

李于鱗曰夏首夏水之首楚詞去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何代人不可考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于宕山餌朮主致風雨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首也）其為人也愚以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北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困其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

何孟春曰痺冷疾也此論溼痺蔽可警世迷

溼而擊鼓〻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而未有愈疾之福也（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享豚以祷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物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

許國曰人所合當止于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其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

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大猶不知廢捨無益之事夫是之謂妄人也）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為師案以聖道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紀）是而務事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知之聖人也（知聖王者之道）

湯賓尹曰多能知非脩蕩動而為近則消之知言行者能変非為足也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類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是察非以其合王制與否也）

朱之蕃曰不合王制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乎此又不能也乃反言之辭

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

林希逸曰析謂析言乱制破名改作者也

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謂彊人鉗〻人口也詬罵也恣矜夸也幾近也妄辯幾利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事亡……所以此言役心無益後及成亦不能近道也

顧凱臣云或曰徃古以未將也未徃以不閉將未言惜義所在無可妨於此也邑將未詳或曰惜與邑同悒悒誠為快惜也言其無他快悒惜之心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益憐之心。不慕謂不悅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未至之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而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而不知照臨之功者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蔽為明則臣下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詿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悟也言與讒人相悟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下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於天地

羅鶴曰王者成名如一代左國規模皆歲此篇長尊尊親親尊尊尚功皆是

王錫爵曰人性善惡故有又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

趙鴻曰情雖然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惡也

正名篇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名未聞其詳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而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曲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中和之氣事任使也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人情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所選擇去動而行之則為不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去動亦在積久習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奸邪之行也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去在人之心若謂之能能材去也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性傷謂之病。不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然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礼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名不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

口補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獨知獨見之玄雅詞犀瑩發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未道中州行曰名者此士事主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說素定之名也而成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斷亂世之右者也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民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国大乱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對鄭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安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乱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也今聖王沒。名实慢。奇辭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乱实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也名也物死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之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

馬理曰此段議論精明文勢負活斬釘削鐵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后主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顧凱臣曰有循有作是王者因革之常

康海曰玄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实深隱紛結不知也

高似孫曰此五求耳目口鼻之異而歸重于心議論詳悉而法雅徙胸中流出解者

崔銑曰此言耳目口鼻形体心人各隨其所別而制名正見有名之意

許国曰徵召也言心主召万物而知之也

姜宝曰節丶細微作衍衍衍

異形離心万物之形各異則分离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人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也紐細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实深隱紛結不知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实无名則物雜乱故制名為之分辯制名所以指名实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異同設問覆明同異之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情謂若天下物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会而命之名為制名也形体色理以目異形体形状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万物形体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声音清濁調竽奇声以耳異清濁宮之与商調竽謂調和笙竽之声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属而言竽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黄帝使伶倫求竹作竽是竹為音声之始荘子天籟地籟亦其义也奇声万物衆声之異者也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気也鬱腐臭也礼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酒未餅酸気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気之腥臊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也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体異疾痛也養与痒同滄寒也滑与澀同鈹与被同皆壊乱之名鈹當鈹傳寫誤耳鈹鈹同輕重謂分銖与鈞石也此皆在人形体別異之而立名也說故喜怒哀楽愛悪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犹律文故誤也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声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主召万物故可以因耳而知声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闻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即司官司視之意一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五官能主之而不能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荀子　四十

顏充曰玄幻奇怪中有明白易覺處

選珠曰此言自異至于同也謂之共万名從謂之物定同名者生于都本名也言此者所以別其名同名之意也实名謂有实之名使成言語文辞謂若天地日月之類也不

帰易晚之名李于鱗曰萬物鳥獸曰是皆偷之名共分別非止為鳥獸發也

何孟春曰同状異所異状同所是謂同名異实異名同实萬物萬事皆然其实則一定而不易也

何孟春曰註可恰稽不可總去

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而同異之名使人曉知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兼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黄馬之類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謂知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实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实異名亦不可偏亦故猶使異實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实言使異实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実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以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二人皆謂天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若物有同状而異所者謂若兩馬状名在一処之類者也有異状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状同是身也皆我之類是也即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謂之馬其实二也状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化者改旧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一其实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数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数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后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荀子　四十一

許□曰其所為不內不外之説因見侮不辱之説可行禍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驗其所緣同異本因物一實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説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者觀其情欲寡世甚多則詭其欲寡子實而□□名者也

見侮不辱。宋子聖人不愛己。莊子殺盜非殺人也。墨子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也亦見莊子朱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鬬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莊子情欲之寡，宋子芻豢不加甘，大鐘不樂，墨子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謂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古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非大鐘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白馬論曰言白所以令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之也驗之名約，名約名之樞要也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以用也悖進也所受心之所是所亂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賭之究數令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為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孟子曰孟子言証正斯无卸懸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民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敷之不必辨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

董顧曰民化如神則辨說不及用惟聖王則然聖王沒而天下亂惡聲生矣辨説□□名及辨說

呂補曰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動靜是非也此其分別在明中時行曰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

言物之情錯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之也故期辨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於易知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之配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而似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名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有名必有實未有無實而有其名者為累實故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之言辭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類也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不異實名謂不易實之名也辨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以兩端者也動靜是非也所以喻是非之至理辨論者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想象所以為辨說之道故心有明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一然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曰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

馬理曰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請而喻謂若形之白請其名能因而喻知之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若形質則已不過說也推同類之物使其名不使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白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体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之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

頭尚臣曰此言百家曲說皆有矜伐故說聖人辨說听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

孫鑛曰不以衆人之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

李奎曰引此詩以明辨說得其正何卹人之言也

倫以訓曰此君子之言如此

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道不騁辭辨也以學心聽謂傾敬而聽他人之說是說非者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不爭辯也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誇敢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吐而不奪謂出論而人不能奪利或謂和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長也長夜貌騫咎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論倫是非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舍之即無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多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諮諮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疏嘖爭言也或曰與賾同深也諮諮多言也謂過多言諮諮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人不深明於志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謂窮極而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貪雖生而實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知讀為智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姑然有面目女

康海曰君子之詞求以達意可以覺世正教愚者誘命穢工務理則矯雕以求溺之說流而為虛浮無節世亦何賴有此詞耶

何孟春曰愚者以美論亦說雖多而无益于名實也

高以孫曰此後更端論起此前不青

王錫爵曰凡人之情欲其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可可者也

姜寶曰一字入玄而詞氣動蕩

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之情也女反則於是之情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生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生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可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人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也奚害於治矣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之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欲者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情之所必不免也又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心以欲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

鍾尭曰此論心當以理為主不任于欲之多少

陳深曰此言欲之多寡以心之中理為主所理則雖多欲而不害其為多失理則欲雖寡而亦何害矣

王世懋曰不惑不能无人其興在節之不濫而求必則如欲是從式道下為天子亦不盡其所欲不乎

孫鑛曰欲不可盡亦不可去也而正之於道則凡有欲亦不

可此言道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

李奇曰今人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甚

人之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求之徒不節斷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南而北走令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

翁正春曰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欲未嘗全來有所去其所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宜以合道也

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欲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欲過之者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舍南而走北之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謂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哉。合乎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全者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此々明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論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徒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衡若正率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必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者。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禍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禍託於惡謂若有方術因以為禍是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精也嫌惡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而又深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

命以訓曰此孟子枉尺直尋枉尋直尺之說

呂補曰議論俱出入深一層規矩無纖毫走作荀卿小心文字大率如此

馮理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則神明於此之彼耳目口鼻之間皆果我形其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理所必然無疑惡者如何公虛亂立朝倒置枝質頑血流至足而不知是矣

顧憲臣曰此皆明理見性之談非特文字之間有矯矯之氣已也

趙瑄曰心有欲則驅驚無節平淡則隨寓皆安

李于鱗曰聲色臭味之欲最易

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而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卿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欲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絻。與其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佐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藁蓐尚机筵而

許國曰此等人最不易造

支道林曰太上至尊之號也

可以養形。寢草室也更屋如廡瘦者假畫也以畫為至業為劇皆貧賤人之屋也尚几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親尚書之尚也尚几尚質之几筵者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勢列權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是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已之知樂必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歎歷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而役物得其常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也當戒慎不可忽也

君子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盜賊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大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翁正春曰此言當罪而用所以子至公也謂若延縣方而殺管叔封蔡叔之此也

東海曰秦世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乎

李于鱗曰此言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

而威行如

請。引詩刑罰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書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公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謀法效聖賢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鄰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愛恤之謂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也愛

道德止之

流移也

宋之審曰死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矣

此五者則可以為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為能此五若死生為之名節也忠者敦慎此者也人臣能效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伐為之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至善用其功不矜而抑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

飛論曰此篇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

請成相有能而不自有世之殃愚闇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既多必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倀倀無所見貌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成群臣莫諫必逢災主雖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恐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為罷國多私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也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也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生誠所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國乃蹶孽災也蹶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迴面前倒戈兵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鄉讀曰嚮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曰縲書曰釋箕子之囚

顏師古曰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

呂補曰徙往也誤不可用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指麾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用也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拘謂畏匡厄陳也逆世大儒不使通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致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也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讀同言當疑此人險陂也基必施辨賢罷罷讀為疲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主欲為至治在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也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季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是則見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楊朱之友也言四子及百家之說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祥或為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人棄之形是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悔慢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暴虐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之心如水平也而有勢直而用抴必參天地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心後勢富為治之意后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亂悔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蹷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無頗蹷之辭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頗君子言之必弘

刘曰字曰文武同文王武王上也

李子曰而有勢之上既形之言既得勢則度已以施人用世功業參天地也

楊曰道亦言

董公曰為万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董其昌曰委任群下無為而理也

董其昌曰清德舜出禹又不私其子

呂叔簡曰謂禽石附石百世之辟以間為數

順而通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君子宗成相之辭必依宗其賢良致治亦共妖孽為之害也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下受舜讓天下為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不能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士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湯…曰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商十四世抑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敷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之賢聖基業必張大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而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尤不知戒更何覺悟時不覺悟不知若迷惑失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門戶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

曰洚水儆予也

中射行曰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

鍾韶曰游食謂不勤于本業游手也

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則求黨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首彘子言孰公長父好利遂使難作厲王流竄于彘同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衷對言不從忠誠也欲介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不聽剄以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名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喻如字亦讀為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下所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律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

鍾韶曰此一段言生財之道

黃道周曰既去王已則民皆依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

鍾韶曰此一段言用人之道

平舉臣五听折

利至莫竝五也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所于上群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孔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于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也退人也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財孰有私於于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義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民不移說音悅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正道不敢離二也刑稱陳守其限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基業也王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

[illegible]所也[illegible]之法[illegible]理[illegible]自持[illegible]不使難所于不也

呂補曰此一段言用利之道

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所獄之經在明其情）參五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飾法度欲使言有法及不欺謂在稽考）信誕以分賞罰必不下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者己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吏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滑（鈹與披同滑與汩同言不使紛拔汩亂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群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率君巧拙之事亦皆宜）臣謹脩君制变（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变）公察善惡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之法之成律貫（法之為條貫）

宥坐篇

頤尚臣曰春秋哀公三年桓公僖宮火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二廟之所以敬存循欲子孫之戒之器

張氏象曰此段供載孔子家語

康海曰聖言洪之万代龜鑑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盖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為魯相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

黄道周曰引此數人以見少正卯之當誅

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也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辯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令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高以孫曰上失其道則救於而初喜玩此論辭孔子之云理哀有此然崇祝背為孔子為當可絶孤行初事三

月曾國大治為脉仁能慣男女別於食則父子相訟之語錄亦後人所損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犴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之名亦善守夫獄故謂之犴也

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謂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康誥周公命康叔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象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人）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黃虎開曰議論奕奕更無足疑助詞深

姜寶曰此論令人取水之意詞不傷雅意甚近切

鄭元曰寫水之情趣無一字不妥貼

趙維曰其長許多含蓄意思在

許國曰此言万物出入于水則又能鮮絜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

李于麟曰百川之水俱流東是道其常以志形之絕妙

霍韜曰譆言平生之言也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觀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功似上德 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似義者猶禮也 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洸洸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 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似勇者果于赴難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 盈不求概，似正。概是平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而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 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察弱而浸淫通達于物似察之見細微也 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當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斈，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且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也言子曰以生為負贅縣肬音尤肬然自滿足之貌也 孔子南適楚，厄

申時行曰此見子路之不安遇處

申時行曰此見聖人之安于遇

許國曰重耳晉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而觀之因此激怒而伯心生

何喬春曰此后自為一段難非夫子口吻熟是明人由困而通

申時行曰意甚正大而文却似戰國時氣習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斈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斈，非為通也，為窮而不通也，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斈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莒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皆繼，耶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堂為北被堂為被據偏誤耳蓋音盍皆繼言皆繼其材木斷絕相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接之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嘗說今則無也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招致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則因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 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呂𦵸曰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語曰不比于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然內疏而外親

侈看尹曰衣邑梁溪鼎似仁也

宋吾說理而文理以智者象皆固又有文理也以義者側直不同也剛陽也有無焚而不陽以有德行者小不傷害人也

大木不斷絶者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傳識也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禁辭也內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亡益乎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

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雖折而不撓屈似勇者也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之同以有辭則人樂聽之言必更無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彫謂彫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學故爲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者無識怨天

高尹曰君子有三恕

又曰君子有三思

真克曰執一事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事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又致也

霍鑰曰巫臣楚申公大夫也淵隱曰中蘬仲虺同湯左相也疑或者

謝泰曰行何志記汝所傳之子笑以言

不知天命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之時無所依托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欲天下不歸故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致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爲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

用好自用[illegible]
也作謙容也君子好以道德[illegible]
人故其民歸道[illegible]
[illegible]下掌中者
何孟春曰漏筆俱見妙品
許國曰大抵文字須較他無可逃避此等難能都無辭了
申時行曰古今名言
李贄曰尹端引君手一段議論殼聲策切當之尤者看周公是人口語真名世見名世之言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礼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礼驕人而器局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應接士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

董份曰此一段是明白說出[illegible]
舒芬曰[illegible]神采
[illegible]曰執贄還贄[illegible]已術功去亦不可不知紛是名言
申時行曰以禮貌之故而厚士至于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亦不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遽驕人危矣
馬理曰驕之士一字雖示施之[illegible]之士亦其

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事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礼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執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忠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挑贄之礼俱失矣士之心故厚為之貌益加恭敬也）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

周公之言
頭門臣曰起伏操縱錯落可觀
張之象曰此下自為一段意亦相照應
康海曰此論可為孫叔子行實非虛言也
許國曰宮之奇虞之賢臣謀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也
翹志高曰賢人用否觀其國之存亡如此

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綱紀文章尚存）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祿益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相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其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而國亡也

許國曰此一段言孫卿不如孔子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則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

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善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譬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七卷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閱釋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

淮南子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廓張也）柝八極。（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也。（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原流泉浡。（浡涌也）沖而徐盈。（沖虛也源泉始於水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者也）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終也施用也用之無窮極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六合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言滿天地間不盈一握言微眇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精能明）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日月星三光也）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淖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曰滒）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泰不勸）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形跡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

也但其書雜出諸儒之後不倫孫以其玄妙便於談者名為品彙故得評云

約而能張以下皆道之性

焦竑評淮南一出一入字值千金觀山以之高文勢下來如長江大河不可禦不知心玩之如何得其真趣乎

著一步

王守仁評此段句句串下有旋天動地之勢讀之而不得其妙是於古者無以與文章之觀

茅坤評太上之道以下一氣相承有後山修海之訣

蘇濬評此篇議論深不可測而文字足波瀾焉卻馳騁之流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无為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愉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矜持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性便性者性不欺也）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呴（虛嫗）覆育萬物群生（呴煦溫恤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奮壯也骨角也觡猶言骨格）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則曰毈贕音贖毈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成像化而弗宰（宰主也）跂（吉）行喙（冉）息蠉（宣）飛（貌重行）蝡（軟）動（蝡動類行也）

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也（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乎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故曰不可為象）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古二人名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為車為馬游微霧）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怳忽無形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

焦竑評恬然之大丈夫恬然無思慮正足以天為蓋地為輿以四時為馬陰陽為御西黃白冲舉之術也其言洸洋不羈可為達者道

湯賓尹評前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此又云執道要之柄柄者何為之耳已

茅坤評淮南好如王林繁盛之書見其推測物理根究玄微大有出人意表者

顧天埈評淮南之文平正秀雅

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抮（山）抱羊角而上（扶搖動於抱如羊角也）（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紀通蹈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馮夷大丙之御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炳）不能與之爭先（策箠勁疾）（末世之御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術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喻體道者也造化道也）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埽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電激氣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雿（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觀也）經

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序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埒形）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

無芥蒂

洋洛評文字悽婉入理玩外與物化數語玄而又玄正中肯綮真不卓越淮南子于此之妙尚謂子書以淮南為最也矣

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有其躔道要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度數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扜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扜張也彎引也棊衛美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于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烏號之弓）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

茅坤評敷語流淮南子之妙

茅坤評機械數句語玄而新說者皆淮南之流論多錯於不當之流豈足以盡之耶

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蟹匡上內置穴中匽熱蟾蠩跳行舒遲捕蚤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城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

確當而穩

唐順之曰魏發兮不淮文稱三別而言古王理得任言衷人能得是從能恭心心定不務所誰為矣

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北方融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以八音之器宣揚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燒也）員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焦竑評員者天地萬物民居土俗一一循自然之情聖人所以無所事所謂無為而合乎道者

茅坤評順民俗因而故聖人因民性非遠于道者

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剉傷（草木首也而生故曰到生剉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什）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于越越裔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剪也文身刻畫其體以像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

焦竑曰淮南之文極物理甚博至如形性二句不雕琢而工如天花出色

蘇濬評僕說作新雕鏤之文

便刺舟因之也卷髮也因水之宜因之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內酪而已北狄鮮甲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之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今樹木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人本授天清淨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𥈞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

王鏊評深入理容與有而有得津人奪天工

蘇濬評向子語自然造時與作亦有四然且是終將…

孫鑛評世人為…

游者也循隨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性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欲亂其情滑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不周山崑崙西北頹下也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也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人也士處

吹萬人不足含鬼神上下

唐順之評誰正南面此說足以為征此字…

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墝埆磽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手有所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調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屬羽民南方羽國之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者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

節天峻評此段玄思如麗王肝肝者何如

解六倫說言深之存乎其人矣

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

員秘可挹

柔仰評論應至妙便是自然之若供得到此者無上法門矣

蘇濬評讀者須行方能有在如胥者以賤為号一句生平力行

患[illegible]難[illegible]力[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敵無不勝，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言強之為小）；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柔之為大）。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強者，死之徒也（榦，質；徒，眾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後者以謀，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于月，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蹷，躓也）；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illegible]）；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埶）。猶錞之與刃（錞，矛戟之錞；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犯無患），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發，動；凝，如脂凝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于先，人事當在後，建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illegible]

焦竑評：老子云天下之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言是也。

王鏊評：淮南子究論明博而不雜，人能于言外了悟，浮透天下事，何所不故乎。

茅坤評：按先後一段議論亦本老氏知雄守雌之旨來。

焦竑評：隨時而不失時，其立言本於莊生論來。

唐順之評：大禹聖人常惜寸陰，今人多玩愒光陰，如何做得成。

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礦堅，莫能與之爭（礦，磑也；攻大礦堅，諭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行；蟯，小蟲；蟯，音[illegible]）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鉃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強也）。動容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恍，巨上言），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邅回，猶委曲也）。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也；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

曰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自是玄言，不可易一字。

唐順之評：水至柔而其至德之妙不可名言，人能以柔靜退守，天下事又何難之有？悟得宙宇間一分理，做得一分事。

茅坤評：相首尾浮沉水甚妙，語浮之矣。

許真評：火勢如聽而下，如水之湍不可止息，孔子感川流而生歎，直淮南亦有得焉。

蘇濬評：又一起一伏，意一正一反，行而愈逆愈見者，彷彿其音影，不覺使有一味動人。

顧天峻評：無為之有益于生也，又能順其自然，不容一毫思慮，何等光明洞達。

茅坤評人心多雜領至為血氣所使知何膝一須然進一着便無上乘

二 一者道之本也

無根言微妙也

音生於無聲

茅坤曰無形而有形生焉以后文勢起伏不可抵憑而無中生有至根極宇宙至理知精余義

王

蘇濬評根究理其處最宜曉悟

焦竑曰聖道一貫工夫本着最難了悟請以知道半矣

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言情欲也悲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雖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淨道家所棄故曰以形衰也是知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忞隱閔穆忞隱閔皆無形之貌純德獨存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圍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赤青白黑黃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故之王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甘中央也亭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徹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玉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中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後無迹常後而先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

一 約其所守則欲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淫易供執府

許真評人之七情恣馳於喜怒皆碎瀝性使累其每閉卷到此騎者想力行之雖根生乎徒為經生言而不又身体也句有未歴

茅坤曰嗜欲不為一臥說是理甚莊透机令仰思水釋

知吐味戕細詩錦

以心制情欲即五干恭大体小体不能奪意

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崇好也嗜欲情欲也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邪也道貴平和故以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大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心當專一中而外閑反有所好憎故曰過嗜欲者性之累也性當清淨以奉天數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人大怒破陰大喜破陽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干性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思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鞼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躁狡擾也其神不嬈嬈煩也言神定也湫漻寂寞為天下梟湫漻清淨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之二十 淮南子

焦竑評：淮南之書，會諸子而為一，觀大己而小天下，更有何者是介其胸襟？此老扼口發洩之氣，如扶搖。

李順之評：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正蕭即儉也。下引聖人以決之，文氣流流浪浪，理上勘得極透。

劉天啓曰：雖萬乘之樂，稚揚情地，金石傷性。

焦竑評：人能自得，何處不樂？中庸君子素位而行，若相皆而似。

王鏊評：淡世俗之樂，縱橫得妙，人非有人誰能之。張制不動心，亦是一者不可及。

蘇濬曰：此一段說破世情，然於情欲之樂者，雖樂而哀悲死，以自得人能於道理認真，更何物得以累之。

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所務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遊雲夢、沙丘，（雲夢，楚澤；沙丘，紂臺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鷞（鷫鷞，鳥名，長脛綠身，其形似雁）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亂也。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歡不忻忻，（忻忻為道制）其為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旄牛尾；象，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

李中曰：悲喜相生一句絕妙，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之語，又極精緻者。

王世貞云：從外入者，內外隔也，下又說破世人肺腑，教人下手用工處，而文亦深起。

翁正春評：引聲入籟，皆根理路。天發云：人皆知此，可以為主心，禦物觀，馳騁是非，境數可信。

黃洪憲云：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一段作折，一脈俱出之。

周氏法筆曰：淮南多本文子，因而又入儒墨名法，諸家微於心術之論，可玄而又玄。

沈指歸是許內。

高氏子彙曰：淮南之致出于莊列，此縱是莊子玄言。

焦竑云：人心一而已，心有主而不累，則自得故。

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臟。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聲，不聞也）夫心者，五臟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將禪之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耆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如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燿，明也。言而如死，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性也）自得則天

□治足以□自息也

掉羽武象武王樂

沼池也濱水涯也

王守仁評觀此段見聖人胸襟自定與別處不同評說得處不以形役性物推移之處百言以為亂書而骨沉也

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有激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性情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聚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為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室）雪霜滖灖（[illegible]）

茅坤評聖人不離乎人之中而不為人之所移初不過在二語患聞耳若天諸性而得道何不樂之有孤氏道人可為乾坤只是他人自不之充

許慎云士有同志同德至其交從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貞女專靜而

浸潭苽蔣（苽蔣者[illegible]）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為峽）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雅）鵲之唶唶（惜）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一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員

經只心性有偏倚不得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也

丟盤評此段之一起一伏下收處以鍼氏云人將天道雖能生至火而不為之變節逆為是以語之乎

袁宗道評形神氣分屬極為功形充氣守神之功何常一時斂哉此節甚是些

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喻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彷徉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約也）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

王守仁評三者不可不慎守全人暴弃者赴之性字如何解得

茅坤曰觀忽去之一句人知何謝道要亦道之不可離故曰可離非道也

袁宗道評人五形俱為之心神者心之主也神既有主自去見聞失其神此是全神保真养生家緒言

焦竑評在於小以下文法甚奇理入玄源而詞

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也蟯動之蟲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離散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眭視）能視𦖞然（𦖞聽）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謂躓為蹪）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神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於連嶁列埒之門（運行枯疾之形体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而蹪蹈於污壑穽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淨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睧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淨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机弩机開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皆未成形之氣也若芠澒鴻洞皆无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形雜散也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而我何由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禀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者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中空虛和氣所行為沖故腎為陰故心時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如膏始育）二月而胅（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乃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黽水也水所以通清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央所以虛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又說謂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風生故為風）腎

王鏊評貴虛者以毫末為宅句微妙無形始之方寸無不涵咏

翁正春云觀此段信當養心為主又可而真源加休切

茅坤評云人之溺于勢利名位至使神亡形枯奈世人甚惑精神形而不行通此從人之役徒人之道也亦大可悲夫

皆孔教云此總提醒世人貪味不死何等根着至理實為

丹宗道評令人精神志氣去耗皆由不知養之故聖人利養其神三句世人當知回首失恬則很之以下語何等精到

朱之蕃云通篇類求生分言其詞兮老莊而於迎命之說行未盡以悟真為方有完覺

周望評曰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為宗而以有欲無欲現其竅妙至守靜以觀其復佛者以虛假為宗日絕情欲不落二歸之不即不離以為究竟法此三氏之所以世而一物理而全其情神者

蘇濬云人身一小天地理亦甚明人弗知保而暴之至于耳目重欲情神馳亦自失其天矣

三錫劉評把精神氣志五藏分配極是而文字細密意調曲如鶴停層巒推布風致

許慎曰精神內守以下

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〻或作雷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雷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
為之主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
有踆踆猶蹲也謂三足烏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
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illegible]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熒惑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唯此
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
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
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胸腹充而嗜欲省
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
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殿敦志勝而行
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
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
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
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
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
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
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
馳騁於外而不守矣愛情慾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
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
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

茅坤云此一主卯聖人一貫

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
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
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
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
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
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日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
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
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言生〻之厚者何心秘嗜欲淫溢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天折殞于刑辟之滅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卿除清淨之慾則長得生矣夫天
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為一道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
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
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
以我為坏矣坏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諭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
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
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
事治也憎死而不辭義所在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情也故不辭也日性也極
急也諭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陶望齡云將喪汲水二端生死之不足憎利害 ……

呂順之評悲樂喜怒好憎感動言各故曰德之和云其轉易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惡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搦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亦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本生之故耳猶譬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冢水小去易水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洿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王鏊評文字如秋水明月之光

茅坤評心者形之主而神者心之寶此數句世人皆知之而不能存養收拾恬愉虛靜終始之聖人自是有獨見獨聞處文獨佛道達轉太玄妙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累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離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煬炙也向火中炙養和氣以順天道與道爲際與德爲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

唐順之評一團悟機有天空海闊外之意

吳默評 ……

黃洪憲評 ……

孫鑛評 ……

己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音樊樊崖也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挖抱矣挖抱猶挾著也言不以天地覆育萬物故挾與持著守其然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釁也糅雜也見其利次之來也能辭順之不與物相雜揉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不見事有者止之亂故能守其宗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逯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論無爲也忘

許慎評大澤焚而不能熱只是心不爲物爲所動故視珍寶珠玉如石礫非心王如東嶽並峯淨朗能體認到此乎

王世貞評以下勢若決三江之小注千里之勢令人目奪心

顧天峻云精微玄妙如鈞天廣樂帝有仙声百家諸子誰有此

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已然後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紃紃法也以道待萬物有待而然故曰有待而然也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敞而虛清靜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頰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稱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頰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

休息無委曲之隅二句總是寂寞無形像之貌

有神而不行（不憚其精不勞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也。不沈抑，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於無形埒之野（大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瞑於大道之虛冥。昭昭明也。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見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不同形不同道也，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此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至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伸，頻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若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充，實也），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無傷無所賊害也，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言是者合於道，四時亂其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不干時害物也），有綴宅而無耗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情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宅，身也）。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生，故趨不變，但情神散越，任体以存，故曰不暇）。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化猶死也。不死者情神，化者形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

舒止吞評此段清虛負特，無窮畢集，工而情景旅省

焦竑曰又入挫致幻仙子飛度洞庭，朗吟縹緲，聽猩入耳

芋卬評今人祭形，後吾夫吹呴呼吸之術，不知真人之於道無特，但化其心，豈知養形之事乎外已耶。此段文說有神語，人讀淮南文難悟矣

孝坤評生木者天，化物首道，人能平道，使不物於物矣

王世貞評漢諭約之無言如造化，人楼營青然一衣六合

表宗道評輕天下數曰，是易頭下分析，文有逸氣，不煩雕削

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神，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也，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人若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也）。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或作刮）。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乃細萬物者

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疾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也。和，適也）？視龍猶蝘蜓（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蜓音廷），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巫子乃能齊死生者

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極也。機，疾也，謂令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

子求是同變化者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𦙶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傴僂，脊管下，殺也。高于頂，頭上也。𦙶，肝胃也。迫薄至於頤也）。

許慎云至人倚不拔之柱見淮南
聖人之所為與人迥别矣禹宅
子諸人正是此等人

白孔教云此文不滿色相餘花潤人風骨撥撥矣然評於位爵詠不足槩志石飛燕風穴摧頹能采氣象世人及及於名利經日營營亦所難能出于頂論筋也

之不若耳

子在上軀正負也婍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焫榮讀曰括撮匍匐自闚於井曰嗟乎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踡拘攣也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廼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廼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廼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不可拔提之柱行於不可閉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也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鴳乎儷偶也斥澤之鴳為雅不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所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周皆齊士為君戍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亾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見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吾觀文評許由務光古未傳說

許文首出于莊子寓言即其事論之則光于此利有一指之見

茅坤評道德在我自有一段至富至貴纔念一奔走於富貴利達者何不思之其恥

焦竑評此段揚是歷上奇淺沈文如剝綿纖如貫珠

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於是務光負石自投於深淵也由是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人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廼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桓公蘇信公孫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先君觀之唯也大言俗道無欲之言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

王世貞云以大義大言明出至論之旨令人仍仍不能自得知大真神卑燭水府照見神妖鬼神

許洪恩云人不知務而輕用其身以馳心于嗜欲之場然以天下之大利左據之而右手則其喉雖愚者洗不肯為彼以之喪其性者思之下矣

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或作聆聆猶悶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也餘羨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水名敖倉地名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笆有其井一實也篅笆受穀器也井家人之汲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說在原道訓大憂內

此言人當任其性[illegible]休夜之[illegible]六脈[illegible]夢[illegible]為[illegible]日以[illegible]明何時[illegible]于火宅[illegible]彼岸[illegible]哉是夫也悲夫

崩大怖生狂除穢夫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智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厭也楚人謂厭為眛諭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歡同死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鍬也負籠土籠受土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忽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架捧心抑腹膝上叩頭也抑按踡跼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嚕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嚕之樂也嚕臥得安寐之樂然不若此長夜之樂也故

此清淨無為而入至道之意

鍾天峻評云論至道從是聖人從心所欲便不踰矩但外邊甚形數句亦未甚妥

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有形至無形也蹠[illegible]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治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下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微妙也故曰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間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趣也遂其末不修古之典苟設名號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拂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

茅[illegible]評[illegible]天性拂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交接惟達至道者不然予以至道之人上也湊學者亦次也至于脩[illegible]規矩踰棄繩檢又下之下矣

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哀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言其守虛執持不欲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

焦竑云至人胡欲而見觸故能道情自非至人誰能知之故知其無用四句論極確當

李宗道評議論騷毛深入理境

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強勉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掌握也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

形何之…別者兩腋生風

髯大蛇長數丈

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貴能以礼自禁止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伯欲伐之先路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戎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戎走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楚人謂扇為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茅坤云適情辭餘以己為度又何事於介其禮物世主不免世患欲以湯止沸之不止止之之本在于去火人能滅卻心頭火自登太皇太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湯賓尹云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世

朱之蕃評正見禮義興于衰世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譎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也龍旂旂龍也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拔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蹈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鴿也水蠆為蟌蟌青蛉也莣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化其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黂音墳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

茅坤評太古之世渾渾沌沌太朴未散至堯舜以後智識日開則禮義誰以治天聖人神而化之

典民冠之蓋有嬌強其間者居今之世而從古之道是執而不通難與言化

三世貞云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此造化之大微也

未世傳之化書一部皆此理存焉

王守仁云太公明於知魯周公審於知齊是皆聖人之見終始微言不知聖人當初立國時何不更為救國長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稱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櫡 櫡音著）炮烙生乎熱升（炮人進羹于紂熱以為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撜舉）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八 淮南子 卌

呂孔教云此篇以齊俗爲題而故雜引宙宇物理之不齊而齊之無由相過矣

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深淵能興雲雨 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䚡不厭薄（角䚡刀劍削之撥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楯草野宜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八 淮南子 卌一

顧天峻云此段分別治亂存亡之形布列目前昭然可見

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狟）貉得埵（埵）防弗去而緣（狟貉獸也埵防陂也）之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

一本起處追本性之意

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堁埃壒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戎氐南夷僰西夷狄北狄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也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避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服汝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

見人皆稚下所習之皆本於所化

攻仁義行而道德遷禮人錄而浮樸散有以也

惟聖人不失其性

性未嘗不在顧人之所見何如耳

王守仁云孔子謂无知而服回此忘行也亦謙言之詞

未之審云此見世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率人

是釋術數而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哀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失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賂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與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以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鬋髮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也拂故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哀者因性也一者亦性也

王世貞云凡事當以誠心為主不在致飾於儀文之末事親事與朋友皆是物也

湯賓尹云禮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衍文礼典無
礼又何異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狄也，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鹿皮為冠也，搢插笏佩玉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踧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髮，被髮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博袍，不縫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各同其俗不
失其所宜皆可

以上

葉師曰：喪礼大事也，君子所以大忍於其親也，則哀抱於情，難強予，故二句符之

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怦以見容（怦，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服、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謗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

孫僭曰：喪礼至大，人子之報本追遠，其則如此。如魏文帝易三年為日，豈不為淺治之累耶

每順之曰：此叙以下文勢浩蕩，不可按挂而理，切情真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匣也；綸組，繫也；節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疑山，不煩民，市之所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群臣於會稽，崩葬山陰，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

許顧曰：上古之世大率未能[illegible]，舜禹葬[illegible]，葬礼多从儉，不言侈奢之始，至戰國乃以四海之力以修枯骨，亦乃所損，所捏收於所墓，亦何益矣

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不封而葬，田中），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無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取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尚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時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此列聖因時從俗，尚宜善体處

茅坤云前所謂自見此從中之

朱之蕃云聖人裁制万物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執一以衡之而已覌其精入玄妙自然分遊明□

吳默曰礼文之不恭德者則遂出

又曰此聖人因時世而為礼义之言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
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襟束牢連固不務於為文句踐短之鞵
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
愈醜乎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
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彫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
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
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
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
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齊衣也大夫端冕端冕也以送迎之及
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
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
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
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
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

□□曰工匠人削剜分割各有妙知有机存聖人之裁制物也亦如是矣

許慎曰礼与俗變更與時移也古以來莫不然足彼執古以泥今者陋矣

來宗道云術雖不同而其妙处各有机存焉

茅坤云人皆知淳其所貴而不知其所以貴如學仙誦子其吹呴吸而不得其養氣處神

徐奎云二王五帝者徒守其法籍憲令而已法籍憲令豈治哉

戚而笑钁插钁斫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
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示名一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
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
發儀弩招頭也射百發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
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易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
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
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
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故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
貴在焉爾故梁父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
赤誦子吹歐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
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
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病厉入山
道人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紀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
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
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
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樸至大者無
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唐順之云宇宙間是只一箇道理人所為各異而所道莫不稟於太一此段乃聖人同歸殊塗百慮一致

長久不快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身居崑崙也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檖析理也撥順也檖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皆冶具也坊土形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制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運開相連也陰閉眩錯閉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治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左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

所去斥其功也
劉天啖云異又仙死則若人者二人其母不哭曰此子也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其子曰盲出於母則為夫母天若出於婦則不免為妒婦矣言一也所以者異耳說亦相類
王鏊云所視所以雖異而此者未始不一忽于惟正身以待物之來而比世之窺我所不論也

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趨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詎知世之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曉解也一曲而辟辟睥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鷄羽重五兩繫旗上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世誰免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但視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

王守仁云不丟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湯賓尹云此段前言人之才不得相兼以后見人君當隨才器使
王鏊云引伊尹興土功之事為證伊伊夫公可以坐此攻抑也

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析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二雉而為二也不可以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騕褭良馬飛兔其子騕褭飛兔蓋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西施毛嬙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里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宋人……可能若……能之事而求備于一人則人之可用者鮮矣
蘇濬曰人君用一人當隨才器使取其長無短如又求其高不可及之上徧要者必待兵臨而施世之有事者
王守仁云世主用人不知隨才
既衆汗求……人良以希世代之所為其行所用非所賢所賢非所用皆其所以至者
陶望齡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焦竑曰道德與禮義之去若日月室宅之居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
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
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
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
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

朱之蕃曰聖人盡道於己而聽之於人

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
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
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
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

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
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
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

即上文論聖之意

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
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
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形及三族又況
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
才下時失宜也故六騏驥四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
木便者也窾空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

茅坤云聖賢異事之不同生死各

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

畏以潤物爲上不苟一毛行之若拘其以泥彼若久之矣

許慎云議論雖切極聖賢心術問以豫讓要離是其形似

王守仁云聖賢操行不同以志自成其是而已若以死此者非生者流於偏者以心之心殺不仁干大矣人殺之三仁孔子同謂之仁然宗此之論表宗道云楊子云解嘲用此意法

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
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
能受祿仕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
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
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
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
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
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淮南子

孟諸宋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鵜鶘飲
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汚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
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足口贍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
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
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

湯賓尹云聖人治天下不爭之偽是非之迹存乎而已

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
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
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
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

茅坤云極治之世渾渾噩噩無

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illegible]是也

此即以道德治者

[illegible]云文子術叔有法而[illegible]世之風尚習尚今人慨嘆

袁宗道云澆淳散朴風俗偷薄念下亦世運為之也大要有不得不流于煩拏者亦有風會日入于薄者不可一例視之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高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失其情性於是迺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其口（荊吳國也芬馨 嚂音濫 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澆淺薄也 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綿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揜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與僕

孫鑛曰守正脩理述[illegible]之所當然[illegible]之患[illegible]然奸邪之往往[illegible]口以為[illegible]不知守道之君子有斷然獨見處

孫鑛曰淮南一書[illegible]世間詭異張奇之事其說[illegible]其文[illegible]物事之[illegible]無所不載大較歸之於道此段文字亦妙夫

習孔昭云此論治道最精深

楊道賓云借物理來喻言言中窾

王道坤云此篇與說山同聚[illegible]

[illegible]曰契刻桅舩弦板墜劍于中流也

慮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孫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舩弦板也墜劍於中流刻下舩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

王儒曰：說山說林一篇所以為佳者，詞不費而意了然。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傅蛷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祭宗廟，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蹍而行；（蹍，履也。待所不蹍而行者，則不蹍行，故曰待所不蹍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也。知所知，以所不知以成名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抗，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敗，猶沒也。愈，益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椎固百病，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

楊維禎曰：此喻新髮無人能有所為而用之為

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喻人能有所為也，而不能自為也。偷，取也。顧，反也。肥則享之，故近其死也。）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之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詹諸，月中蝦蟆，食月，故曰食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蝍蛆，蟋蟀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鵻禮，不雅，謂之鵻禮，秦人謂之祀祝。）能有修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殤子，雞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生寄死歸。殤子夭所寄歸，所上，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為是為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蘇濬曰：狗彘肥則享之，故近其死；鳳凰非聖德之君不能致，故曰莫之能致。此宇宙常理。

王世貞曰：此即老子上德無為。

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不斲則不自斲制。）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大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跂，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錐，家謂之校。以金者，刺蹄跂。發者，疾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拙也。所重，謂金與玉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欲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數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突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似也。）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一曰鼎無耳為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害所養，喻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蟲，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亨，高飛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騏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火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

三餘王曰：父子相[illegible]代所以人猶為口實

朱之蕃云以理勝故其機如此

袁黃曰說機後機動則得食浮釣浮而動則得魚發在者

許云我任我輦此物也機動焉忘之妙

湯賓尹云百物各得其偏論人有能有不能也

欲歲之饑，羌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絲，冠則戴致之，絲則蹍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志，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與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軵兀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鼠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任若輦也，詩云我任我輦）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蛇牀臭，蘪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皆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

許應元曰古之豎齒三句亦推能勝剛之譬

王世貞曰淮南敘事鉛雜然物理勘破一言一句皆得其銳乃彼的之言

姚寬曰連引物類博而不煩通而有作

孫仁曰錯引物理言言中窾所謂雜而不越者

訓特化假譬取象與類殊形案之要旨百事百物之室共養為善說林一言

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言物不當為用也）舌之與齒，孰先礱也？（礱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讀□）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情不閉，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瓜華實若今八九月令晚食，令人病瘧之類，故不可食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蔐荻秀也，楚人謂之蔐，即所謂蘆花絮也）麻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

邵寶曰此言即小可以知大來壁多標摘百家而文法錯綜旋斿好

楊文懋曰物理曲盡其蘊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詞

王維隆曰此言小有號者大有所遺句句曲盡物情

非攣衡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霤雨出于海内復歸溝瀆入故曰内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高水）曰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喙）而射之故能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吳默曰為則同而其為則異順逆之道也

陶望齡曰援引形容最妙

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故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項託年七歲窮作難孔子而為之師故使小人之儔自矜以自奮勵）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故來射也）猨狖之捷來乍（猨狖蝯卬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捷來使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擿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

呂祖謙曰思而見之于夢于而思親天性固然遺腹子独思其若目初不見其像故也此人情之危切者

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瑕污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祀千神而卒祀之故易為黍肉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人不可為之足益其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癖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秦開崤塞道治開知大梁欲來兼之故築城以守備也）餓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隧道）

真德秀曰此亦可謂長於紀宇宙物情措詞調遣纖悉畢備皆人道云欵知物理百態雖皆說山一篇之不

凌約曰援引錯綜纍纍之歷歷如

亡犴（犴獄）不可再（遁逃也徼囚以權變出關塞野行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亦不必以綸數也綸亦縷也綸音巡）縷可以為繶（綬縷）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如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亦暍也言不凍暍之行）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湯賓尹曰物數各有相成之理

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户籥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礜石出陰山一曰鈷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巴菽巴豆）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然；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病人寶之）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握火提人，反先之熱。（自弱先不達猶以火援人燕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刼以然也。（燐於情色故曰有所刼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言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膞炭熯，（一摶熯熾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晋不絶繩子胥自沉不斷水）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罛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罣舟声驚魚下罣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畏見滅也）兩鹿不鬬於伏兕

吳默曰人之性情不同故其俗尚亦異

王守仁曰今容用人積柴縛底淼從之各之為涉也

王世貞曰言見大斷知小者之

袁宗道云言能者因事以成功

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蔭不祥木影撲著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簦）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名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循植嘉穀以為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户而塵堁眯）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之非其道）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日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譏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生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然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于衆人若不足若失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

湯賓尹曰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寵凡人情莫不知此

王世貞曰成立之机捷為影響

許愼石曰人之智多忽於有所成也

楨德秀曰用人如治器之善也
習孔教曰用人當其才自然各適於用而不相戾此隨材器使

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胔，太上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
不義之胔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者也，王者所封，神虎不令亂，小人得上其上者也。旁光不
升俎，旁光，胞也；俎，頭之突，惟卯弗腷腷不滑升也。駮不入牲，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
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眾人，眾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
環帶一也。滿堂生人，視其鉤各異形，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
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飢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
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人謂之佞人。君子有酒，鄙人
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
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
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
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
以腐索御奔馬，若蹀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
化不治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
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也。黼黻之美，
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
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靨輔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輔，頰上窐
也；窐者在頰。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譏，非也。馬齒非牛蹏，
以異故醜。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河之曰不得其此其知亦先所用

吳默曰言成事者皆出於不意斯為得之

吳默曰此言事有先兆而見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
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污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
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工，巧也。善或作再。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待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
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無以簪招則不至，故曰向聲。
使人無渡河可，中河使無渡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
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孑孓為蚊，兔齧為蟹，水蠆化為蟌，青蜓也；
孑孓，結水上到跂蟲，化而為蚊也。兔齧為蟹，兔齧，蟲名，蟹音那。物之所為，出
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捔，膏燭
澤也。黂燭光捔，澤言有光明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
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也。冬冰可折，夏
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
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
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
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鄰。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
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隱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也。
伏苓掘，兔絲死。伏苓，兔絲所生者，亡故死。也一家失熛，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
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
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
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

□鵬之曰數句皆天機之所發而生者物形異質而天機之動一也 燕□曰鶴壽二句見脩短各得其志亦是莊子大覺一段

湯賓尹云莊子引□□□意味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 鶴壽千歲，以極其遊；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 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搆之；搆謀 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 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 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 心所說，毀舟為杕；心所欲，毀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杕，舟尾也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 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

蘇濬評云：析味句句，談有經世物理

朱之蕃曰：説到補切處，令人一讀十得，非句且目前之所詳到

蕭良有曰：此言物之聚散交感之理

黃然曰：何刺謂之意而句自為之，又可為讀本篇根之論

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非刺訾毀也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其專用也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 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 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

俞□□曰此是的確試論

蕭良有曰借詞立意自古未有道此者

吳默曰絕似戰國策語

而行之，故謂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 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霜雪無迹，故眾人行之也 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惰休之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 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 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寅丘小丘。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源不溥，溥大也 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源也 言有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閑晦不明，留猶思謀也 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 善舉事者，若乘舟

唐順之曰得之於賈生語來

高子晷曰：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辨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文旁搜異聞以成之，故其文雖出而根究物理

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眾人之心也 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也 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鵰也，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 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 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 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時涼，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 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 非規矩不能定方員，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欲覆舟不

用[illegible]一書[illegible]其[illegible]大之任情者誤是足以警人耳日者無不森列其間黃洪憲曰此書雖云拙為物理却是詐多奇幽顧天峻曰淮南一書窮究儒者到安手裁然非亦致天下之事何由羅致宇宙物情如此之盡王鏊曰敘物情中而又法有過跨虎楊詩曰莊子

[illegible]良御馬奔車所狀見之 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侯漢東姬姓之侯出遊於野見大蛇斷[illegible]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 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 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 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極也 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 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

[illegible]所故真之[illegible]致入[illegible]而喻中生前論者不得其旨却有以難病之殊失矣王僑曰此段因物鏡物之喻近道中同楊墨之哭泣寫甚最微却就物上辭之楊墨之心乃不同矣

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彫。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 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跬猶咫尺也 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也 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遠也 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 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主 從朝視夕者。移徙。植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遇也周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 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 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変故曰相入千歲合一音也 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烏鵲之屬是也 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 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

吳黼曰探入人情一物不差取舍之法茅坤曰悉取物理如探囊取物隨取隨足隨從題真

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潦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 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惡也 室有美貌。繒為之纂繹。不成有感故纂 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 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微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 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 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 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移。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共要也伉音沉 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

施仁曰狀美當情字字若金鑄不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亡。賊害也[illegible]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又如此 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 憂父之疾者子。[illegible]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也。庖宰也

新鋟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九卷

徐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呂氏春秋

本生

湯賓尹曰：治紀正月亦春秋發時冠首月意也。首原順時養性之本，後言天和神全之道，君人者宜三復一遍，置之座右。

始生之者，天也。（始，初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攖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王也。自，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數，任不肖人，亂其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立。）

題以夫曰以物偷性得之于孟子之論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為立官之法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為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扫讀曰骨，汨濁也。）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物者，貨賄所以扫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夭折，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殆病者也。）

馮叔吉曰：聲色臭味氣質之性，乃有伐性之物，故此論詳之。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故不當視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禍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眩也。）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衆人所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宇，謂區宇之內。言其德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受猶承也。言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曰適足以為患也。）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為於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袁了凡曰：聲色滋味所以養性，然念欲過制之，性養物則反以取禍。聖人不以身役物，故不便於性則離而去之，輕重之分較然也。

云剝石曰：養生者勸長生久視，又是養其形也。然求之欲使物不退，然欲亂于物，故曰害之，又曰不絕，嗇嗇，無過欲，無極，長生之道也。

卻不出此。卸守益曰：此下是天和神全之妙，猶言所感，天而天，據地而地，可上可下，不驕不惛，行於塗無所誘，故曰然。

鄧子玄曰：高而不驕，可以守貴；滿而不溢，可以守富。惟不知持盈止足之道者，故至于亡也。

朱之蕃曰：中段之語而詞氣尤雅健高古，為當世文字之祖

不務也。浩蕩，詩所謂蕩如翫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絢盼之樂，芍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於晉，宿於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得之大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三患

者，富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謂堯時方回、善綣，舜時單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慕富貴，皆高位貴疾顛，故曰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吳伯吉曰：先以倕巧引起此意，甚最為高古

楊用修曰：處處起語極見完密，無懈處

諸伯秀曰：之論從醒下意，品之最巧者

王元澤曰：較曰枕子以糠，乃無日枕子目非利之也；聾者不聞雷之聲，反徐步窺兒于堂，此人之大惑弗知慎者，極切近真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巧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于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知巧也，然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昆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璣，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己者有之，為己用，得其利，故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也。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貴。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己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糠其吾眯子目，非利之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知顛頸自以辭謝故，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詳讀甚也。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己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己之所非，非己之所是而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亡者未之有也。

□□之言不亂，能知此能不亂，可則古所謂一字千金人不能變易者，正以此耳。

吳默曰：一轉折說到人主上，見風雲變態之妙。

故曰：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惑，致之也。以壽長至常亦必亡。然，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我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之，三故曰察其召之也。則其至不可禁矣。謂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自召之，何可禁術。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勯讀曰單，單，盡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之，至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視，活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五者貴人用行淫侈，縱欲共惡，反災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倒引牛尾，尾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躄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為蹷疾也。不為高臺，為痿疾也。味不衆珍，衆珍為傷胃也。衣不燀熱。燀讀曰亶。燀熱，厚也。燀熱則理塞，理，脈理；塞，閉結也。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鞔而氣不達，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昔先聖王之為園囿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菓曰園。詩曰：園有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築土方而高曰臺，有室曰榭。燥謂陽炎，溼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周禮：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蘖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濁而甜耳。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王元澤曰：原先王之要道，見人君之所當法。

申時行曰：五者之物足以養性，聖主未嘗廢之，但適其情性而已。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節乎性也。

沈□尹曰：老子所□於史然身親者，無不味於收。只一句，令人復省，益於□業也。

孫鑛曰經云絜矩平天下之要道推己及人即公心也此一篇之大

支道林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又不阿一人者方可為天下主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也公平於曲惠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作惡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

呂吉甫曰治天下付之自然一無容心此謂大公

又曰萬物被其澤而不知其然乃語乎公

汪鳴鸞曰引桓公用公而伯以私而敗

汪鳴鸞曰敘問荅處文法變之如對話備極高古可法

曰荊人遺之(遺失也)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不為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為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為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稟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為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病困也)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青者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先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屬國(屬托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竭力盡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

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誰為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忘人之功不可為伯者之相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學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欲教育訓之使與己齊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智則好智小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假

呂吉甫云總收上意而斷其當公極凱切

湯賓尹曰結語蒼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無限意味

視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籩豆也)大勇不鬭(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鬭也)大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拯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戎湯之窮漁設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為五伯長(長上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問豎刁易牙之徒不正道長其死也國亂民濩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讀曰敕礼喪飲酒食肉而日醉於歆整喪紀云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而況凡人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彌益也）；其求之彌強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偽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也），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為，塗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也）。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也），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一道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極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過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備）；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群，量行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得威力服）。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任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也）。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在一作存），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任他人，故多殺僇，是戚亡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民人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殊異也），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扞也），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云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聽則善賢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不受非其類也，不為諂諛）。喜之以驗其守（守謂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也），怒之以驗其節（節性也），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惟獨不恐），哀之以驗其人（人可哀不心之也），苦之以驗其志（鑽堅攻難，不成不止，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量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六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張後山後人勤学父云大而不知学無物嫰此倫若比於草木草有云之木有蔴若比于鳥獸有禽有為飛獸有鱗治比於盡土畫瀕五谷土巻

人此云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二家之言迫切但少寬然是前激之論也林希元曰學只是達天性謂性之外不可添一物吾儒正學卻是如此 鄭守益曰下引數子明務學之有益濟孔孟正脉 諸伯秀曰說周之學如此去聖遠詞亦懸切

尊師

神農師悉諸（悉姓諸名也）黃帝師大撓（大撓作甲子）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父）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子胥楚人也）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數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驂也）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為鄉曲人所指也）學於子墨子（墨子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禽滑）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孔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

呂吉甫曰此段和說教人下手用功處樸之確義述句法是梭與荀卿而情樂過之

劉琨曰尊師不在虛文上如書子之自身傳不習乎之意此論學務進業一段俱是守其師說不習所學故於路云所以尊師 [illegible]

（營惑也）疾諷誦（諷誦讀也）謹司聞（司候）觀驩愉（觀師之驩愉）問書意（以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不逆于子之志）退思慮（退思慮求所謂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說以論道）不苟辨（不苟辨反是理）必中法（為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慚（矜自大無慚 [illegible]）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尚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一作時節為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唐池也呂堤水圃也）務種樹（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禽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一作順）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絜字一作潔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涣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天子 [illegible]）

溫貢尸曰大樂以和民尚治之務皆係之故樂之作而民情之哀樂與絲竹無他止之所感寄是耳豈見歌舞而已哉此衰亡話絡盡

支道林曰自古聖王作樂以和性淫滯以宣淫辭無有詭異瑰奇之物亡國新聲

古樂不作備其亦桀紂侈樂淫漲殊瑰斯已極矣

范無隱曰千鍾大呂巫音皆亡國之侈樂

邵守益曰治國之音和以樂亂國之音哀以怨樂哀以傷則又何有節乎亂之心淫泆姦詐之事推其始由于嗜欲無窮也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用）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〻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咎一作苦）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結仁淫鬱然）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大）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名鍾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陰呂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女曰巫）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怨傷痛）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與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制乎嗜欲（嗜欲為諸谷欲所）

制

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使然生也）

古樂

所由來者尚也。（尚，久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也。）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禽獸之極。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民氣鬱閼而滯著，（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宣，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斷兩節間以為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宮各有管，故曰十二筒，含成含矣。）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合，和諧。）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雄雌，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有……）（黃鐘之宮，竹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榮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為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倡，始。）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鼓，擊。）其音英英。（英英，和盛矣。）帝嚳命咸黑作為聲，（一作歌。）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以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部）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為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嚳所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懈，勤。）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降大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招其功。（九成，九變。招，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一作誅。）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美善也。）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子號也。淫，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

朱之番曰：原古制樂之由，與其為民之義，見樂為致治之本，非娛心志已也。

其所曰：黃鐘為聲氣之元，故十二律皆生於此。

汪鳴鸞曰：歷叙古帝王作樂之始，井然有條，而文法變幻可悲，無一筆不見重複。

陶望齡曰：孔子云備樂盡善盡美，以其備歷代之完音而加以聖神之精神，太和元氣舂乎此也。

袁黃曰：成湯代暴，湯民其功，為大樂，其德也，而於干戈以除大亂，故曰猶有慚德。

翁正春曰：周公制禮作樂而教化大行，故敘黃帝以至于周公，見樂之所由來者久矣。

天下衣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紂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吳默曰故樂二句總收一篇之意該括無遺

制樂

潘淶曰樂所以昭德觀至治必先審樂此一篇之主意此下疑叙人君脩德之事乃為制樂之本議論有根據熟讀最能發人明欠

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祥其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為中宗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據成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首明畏不常之執耳故楊子云恨不及其時卒歎其金而歸也其吏請卜其故灼龜曰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禍無從至也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哉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極猶終

田大年曰文王之事無可按者但其說文王因天變而修人事猶彌其敬天勤民一役心事而戰兢惕勵之至意宛如目覩補左氏所缺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于他人是益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敕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財陷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賞一作賚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田大年曰收一句有關提最為

閔望齡曰文法頓挫古雅周匝最善於敘事者

焦竑曰歲害數句宋公一以為民之心惓惓之盡

屯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術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穀不熟為飢也）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懷星也徙三舍司其理也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年二十一歲誠無閒）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陳詳道曰奇峰疊見啫之令人不暇思後

振亂

鄧以讚曰此段慨時傷世令人觸目傷心

王維楨曰亂政亟行與民相離黔首愁怨無所控告賢主秀士如湯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太公也察亦行之主於民相離怨而給之兵衆兵加之深其君而其實可矣

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黔首愁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合之也必舉兵誅之誅之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民且死者見行且生也故曰將生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明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與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悖為妄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者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

馮叔吉曰秦以戰伐而成功故此論善攻伐而少救守

王荊石曰句法字法逕逕奇峭而況其妙

楊仙秀曰收轉攻無道罰不義禁止意極含蓄委婉可見

鄒子玄曰結處語有情

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甚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一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者尤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潘高寓曰首言論士之議兵必要于義理後云之興也欲民之生謂然一段發民之意見於言表而詞語亦蒼古精明足稱史學上乘

閔道甦曰先言兵至于郊民情惡其君而愛斯民何罪之心則既以信與民期不奪敢以恭虐用其民故以言義擧其民也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義理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民之論為士者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竟則民知所庇矣庇依蔭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不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民惡其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奪之也資用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禍不聽者雖行

翁正春曰此言仁義之兵除民之害順天之道意詞愈見奇絕如入春園色色可愛

武為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厭足其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生聞也周礼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三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為邑四十二家也此比鄉邑皆不從周礼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礼二千五百家為縣四縣為鄉

湯賓尹曰如武王伐商大賚而富善人樂逸民之類是也自是以後列國惟爭土地而戕民生斯道鮮矣呂氏猶知此所謂不可以人廢言也

呂不韋市日結語得立論本資人君志于戰伐者當三復於斯語

然則國爲家也　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秀一本作雋士）而封侯之（秀士雋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擢其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恤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循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所誅望之民孫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滋滋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其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交接若被其化）

王錫爵曰此篇尋論人君精神通于民心而民心應之捷如影響首以譬喻提起正意下旅引以証之反覆議論詳悉委託令人省

蘇濬曰日月父報而爲物逐望人德施而萬民化其理一也

支道安曰引論的確通直意見出人

王元澤曰以前俱是敍事詞氣安委曲從容惜伯牙旬日通段是論精神之感精於于此而族見乎彼

精通

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伏苓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兎絲一名女羅詩曰蔦與女羅施于松上）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然而望之不違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擔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感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于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兕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兕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劘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

繫囹，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慶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以外知內，幾於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也。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幾阿其所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堯以天下與舜，不與其子丹朱，而反禪，故曰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舜娶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湎之意，禹惡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前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此之謂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穀其頭矣。穀音殼，擊也。辨若此，不如無辨。欲見穀其頭，辨如此，不若無辨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君也。論語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濫刑以是，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

呂吉甫曰：此段言辨之無益，不知無辨。

評國曰：連段俱是設事，未直斷之語，不如無信一句是斷法，如此下段亦然。

黃道周曰引齊好血氣之勇而至於死見勇而不當義不如無勇

高似孫曰引此言紂無道而非法卒至於亡此用法不如無法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　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更也）　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　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　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　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撫化下也法當以淑紂爲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王[illegible]曰有言聽[illegible]當辨善惡[illegible]言當待之[illegible]及聽後要審[illegible]詳明非從[illegible]曰文字之工而已也

陳詳道曰說盡當精戰攻求利之事而斷制精確

鄒守益曰段段收拾照應此乃呂氏之最細密處

吳儁曰[illegible]切有味

鄒子玄曰察人言曰能辨其善不善先自己之明於中證之談說理入毫芒處

王維禎曰愈出愈見精神奇思源源不竭

聽言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一作人）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觀）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基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于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穀善言辨別也）　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御射人姓名）　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徒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徒以淫術）　不徒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徒之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　凡人亦[illegible]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

□□伏□此四人者辯士其言多故不可不察此見人君聽之□四士言論之害□斯焉得之

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煎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七刑石曰論語凡是一一二處精神命脉俱具於此有今其有提之

鄧子玄曰數語為文宗之祖理到者精至雖套練當與國策並觀

鄒守益曰此一段見越王知弱之机先出而后伸吳夫差不知所以卒亡見

長了九曰吳之與越並請對己之內以肥敵也乃自弱之道使吳能聽子胥之諫何至于勾踐圍危之禍也

長攻

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殺攻戰相征伐也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天下顯榮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亡國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君是其辨也譬之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而遇時兩天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熟穀不王恐召范蠡而問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然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阨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先王謂閭且夫饑代事也

部子平曰蔡息二小国也其勢相為唇齒蔡侯自愚為楚所賣息亡而蔡隨之可痛哉

閭也。代猶淵之與汶。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禮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與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擒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国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妣之謂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旅而得之，故曰取，俾曰易也。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朞年勿服三

王維楨曰先子遺命以有其疆也

馮叔吉曰欲取而先善之遂若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術也

夏屋山，代之南山也。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行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于代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也。故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書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国也，故曰馬郡盡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一作之。可以

有道宗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問於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之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戮關其思胡人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設備鄭襲胡取之與此同

殺人酬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黄家曰數語字字的切但覺不可移易之句
施仁曰儘識格論傾誦而欲可喜
鄧子玄曰引此以明小忠大忠之賊

權勲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
大忠不至至招致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
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龔王傷大
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
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
亟退却也豎陽穀又對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甘而不能絕于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
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揚維楨曰此一段明小利大利之殘援引切當凡數叙詳明

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
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
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
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
產之乘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
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
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吾一作敢也若受我而假我道
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棧
也若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庭實

鄧守益曰國家大利也寶馬小利也虞公貪寶其而亡國家焉矣哉

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
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
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以近喻也先人有
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
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
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
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
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
也厹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
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

表了凡曰大鐘小利也國家大利也去小取大厹繇胡不知之乃貪心之所使也雖有赤章蔓
枝之忠諫何益焉

呂春曰厹繇貪得析處如游龍戲鳳栩栩之態

胡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厹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
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
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
不祥子釋之釋置也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
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厹繇亡智伯滅之欲
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厹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
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
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
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殺燕君必剗滅汝種類乎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

呂悔曰此言齊王貪一金之小利而弗給卒至於失國而喪天下利引證極的當

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一作退）之。卒北。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率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也。（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楊眆曰因字直貫到底是一段骨子

許國曰此一篇大意言人君為當因民心有說喻援引以起當因之意文机最為玲瓏令人愛快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十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皆善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伐夏商。因民之欲也。（詩曰眾皆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眾皆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遽告太公。（遽疾也）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姜寶曰把禹舜湯武起用俟武王身上因字最條暢管叔武王伐殷始末具見詳而有休

王荊石曰文法[illegible]

洪亮吉曰句法許似春秋繁露而有休者

井上幕曰因之一字論旅百家匪可謂明白懸

共報引論淵俱是矣事無一浮泛處

許國曰末路湯武因民而王桀紂不因民而亡雖多亦亡收數上言有數證當人時君人意思

矣。報白也 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遝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 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 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 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 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 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 孔子道一作導 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諡，諡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則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過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謚為釐明矣 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功，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 因者無敵。因之欲遵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 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是。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為賢也 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也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 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 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因之患也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 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 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右左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 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位也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 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任用也，謂進 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 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 諸衆齊民不

亦不世有 老子曰 [illegible] 世出識者

[illegible] 許道曰得士則昌，失士則亡 人君不知得士 [illegible] 與無賢同 [illegible] 亡國破王相隨而王伯之君不二亂也無武

[illegible] 溪曰論治 [illegible] 用賢 [illegible] 確論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自是 [illegible] 然也

何孟春曰按周公召成王攝天子位制禮作樂，身朝諸侯 [illegible] 之士七十家 [illegible]

周公之化若此，而求賢禮士之心如此，其急可謂慎一日以終其世者矣

黃道周曰有道之士不與諸侯 [illegible] 鄭民間傳任為縣君所以見所以高年遠引也

表了凡曰以太公望之賢，紂失之而文王得之

鄧子元曰常人一遇沾沾之意不勝知遇幸言論依然所不□視越石之正詞直氣可說屈者之矣

王維楨曰数竅

□矣不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者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

□可盡也（可盡謂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

子也（一云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

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

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

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

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迺出見之曰嚮也

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

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

棄乎（辭謝也謝不敢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

為客（客敬）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

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曰鄭君）曰

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

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

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

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

子列子笑（一作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

馮叔吉曰叙事只此下只數言子之令功詞語斷案

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

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食現其所取此之謂也）

刘須溪曰：亂流言之為害，主不自見其惑，故國日亂，卒至于亡。

吳澂曰：眾口熏天，猶言燎天也。見不根之言，人主不可不審。

陳詩道曰：市井辯文之興，後之亂者類是。

刘須溪曰：此見鄧析之詐辯，故著之以戒天下之為人臣者。

何孟春曰：以傷溺洧水之死者喻傷忠臣，最為善喻。

許国曰：以上說傷忠臣者有似于溺洧水。此又引數十之死不得其正，皆忠臣而為人所傷害。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一本作巧辯），成黨，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惑，疑；分，別），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法禁）。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言詭辯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世詭辯反白為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放），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謂辨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袴，丁同）。

康海曰：此一段見人臣當為君死難，故人之所以折齊人，據理立談，以大義言也。齊人之詞，喧天立身之大禁，一節可見。

穆昉曰：義臣與国，靦然不恥。

鄧玠曰：此一節見巧辯不若遲鈍。意淳于髡所謂辯士者，然辯雖工，不能又從于王，至于從橫兩失，則言訥訥若不出口者，見及此矣。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擇猶異；橋，戾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魏王以為辯也），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東六國為從，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末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繆不使行之也）。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者。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象著倕于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齕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翁正春曰言為心之聲心明乎義理而時發為英華自足以壓服人心戰國策士之談皆以雄辯為長而不求於義理是以矣奉迷不足以壓服衆心

李于麟曰此一段描時勢時措測度關捩而立言辨論推見至隱可為遊說之法

湯賓尹曰此三段因人之言逆探其意而折服之正孟子所謂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

許國曰孟卬欲借秦之勢以固其寵先以地賂秦以致秦使之求己以言誘君而致曰王之用

應言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酌汁曰洎淡者消爭無味故不可食之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燋焦）雖雖（蹻然）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蝺讀齲齒之齲〻好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但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太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乎周頗曰欲

甘子曰孟卬無足論而魏公之迷甚道怨其即投鈕之威于狙公乎

焦竑曰收上意而斷孟卬之非詞嚴義正推見至隱春秋誅心之法也

何孟春曰又生一段議論不窮詳明曲折絲毫不可揣摩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卬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卬（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汝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汾安邑令負于書與秦猶乃（乃一作之）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汾安邑之書致文於秦秦猶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固能乎（言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卬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錘兩也謂分絳安邑而得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入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

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是竊不取也王
曰甚(甚)善然乃輟行

袁了凡曰此節見用民當以義賞罰特附義而行者觀下云云可見無義者此之心也又得其心而後民為我用

王荊石曰此正推戰國不以道用民之由見得人君能以義用民則可以得衆可以得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何為而不成信乎義之為要矣

鄒守益曰以種麥種稷起用民而種見人君當審其種而後可以用民則可以得民知種麥者之得麥種稷者之得

王維楨曰此言治之紀綱莫大於賞罰當則順用足以用民不當則逆而民不為之用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討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道民不為之用故滅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管管仲商商鞅)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得其故民無所不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肆之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退止也)賞罰有充也

黃國倫曰此言同氏以同氏為正所謂真制莫道而民猶不可用又需援引論拼豬明發敏

不為勇者與（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年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察本）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倒殺）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也（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凶）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而見此論邪

許周曰此以造父能用其馬不在于用其威而在于卻得其道喻人君之能用其民不在于恃其威而在于能主顧其勢形容表親切有味

何孟春曰根激所會意蹈無窮甚之令人儆省

愛類

湯賓尹曰此篇論施仁者要當其時務民之利除民之害乃施仁之要大識論見非理生可到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為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身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也）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

王世貞曰文法轉折轉輕快抑揚重輕真得其宜

劉槩曰墨子聞攻宋而急往救之可謂能愛人之急王是其眾愛處

馮叔吉曰一民一取東釘鉄最後全無一滲漏處

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 河出孟門，大溢逆流，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穩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 名曰鴻水。鴻水，大水也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隄防也 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 此禹之功也。功，治水之功也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也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齊王居其尊位，謂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言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之也 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 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 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用兵 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凉，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應仁以為平水土而禹世永其施，仁之至也。引此以見利民者當慶其施也

王維楨曰：設喻惠子言行逆相悖，最親切，足以發人胸次。

陳仁錫曰：以寒欲溫，暑欲涼，寓大情之所欲，最明易，未以當其時結收，轉大有照應。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 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 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而不可揜，故曰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周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大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 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有功，受周故地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讓 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

[illegible]

楊升菴曰諺云人惟子疑似善者而為似所亂者也察其本心肯欲殺之哉忍天之戒也

甲申付行日設若術以見世主之惑顛倒不辨忠而害其良臣

之矣。於是舍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援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鄒守益曰古叔人臣極言為何之利惟賢主為為極言則國以存不然則危亡詳引言以證之

直諫

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

楊升菴曰鮑叔之言居安思危可謂極言矣而桓公說之此其所以為五伯之首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子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魯不死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于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王維楨曰葆申能盡言極諫以敢削文之失荊文能聽言受笞以此葆申之敢及得之所以霸也可曰之賢君

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荊武王之子矰弋射短矢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姬淫惑也朝正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緥而齒於諸侯，襁褓小兒被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

高似孫曰以一言之功一句收盡而意極含之挺拔筆力之最殊有意味

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東細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王維楨曰人君一身人之投其欲者甚衆以善言則明以諛言則昏若剝在君慎之毋為欺私所壅塞此論得其旨矣全于引前更為精切

陳深道曰宋王為左右所壅因怒而詘殺目不念

壅塞一

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王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善自從也傳曰言道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寇兵也扜引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作既擒則無及也）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蠹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彊勝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又畏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之性羊之性不

呂溥曰宋人以先者以其言而被戮後者以任言而致富宋王之壅塞如此哉氏之所以亡也

袁了凡曰不[illegible]之主不自知不自量

王荊石曰有王不自知二事[illegible]照世矣

劉槩曰前叙宣王自輕好名而不知其實末論人君若不自知則左右前後群而阿主之好者何退正直退而不用邪佞群而成風國之亂可立俟矣

若豚（若猶如也，性儕依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俾曰：宋之樂氏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殺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辭不包，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闕而止（闕謂關弓之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自以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知之也）。

[illegible]曰人君之治猶天也夫無為也四時五行司其令而成功君無為也而公卿百官分其職而直道之要之任賢使能本於虛君之心而虛取其非有如已有之此論淨其當[illegible]通達國體者也

褚伯秀曰引證兵功令人[illegible]音[illegible]令人[illegible]懸使不戰

[illegible]曰人主之國家猶宮室也賢才之能臣猶巧匠也[illegible]道德刑政猶準繩規矩也宮室而任巧匠至成則曰王之宮室不曰匠之功治國家而任賢能至功成則曰王之化不曰賢能之功使喻親切有味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武湯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為化之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非有[illegible]雖舜之聖不[illegible]壅塞，況武主乎）。武王之佐，五人（皆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illegible]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穆公時人；造父，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時[illegible]），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illegible]（[illegible]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為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有似於主人使之也者），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也（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然猶知也）。

郭嵩守曰此三段言湯武以其地公天下而為王白公欲負土地而自私公私之辨如此

人主之不適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以危（危亡也）棄黎之衣裘孤之有也食棘之棗衣孤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荊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荊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之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白公愛荊國之財而殺其身也）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衛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楊紹賓曰宛春善諫靈公納之而罷役靈公能用非其有而已有之可謂知君道矣

王維禎曰君者王而以我受乃

一篇之大意至此收職之未歸於自反為治之至待旨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王臣之曰此分格而待人之而易古之臣而其名實皆言務大成治謂頭更無有出其右者

許國曰設前現功過其任宮世情猶出許多染進忘庇豪

王割石曰此一段薄疑言疑王之術杜赫言安周之術皆言其不行仁義者也此之謂務大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樂（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曰君）。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為王術。君烏獲之力，巨本一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為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用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

王鳳洲曰言不聽道不行賢者將退而去矣何爭於君若言聽道行自以身徇國也何論死亡被瞻可謂務其大矣歷叙帝王至於五伯孔墨務事大皆能成功乃答激當時之意

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諫臣之言，使道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不死不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言所道行，不死不亡者也，故曰賢乎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韓非子

難言

（倪衍曰此亦為初見秦之詞問門抵抗故其文連類[illegible]非常）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洋洋於班洋詳之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淳厚淳相健勁忠密則古拙之言而難於理也）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繁綴詞說橫引評證則空虛之言而無於理失用也）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總其綱領以為捷徑則[illegible]而難於明辯也）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品隙太刻無少隱諱則諸[illegible]之言而難於推遜也）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閎大之言而[illegible]玄遠難[illegible]）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碎摘[illegible]之言）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illegible]則貪[illegible]之俗[illegible]）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illegible]則支說之言而非人世）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則多聞習事之言而無長[illegible]）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illegible]之言而[illegible]）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illegible]之言而非[illegible]）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子胥伍員也楚人奔吳報父讎後為吳所殺）仲尼善說而匡圍之（[illegible]）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伊尹）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紂王寵愛妲己以惑國政作炮烙之刑以銅柱加於炭火之上灌以膏油使罪人緣之足滑墜火中妲己歡笑民不堪苦王子比干力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有諸遂殺之剖視其心翼侯[illegible]）夷吾束縛（春秋魯公子糾與齊侯戰於乾侯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而曹羈奔陳（曹羈曹公子也戎侵曹曹羈諫而不從故出奔陳）伯里子道乞（以五羊之皮）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illegible]）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商君衛人姓公孫氏少事魏相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往視之問後事[illegible]）關龍逢斬萇弘分胣（萇弘周大夫[illegible]）尹子阱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陳深曰[illegible]不為家傳戶誦之也有以夫）

（史惟[illegible]曰即聖賢之事見遇之為難）

（方鳳翔曰只伊尹一事任也細玩與前後評家不同）

（[illegible]）

江阿所辜射非有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

死而陳於市董安于趙簡子家臣也晉定公十三年簡子殺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與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晉人圍之時安于乃戮之死而陳于市也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

脅於魏范雎者魏人也欲事魏王家貧無資先事魏大夫須賈賈使於齊雎從之留數月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不受賈知之大怒以告魏相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

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

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

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至言未可以易曉常君世主一聽聞之必不入耳且倒置而未盲也非

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

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

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詆媚求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詆媚與主得之忠而賞之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

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畏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

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請若爵祿而與群臣所以樹私德於群臣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

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

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

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

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

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刑名也事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

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

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

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

有大功故罰功大雖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亦所以為罰昔者也昭侯醉而寢典冠

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說問左右曰誰

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

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

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以當言如此則其言切其情悲

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

陳深曰此言君好之情則臣得乘賢

楊慎曰好惡人君之情故以好惡結言之

賢以刼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刼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災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何栻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即勒齊正句滴章交誰謂古文無紀律

翁正春曰自古重人任事國家未有不危亡者觀先令而擅為欲刁乃知邪臣害國又至不可救藥若闇主天衍邪說若不蔽何心哉

孤憤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伯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為虧法違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因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能燭見重人之陰情且察今見聽用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

楊慎曰智術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立從古記之蓋智法之士明察而燭救勁直而矯於此特臣進則重人退而不敢動矣

史繼偕曰當塗之人用國將月非人君當將智法之臣而用之乃有方正不容邪曲營公者蓋當塗之蔽蔽耍百官蔽於下人主孤立於上

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稱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頌也重人舉錯當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人官爵重之朋黨數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說

非此尚黑白甚矣无或

翁正春曰分別邪正互進之勢而歸究正人上易退上主說繩削不須曲中肯綮光吾不到允為萬代格言

楊慎曰智法之臣操五不勝之勢以與當塗之人抗身害國而不危乎宋其宗不知惡此之叛而用臣畏丁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君無得而誅之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又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當塗之人獨說而稱見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理周然矣

[illegible]手日非為良可悵矣

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刺客以見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與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則以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雖彼無功伐可使近者威重之也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

陳深曰臣国之政將機可乘人主真不及警前代興亡善敗之機乃忽忘於所以危亡而不知所以安存宜田氏侵見於后而六卿不絕於世也

黄近陽曰萬乘有重人千乘亦有左右[illegible]

得也越国為與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国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国還為越国故曰是国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国類於越国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陳[illegible]曰正人指邪人為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不先[illegible]君子之行與左右便嬖之說[illegible]良不[illegible]聽之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絜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絜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以闕文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班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絜也班謂智士辯班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班能治於亂也精絜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既修智之士能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當以功伐績功曰伐也

[illegible]

史[illegible]曰[illegible]封部墨末非[illegible]攻而[illegible]国大治甲於當時世未有死能思[illegible]從用而因可以為國也

翁正春曰此段但為奸邪之臣而發危詞激論可為寒心當重人奸臣之時中心條切故分別詳而且盡

不以參伍審罪過當罪過當參伍之參驗也伍偶合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之矣乎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以詐誤於主也故當世

黄鳳翔曰非論當塗之姦為非愚而不知患必汙而不避奸此與醒用黨而使之悟自古未有重人用黨而因治者亦有因亂而連人之用黨能免於患者非此論可謂格言

之重臣主寵勢而得寵者十無二三 是謂行詭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 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 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禍士恥與之欺 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汙愚之人也 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 言侵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 朋黨比周相與 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此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并親也 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 齊同是非故曰一口 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申時行曰此言情理之甚然歷代人主皆然諸子亦有為而法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 制於勢分以義合者也 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 見前 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 見前 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也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 愛其母者必愛其子 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 見惡於母者其子必釋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 言已身見疏則其不貴將有不得立之漸 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 冀君之死欲其子之得立也 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 扼昧謂中毒殺也 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 欲以君死為利 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 古善御者資於馬則愛馬 越王勾踐愛人 勾踐欲報仇而傾身下士 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非有骨肉之愛蓋貪利故也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 愛富貴者乘輿故也 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 日月暈乃陰陽之氣昏而內被傷也 備其所憎禍在所愛 言人主之當防備者在己所憎之人而亡之兆又在親近所愛之人也 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 察其非不同之言 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 審察論不同之 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 執後之所行以應前之所言 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 衆事之端相參而觀 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

許國曰此與孟子擇術之意同

楊道賓曰按此句全本論父子夫妻骨肉之間詞懼懇切乃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此段取其章法句法字法但奇肆故特錄之

不則無所容其私矣（敵即有罪者無所容則奸邪何所容）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挾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則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借權勢之重從以暴虐乎下），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民之冤苦無所告愬）。大臣比周（相與為黨），蔽上為一（內心腹為一而相善，外形迹假相惡以示無私），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人主之聰明為奸邪所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短，不足也），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西門豹將為鄴令，性躁急，一發則怒，卒難全，佩韋以自緩，佩帶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趙簡子家臣也，常端委鞸帶以隨牢人，未見失之者緩，故佩弦弓弦也，緩則懈弱，急則警策，故佩其不可不急也）。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任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任法術也）。故雖有堯之智（堯智如神）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烏獲古之勇士也，力能舉千鈞）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力能拔牛角）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離朱即孟子所謂離婁，古之明目者）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為三者而喜怒，則時悖事逆物失矣），則金石之士離心焉（金石之士，貞堅之士也），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內儲說上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擁，蔽也，一人不能蔽之）。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

（陳深曰此是誰諦後人多祖此）

（中峯某曰此世美其美季氏世叔其政至于哀公則孫公室已四世矣魯之群臣非皆之有其多所罷若不過為季氏爪牙門之便而已不皆為國慮也）

（楊道賓曰鄙諺朝前智不同而歸結究出下一）

（誠霸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子者乎（此亂列乎煬擁蔽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則舉國既化為一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不本舉事之無益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劉燮曰此光戴川策上之論義了也曰張儀欲伐齊荊此先出於... 欲以齊荊偃兵... 亦未想說下其能兵之見究未聞有一定成說能傾人之聽者至於言之不可以王亡半為言亦利且見乩旨之為太子所不道也）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其可偃也）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君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疑之致人故亡其半也）刼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臣得恣其謀過成熟高成其篡弒者無人疑故）

（中峯某曰叙事用左傳不如左之簡明）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中峯某曰用此結語為字斷）

外儲說左上

（楮伯秀曰敘故言爭上甚辨而無定用）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王制百司於外而長精神於帷幄文勤其要動

王維楨曰嫁女買櫝二喻其義皆而迷其質不偕參形王之法

楊慎曰先王之道聖人之言不出乎辯先王為治必以用人之言其子之言非而無用名以為道以亂其不辯為言實所稱如此女逐珠若我何哉

而處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言致治有道，則優游於廟堂之上，處女之嬌，雖自得亦無損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苟致治無道，則身雖勞苦憂懼，亦無益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為櫃以藏其珠），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玫瑰，石似玉也），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忘其實用也）。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兒說，宋人，善辯者也（善於辯說而辯論也），持白馬非馬也，及齊稷下之辯者。

呂吉甫曰虛辭衛人之實君子當察言務實

張之象曰射論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郭守益曰人臣虛談以奔上聽言則工實用則窒人主不察而安其欺士有虛名之榮國無實效之治也哀矣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不知射之道而妄發矢也），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言細微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羿、逢蒙，古之善射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言至小而難中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言法度順手理篆也），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辯說不頗忘而長其偽也）。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延存長生之術也），王使人學

□□曰人主好人所惑至於迷昏昧剛之溺者多是此類

馬理曰畫莢喻

賦以夫日畫可然視而不可用觀如今皮縫終歸無用吳倚曰此以莢

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然，無理也。言人可以不死，此乃無道之人，而信之；又誅未及學者，無罪也），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急，愛也。言人莫急於愛身，既不能免死，安能使之長生）。鄭人有相與爭年者（論其年也），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相交口非也）。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言黑色亦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以日始出時加其上，日光照之則明）。」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言終歸無用）。

鄧□曰此正意

表了九日此段總上兩喻作斷案

孫后山曰愈多愈煩愈重愈貪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孫希逸曰一段關鍵在此

范且、虞慶（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不求事之情實）。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有智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用之人。喻虛辭無用）。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士有智術者窮無所施也）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知治道之人也）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孫月峰曰此段無一字贅也

陳許道曰父子而相為則相怨，相為□則各自為則相和。二者皆人情切事理，此人全不道破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胾切肉也），然至日晚必歸饟者，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慤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魏趙韓共分晉地為諸侯，故曰三晉）；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純任詐力而不慕仁義，然併六國而治強）；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忽略也），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簡即不辟之意）。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買庸而播耕者（買庸力作者也，用之耕田以播百穀），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也，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越人雖異類，而心有以利之則可以和也；父子雖至親，而心有以害之則離且怨也）。

唐伯秀曰嬰□□□□由此以功利□□□□意□民

鄭守益曰此載與左氏少異

袁照曰子產之防鄰若具者，春秋左氏引此只叙簡公之說，不出子產上□□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周之間（荊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鄰則無侵陵之患，故曰閉之遠），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自強之策，故曰內守固），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不憂其危也）。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之常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

劉須溪曰此段即簡公所說之□，然細繹治理欲

抄人

□夫曰中有根本之言

不修，相臣之過也。子有職（職所職事也），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王荊石曰此言人主躬戰伐，慕仁義之名而自斃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已整也），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陣未成，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重傷射創），不擒二毛（擒斅二也），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兩軍未成列，不擊鼓以進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將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此宋公慮慕仁義之名而實受其禍也）。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躬親耕田以為上），服戰雁行也（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許海岳曰此言必躬必親之病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欲景公歸國而無事慢遊也）。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急駕車而行之也）。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景公以騶子之御為行之不速，乃棄恐而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欲親與理百官之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

張洪陽曰經曰夫不明分而躬親庶下，且為齊景公之下走，楚昭王之斃卧也

呂甫曰造父威分於出彘

林希逸曰王子於期德分於圃池此上二句頗可省

何不試習讀法（詩法法要刪攻之類）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人主必躬親而攻而為人臣之所為則心勞矣睡不亦宜乎）

外儲說右下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所欲也馬必隨之）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逆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擇馬之所欲芻水之利馬之欲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見圃池馬走飲之故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革轡車也叱咤罵詈之謂）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王良造父共駕以見其能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撽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二人共琴）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則巧無所施也）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權歸於君而不分斯能成治共權安能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上兩喻下以正意解之文之妙法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為圃池也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民彼其虐政若渴馬之欲池）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為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令馬忍渴使之服習）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馬渴見池奔而飲之）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眾久矣（統造父以渴馬）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中繩涂淺也）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狹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趨不能正也

楊叔古曰深引以為下斷張本

楊叔古曰復王良子以為斷案

（以害夫之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不能制也以下斷案）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罰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非令而民擅禱是愛而無法度也）夫愛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亟於少師正此類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改法度而心循夫民之私愛 是法不立。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祷病愈殺牛塞祷。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占礼也 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祷。今病愈殺牛塞祷。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 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殺牛塞祷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也 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殺牛塞祷。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一里有正一伍有老以統率之 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言非以吾之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用也 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

世貞曰此人情不可以為世主

吳儁曰凡敗甚由折凡為吏者可自勉於蕭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孫儀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既受魚則必屈已以狗人而有下人之色 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狗乎人必枉於法也 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給取足也 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如已之自為也。此二句即公儀休之事而斷明為政者當求諸已而不可狗人

傅變言曰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后行反自成勢止有感慨然若之勢

鄒子玄曰好文字得心應口於全在文機活動讀此文者便以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言蛇龍之變化上必資雲霧此賢人必待勢而後行也 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螾螘勢虫也無所乘則神化之物與凡庶等者失勢故也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此言賢人屈乎不肖位卑也 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此言不肖服乎賢者位尊也 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 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隷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結韓上恣

楊慎曰以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勢下轉疑妙

馮理曰雖然二字甚妙

三荊石曰慎子論在得勢非賢之在任賢之勢為賢人之所乘小人為桀之則自矣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后能用 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此言賢人必特勢而能用也 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一轉起下斷案 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此言推賢者足以乘勢而行也 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言桀不肖有其勢斷乱天下也 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也。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賢者得勢位則能致治於天

王荊石曰：皆前人所未道，妙哉妙哉。

美宗曰：辯論迴環，曲折發揮，漏洞滴入隱微，道妙於此哉。

呂吉甫曰：提出喻中字眼。

文道林曰：伏應扶疏，文理縝密，亦盡形容之妙如此。

康海曰：一句結如千鈞。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不肖者得勢而亂天下，位自恃勢而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虎本猛物而付之翼，則勢壽人無所不至矣。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不肖人本惡而乘之以勢，則為虎之付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喻中字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位非為亂之資，賴人之賢不肖，如此一偏之論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提出喻中字眼。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只收一句，總結前意。

復應之曰：復設難以辨論之。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此下一辨勢必待賢而爪之非。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此言勢兼必設而言，人之治天下者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

王元美曰：設喻道切，直使辯者奪詞。

陳后山曰：此喻轉起，亦奇，則中主亦可以取之，不特聖。

林希元曰：發矛楯，敵可不出乎漫。

鄭汝諧曰：……

李士表曰：未亦要為千法之使中主守之，抱法處勢，可以無亂。

吳傳曰：……句警。

德伯秀曰：……句法文勢頓挫，勢不可……奇哉。

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一轉折。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言勢治而人不能使之治。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結前意。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一句收，又一轉折過下，設喻以辨之。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楯不陷也，所以喻勢。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言矛之利必陷于楯，言楯之堅不可陷，其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提出應上喻意。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又一轉折，問以辨論。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中者度以處勢位則無不治。背法去勢則亂。言中主也。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言廢世皆法，雖堯舜亦不能治，況于不肖。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言抱法處世，雖不肖亦治，況賢聖乎。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總挿一句，收上意。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言隱括度量也，慶賞刑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

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謂今世也），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喻古今之勢不同，法術之用之也）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言有法制則可制治）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四句舊作一句讀，句長字不減者，因訛為二）此味非飴蜜也（飴蜜喻粱肉美味之意），必苦菜亭歷也（苦菜亭歷惡草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支道林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何孟春曰：通篇分節雖多，是一上父字主任勢亡孝之論，脫然名實行九至刻至奇之文。

孩子九曰：兩節並敘，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六反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降未戰而請降也，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方類也，私學共道而各立其方類，離法非法度所能制，法外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食之民即飲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嘗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死也）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以身而從曰殉，誠忠誠也），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少之不足之意也）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耕田而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重上之命令而畏其事，以事上），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遏止也，賊，悖亂逆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諂讒）。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言所不當譽，所不當毀，謂之反也）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既禮之，必有爵祿之加，何利也）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既賤惡之，必有誅戮之及，何害也）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賞罰失宜則人必不服，求國之治強決不可得）

樓昉曰：總收前段，補足上意。

王荆石曰：[illegible]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郄間隙也）（無法而以道義相禁）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言君臣以義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高似孫曰：[illegible]最妙。

許[illegible]曰懸法而民不犯之喻

王維楨曰聖人之于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治則[illegible]

卯守益曰此皆以情欲論事而不要諸人性之本善亂人也

部子玄曰愛不如救之喻文辭雖苦刻讀察[illegible]宜慎用之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所言者皆出相愛因之道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明主能察其治安而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趨立禁令以示之戒法禁明者則官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賞當功罰當罪不可所私也則民要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因能而任之官而賞功罰罪也使士民明焉盡力致使則功罰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致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以二句總結上面斷夫姦必知則備能知人之姦偽則有備而姦不得入之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喻姦偽萌于隱微人之所難知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于幽谷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廉恥人固有義禮之心也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無如父母之愛也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法令之行民皆從之如父母之行于子又其萬之倍也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威嚴而民畏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言父母所求于子求其安所易從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求其所難為也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

[illegible]國富則兵強[illegible]以成霸王之業

馮叙[illegible]曰所[illegible]重刑者[illegible]刑[illegible]細而[illegible]所加[illegible]民不以小利[illegible]大罪[illegible]者也所謂[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所加[illegible]者小[illegible]利而[illegible]姦不止

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不用恩愛而務法禁也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喻官用威則法行於民故用恩則法施而民玩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言窮困則勇於而衣食自足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佚樂則怠慢而飢寒切身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法行也苦而難後而后長享其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言棄仁而用法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

[illegible]道[illegible]曰[illegible]輕法之論

[illegible]曰[illegible]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illegible]

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曰相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非治即亂因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無賞罰之法度之施也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刑寡而懼衆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禁一姦人而重加其罪而四境皆知所禁而正其邪也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賞罰而勸衆又勸一國

刑加於而恨…愁而動系非…為一罪人也

許國曰刑勸民之說

王元澤曰此論輕刑之弊

林希元曰此論才足之後尤不可去刑

受賞者甘利（甘，嘗也。悅子利也），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又一沒，雖見重刑方可止奸），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以重刑而止奸邪），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于民也（奸盡止，于民何傷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民慕其利之大，于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躓，蹶也。傾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設陷阱以欺民也。見而罪之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人以忽心視之），故輕犯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說難以…民者不可不…）：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加愛于民而刑不用曰輕），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以下又以治家設喻）。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亂之基）。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行暴非重刑不足以禁。此見民足亦不可去刑）。此則財

申時行曰用財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

…道林曰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則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

呂吉甫曰此論…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上治柔弱不振，則民忽之而易于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結二句見…）。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寶，猶重也）。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即桀不足于天子，喻人心不知足），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民之道），適其時事以致財物（事以時，則財物有所出也），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也），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喑者不能言也）。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無術無知識也，猶喑者不能言也）；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不肖無能，猶盲者不能視之）。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授不以鼎俎而試其…則強弱見矣），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任以事而試其能，則人之愚智見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言不見用也）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身不見任）…

[illegible]不可得已

林希逸曰此篇說立法度也細[illegible]財節小心之文

[illegible]說之謬也

吳[illegible]曰任人而使[illegible]

[illegible]不決於情使其[illegible]

也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炫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又轉喻意懇態有情)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

為故人行私(為有故舊而行一己之私愛)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肯輕以爵祿為重不肯輕身以求仕)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俠猶狹也)離世遁上(離世不出逃遁上之爵祿)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行私恩小惠以求得衆民之心)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輕祿不仕則民不為之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事遊俠則官職不得其人)高傲者民不事也剛傲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民君之民也下得民心則君孤立于上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此皆飾偽以取虛名有以敗國家之事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總下詳言之)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非口辯才智者則修行清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多用其智起人疑惑而不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猶私而急一己之欲)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為潔清其身而不用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愚惛者不足以任事使處治事之官而任其所為)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用智者則君受其欺)任修則君事亂(任脩潔者則不足理事而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聽使(詭伺言反覆也不正也)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察人心術之微而知其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愚者不斷事則事不敗)

[illegible]可也各因其長

表了九曰明君之道以下又是正說補足上意詞不煩而意明

盡

王荊石曰主纖[illegible]不取趨[illegible]小心文也

察士然後能知之(察人之事然後知人之賢否不可以語智也)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矣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謂其為智而能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而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于智士能察而用之則智者自盡其能)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于賢者尊之則智者得行其說)也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公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不事耕作而足其養不出事而有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塞止匹夫之私便而惟重人之有功有勞者)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置法道民而貴文學則人不信)賞

黄鳳翔曰世道升降民心不古行於古者不行於今……

王荊石曰先以戰喻又以沐喻之中有喻戰喻沐喻皆言害小利大之……

功以勸民也而文學行修則民之進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數轉前意見人主不可急功利而尊虛名）㨖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君異器分備也言搢笏之議千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于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音遙蜃屬銚音搖挑銚耨刬削之器也以蜃為銚即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一比）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聖人之治因時立法有推之道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法立而有難所難行者）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權其功多害少者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言立法有難易者利害乃其成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死傷者其害小得地者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喻利多害少人見其害而弃之是無術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摩者旋而成圓也）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無害之言其說不實無易之事不急于用也）人之

張洪陽曰是不如法之諭

趙志尚曰言仁義不如法令……

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求輕重多少於衡石之外則不可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以衡為喻意甚妙）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則臣之姦者必知奸無所容也）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存子者不在于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引起人君務愛不如嚴刑意）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法明則國之紀綱不紊故無叛亂）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謀計得則國勢強固而無禍害）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必剛強而果於誅殺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然則下有不順者必憎惡之）易誅則妄殺加於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下被其憎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總收上意而兩言仁暴之別）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為餓者得活計也）不能

王荊石曰：破辟草生粟士之必談

王元澤曰：言法立則簡易，聽訟簡約[illegible]

孫[illegible]曰：法[illegible]明白

申時行曰：[illegible]斷之論

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不辟草生粟，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丙意上喻，呆足妙）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二句言法立則簡易）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言人之得失難盡知）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言愚者無智慮易以從法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以其斷權在於宰尹也）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之長也）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寵人，右寵幸之臣也）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托食於國者也。（言若無位而寄食于國者也）

汪[illegible]曰：喻威福不自己出，則人不畏，不行[illegible]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民之欲不主于君，而民不可得于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權在人臣，則君之命令而民不從）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權不由己，則不能作威福以好惡人）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褚伯秀曰：[illegible]子星方說出名目來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重臣者，權臣，即前所云重人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五蠹

上古（上古，太古也）之世，人（人是稟天地之氣生，而靈於萬物者，男人之總名）民（百姓無職位之稱）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少不敵多，故不勝也）禽獸蟲蛇。（蟲，總稱。蛇，蝮蛇，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毒亦甚；最大者為蟒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合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使群害皆不得而相侵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木實曰果，草生曰蓏）蚌蛤，腥臊惡臭（蚌蛤腥，死而臊，乾而無[illegible]，未敗而惡臭也）而傷害腹胃，（有血月汁也）民多疾病。

呂吉甫曰：日上古之世，敘到殷周，又直說到今，狀見堯舜之道不可行於夏商，世變代更，尸[illegible]別欲行古道於今，將乎[illegible]，法不足循，知循鄉法後王之論是也。

陳詳道曰：循古法，側而不通

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之木也。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燻化腥臊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父）、禹決瀆。（瀆謂江、淮、河、濟四瀆也。中國諸瀆發源東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江源公、河源公、淮源公、濟源公）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新聖，后世之聖人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修古，太古也）（在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備，修長也。[illegible]）（期於太古之法，不法常行之事，惟因其勢之所趨而為之備，隨時而揀擇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

得而身為宋國笑矣（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非說話皆切事情）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

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三句說破古今之勢）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效古之行仁而不可以治天下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以法勝民，不為其泣位之仁慈）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威而不懷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得不畏服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刑法以威民，民必畏服，故曰必勝）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者）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譙，勸也）師長教之弗為變。（不能變其惡也）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法度以此動其惡者也）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峭，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夷，平曠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爍雖多，而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掇百金必有害也，故不掇）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信必賞之也）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法專一而堅固必行）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輔，助也）其賞，（所賞之不及也）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當時之弊）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不見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可廉傑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多其有勇，則民皆習于勇而法不能治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不戰則兵弱，不耕則地荒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王，謂後儒之為先王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皆法之所非，儒俠之所不容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譽也）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無私也）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本君之去也）而

[illegible]曰四二段皆刺不可以私行害公法說得痛切有神

李道林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illegible]清簡無為君臣自正[illegible]非之論試[illegible]淵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以[illegible]于黃老

甲時行曰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許孫曰民之征行用之公利並重則相反也

鄒守益曰世事儒俠戰國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證父以君之為直臣以父視之為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舉而加之位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言孝子養父而不盡力于君則背于君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提拔上下而斷其利之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又自蒼頡制字說起乃無中生有妙妙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于上則必任用而受以事也文學習則為民師為民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所敵國公利也而人高人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二句提論其要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隱微之言人所不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

樓昉曰微妙之言人讀亦有奇

肉梁肉肯梁肥肉也不務梁肉蓋言飢者易為食也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繡衣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日用庸行夫婦所則知不用之也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心無所欺則無偽妄之行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田常宋之子罕皆弒逆臣也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則貞信之士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整頓其法而不求察察之智固術而不慕信慎固其術而不慕硜硜之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悅其言之辯論而不求其理之當也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美其聲聞而不責其實效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言者盈廷而無視實用故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智仁之士也退處巖穴隱遁也歸祿辭祿也不受不以為受而取之也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因民之譽而尊禮之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商鞅管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孫武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

何孟春曰當時世主喜說士之情如此

袁了凡曰條論士風訊切時弊如隔垣而洞五臟

馮叔吉曰復句迫真而微切

陳后山曰百口說中可洞割之

[illegible]世數[illegible]者此安能動人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言可因耕得富雖勞不憚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雖危不避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習於文學言談而耕戰之寡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流）（烟李斯而為焚書之本）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先儒之條）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

王荊石曰語欲激切

趙壽尚曰以前說許多言談之事而後卒歸于從衡

之謂王資（王業所資以興者也）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釁隙也）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而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蘇秦合六國以攻秦）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張儀連六國以事秦）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持扶持也持國安邦定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獻奉國之版圖也）而委效璽而請兵矣（上璽而請救兵也）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

大曰言衡不見其利

[illegible]必[illegible]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矰繳之說（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取之也喻人臣以假託之言探取其君之意也）而僥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外事強國也）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

朱之蕃曰見說縱橫之害

[illegible]貫尹曰此言[illegible]強之策可強

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弱難必危難施為計也）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成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以秦之治而燕之亂所資之勢易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不期年而東周滅）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賞罰之必信也）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

許國曰民之趨戰求得於國之賞罰不必而公法不行也

楊升菴曰逆民是王說治國之政及弊政之害

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由從滅之事也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勳臣以馬上得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宮舍也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舍故內置省府外列百師庶府莫不各有所治之也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居要地有權勢者也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

李道林曰强國之道在于農戰漢世崇戰在於賤末作耳使農賀可以貨財賈得以積貨賂而營官爵范無隱曰此計五蠹之實

卯守吾曰學者稱先王之道僞於言詞而不當於實用此等之人為王道之蠹帶劍者李方說五蠹名目品者甫曰五蠹之政之事有五也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工商不卑也矣商上有賈官則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財得以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曰稱先王之道以籍托于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此從言之士有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北伐士有害於國家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謂濫費之財也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蠹害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劉槃曰通言古學不足據學言不足信

鄧子玄曰先秦之文明白敷暢溫潤有如此筋者漸勉宗便長逐則奇崛自出矣

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文書惡叔上意

顯學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學而有功者也韓文所謂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

王元澤曰寬則寵名譽之人

姜寶曰曲折往復引喻設譬說盡事情字字精神非肺腑開闢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言空談無謂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古事湮矣無所參考憑信而必其成跡者自用之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不能考度而信用之而取據于他者飾詐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能必非誣而何必定堯舜而無參驗非愚而何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用於世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禮者禮而用之也儒者破家破家謂盡家之所有而葬服喪三年大毀大毀謂哀痛之極形存而立也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者則非其侈侈者侈也是

呂涇野曰非非所非不以定人左右不明于公私之判不察當否之言故有非辭

王維楨曰說此民間一段最切事理近人情

甲特行曰此段據先後段所云所養非所用所用二句俱是切確議論

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之儉則非其戾矣。戾，忤俗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其議論正大，不被屈於人也。）行曲則違於臧獲，（行反而曲，則臧獲之下賤得以違之。）行直則怒於諸侯，（自反而直，則諸侯之尊貴可以震怒之。）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和以處衆也。）取不隨仇，（不念舊惡也。）不羞囹圄，（哀恤罪囚之人。）見侮不辱，（而犯不校也。）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漆雕之徒剛毅，非宋榮之寬則非其姑息。）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徒寬大，見漆雕之廉則將非其暴矣。）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爭如爭道而馳之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物類且然，而況人主聽雜繆之詞，則邪足以勝正，勢必至於亂矣。）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不辨其雜謬而措之治，人又必到置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其推有餘以周貧乏也。）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豐年之可以多餘，無富人之可以旁借，而與人獨能生殖，當由自給者，非力作則節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百事俱廢。）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而家自貧窮，不足於用者，非曰侈而用者，後則必其衆廢其業也。）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危邦不入。）不處軍旅，（亂邦不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於不入不處而貴其見識之。）而高其行，（於不利天下而高其廉介之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參驗不群。）執操不侵，（硜硜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胄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其言之當理而是也，則官而用之。）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相與而處久覓也。）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魏王任之，秦攻魏梁，敗於華下。）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趙用趙括為馬服君，君子之子，遂為秦……）

閔如霖曰明主不養無用之士不道仁義故不聽學者之言

劉辰翁曰資則廉名之人危則用介胄之士所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劉須溪曰此言所以用相反

何孟春曰引此言空談不可用

王鳳翔曰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詞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人主不知而任之

其所必至矣

趙登曰：譬屋言參驗之喻

屠隆曰：韓子言明試之實，是非且辨，少見者作於近德之意

馬理曰：諭象人無實用

錢福曰：商技二者喻如磐石力紡

林希逸曰：李斯當時與此以媚二世

□□曰：恩不如威之前

白起所坑卒於長平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言須區治善則不能以必成 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指上子羽宰予而言 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州部外衆戎也 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象人木偶人也 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與磐同，粟無所出，國不富也 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徒有空言無實用，國不富也 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言義不足以服民也 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足以服人也 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言慈仁不足以禁暴也 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奉吾之法而為善也 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

王荊石曰：論仁義惟性生不可學而能

湯賓尹曰：論仁義必取於飾觀國之務如此

許國曰：論古先王無效不可用

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賞罰不用而恃民之自為善也 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 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身出於命 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世命人之資之致而自至，所不能為也，以智壽之說求於人主 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譽頌之類 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今之所為治，賞罰法度也 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 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 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李士表曰此喻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也

袁了凡號子論治同任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督責強之以求人臣賢

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 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腹痛 不揊痤則寖益。謂漸也癰盛潰之被癰也 而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腹痛者小苦而去疾乃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產也，而以上為酷。殘忍而不仁 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法度嚴而其也 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古者為境農隙以講武事 閱士事并力疾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聖哲通明也 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歌以擊禹也 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 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錢汝山曰師出必以法度為行制之兵制不先定則士之耳目莫知所循而亂而不能戰矣

漢張昭曰宋祖伐太原不成及下殷前部亞從等事取北土卒百餘人卯酉斬城先登以盡死力太祖曰彼等皆勝之士以備時旅吾尚不得太原且將驕之敗等於驕驕之下聊鳴鼓先登非多力國士不能也

舒芬曰古者兵伍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故曰萬人一將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也

陳明卿曰必死與必生不侔故一人奮死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千可以當萬萬可以取天下矣

制談

尉繚子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而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絶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絶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人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

[illegible]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illegible]

戰威

[illegible]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心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

[illegible]

功乃還，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人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以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

不遑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鬭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食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鬭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救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

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

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兩首而還。吳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究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無勤倩。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

也有由矣

閔如霖曰有盛世順治氣象見人君當令人治本

馮叔吉曰此段愈加卓越確切當為古今名言

傅[illegible]曰[illegible]長返源之論

湯道[illegible]曰結語括起前意

奪之患起矣。横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説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天官

林希元曰黄帝之刑德非時日之所謂形德術家多借託之

黄鳳翔曰指人事以勝時日此論極當即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可謂知所輕重

陳后山曰獄多迷繫則冤氣滋及宜得以貨斷出入其間遂除附會因沿成風奸人非行良民被累禍之係可勝言耶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待箠楚而因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

羅大經曰民之本務在于耕織故男耕女織各務其業衣食足乃不求乎度外之奢侈成風競為淫巧奇技以相高民始有飢寒之患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飢寒並至然而不為暴亂者未之有也

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彫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

袁了凡曰武王勝紂是蓋兵不戰足以勝人豈係於陣之合天官與否也

王維禎曰末把黄帝來收結回護有力

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以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一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屈子

離騷經　凡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原意也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王守仁云離騷有頌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無之殊數別為一類不可以為余取其剛而深至者思沉音則於詩文無所不為耳

弇州山人以為文令人多□循且自玩而□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洟出下猶事欲絕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劉知幾□□作者□□山子□□□□□至首□□□□下□□□□□□□□列□□□□□□□□□□□□□□□□□□□□□□□□□馬相如始□□□□司馬遷揚雄□□□□□□□□□□□□□叙之荊□□□□□□□□曰要歌曰□□□□□□□□□□□曰名予曰正則詩体未全然後五言之濫觴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我父伯庸皇美也父死稱考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寅日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言己既有此四美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江離芷皆香草名也）紉秋蘭以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而老耄也）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夕攬中洲之宿莽（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採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謂懷王也言願君甚年德盛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德者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言己如得任賢智則可成治矣□□□君用將騁騏驥□至千里□以先行明道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

洪興祖曰史記屈原名平大□以平為字□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也

洪興祖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有喻善人者有自喻者美人之遲暮是也有自喻者□□□□□□是也

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豈維紉夫蕙茝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其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業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荃不揆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反信讒而齌怒言懷王不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怒我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蓋自歎也

又見其怨誹而不亂矣

此二句王逸無注疑後人所增耳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君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言己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早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

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人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冉冉行貌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掔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實也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持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謇吾法夫前脩兮

四

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而身夕替也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終不察夫民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用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

王世貞云此言小人之嫉妬已不能與之同朝共事也

洪興祖曰反離騷云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此不班孟堅何以為不可物已之意大治容飾也洪曰揣心此為近乎所謂不可…近者而以計…

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亂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忠直隨從枉佞苟合于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承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邪淫之態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言忠正之士執分守節前世固然比干伯夷是也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志不同者不相為用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于義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步余馬於

夫子悔曰言始能不從而輕犯世患不知回車反道而遠去以修吾初服也

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之數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眾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于衆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在於己所謂其道行則兼善天下也不用則獨善其身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言已欲進忠信以輔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遊目反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整刺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也忠信勤勤而愈明終不以遠故解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習孔教云言雖欲遠去而猶未能頃忘斯世復周遊四方異二過賢君也

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余申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很也終然殀乎羽之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于世也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獨離而不服女嬃言眾人皆佩薋菉葹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言己所言皆依前聖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詞也濟沅湘

女嬃之言以為悔相上文伏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為女嬃詈予起也

洪興祖曰觀女嬃之意蓋欲屈原為寧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靳尚之徒也而王逸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

譬之若嬃華芷菉葹

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啟九辯與九歌兮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序而可歌也夏康娛以自縱太康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于閭巷失尊位也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多力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安居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

朱熹曰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

啟以下皆陳重華之詞也

徵古陳乎

唐順之云太康以後皆賢君之不能自傷其不遇時不值賢君而作也

王應麟曰閔中既以安遠兮指王又不悟以發君之悶而悁也王逸注子以堯舜之耿介為式之故称其甚不服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阽音鹽

枘音芮

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伐殷宗遂絶不得長久也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以淫亂傳與文王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茂盛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此天下而為萬民之主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曾音增

戒與祖曰之巳所以陳詞今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又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濫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余聽與巴重華與沉江而死不出按閩而止也陳淨因經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飛廉雷師飄風雲霓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儀衛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時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言己上觀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而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遊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群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之所葬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也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日忽忽其將暮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其

崦音淹

張鳳翼曰以上望舒飛廉鸞皇帝師似言神靈為之擁護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牽合凡臣纔風雲霓為小人然則屈原之言飄風自南豈予亦以為小人乎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恐日行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己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雷師告我以未具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四風為飄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共事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言己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

閽音昏

劉次莊曰閶闔君子言其處子濁標幽潔之中而芬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

緤音薛

此後托言求神女宓妃

詒音怡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閽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故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閬風山名也在崑崙之上言己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言己行遊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與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

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雷師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以喻隱士也 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 解佩纕 佩帶也 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吾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謀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 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緯繣乖戾也遷徙也 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語人復相聚也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有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良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言已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之先有娀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簡狄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賢人宋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姚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故導言于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此復托詞求二姚

王世貞云此復托詞求有娀女簡狄以諭己賢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言閨宮殿之中其閒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不能覺悟善惡之情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而去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問吉凶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之人居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惡精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

此復托詞靈氛以占其所適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尚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而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肯近之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 珵美玉也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言近小人而遠君子者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巫咸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占茲吉凶之事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也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 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 湯禹儼而求合兮

王世貞云世幽昧以下乃原自念之詞

藑音瓊 筳音廷 篿音專

此伏托詞巫咸而占吉凶也

咎音皋 繇音陶 調叶音同 媒音謀

鴂音題 鴂音決

薆音愛

此下皆倚易

自況

洪興祖曰上謂激蘭芷不可佩以激蘭之別于文也謂中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于蕭艾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

朱熹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才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此者又反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原之意也

佰音栢

摯咎繇而能調 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乎行媒 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二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以諭讒言先王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眾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已矣 豈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謂之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于大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 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愛國之心責之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固世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也 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言己內行忠正外佩眾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所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芳菲菲而難和調度以自

敧音依

張銑曰此言蘭椒指賢人之改節者旧注直以為指子蘭子椒然則下文揭車江離又誰指乎

朱熹曰上既歎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表明佩又以為要者蓋彼直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承其美之利以徇道事固不同也故彼雖有一時之勢而惡名不藏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終存二者之間正此志者所當明辨而勇決也

洪興祖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則曰靈氛者初宜疑靈氛之言伏要於咸與百神無異詞則益勇於言敏矣然原固未嘗決也設詞以自寬耳

蜷音權 粻音張 邅音纏去 粺

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言我須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遊以求同志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言我願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託詞又將遠行 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 將行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糧食飯飲香潔冀以延年壽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晻藹鳴玉鸞之啾啾有節度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也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旌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 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 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 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不周山名言己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之同志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 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君也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委委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奏九歌而

王臣指屈原也為此行而終無詰司而上下而季又于後馬小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蜷音拳

洪興祖曰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伸更作賦也

而舞韶兮。九韶舜樂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佐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且日遊戲媮樂而已也。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涉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陞大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下地意不忍思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詞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總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哉者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屈原言已矣哉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朱熹曰漁父者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書立方曰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

何孟春曰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其甲子問於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箕子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此其所謂佯狂者歟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己忠良也。衆人皆醉。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沉浮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釃。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坌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沉淵也。葬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朝廷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吾足。宜隱遁去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孫月峯曰此篇又用賦而無比興其言明切最易曉而其言含思遊於嗟諦甚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肬音尤　儇許緣反

惜誦　此章言己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為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推悼求眾讒自處而已

惜誦以致愍兮。惜貪也誦論也言己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忘。發憤以抒情。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詞賦陳列其利害泄己情思以風諫君也。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言己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戒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言願令六宗之神對聽己言事可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御侍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己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天神明照人心咎繇聖人達人情故虞原動以聖神自證明也。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肬。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言己出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言在位之人身營私為家己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眾人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言己專心思君以欲竭忠情以安于君無有他志不與眾同趨為眾所怨讎欲殺己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專壹忠信以事君為眾人所惡志不猶豫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言己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巔越兮。又眾兆之所咍。言己行度不合於俗身以巔隕又為人之所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言己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侘傺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言己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己志無道路也。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言眾人無知己者。申侘傺之煩惑兮。之情思念君惑亂故重侘傺悵然失意。中悶瞀之忳忳。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

杭音沆　瞀音茂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言厲神為己言。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己行忠直身終危殆與眾人異之故也。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齏音躋

懲於羹者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歡羹熱恐而吹之易改移也以言。欲釋階而登天兮。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猶有曩之態也。言欲使己變節而從俗猶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己所不能履行。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言見眾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己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

疾吳祖曰申生孝子不免父讒於羽山以自此也鯀刻羽山者申生之用心者也而不見知子居父其有相似者鯀以婞直忌身知剛而不知義亦惡之所戒也　婞音倖　瞯曰上則矰弋下則張網欲動則觸高遠則吾君所朝何遠而可哉　矰音增　辟音闢

同極而異路兮。言眾人同欲極志事君而行異道殊趣也。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鯀堯臣也言鯀行婞很勁直自恣自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功遂不成也終不回曲猶鯀婞很終獲罪罰也。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言己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為忠直之害也。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上有矰繳飛鳥之機下有張設罻羅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以陷人。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復設張辟以娛君欲側身而無所藏匿也。欲儃佪以干傺兮。言己意欲低佪留待於君不用悵然立住。恐重患而離尤。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言己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於石不忍為也。

牉音畔

背膺牉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言不忍變心而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引而傷痛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已雖被放逐而棄居山澤，猶重饗蘭蕙，和糅衆芳，爲糧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言己乃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言我不懈，恐君不深照己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潔以自著明也。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言己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慮，惟重思而察之也。

黃覲曰此章涉江湘，衆卽指入平郢，參耆謂之中而不數閔于人也

璐音路

朱熹曰此章參以余吾並稱，評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

張之象曰屈原楚而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謗害君子，變于夷矣

欸音哀

張之象曰長句中間以短句

榜音謗

漵音序

儃音蟬

霰音線

涉江 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君子遇害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言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言己內脩忠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珮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言背被明月之珠，服佩美玉，德寶兼脩，行度清白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虯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己想侍虞舜，遊玉園，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疾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無知我賢也。旦余濟乎江湘。言己放去，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言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言我馬強壯，行於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舍於草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舲，船有窗牖者。言己始去，乘舲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海之中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回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國益遠。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草猶迷惑，不知所之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山峻高以蔽日者，謂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群下專擅施恩也。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賢人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而滿盈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

臝音裸

鴻觀曰忠良諫
豈前世固然哉
子之見逐尚余
何傷使忠成而
死乎忠不必以
夫差殺紂淫其
孔尖離騷經云
門中既邀遠兮
衍王又不將哉
子用意蓋如此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于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以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

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言已覩見比干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

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以將重亂以終年命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

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林薄之中猶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腥臊臭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不遇明時而當闇世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illegible]

哀郢 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佞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言皇天不純一其德則萬人大傷人君不純百姓震動

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故遷已正仲春陽會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明

怊音超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言已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櫂低佪容與或哀之時

楸音秋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楸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思自傷不得復見君也

蹠音隻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夏首夏水口也船流為浮也龍門楚東門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嬋媛猶牽引也眇遠也蹠踐也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踐也

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洋洋無所歸也言已憂不知所蹤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附歸也

絓音卦

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陽侯大波之神言已遂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已乘船蹈波愁而思懼則心肝懸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釋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遠離先祖之宅舍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精神夢遊還故居也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背水鄉衆念郢都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水中高者為墳想見君闕與廟朝

淼音渺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懷王信用讒佞道安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淼水貌也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孰誰也非先王所作而何使道然

汋音綽 諶音忱

朱熹曰此章形容邪佞之行最為精切則知佞人之所以然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行言實相終別也

洪興祖曰記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屈子之志何以俯而王亂而每以非其罪而自安其亦仁人之用心歟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君不肯也）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悵然住立內結毒也）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詞言令之汋約然小人誠難扶持之也）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言己心性直身而欲願進讒人妬害加被離析彰而蔽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此皆辭於九辯之中）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念舊居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被過也）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

原缺第二十三葉

王守仁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

王世貞曰憍吾也非子虛憍而以其自矜好也言君自多其美言常未然可怨因以責我之故作怒也

袁宗道曰切人不媚而懇切之人不能歌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己也

朱熹曰善不由外來四語明白親切雖前聖諸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視之

洪興祖曰此章有倡有少歌有亂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以中結如連環也）曼遭夜之方長（憂不能寐時難曉也）悲秋風之動容兮（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何回極之浮浮（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則其化流行群下皆化也）數惟蓀之多怒兮（蓀香草也以喻君）傷余心之慢慢（慢慢痛貌也言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慢慢而傷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言己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介走）覽民尤以自鎮（尤過也鎮止也言己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非獨己身故自鎮止而慰己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美人謂懷王）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言君信用讒人更狐疑也）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握持宝玩以侮余也陳列好色以示我也）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願承閒而自察兮（避讒清身自解說也）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意懈猶豫）心怛傷之憺憺（肝膽卻破血凝滯也）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兮（琢磋群佞衆具憎惡也）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不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何毒藥之謇謇兮（忠信不美如毒藥也）願蓀美之可完（想君德化可興也）望三五以為像兮（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為儀（先賢清白我式之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獲官爵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空穗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惠施則下不竭其力君不發誠信則臣下偽惑也）少歌曰（小吟謳謠以樂志也）與美人抽思兮（為君陳道援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晝夜慘也）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身…）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于此見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鞫與鞠同

余有丁曰詞語純長於悲鬱紆滿不在其聲而從其詞者爲

懷沙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草木之盛莫不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言已見草木盛長已獨泊然放流往居江南之上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言江南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言己心中鬱結紆曲而痛身疾病長悶方若悒不能自全也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以言讒諛人謫逐放己欲使改行亦終守正而不易也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為也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言工明於所畫夜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倕持賢智者居於山谷則愚以為不賢也

匯音皇 自文采者矇瞍若也詩云矇瞍奏工瞽明也言持之墨之文采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以為不明也

笯音奴 鶩音木

袁約曰德高者不合于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為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

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者也瞽以為無明謂賢者遭用君俗人侮之以為矇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言聖人困厄也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忠佞不異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莫照我之善意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放棄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意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言俗人群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群而謗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衆人所謗非俊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言己能文質內以疏遠衆人不知我有異能之文采材朴委積兮條直為材壯大為材也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言衆人雖下同己猶復重累仁義典義術行謹善以自廣大也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言聖所重華不可逢遇雖得知我辨勤行忠信也古固

明時化曰此言湯禹不可得則上已留達之心改其怨怒抗己心以自進進也

郭宝曰抗志於沉者其文也而卒未沉者文以後之事也閒之稱偏論之詞外則然

馮覲曰屈子懷沙持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獨採此篇蓋以概意使節至此而

欲添耳其曰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何其志之大而詞之悲也

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又相嫉害故曰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言己自勉脩身雖遭病心終不從願志行流於後世為人所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言己思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上與遂遲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大故死亡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蔽兮道遠忽兮言雖在胡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言己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亦無所施其智能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各有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而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己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懼乎謂死不能動法不能恐也曾傷爰哀永嘆喟兮言己所以重傷於世者歎息自恨懷道不施用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言己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為法度也

[illegible]此章言[illegible]念其君[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反[illegible]
[illegible]自修[illegible]
[illegible]也

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也

至於車傾馬仆而猶使其所思忠臣也

余有丁曰篇中[illegible]

其因秦曰此篇詞亦和平意亦隱婉

思美人

思美人兮，懷王也 擥涕而竚眙。涕交橫也 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秘密之語難傳送也 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盤紆氣盈胸也 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思念沉積不得通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雲師徑逝不我聽也 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帝嚳之德交神靈也 遭玄鳥而致詒。譬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契於光明有賢仁為神化三入出京師浮天地正氣而自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遭遇守節不易性也 寧隱閔而壽考兮，懷智佯愚終年命也 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比干子胥蒙禍患也 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車覆君國危也馬顛僕者所任非人 蹇獨懷此異路。遭逢張雄思忠臣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舉用才德任俊賢也 造父為我操之。御民以道須明君 遷逡次而勿驅兮，使臣以禮得中和也 聊假日以須時。期月考功知德化也 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待閒靜時與賢謀也纁黃蓋黃昏時也 開春發歲兮，陽氣流惠養百姓也 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体光明也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循兩水涯以娛憂也 擥大薄之芳茝兮，藂揉芳茝之為佩也 搴長洲之宿莽。采取香草用飾己也 惜吾不及古人兮，生後殷湯周文王也 吾誰與玩此芳草。竭節盡忠厚也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言己解折萹蓄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也 佩繽紛以繚轉兮，德行純美能絕異也 遂萎絕而離異。終以放斥而見疏也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覽察楚俗易改化也 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思憤懣舒無所待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生含天姿不外

出仞不借美於外飾也 紛郁郁其遠承兮，法度文辭行四海也 滿內而外揚。修善名譽起也 情與質信可保兮，言行相副無表裏也 羌居蔽而聞章。雖在山澤名宣布也 令薜荔而為理兮，意欲升高常貴職也 憚舉趾而緣木。怖難也誠難抗凡巫踐蹈也 因芙蓉而為媒兮，意欲下求從風俗也 憚褰裳而濡足。又恐汙沉被垢濁也 登高吾不說兮，事上得位吾不好也 入下吾不能。隨俗從顯非所樂也 固朕形之不服兮，我性婞直不伏拷也 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坂廓仁義弘聖道也 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邪以僭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劉辰翁曰

欲讀

兼同

汪瑗曰鼎見尤慙見光景

以盛氣自於幽隱

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

安的曰此皆設詞假說為真

也卒與女偵同歸而國人共悅之故五其郎曰妹婦婦其婦本名建本郎

余有丁曰其間之危旦初收養數先而女欲勸之孫也太史公遂以為哭然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君告屈原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法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定衆難也)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委政忠良而遊息也)祕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猶赦寬也)心純龐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詐謬同戲作亂也)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說純慤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行彌篤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遂赴深水自害賊也)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棄草野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陳忠誠也)恬死亡而不聊。(彼愁苦也)獨鄣壅而蔽隱兮，(遠放在外)使貞臣而無由。(欲竭忠節蔽其道也)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無諾阿諛如審也)子胥死而後憂。(覺為越國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介子推也)文君寤而追求。(文君即晉文公也昔文公被驪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使優游其魂也)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為變服悲而哭之也)或忠信而死

泭音孚 謾音瞞

真德秀曰讒諛之臣讒言而加誣君不察錯而思惡也

王守仁曰惜往日冤抑猶言冤也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王世貞曰激昂忠不死則忠節其命安而存為臣僕故曰備然有再其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方不長其辭而閔然以死則上官勒尚之徒惟君之非雖當記之

節兮，(死牧有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浪儀詐欺不能誅也)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或賢愚也)何芳草之早殀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微霜降而下戒。(殺利有至死有時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君智淺短無所照也)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饒也)自前世之嫉賢兮，(嫉害美善憎惡忠直)謂蕙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言雖明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醜媼自飾以粉黛也)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衆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讒怒橫意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而長驅也)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身將沉沒而危殆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思意也)辟與此其無異。(若乘舩無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辜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

洪興祖曰美伯夷之有是德故曰頌詧子稱名有因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為圓之形容徠與來同
長宗道曰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
曾音層　摶音團
洪興祖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閒摶摶又象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以言己行清白可信任也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己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精色內白類可任兮言橘實青黃其色精明內懷素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素白之志故可任而用之也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脩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言嗟乎衆臣汝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言屈原自知為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不敢有過失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為朋友不相遠離也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言己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己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

胡時化曰秉執也言己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

姜雅左曰言飄風動蕙芳草使不得安以喻讒人亦刻雕忠直使得罪逍也故聲先倡導君已見之必究亦而傷痛也
吳萬曰回風搖蕙之倡而感彭咸之志
王保門曰王懿先張其談性先其餘則效龍隱其文章而煌之也喻小人進而賢人退避隱去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邪以興讒人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言賢者因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有隱而先倡言讒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惑亂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己見讒人倡君為惡則念古世彭咸欲與之志節不能忘也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讒人長於巧詐情態萬變轉易其辭先後反覆如則君察之則知其詐也孰虛偽之可長言讒人虛造言其行邪偽不可久長必得害也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鳥獸群鳴以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喻讒人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者也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其言佞人用事忠直者亦伏匿深藏也故荼薺不同畝兮枯草荼苦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蘭茝幽而獨芳以其賢人雖居深山不失其忠正之行也惟佳人之永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更統世而自貺言己念懷王長居郢都世世相傳以子繼父不任賢亦其位也眇遠志之所及兮言己常眇然高志執行忠正與上及先賢也憐浮雲之相羊言己放棄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介眇志之所惑兮介節言己能守耿介之節以自惑愚不用於世也竊賦詩之所明言己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忠自訂盟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言己獨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草以自飾修行善終不怠也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言己思念懷王悲涕歔欷猶隱伏積思道德欲循行之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為纕兮糾結也纕佩帶也編愁苦以為膺言動以憂愁自係結也折若木以蔽光兮光謂日光隨飄風之所仍言己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徘徊留止以須臾小而遊戲也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沉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曼音慢　聊天峻曰叙己憂作心重懷心思若氣迸悄忳徐不下也
紕音丸

鬤髮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言已欲隨從群下有其形貌其情志不可尚知故中心沸然若湯也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飭衣裳自寬慰也超惘惘而遂行失志徨遽而直逝也歲曶曶其若頹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旹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與老會也薠衡槁而節離兮紛已年衰而齒墮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知慮閉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復信讒害志不忘也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己之詞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煢獨心悲愁也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有隱憂也昭彭咸之所聞覩見先賢之法則也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道僻陋也入景響之無應兮寂在山野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所鞿係結難解釋也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天地合無垠形也莽芒芒之無儀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聲有隱而相感兮鶴鳴九皋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柏冬生稟氣純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入極道理難筭計也縹綿綿之不可紆細微之思雖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處自幽冥心不樂也凌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沈也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沈沒也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攄虹兮已至玄冥舒光耀也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眇不可逮也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雰霜貌也言己雖昇青冥猶觸食霜露之精以自潔凈也依風穴以自息兮伏聽天命之緩急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惻也馮崑崙以瞰霧兮遂處神仙觀溷乱之氣也隱岷山以清江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己雖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潔仰思若也憚涌湍之礚礚兮憚難涌湍危困也以興讒賊危害賢也聽波聲之洶洶水得風而波

偷俗人言也欲慇清明惡伏為讒人所危借人所誘訕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己欲隨衆則無經緯於世人也罔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芒芒與衆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號謚也軋洋洋之無從兮言欲軋傷己心彷徉立功則共消無從至也馳委移之焉止雖欲長驅無所及也漂翻翻其上下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翼遙遙其左右在旁側也氾潏潏其前後兮雖遠念君氾濫其前後思如流水遊楚國也伴張弛之信期言己悲君國而衆人俱共毀己言內無誠信不可以期之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己上觀炎陽烟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言己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尅心遵樂志無復所適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冀行也古以仰事君而達悼來者之逖逖世人見浮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遭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言己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無益於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也言己乘水而波乃愁而恐懼則心懸屈結詰不可解也

洪興祖曰哀人生之長勤此原步世之詞惡乎何用其語作非此言

朱熹曰惟天地之無窮以下乃原所以作此篇之意也天神仙之說無異世而不可期也乃獨依眷而不往者何耶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可期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矣來者之何美獨求長生如之何不得聞則夫世之遺迪而未去其後而未見者也

遠遊章

悲時俗之迫阨兮，哀衆嫉妬迫會貧也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質性鄙陋無所因也焉託乘而上浮。將何引援而升雲也遭沉濁而汙穢兮，逢遇闇主觸讒佞也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憂以愁戚目不眠也魂營營而至曙。精魂怔忪不寐故至曙也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後雖有聖我身不見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惆悵失望志乖錯也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魂靈遠逝精四離也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精神我情還專一也求正氣之所由。穆神養精治以術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清塵美也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珍瑋道士壽無窮極美往世之登仙。羨門子喬古登真也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傳說武丁之相死後其精著於房尾也羨韓衆之得一。喻古先聖獲道純也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乘風蹈霧升皇庭也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託貌雲氣象其形也精晈晈以往來。言神靈照耀往來倏忽也絕氛埃而淑尤兮，超越垢穢過先祖也終不反其故都。去背舊都遂登仙也免衆患而不懼兮，得離群小脫艱難也世莫知其所如。自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也恐天時之代序兮，春秋迭更年老暮也耀靈曄而西征。

洪興祖曰此篇託遊仙以寫其意也

朱熹曰此篇所敘反復哀世之悲慟寓意至深以王子喬之徒為之師者蓋亦謂其長生久視之道

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顓頊久遠余將焉所程。安取法度將誰法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四時運轉往若流也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皇帝以往難攀引也軒轅黃帝也始作車服天下號之為軒轅氏也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上從真人與娛戲也餐六氣而飲沆瀣兮，遠棄五穀以道滋也漱正陽而含朝霞。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之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究問元精之要也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專己心也於中夜存。恒在身也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衆法陳也此德之門。仙路徑也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周視萬宇涉四遠也仍羽人於丹丘兮，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即丹丘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日出暘谷夕晞余身兮九陽。九陽謂天地之涯也吸飛泉之微液兮，含吮玄澤之肥潤也懷琬琰之華英。咀嚼玉英以養神也玉色頩以脕顏兮，面目光澤以鮮好也精醇粹而始壯。我靈強健而茂盛也質銷鑠以汋約兮，身體耀曜柔弱善也神要眇以淫放。魂魄漂然而遠征也嘉南州之炎德兮，美太陽奇和正也麗桂樹之冬榮。元氣溫煖不隕零也山蕭條而無獸兮，深谷寂寞而少也野寂漠其無人。林澤空虛罕有人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升也霞謂朝霞

洪興祖曰營魂也載營魄如日光之附魄如日光之魂如月質之受日光神不馳而魄不死遂去登仙也

公羊正春曰重陽 音倩陽為大又有九重故曰重陽 清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 於微閭 北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河伯坤曰納 末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赤黃氣也 掩浮雲而上征 命天閽其開關兮 告帝衛臣戒守門也 排閶闔而望

予 立排天門而須我也 召豐隆使先導兮 呼語雲師使清路也 問太微之所居 傳訪天庭

在何處也 集重陽入帝宮兮 造旬始而觀清都 遂至天皇之所居 旬始皇天名也 朝

發軔於太儀兮 旦早趣駕於天庭 太儀天帝之庭 習威儀之所處也 夕始臨乎於微閭 至暮

東方之玉山也 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 屯余車之萬乘兮 百神侍從無不有也 紛

溶與而並馳 車騎兗茸而競馳也 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逶蛇 建雄

虹之采旄兮 係縱蟠束文采分錯 五色雜而炫耀 服偃蹇以低昂兮 駟馬驕驁

而鳴驕也 驂連蜷以驕驁 駿騑騁以遊逝頻任 騎膠葛以雜亂兮 參差駢錯而從橫也 斑

漫衍而方行 繽紛容裔以並升也 撰余轡而正策兮 路何從也我欲遠馳 吾將過乎

句芒 就少陽神於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 遂過庖犧而諮訪也 帝太皓其神句芒 太皓始造甲乙其

呂氏曰西方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 西皇即少昊也 日召西皇使涉予 如西皇所居於海津也 祝堯曰此節 託神仙以起興 擧天地有神以自比 而實非此 原之作此實以 傷之悲憤及求於 不聞方恨悲 因所以而君不 悟思欲求仙不 死以觀國事終 又何如爾故其 誹佃哀怜激烈之詞 有非後詩人悲愁之詞 大

乙 暑以吹以漁 制立庖廚 天下號為庖犧也 前飛廉以啟路 風伯先導以開徑也 陽杲杲其未

光兮 日耀旭明也 陵天地以徑度 超越乾坤之體也 風伯為余先驅兮 飛廉

并驅而前也 氛埃辟而清涼 掃除霧霾與埃塵也 鳳皇翼其承旂兮 遇蓐收乎

西皇 過少陰神於海津也 擥彗星以為旍兮 引援孛光以屬身也 舉斗柄以為麾 持提

招搖東指也 叛陸離其上下兮 佐錯散以別分也 遊驚霧之流波 頭蹈浮雲散清也

時曖曃其曭莽兮 日月晻曖而無光也 召玄武而奔屬 呼太陰神使承衛也 後文昌

使掌行兮 顧命中宮勅百官也 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 故言中宮也 選署衆神以並轂

恣召群靈皆侍從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 天道蕩蕩長無窮也 徐弭節而高厲 抑心

容也 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以為衛 欲度世以忘歸兮 意恣

睢以担撟 縱心肆志所願高也 內欣欣而自美兮 忠心說喜樂淫深也 聊媮娛以自

代言... 王世貞曰... 非相如所可擬也

王世貞曰古之辭者莫過于此 原至遠遊數吾而微翻其体

許巫元曰相如大人賦此之新豈也但爭於句字之間

樂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 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懷余心悲兮 思故

哀懷王也 邊馬顧而不行 睨故也 思故舊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 哀

傷笑泣沾裳也 屈原謂修身念道 君遇仙人 託與俱遊周歷天

方升天乘云 使千百姓而非所樂 猶思楚國念故舊 欲竭忠信

以寧國家 精誠之至 德義之厚也 氾容與而遐舉兮 進退俯仰欲復去也 聊抑志而自弭

且自歌安也 而馳騁也 指炎神而直馳兮 將候祝融以諮謀也 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吾將往

乎南疑 過衡山而觀九疑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 遂究率土窮海隅也 沛罔象而自浮

水與天合 物漂流也 祝融戒而蹕御兮 南神止我令北征也 騰告鸞鳥迎宓妃 馳乎洛神

使侍余也 張咸池奏承雲兮 思樂黃帝與唐堯 咸池堯樂也 承雲黃帝樂也 屈原祝融止已 即時還車

將即中上 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 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

己於聖君 得若黃帝堯者 欲與建德成化 制禮作樂以安黎

庶也 二女御九韶歌 美堯二女助成化 韶舜樂名也 九成九奏 屈原美舜遭值於堯 妻以二女以治天下 內之

楊慎曰 余有丁曰屈原之事蓋聖賢之 變者使遇孔子 當與三仁同稱 旌仁曰離騷九章 皆訐逆天地之間以泄憤懣 卒從彭咸之所居 以畢其志至此章獨不然 曰長太息而掩涕 悲思故國也 於曰其太初而為隣 則世莫知其所知矣

大麓 任之以職 則百僚師師 百官維時 於是遂禪以位 升為天子 乃作韶樂 鐘鼓鏗鏘 九奏既成 以致鳳凰 屈原自美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

棄逐也 使湘靈鼓瑟兮 百川之神皆謠歌也 令海若舞馮夷 河海之神咸相和也 海若

神名也 馮夷水仙人 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也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 鬼魅神獸來逸豫 宛

蜿象罔象也 皆水中神也 形蟉虯而逶蛇 形體蛇蟺相銜受也 雌蜺便娟以增撓兮 神女

周旋侍左右也 鸞鳥軒翥而翔飛 鵾鶴鸞鵠雙舞戲也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 五音安舒

靡有窮也 焉乃逝以徘徊 遂往周流究九野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 縱舍御轡而長驅也 逴

絕垠乎寒門 至過北極之內 軼迅風於清源兮 遂入八風之藏府也 從

顓頊乎增冰 過觀黑帝之邑宇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 道幽都 乘間維以

反顧 攀持天綱以休息也 召黔嬴而見之兮 問造化之 為余先乎平路 開導我行入道域經

營四荒兮 周過八極 周流六漠 一旋天市 上至列缺兮 窺天間隙 降望大壑 瞰視

下崢嶸而無地兮偏幽孤也上寥廓而無天怳無形也視儵忽而無見兮目瞑眹也聽惝怳而無聞耳無聲也超無為以至清兮登天庭也與太初而為鄰與道并也

洪興祖曰合焉……三合以晝同夜清濁晦明何為以合交錯誰主極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以為天地人非也……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天問章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屈子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事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能考定而知之也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也斡維焉繫天極焉加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繫屬乎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天地廣大隅隈眾多寧有知其數乎天何所沓十二焉分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眾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

汨音骨

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則厲鬼興此二者當何所在乎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言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 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言衆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復能不聽之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言鯀愚很愎而生禹禹少見所為何以能以化而成至德也

纂音纂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也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言鯀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天柱折故東南傾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言九州錯廁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 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言南北長其廣差幾何乎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言縣圃乃上通於天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言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啟豈元氣之所通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言日未出之時若

墳扶粉切 遵友 洪興祖曰應龍天問曰應用山海經而劃思畫地 騰以東西 爽昇鯀自為 怪之說異乎經 與如禹宗 說焉 之類見于詩 書且証也 凡百 楊慎曰東流不溢執知其故郷子之對共工之注大抵以歸墟之說言諸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成今以為

大水則即乾而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天氣之大升降處

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禺之山也

萍音平 枲音思

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言寧有萍草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物乎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鯪音陵 鬿音祈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

鯪魚何所鬿堆何處 言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遇憂也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 言啟所以能達其拘隔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者也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 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啟誅之長無害於其身也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言啟能變化更益而禹播降之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言禹腹剖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 胡羿射

洪興祖曰言所有扈氏剝而產則有之求分竟地求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段成式云近分竟也益州某者

[illegible]曰此言何河伯之妃[illegible]者何人乎乃[illegible]射羿非有窮羿也

楊慎曰文字以依此為創指[illegible]

河伯而妻彼雒嬪。言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者也。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言羿不遵道德，而挾弓射獵神獸，以快其情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言堯不惡鯀而戮殺之，則禹不得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鯀惡長滿天下也。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言崔文子取王子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篚，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蓱號起雨，何以興之。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釋舟陵行，何以遷之。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山也。惟澆在戶，何求於嫂。言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言湯欲變易夏眾，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

柳子曰鼇抃而陵給戎滴之危伯負骨帝尚窘之言龍伯一釣而負六鼇之骨帝憑怒而汝減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鱞。言舜為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鱞也。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萌在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牙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璜臺十成，誰所極焉。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又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者也。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也。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舜服厥弟，終然為害。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是謂太伯、仲雍二人也。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眾，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眾民大喜悅也。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干協時舞，何以懷之。言夏后相

後人曰此篇所問雖於怪異然其理之可推者之可鑒者尚有存之

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言湯往田獵，不但馳往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言大有德能循闇微之道，為淫佚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佚之惡，欲共危害舜者也。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奸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實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子孫長為諸侯。成湯東巡，有莘爰極。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送也。湯出重泉，夫何辠尤？言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者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言湯不勝衆人之心，以伐桀，而誰使桀先挑之也。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上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固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群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到擊紂躬，叔旦不嘉。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而美之。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者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者紂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言武王三伐紂，發遣伐紂之器，爭先在前。

以為小人之言，相攻訐，身不得欲其見殺死矣，故曰卒然身殺其之也

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何以將率之乎？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言穆王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來之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言王者當修道德來四方，穆王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妖夫曳衒，何號於市？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戮之於市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請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佑罰之不恆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惑，妲己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讒諂之人者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阿順，而賜封之？言雷開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乃殺之，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詳狂也。稷維元子，帝何竺之？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跡，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言后稷長大，持大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言武王承奉之業，致大罰加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因徙以為天下太社也。遷藏

就岐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宅哉来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随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諫譏也）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吾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師望在肆昌何志（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鼓刀揚聲后何喜（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喜載与俱歸也）武發殺殷何所悒（言武王發欲誅殺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載尸集戰何所急（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伯林雉經維其何故（言太子申生為后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譖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誅逐群公子當復誰畏懼也）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已脩行礼義受天之命而王有天下矣）初湯臣摯後茲承輔（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礼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勳闔夢生少離散亡（言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怨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呉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言闔廬少小雖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彭鏗斟雉帝何饗（言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中央共牧后何怒（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齧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蠭蛾微命力何固（言蠭蟻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螫固其常也）驚女采薇鹿何祐（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北至回水萃何喜（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兄有噬犬弟何欲（言秦伯有噬犬弟鍼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秦伯不肯與弟鍼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洪興祖曰薄暮日欲晩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詞

洪興祖曰荊勳作師夫何長先言楚雖有功其後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以往事以諷耳

洪興祖曰懷王与秦戰為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地故屈原欲荊勳作師呉光爭国之事諷之

也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厥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无如之何）伏匿穴處爰何云（言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荊勳作師夫何長先（言初楚邑處女爭邑邊邑處女爭采桑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呉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長久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与以謝於呉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呉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呉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呉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呉光爭国久余是勝言大勝我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言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闘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吾告堵敖以不長（屈原放時告吾堵敖曰楚国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君之名以顯彰後世乎）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遂出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避遠時在險也)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讒佞也)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所從者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决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迎俗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茅(刈蒿菅也)以力耕乎(種播也)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承顏色也)喔咿儒兒(強笑也)以事婦人乎(謂婦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脩潔白也)將突梯滑稽(轉俗也)如脂如韋(柔弱曲也)以潔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志行高也)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遊戲也)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匹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徐步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漢也)將與雞鶩爭食乎(家禽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貪賄路行也)蟬翼為重(近佞讒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群言進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貞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者也)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能庭中者也)寸有所長(雞鴨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光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之也)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宗今之人求槩

沈括曰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曰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蓋用此体也

朱熹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礼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張鳳翼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對桂酒蘭藉對椒漿今倒用之謂之蹉對

九歌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大一也言已將祭祀必擇良吉之日齊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眾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糺鏘鳴兮琳琅糺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眾多糺錯而鳴其聲琳琅也)瑤席兮玉瑱(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其玉枝以為香也)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巫覡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意也)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眾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眾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作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信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劉次莊曰此詞亦猶沐芳合肥雲神浴者必振衣人曰與水若合戲池瑞汝髮兮陽之阿皆祭祀之詞也李白亦有此作詞曰水芳芳微冠浴蘭芳衣芳也此太陽之人善步歷宇宙雲間

米芾曰此篇神既降而久留予人見其皮既去而思之不亦猶也足以見原子慕君之深意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言己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清也。靈連蜷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昭昭兮未央。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祀祭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翱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遠，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也。極勞心兮懺懺。懺懺，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極勞而懺懺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歎喟，心每懺懺而不能已也。

祝堯曰此篇不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有興而比之嶽

張鳳翼曰此篇祀以下皆指湘君而言思切之詞也俱託以為原身自叙亦疑

拍音博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曰洲。按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美要眇兮宜修，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吾乘兮桂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舟，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願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也。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蓀橈兮蘭旌。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

橈音繞

澨音逝

朱熹曰此篇求以求神而不答此事君之不答而往擢至輕絕久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

張鳳翼曰作擢以言勤勞潔清以候神也

枻音曳 汁音泄

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泄憂思，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己還也。揚靈兮未極，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故女嬃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隱思君兮陫側。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斲冰兮積雪。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斲斫冰凍，紛然委積而似雪，言己勤苦也。采薜荔兮水中，薜荔，香草，緣木而生。搴芙蓉兮木末。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行，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故不可得之也。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

洪興祖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皆求賢也

捐音涓
澧音禮
旹古作
時

祖無雖絕之義也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循遡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言己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言君當與己期款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己也鼂騁騖兮江皋言己願及鼂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夕弭節兮北渚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所情安意終志章樂也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為次也水周兮堂下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鱉同為伍也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還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言己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旹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年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illegible]曰此篇情意亦與前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其湘夫乎乃所以為相思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隕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余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也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享之也鳥何萃兮蘋中萃聚罾何為兮木上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思公子兮未敢言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言小人宜在山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者也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言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辭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匊芳椒兮盈堂布香椒於室上桂棟兮蘭橑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也辛夷楣兮葯房辛夷香草以作戶楣罔薜荔兮為帷言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櫋兮既張以析蕙覆櫋屋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建芳馨兮廡門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而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者也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遺余

澨音逝
匊古播
字
擗音辟
葯音約
櫋音綿
繚音了
廡音武
褋音牒
洪興祖曰不可

已矣不
水消猶與共
逍遙

袂兮醴浦 既原設託湘夫人共隣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脩道德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 言天尊在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使乘玄雲而行 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戒踣也 君回翔兮以下 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而然徐回運而來下而已矣 踰空桑兮從女 言備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 高飛兮安翔 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徐飛高翔而行 乘清氣兮御陰陽 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 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 阬音剛 言已願修飾急疾齊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與澤陳己清也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 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 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 言已得佩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以其志也 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言己行忠信從少至老命將終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者也 乘龍兮轔轔 車聲詩云有車轔轔 高駝兮沖天 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 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所無虧欠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言人受命而當有生死貴賤者是天祿也己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者也

洪興祖曰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于司命也

朱熹曰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己供神之室空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言天下萬命人人自有子孫，司命獨與我操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己事神堂，勤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于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望，成爲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回風，拔雲旗，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嘆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於妻子生別離，傷己當知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與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旍，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埽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劍兮擁幼艾，言司命執心公方，持長劍以殊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蓀獨宜兮爲民正。言司命無所阿私，善者祐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平正也。

四曰司命，然則有兩司命也

東君

暾音吞

暾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離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爲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爲旌旗，委蛇而長。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君也。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言日色光明，照耀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篪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也。思靈保兮賢姱。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翾飛兮翠曾，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爲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靈之來兮蔽日。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容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爲上衣，白蜺爲下裳，日出東入西，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北斗兮酌桂漿。言誅惡既畢，故引王者有德，酌酒漿以爵命賢能也。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行音杭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曰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衝風起兮水橫波。屈原設意與河伯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象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湧起，所託無所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遊戲也。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言已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之山，其遠万里，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已心悅志樂，忽忘反歸也。惟極浦兮寤懷。言已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屋殊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乘白黿兮逐文魚。言河伯遊戲，遠出而乘黿，又從鯉魚者也。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言屈原願與河伯久遊河之渚，而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汙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鮮者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別也。子交手兮東行。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者也。送美人兮南浦。言願河伯送已，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送我也。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言山鬼之貌，體含眇美，容目盻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慕予兮善窈窕。言山鬼之貌既以姱好，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姱，是以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言山鬼以香草為飾，行清潔以厉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林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篁竹林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表獨立兮山之上。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杳冥冥兮羌晝晦。雖白晝猶晦暝也。東風飄兮神靈雨。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也。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當復令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欲服芝之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磊磊，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言已所以怨公子，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謀議也。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

殪音翳 霾音埋 縶音執 枹音浮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短兵刀劍也旌蔽日兮敵若雲言兵士充昧旌旗蔽日敵多人衆來若雲也矢交墜兮士爭先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前墜壯夫奮怒爭先赴敵也凌余陣兮躐余行言敵家來侵凌我陣躐我行五也左驂殪兮右刃傷言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霾兩輪兮縶四馬言已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已愈自厲怒執氣益盛天時墜兮威靈怒言已戰鬬逢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泄不畏憚也嚴殺盡兮棄原壄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首雖離兮心不懲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悔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禮魂

成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齊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傳芭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也姱女倡兮容與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上一卷終

新鋟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林卷之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仲尼好學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羨久生

楊子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理猶道也言大民惷闇昧教諸道以開明之譔學行譔撰述也學行之上也學者所以為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辨解疑惑謂訓學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焉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學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其道豈不在茲大儒者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學而臻道質性愈全否則輟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治其性思以精之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揚名立身不倦以終之自強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失策般廢斧而

人代射御至以爲於己業而皆習之誰其非之

余州山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可鑄人耶禹孔子而歌之乃歸畏於聖人化之物爲黃金何以異哉

習之也誰曰非乎實非乎 或曰此名也周孔顏彼名也 羿逢蒙良般之名 處一焉而已矣 或人見楊子并論周孔良般以下文疑其名等如一故楊答以 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周孔之道猶岳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 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 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踧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冨莫大焉利莫重焉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 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 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而何閧閙也 一卷

陳后山曰南方之俗以雞冠爲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爲孝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之書不勝異說焉 一閧之市必立之平 平物價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習乎習 歎習貫之務人也 以習非之勝是也 非謂異端之術 況習是之勝非也 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或曰焉知是而習之 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 蔑微也 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 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 進於道 曰水 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 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 水滿坎而后進人學博而后仕 或問鴻漸 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也 鴻避寒而就温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深而后進也 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古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

薛瑄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亦猶木之不非朝

久之德必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郯子紀官也樂記曰丘之聞諸萇弘亦樂也君疇決咸作四

人之進也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 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 無別也 衆人則異乎 衆人有礼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 賢人則異衆人矣 聖人則異賢人矣 禮義之作有以矣乎 聖人制作礼義使人自別於鳥獸 強爲之 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 求而不得者有矣夫 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或曰顏徒易乎 睎之則是 曰昔顏嘗睎夫子矣 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 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 正考父商頌盛德睎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數也而魯頌奚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如不欲睎則已矣 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 書謂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其道與經所同否 而世不尚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

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上尹吉甫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亦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

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劉歆并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所以故發世不尚 治之可乎 曰可 皆本諸經 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 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須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圖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曰大人之學也爲道 小人之學也爲利 子爲道乎爲利乎 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爲利而非爲道也故楊以君子小人正之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 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於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 曰耕道而得道 獵德而得德 是穫饗也 耕穫如此利莫大焉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 是以君子貴遷善 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 是故惡夫畫也 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鸒斯鵯又小而多群言頻頻黨也之人甚於鵯群徒賊夫稻粱而已矣人之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粮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 友而不心面友也 或謂

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 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家所在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子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 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為之 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 曰未之思也孰御焉

顏樂告曰顏子不改其樂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理故精入

吾道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 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 諸子圖徽謀吾子 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初子雲好辭賦嘗倣相如以為式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 言賦將以諷之徑歸於正 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美之辭然後歸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復成勸言不正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 時人以為富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曰女工之蠹矣 霧縠雖靡蠱害女工辭賦雖巧或亂聖典 劍刻論曰劍可以愛身 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賦可以諷諭勸人者也 曰徑伊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 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 曰必也淫 皆誇誕過實 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康成曰則正法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 著侈相勝靡麗越不歸於正也 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又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 或問蒼蠅紅紫 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 曰明視問鄭衛之似 紫似雅 曰聰聽 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以雅音皆人所難辨惟聰聽者辨之不惑也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 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 曰亦精之而已矣 專精而已矣不必朱曠亦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既以中正確然守故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惡淈亂也淫邇也猶介小也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也

許國曰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遂從或勸言不正也文字彫飾篆刻

閑如森曰足言善辭令足容盛德有德則有文章無德則無說偽

家了凡曰爾雅請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郭□曰□地中泪收山峰所受渠多汞水洄洑宮小溝窦詩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沱亦此故止水別出耳

李□曰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三君皆有文章頤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取則此說無偏焉

鄒守益曰不姦々者以虛受人不詐々者以正教人

申時行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錦雖多不益於實用佚詭辭小說不益於正

水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

也而視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

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過小之徑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

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

有不戶者矣。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孔言斷戶也豈況戶哉猶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問學蒼

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

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

杖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則又萃也。辯別之入文次之其

文叢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君子睎聖人亦聖之徒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

肆也。賣書而肆不能什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声猶小說不合大雅君

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

可擇則𢦏亂聽有淫侈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哆脣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佚辭賦本

欲諷以正道而其辭也邪哆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未有專述邪哆之能而歸於正道孔子

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佚亂何

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

焉得而正諸。姦々者以姦欺姦詐々者以詐欺詐如此則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多聞則守

之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綠衣三百

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

呂吉甫曰孟滕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爲此懼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

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若諸莊申韓之類竊

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祖而秡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

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

曰在則人。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修身篇

林希元曰孔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智與下愚不移後考全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

林兆芳曰吾道之宗在諸身者也修則充大故次之以道出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揚子以為人性善惡

事有本真，凡事有本有真，真正道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克能也，咸感也。者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物感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者也。撰脩身。內充至理而行止外處皆成律度。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事得其宜之謂義。言脩身及思定而後發與中道之宜，奠者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志之所行則氣適，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其步多矣，然復不見用于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或湯之盤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

珍貨價必善後修身交必固謀而動必有所以成道也

軼倫言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

舒分曰譬如一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故將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

仁而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

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聖人之辭先王之去故可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無口過，慎禮無失儀。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言禮是慎慎之為善。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也。公儀子為魯相，頒職於室，道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也，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

可以安行也服可以免於刑皆如燭可以照物符信可以致誠

邵寶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見

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謂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此孟子語。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治己以道當以仲尼，材當以驥馬。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甫讀為圃，莠讀為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無，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見，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遂至焚枯。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以三年日目之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者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曰糟當為精言炎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現絕矣遂至焚枯等沈冥行而已矣

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者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曰糟當為精。言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木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須冥然有矣。莩者葭之白皮，埴地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食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而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也？臞瘠。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捽謂以手捽茹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

此喻人學於聖人然後能見日月之貴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同為棄人矣猶物而不見日月則為盲目矣

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无道富且貴恥也

日蝕中也何邪代　鞹者鞍勞也楊子以為人欲為之好則不可與　禮文若無為盛人則何必禮文　王懷中曰上智生而知之德深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

也。或問犁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犁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鞹皮之去毛皮也或問犁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犆牛也豈有異乎曰同。言其為一牛也然則何以不犁也。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去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致重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己。上士好德聞而戒之下士是己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劉守愚曰大道之之於推聖人者之適明人中之制只以何出而也大易明一五之川詩書已法說貞皇極六家紛紜莫可從其中於民四之為人仁也稱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進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由之可也使諸十之異端者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於揚子儒之而己

作修也聖君而修之於己而修之於天下天下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也

王守仁曰老子絕學無言至理之說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于雲豈異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世以虛無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爽曠之理不知天也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無不通言道之施也或曰可以適佗歟。佗猶和也物也詎既云聖人之道無不道亦可以適邪用之方乎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而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上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川而或人不喻復問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彼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學而能適之乎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道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有德則動斯得矣仁以人之。有仁則人必歸之義以宜之。得其宜禮以體之。有禮則身保於禮天也。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問德之所然為天下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言民日用而不知矣化而不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乎下或曰孔老無禮而德。曰禮禮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謂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老子以道德其所道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于雲豈異哉夫能

何孟春曰五帝之欲民所加五
公孫宏之攻大所養以王圭之法測土深正曰景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有餘曰皆不足曰咎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拂其所以然其因而治之耳何必用其智巧所不用益所不窮

述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則所迷方崇吾焉開明哉惟

盡世之訓是故無取焉俯若不淨己之為教也

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聰以為之明若惟聖人不作則愈蒙閉

列之類。天佗指花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

睹墻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

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治天下，不待禮文與

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

為治也。或以太上無法閩之自化嫉今之制無益於道 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禽獸同

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哨哨多言貌礼所謂程程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不取 或問八荒之禮，禮

也，樂也，孰是？言八荒之谷各有礼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 曰：殽之以中國。殽日也中國之

制五百里句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

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谷桑麻也中為天地者王圭測景度均也 過此而往，人也哉？八荒之外聖人以禽獸畜之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

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

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

舌也。天常即礼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礼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

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可往制而用之性而行之苟有將聖人之心雖先王未之有可以兼施也故曰由己 或問大

聖。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震聞當時聖人之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時而適理也故先王

□□曰人以為太古以下如純礼樂以塗塞人之耳目全不見不聞使之純
王守仁曰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礼以下方論狙詐
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
表了凡曰吾曹採為治世之策原乱世之所作

之失耳在之幸也相反而其道一也 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為乎哉

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也，無為矣。阜厚也垂衣拱手是天民之厚盛何為哉 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

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哉？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 或曰：太古塗民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未作礼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 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

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

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礼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

或問新敝。問改敝之隆殺如衣之新敝 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

古。曰：古者德懷不禮懷。道德尚德而薄礼故言太古之人未有礼惟懷德耳 嬰兒慕，駒犢從，焉以

禮？焉安也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礼 曰：嬰犢乎？言今若亡礼人皆嬰犢矣可乎

嬰犢母懷不父懷。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

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懿美也愛敬兩盡其美 狙詐之家。狙猴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

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眾狙也狙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揚子世尚詐欺排斥之以為之言 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

堯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於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 衒玉而賈石

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亡無也無愈於有 或曰：子將六

師，則誰使？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師無狙詐之人以待使雖也以卑將必尚其勝也 曰：御得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

帝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林希氏不原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霸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征詐何以征之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得從法何必狙詐執）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膢臘祭名）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殘民亦猶刀之劘砥以人為砥秦之酷刑）或曰刑名非道也何自然矣（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以欺人有時而自害）

大者禮樂小者刑名

言莊周自戒同之間誰能不達於成王之命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其可取乎

（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者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以言（數子之術不垂意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則顏閔不能救之台我也）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絕禮學之意而以情性不離先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所謂中國在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覿鄰亦不欲見之矣）

疏仁曰天存至神為造化之宗天下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林希逸曰天王而易中尼所其道而潛之又曰又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道

御案曰天之精降流形于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楊子法言

問神篇（既問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係諸道德仁義禮（神惚恍而無端以經緯萬方而並有綱紀之論起事係於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無德仁義禮而言之也）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己之情言存乎心而已）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仲尼潛心於文王之道已盡得其道而潛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存其神所以存神道無不至）成天下之大順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舒芬曰惟聖知聖惟龍知龍焉不知聖既不知龍全質未彰辭豈玩其肆欲為蚖其肆矣

王慎中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自道者其亦

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蚖蜴也形似龍而無用蚖而作足一云毒蛇也四局也言龍未飛則與蚖同區也蚖音元四者四志以凌之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人聖存衰與衆人同列衆習見而狎玩之也人豈知聖人之志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不妄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也）曰龍不以為制為龍聖人不以手為聖人（手者桎梏之為）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因舊文作序刪定筆削皆成於仲尼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或曰易損

何也……何以之流……

彼易刊皆有數可以蓍數而知易故也……過半……

其一。雖惷知闕焉。易損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音消大衍之數虛其一。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連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七十六篇，共亡過半，習者莫知其義。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易之虛一者非損也，夫之盡著法然也。考夫過半者經秦火焚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頗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吝之，以下文。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言彼損一者蓋蓍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也。如書序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敢墜而補之。曰序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秦文書漢興采集之。酒誥之篇內有差脫者，猶俄而空之分斷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猶浮浮也。商書灝灝爾，灝灝猶言浩浩也。周書噩噩爾，噩噩猶言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

聖人之作事旦不能傳明日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有深閉之說說之而不可知之……能深其心也……和之和說之也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慨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或問：聖人之備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闇闇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聲也。瞽曠之和，雖能使默然而聽，若不瞽之耳，狄牙之井，美能使我而循之，若不能齊不齊之口。循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必須賢哲。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不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滌，如江河所滌。

鄧守益曰：瞽師聰默，……狄伙狄造酒，……牙易牙，臧師曠聲也。

祝允明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今之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于言必有中而不妄。

……供流兩……能面之者。面目之辭相適，而川供而對遠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通也。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聽聞也，通眾人善惡之志。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㖃㖃，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㖃㖃，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川之流。若大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則便，逆之則不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仲尼若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而以為雜，惟其不純。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贅疣乃身之病者也，夫書與言不由於經典，為道之病亦多多矣。

揚雄曰：聲形成言，從紙成書，……行之聞言有……聖於心而聲形切

范仁曰：淮南太史並稱子所謂於淮南多矣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文。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而已矣。貿者立言語不純則巧，為仁義何必多，雜則奸，和生之引之以天數，循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為仁義。夫玄與易判然，且天一至地十，天一至地十，非易不非乎？曰：玄之道也，玄之準易。易之道備矣，其準易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何為擬易之書，惟天地玄之書，唯曆數餘以為準易也。……數若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為易則非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若孔子在，三千之徒受其本。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

倫以訓曰：童烏雖之子也，頗嗣揚雄，為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以揚子論玄文。

淮南子者安之書，一十余万言；太史公司馬遷之文，凡若干書，十余万言，凡多知，其何其不紀，若淮也雖道安之書，以書又此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亦子

徐五毅曰：當孔子之世，周室稍衰，詩書禮樂，先王之制，既一而不能行，故孔子屬之於道，以待後世，詩書而定，禮樂而正，春秋作，易繫而道，門人記之，於其間。然自孔子沒，其道微，故秦燔之，至漢，若子長、孟堅之作書，所以述而不作者以此也，非不當作也。當子六經之時，則不然。六經之皆更聖人之手，所定漢興已久，衰乃為諸儒訂正，故無古書可述而作。思身當莽朝，以作太玄，則何以明其道哉。

禮未知之何矣。（末，無也。君其聲詩皆已發亡，雖孔子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禮樂盡在魯，得用天子。）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廢壞，雖季子何由知之。）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裳，大順。）

或問文。曰：訓。（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也。言克定禍亂者。）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不用之不為惡，賢愚易見。）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君子之不欺闇室而必知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乎。此蓋伏王氏貴勤仲尼宰輔。）曰：君子德名為幾。（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或不修德，而何有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鄭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子真言君子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樸，字子真。）

或問人。曰：難知也。（雖任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猶難，孔子未論所以。莊周亦曰：厚貌深情。）曰：太山之與蟻蛭，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又問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能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窺於東家者也。夫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明哀終入趙高之奸，德宗不異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以之以其以著，則無難矣。）

或問鄒莊子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鄒衍抑淫侈以歸儉，周矯浮造以返直靜，其言合于天地人之常道，此所謂德；否則皆過言也。）愆，君子不出諸口。

楊子曰人與天……以此勞心……其身以憂……辰拜……乎揚子之出身處也亦有謂矣焉理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夫天者也知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

孟子嘗云羿逢逢於聖人之門而不得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言易是以謂之失易者也

法之所宗亡羲之所本孟子言其數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矣

此言諸儒之所以見坑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儀議以非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神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謨

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也（詩亂）

也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天聰明

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

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睹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或

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淺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乎（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矣）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所以運行無窮）聖樂聖（所以歷聘不暇息）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狀庸人不可為聖）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形殊性別）豈群人之為聖乎（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世及）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伏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坑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也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仲尼

高以孫曰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器

陳后山曰……

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戚……

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雖知而不可取逐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成湯丕承也文武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丕大也）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承奉也）淵懿（周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斷也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或問命（世稱修短之命）曰命天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曰以其無避也（天命不可以避）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日月所會謂之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諄言敗俗（諄邪也妄言也謂妄言不知而不作惑亂後生故敗俗者也）諄好敗則（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姑息苟容取安也宜安鴻壽故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民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論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遴集者類集群游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趨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潛龍何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

此言中清矣

翳塞言之乃以位先堯舜之道也蓋以堯禪舜之重為輕則必不輕彼天下於由矣

邵寶曰由夷之事長矣有所

王可仁曰逸士傳美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

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曰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翳，隱也。路，塞也。衝衝，多也。言衝塞惡路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楚兩龔之潔。清矣乎。蜀莊沉冥。（蜀莊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藏諸內而晦諸外，不苟狥名而求利）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言舉此諸德以論之，莊亦寶也）（何隋和之寶）吾珍莊也。居難為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由即夷矣。何堯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克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灑耳，莫辨其為，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而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靈場

揚道合曰韓非知說之難為下史死於秦卒不知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之威。宜夜矣乎。（靈坑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信於虛誕，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於場，猶靈坑也）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其取隨時宜也，春來秋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而說非憂，說不合為非乎）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哲而歸諸正者之謂哲）問行。曰旁通厥德。（言於所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

寡見篇

衙曾也論民遠之道則皆焉

言爻先王之道者所在滿門門不為不少

許国曰美善也由仲尼夾谷之會於齊侯去齊桒從盟好之會

假言周于天地。（假，遠；周，徧）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言幽深弘大之間，橫度量之制，皆絕去近末，始浮諸正）譔寡見。（述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生之道簡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時而策試選補故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在矣所至言文在言）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為官者為官也，以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為己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假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

劉祭曰五經有力於五經皆小說也

顧充曰班固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舍斯辨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以援手而進）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去仲尼雖沒而其人如在）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聲）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矣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譊譊者從是為天下雖去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未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

□行部將上二
部澤山刻石頌
秦功德封大山
禪梁文而天下
成也

舒芬曰此段敘
事簡文有神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不彊諫而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越王欲許之，范蠡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又終斃吳，果大敗吳。言蠡初越後用范蠡計，吳遂僕。賢皆不足邵也。言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吳王夫差遂自殺。賢者謀之，但不足以為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功成身退，蠡以此為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秦亂之人。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貴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曰：具。三事皆備。請問事。問三事之目。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勸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鬭，定賞罰，於是遂彊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效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十八 十二卷 楊子 廿四

錢福曰論六國
折秦

卯定曰根周赧
三也言秦自襄
公始為諸侯由
孝公以來益強
至始皇六世卒
吞二周而并天
下蓋非一朝一
夕之故何赧王
曾無以制之

太史公曰秦始
成收之……

保。問地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問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兼諸侯，方如斧；而諸侯將相明弱，方如木；秦之將相愚昧，方如肉；故始皇所以相激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雖在外侯望衛天子。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言天子用禮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節。節莫差於僭，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疇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畤，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周自涇王下衰，加之秦累世。

林希元曰魯定
以十年與齊景
公為夾谷之會
孔子攝相事景
公懼遂歸所侵
魯鄆讙龜陰之
田

真儒，故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泝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曰：否。流之航可乎？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辯患救難，今有患難，不能辯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秉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患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欲請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天正乎？

王雉登曰有若
凱十二之論揚
子取灌刑之例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滅禮義，專作刑法，譬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虞舜樂也。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變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何孟春曰數句
律條之斷例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十八 十二卷 楊子 廿五

非其受時而欲
以失望其燠非
其正道而以刑
法行之冀治亦
不可以至矣言
秦治之時之利
非秦治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曰：燠亦燠乎？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其秦之無道也。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秦之法度秦以刑罰火斷為本，而秦之本是為天地亦大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天也，止以二世滅也，是違秦亦大矣。故以萬世之君

黃鳳翔曰天后天也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猶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泰否也
申時行曰聖人誠身以行道淵口子見南子又曰人其亡也而往拜之

聖人攝天下而示諸侮此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與之言

此或非揚子以有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於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耶按通制漢儀得徐氏之義而揚独許此二生者善其惡孫叔之面諛而為秦依日欲自明揚之志不從莽以作也

或曰凡曰以後俱論孔子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綸以制度而為天下利譔五百。言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独運能在其道則擅與可量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出。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詘與屈同 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 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此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对灵公是道也將詘之何如雖得天下不為 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仕於莽亦斯之謂者乎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通欲起礼樂礼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易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 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耶。開謂開布其跡於國侯之國 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己而從之。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己而從之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知孔子則不然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

尊之夫子所順者逆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強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

呂古亦曰此言以位而富以才聖人貴以道而留以教而倫數矣利以方世非

夫而何施仁曰孔子用事齊人歎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觀終日怠于政事孔子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其道 用其人當從之則棄其所習。習謂故常所安 逆其所順。順謂情志所欲 彊其所劣。劣謂彼所難能 捐其所能。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 衝衝如也。心相逆閑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載道術何所之也 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者貨以遷後乃道佚將來是遲鈍 曰眾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關猶言管也言道管是矣而百王之法一是 蔽天地而不恥。閉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恥 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可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 曰若是則為去乎。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為乎 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媿意者甚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 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妄忘也天以未欲天下太平而忘乎 豈天或妄乎無妄也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其天時之者也 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而他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應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群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群心非聖道無以表正渾渾者廣大睟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

陳后山曰在之妖瑞不應答德有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亦然後觀星元不順觀星之隆盛亦觀德而已

五經之支離嫌雖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也漢尚黃老而史遷非周之徒各稱老子之妙而詆毀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而有非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聖人之道神明之道浮其小大各有所成況如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折之齒之之疾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也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晷觀也星之妖瑞不盡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亦然後星無不順觀星之隆盛亦觀德而已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王乎王之瓏瓏其声亦猶君子清令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彈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若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魄始也魄光也魄始出于西而漸東盡光消爵於西而漸東盡顯何也夫月行遲一歲而周天月之行於皆向日也彤弓盧矢不為有矣周之衰諸侯肆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於而待賜於今彤旅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鑒莫近於斯矣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力聽周秦之跡闕刻宗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

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皆然而秦不然也

性者天然生知也強者習學以至也雖小異其功業所成其名一也

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檠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制禮之也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侮侮人門惟人所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隋之奚其彊書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羈角之童哺隋其果亦易之也設若禮道不難如驕隋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乎哉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次鳥獸草木也

鄭川山曰聖人之妙動則先知敗々之五百

張之象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二年而歸四國雖衆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征于是從王命也

先知篇

立教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謀先知聖人達于事机吉凶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知其道者其如是忽眇緜作炳忽輕也眇細緜遠也炳明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月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曰思斁政善則人思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楚伐雖衆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征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

東山二章言其苦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邑公與所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刺詩六散有其勿剪勿伐皆其思矣

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使民以仁爲利以義爲樂則勸於進矣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以美善而勵勸之以美善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知足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也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材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之加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弦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后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抎

祝堯曰大綱謂大道也禪位于舜禹孟子所謂天与賢則与賢也

楊慎曰礼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伐其所行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于公正也

則無以見聖人矣言礼存故得觀聖人听鐘鼓之聲也听此聲相同隱陶皆聲也此皆謂質野文而已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好於存公不恤私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相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

礼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之實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犯法則司獄在若或亂患其紊亂曰綱紀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天子爲四方之綱諸侯爲一國之紀納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以乃齊察其人考其勳績也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言尽繪刻木以爲尤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雖非真龍尤而後致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核實也問爲政之實曰真僞用真人遠佞也真僞則政核

善善明則真人勸惡惡著則佞人息真僞審則政事得核也 如其不真。爲不僞。則政事不核。

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

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遁離者。是聖人乎。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 雖之不才。其卯浸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卯謂坏而不化野有材而無札 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刱也 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石顯皆以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能劾以中傷人 草奏。曰。吾不如陳湯。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草奏卒以此敗 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

夫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壞。甈燥也壞慢也言未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矣。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日昃明盡言皆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爲國不敵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夫美者不運筭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陷法度不能制度哉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或邪或正皆不齊等 故欲觀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論之 譔重黎。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火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九黎亂德 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 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僞者必假真。僞他匠也欲肆僞必以真使人信 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嘆曰洪矣規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幾重黎之問而此明言真偽之分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筭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言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 請問蓋天。欲知蓋天當也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在若亡。聖人曼云。

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孰賢 曰。胥也俾吳作亂。謂進專諸於闔閭吏弒僚 破楚入郢。郢楚都也 鞭尸籍館。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墓出其尸鞭五百然後已籍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 皆不由德。自俾吳作亂至籍館皆志在報其仇非用德者也 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也 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礼可去 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吾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種蠡不彊諫而山棲。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 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以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與師吳王聞之發植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

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官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称皇帝今言始皇

[illegible]出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太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

[illegible]秦曰與修敎[illegible]精神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嚭初諫不從二臣盡彊諫而免叩敗 又終斃吳。句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 賢皆不足卲也。言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謀之俱不足以高也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事最為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暴亂之人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資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 曰：具。具備有三事 請問事。問三事之目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勸戰開定賞罰於是遂彊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效也 保。問地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問時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明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遂時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在外侯衛羅衛天子 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言天子用禮以制取五等諸侯各有其節 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之大者莫大於祭既盗土地又盗祭天 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周之衰非一朝一夕 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彊之內各以兵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

錢福曰論六國所未

邵寶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矜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强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斗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以制之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illegible]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卽

十七九子品彙釋評 十八 卷之十三 揚子

[illegible]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所殺號西楚伯王故五十五年而楚

強秦至始皇卒成之所謂大綱將頹非一繩可持豈赧王可制乎

或問：嬴秦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耶？人耶？曰：具。嬴秦姓呂始皇名 天數人事相符然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周封孔子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槩乎周末諸侯流於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祖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言六國相與侵陵昏亂徬徨失據之貌周室遂見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制天下 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無防衛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言楚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欲專命改制諸侯王也 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 曰

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兼用兼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興敗或用其才良或專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二亡一興此乃人事也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懷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秦縊伯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為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歲皇階帝錄之象 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閱閱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藉狼藉也雖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藉猶言欺擾也黎苗九

中特行曰項羽自立為西伯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為王于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上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歸定三秦追羽至江東曰專天下由是項事兼之

十七九子品彙釋評 十九 卷之十三 揚子

按龍首謂如戰之克也假若秦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數起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何得以關中待之如何

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義帝楚懷王之孫也胡亥二年沛公與項羽共立為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遂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銳如劒之力而秦欲再起消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宣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善且忠未盡而身已

淺坊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技有曲也

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或問淳于越曰伎曲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倚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佛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技有曲也請問問技曲之自曰始皇方虎例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技矣虎例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技也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在咸陽每暴虐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歟項羽致東逐下邛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又為所亨秦漢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亨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辨後其都咸陽以免其殺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

須克曰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

宜乎生謂韓生也按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木侯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咎謂人為木侯雖見亨亦宜矣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劘音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訐其非所守皆順母后之大秦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之摩虎牙也言無佐而廷諫蹈危之道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甘羅甘茂孫也以謂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一歲當年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自辨也如辨人幾矣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以頭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專載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

司主也拊音撫鍵其管鑰鍵管起也管者所主在禮見有禮則從之小人所主在巇見巇隙而欲拊鍵以入乎此言胡亥暴虐不忠欲乎何所用其忠乎

王以食其責己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辨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襲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子之所謂辨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辨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矣盍子之也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佯狂為巫祇撟也謂其談說若撟拂使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巇喚巇也言若設巇隙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其盡忠至作相李斯楚上蔡人也歎唉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逐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

此言霍光數事之迹

之旨以阿二世之意霍或人以斯非忠武帝以光
此皆事皆非忠直謂周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行周公之
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
士議罷鹽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
之微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始立之明年燕刺
光兆周曰雖昭立宣摧燕上官之鋒王旦上官桀等謀
反皆誅處興廢之分賀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
廢之賀〻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七百二十
事七堂堂乎忠難矣哉堂〻勇貌言此皆霍光忠至顯不忠矣顯
之夫人名也使宰于御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少女成君為
後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或
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帝曰陛下雖有廉
頗李牧不能用也馮唐為郎而對文
信文帝不能用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頗牧曷不用哉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性欲以激文帝其
二千說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德用士則聞之人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刑
於德又何如令出官人嫁之無怨曠

沈括曰唐知雲中守魏尚以生欲以激文帝而入細柳信亞夫之事豈不能用頗牧哉

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戕亡故曰凶終則以事之與古人之言當足矣

此段言不食言之德

陵不墳塋於伯陵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
張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以朋黨隨於人戮亦不足責也君子義之與比或問信
曰不食其言孔安國曰食盡其言為不實請人曰晉荀息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
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匿程嬰杵臼謀立之即趙武也
卒保趙孤於宮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程嬰稱死
信之人揚司馬遷而言也萊成公八年傳晉趙同趙括
仁也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
忠而無后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
曹不遁歲謂之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
遁腹遺之妄也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從死至墓則鑿其塚
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墓則鑿其塚
曠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凱之曰凱穆公也至三

按季布而虜者乃至於朱家為奴安能忍恥如此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既聞諸侯之信又問於義誅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
不得死生之宜首非義也若程嬰杵臼之信諭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
家也秦晉大夫止可謂宜言之信
可為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因匿乃為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為之
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負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
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觀項羽萬事不仁之狀知於仕之乃非明哲矣知
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
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樂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無衾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成漢丞相賢之少子讓侯爵當襲被髮佯狂
故以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
誤況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
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同歛之也朱家以季布
有陀見藤公為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

卯宰曰不疑當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買金賞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盜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

疑嘗與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
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盜嫂
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
王梁王大瞿安國稱病去宮陰徃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
問臣之自得曰揚恐不諭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
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四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
四金將軍日磾為人謹慎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
相邴吉自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
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封博陽侯
母述之然後乃知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
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廣利貳師將軍李
廣利兄劉夫人親左昌邑王為太子立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
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詐增虜獲其罪也韓馮翊名延壽愬蕭
史大夫蕭望之與趙京兆名廣漢
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圖術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
甫曰犯歟揚王孫裸葬以矯世揚王孫武時人學黃老之術
所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報

施仁曰韓馮翊名延壽御史大夫蕭望之疑廣漢為奸而其應趙京兆名廣漢疏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圖術之而無實反獲其罪

王守仁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不在此處所以為未入弟子在堂入室聖人之與者

不忍共視故為制礼令則越之合。曰矯世以禮，若用過乎儉，亦以保邃將以矯世也祼厚邃也不祼亦過乎哀祼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尚上也言君子矯世多以礼乎當以課溝者為尚矣手若欲為厚其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何以至為

或問周官。曰立事。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 左氏。曰品藻。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襃貶彰 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矣○品第其惡辞飾其事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乎漢道，迄至漢也 德行顏淵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 謂顏騫聖人之適

豈不大哉賢將所蓄各有差品非無次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顏騫曷不寢。淵騫所有文章者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

此言淵閔所至聖人而何之登如鸞鳳者龍鱗附鳳翼以揚之勃勃然而及后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

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言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所聞有所以學為賢者君子也雖孔子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業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耶。絕德者皆德之殊絕 力。絕力者 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耶。秦悼武王秦惠王之子也武士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迷撟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號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荊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 魯仲連蕩而不制，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節於趙會軍為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非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

此言孟軻養浩然之氣者

余州山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蕩猶傷也制謂整肅也言仲連長於辭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藺相如制而不傷。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抗辭免罿，幾矣哉。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譖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辭以免固亦危者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于國乎 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子凱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之當此四君之時皆有益於其國而揚 樗里子之智也，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之安危亦如知墓則其神智如蓍龜 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為蓍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都

司馬光謂蒙恬所謂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百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言與死有餘以見始末

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 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王卒葬西山 孰愈。問西傾東并誰優 曰周也羊，秦也狼。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 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 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不韋不由道用貨財而使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酖而死是激取國權以易宗族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穿窬者何一擔而已謂之不過一擔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李[illegible]曰白起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爲不仁

呂祖望曰三十萬所不若其殺之可也非義之義仁者不爲斷案作來一句評品極筆力況極曰爾何知

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白起事秦爲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國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爲不仁翦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言翦之助秦欸惡也牙欸謂切齒而怒也欸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爲秦將夷六國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吳人棄家而爲國燙其宥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蟄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斃死政也問其義乎爲嚴氏政欲殺井里人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也焉可爲義哉聶被髓而死也軻也問荊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

也。燕太子丹以荊軻爲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荊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匕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朝服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而軻以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走箕踞以罵秦王左右既前殺軻矣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游曰：甚矣鳳鳴而鷙翰。鳳鳴謂孔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者其言與上皆不合盖六國遊說之士托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楊子亦憾太史公書爲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

失

參兵追於后不荊於前如一

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得聶政政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榮聞之市[illegible]尸而哭於屍旁曰是[illegible]言政之姊妹之名[illegible]遂其所[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乃死於其旁也

任音壬漢諸如字依者口才也律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故皆而憂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雖堯之徒能以巧言說人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乎跡不蹈已。跡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能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不才，非吾徒之才也。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或曰：弃舉之車，沉沉之航，可乎。言治國及脩身者知車弃舟覆故欲救之曰：否。或曰：焉用智。智未者貴能解患欲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秉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大雨成之踰云不亦天正之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秦如鄭衛[illegible]象盡

在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声矣言儀秦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特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盖易也言人存居秦之世獨抱周之之易可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言貂狐一裘於休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一經於是存不能勝天下之暴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何必貂狐之爲燠君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爲治君用刑法亦可治矣曰：燠哉。時亦有寒者矣。嘆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士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君子所不貴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稱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之文帝寵任鄧通至使慢礼嘉折之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申公。轅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因而爲申公以[illegible]

此言秦近乎毀服貂狐二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廻煥乎秦世之酷拘礼義之教亦可以漸廻致治

行人所不能四時也

眉批：劉守益曰郅都寧成張湯杜周之流緒詩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以况酷吏猶角而翼者言其爲害最甚爲可

王大傅父之以病免申公以詩經爲訓及趙綰王臧謂太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之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掌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申公亦疾免）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於前如一曹參奉循於後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俠輔高帝）叔孫通。曰：槧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生上敏歟）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嘗諫鼂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是談有餘也）鼂錯。曰：愚。（晁錯削諸侯王以已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甚之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楊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以下無答文者蓋楊以其不喻而強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擧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

眉批：祝充曰王子貢名遵成帝時人治伏公正誅鋤豪強不避貴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机穽亦不度者也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為不可得，弘容而已矣。（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遵成帝時大治任公正誅鋤豪強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問名卿次問名將）曰：若絳侯之守，（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長平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

眉批：楊升庵曰朔學尚詭故狀我猶謂之訪乾方言又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諸賦其聖洪視誠諸篇皆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收之也

眉批：楊方曰隱甚有此數者而朔不可以及是

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高鄉曰狂文之節制不可以教湯武之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談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或曰：隱者也。（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吏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昔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

眉批：沈括曰陳士衍如董狐齊史甲乙帳者

眉批：問如燕羽言朔非夷齊而尚取容依於其隱玩美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可所以我句法斷然有力

眉批：楊鄉原謂所至之鄉狗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造謗訕他人

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于於時如楚狂接輿而隱以避）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仁以褒善毀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仁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如何？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

与夫曰者

按王貢力學潔己而名著漢乃豈以遇仲尼乎

此言星之明非中華之推故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亦位於朝故也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夫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季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也麗諸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言仲尼不仕)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王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尼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illegible](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斷行不斷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張之象曰君子立言必當聖人之法

評言成德之擇仁義皆剛柔之中行君子之言行於此矣聲中節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動也，迪當訓為蹈，蹈之，蹈檢押)蠢迪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蹈履於法度)旁開聖則。(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或問君子。(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水性則仁則柔，金性則剛，故剛)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楼航不施槳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

獨不周於小乎。(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滯於用君子不器)(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非數也數家諸子也侻脫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乖詭也此則)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為不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黑赤白三色各純睟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宗廟之牛貴純乎如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猶淪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猶言垂之如隊似不可形狀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司理曰公孫丑上篇知言此一名既實明而此來更突滕

按孔伋子思孔子之孫孟軻子思之門人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及非子思孟軻此豈非以數家利偽託可矣至于非軻伋則本說也言荀卿不當非軻伋

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與必有可採)必也儒乎。(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出不入雜而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司馬相如文雖麗施用則少)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而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仲尼稱管仲為仁史記伯夷直遂伯王為君子之類亦多愛之而為問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或人因問揚子之言淮南子長之言愛可論言甚矣彼所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填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

邵寶曰西北之流不是戎狄蠻貊者亦入沱與漢其小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諸子之道雖有小用而非正不可以致遠

按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聖人之取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

浚人因其奇也……淮南子之傳言不求全於聖人之言也

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而已今大行於世彼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說舞其事或乎衆者也知淮南遊仙金化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所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一天有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物聖人之道兼常而特應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此論六子備孟子所謂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序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育不為少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

此言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十二　卷楊子　四十八

言之多端也或人以聖人多變之語不達其旨趣恐聖人放意而言故云多端　曰子未覩禹之行水乎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固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何與人　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倦者也倦怠也　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以昔乎顏淵以進為退天下鮮儷焉　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以退若然則必退何故小之曰必進易儷也必易進　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

林希元曰仲尼之於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欲之行

齊生同貧富……莊生

作此者其有懼乎供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人好生惡死君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吾耳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　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衆惡之人或……以正則

沈括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名曰技藝

神仙者謂之可化變說而升天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十二　卷楊子　四十九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也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期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　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　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言無以為其實　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言惟問忠孝之士耳　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也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惟修德可以益壽　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假令顏冉行之殘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　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

是名生也其實則死矣故曰實死

此言忠臣孝子汲汲於事君事父何暇之有此言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其命亦不能保也

廿七

[illegible]

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忘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豈哉於人曰忠）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泰寧也。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

（大）譔孝至。（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敦本也，故為其終。孝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逑乎孝乎）

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

父母，子之天地與？（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足王德也）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

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天地雖為子，天地然伏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可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

孝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見其所處，笑語所樂，所存所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貳人而不祭，豺獺乎？（此問不孝者不如豺獺）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按下疏文，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

或曰：必也兩乎？（言人必須父子兩美乎）曰：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孝謹方為美乎；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亦……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

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之，何？（言人有自貧食其菽，溫被縕絮而甘致滋美……以為孝，或人以為偽）以為偽，何如也？（含菽縕絮，惡食）

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言設有人假儒衣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雖曰非乎，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觀，豈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更也，一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

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不為名之名，其至矣乎！為名之名，其次矣。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

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勖之而已。

庳則秦儀、蹶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其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

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

或曰：食如螘，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此謂富貴者無泰後如）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青絲綬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況涵天下乎。勉則能一，勉而修之矣）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使其能乃敢百人之）德諧頑嚚，讓萬國，（諧和也，頑嚚謂舜父母，以禪讓萬國也）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此子雲以力而尚德，焉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

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順也，禔安也，詩云如禔，雅曰禔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撥亂其上，篡位其下矣）

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事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異為事，德盛則見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天地資生之業，是斯民；德懋其育，故係之一人；一人之得……）

姦宄畜為姦宄……能知聖人之道不弱於羣黎知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德行使頭出於衆秀之人者也

王守仁曰孫指公會諸侯于陘以責楚包茅不入而來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亂楚

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邵美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其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邵陵上僭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習亂世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漢之有德信能懷遠服人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道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道我邊彊而犯主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訩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豈指擇之恥孝武盛興略曾為兵主矣正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御此勇盖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耶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

康海曰此言漢世威德之遠也支南距大分而日南三万里大夏西東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

舒芬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係係然行家師師然然盖其至也

中府行曰訩訩夷狄語貌北夷為患乎也被我漢純之衣寒冷戎金寶犀飾之以當珍之膳以

宜……以不……之途于南方于呼韓邪頭為藩鞏而漢愚之就帶衣金黃金重大官御食之類

倫以訓曰粲然明盛晏然以和

披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

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君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東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係不損成元帝德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粲然明盛晏然以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民神之主也民之豈阜則神饗其祀也天道勞功勤勞然後有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月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周以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机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于阿衡明其篡也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盖子雲觀莽之強篡而意復異君知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光武果定豈非驗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雍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遇之役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删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盖百王之表則也

陳后山曰通篇議論國之所以不治在於不能尚賢尚賢則治不尚賢則亂此非汎論也其說不能易也

楊升菴曰大意見於此下文更詳言之所論

墨子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

呂補曰章法甚高

馬叔吉曰下俱是尚賢之効尚賢則遠近親疏爭勸爲義勸義之風行以使之彼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楊道賓曰又推至遠鄙郊外見其感極其效

王陽明曰一物一術字眼甚工

袁了凡曰用人之門以務欲尚賢使能此能出其門而以他道邪說進耶

陳深曰此見其者尚賢之公心

胡應麟曰引堯舜禹湯文用賢以明之是直叙中有文氣

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報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高似孫曰文法錯綜

呂補曰有收拾斷結而未味悠揚

張之象曰歸結正本上有收煞

許國曰引頭起便有出近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

講焉何獨不然立意前有何獨不然非若後世儒者之相駁也

姜[illegible]曰詞既緊正意又很有父子兄弟論但先道門內說法惜把兼愛立个眼目未入門墻者不免駭听

申時行曰兄此則儒者未嘗不如此說但[illegible]之云辨法於末差矣

務[illegible]但此師說以自崇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舒芳曰知此攸是[illegible]

林希元曰是家說到國乎天下一步高一步

馬叔吉曰說君臣父子說來死可收除

陳防曰一篇立結在末一句

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國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異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故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

陳[illegible]山曰直在源頭上想如江之从山流之勢家皆從此發下來

楊道賓曰三段逆下推陳衆害之所自後方推本不原者決甚

唐[illegible]海曰把衆害之本原推究出来作个入門時開口

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

姜宝曰眼目雖分兩柱體直要守一边

楊防曰人生一別心則利害所在不我形骸之生於惡人賊人能兼以易別則視人由己乱賊不生豈非復古初之一大机会耶

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

夫[illegible]一 但[illegible] 作[illegible]人[illegible]求 兼之所自生別之所[illegible]宅心細玩此乘是造而及關之始[illegible]甚之行者幾何人耶

王恒中曰此段許多說話机括有可見

何孟春曰論辯之上須說个人來方緊轉務方能了自家心緒明白

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政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必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呂吉甫曰設為二士之言發明本意

楊慎曰墨子於人情世故上洞破得盡得何而相利若何相相害皆一一究心故論說獨至

[illegible]曰兼士言[illegible]天利今[illegible]

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

[illegible]曰此老子[illegible]

馬理曰在似中有委曲婉轉

孫[illegible]曰人之一[illegible]為二君[illegible]論以[illegible]曰未有明見在胸中方有此議論

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用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也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

黃道周曰兼君所言所行始終此可以世主中求之否也

顧[illegible]臣曰設為二士二君一段深於一段

錢福曰將兩君兩番一兩合說懇切不容不復

馮叔吉曰此樣无有力令后人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將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

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越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即此文武兼也。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

陳后山曰：又進一層，援古証今，綿綿延延，自是奕奕事理。

楼昉曰：引說起周說起命湯說，供與否亦光章法。

申時行曰：通上到此凡五六轉折，間架整，波瀾潤，議論辨，以散漫而不散，浸以近終而不斷續，論者熟讀。

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粗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

王守仁曰：此下又即愛利其親之由發出，坑慨之辭。

徐州山曰：又進一層，以至难形容至易。

袁了凡曰：下歷引事之难事，皆人爭趨之，上令故也。至於兼愛，則因人情之所易為所欲為，难易之情既不相如，治乱之效又甚懸絕，他患此而不兼之，何耶。

呂楠曰：每一小段末句為其难為也，是收當處。

[illegible]

毋宜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下此其有利且
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
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
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
者聖人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
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
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
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弟悌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
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貴義

子墨子自魯即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
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
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
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高服[illegible]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
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
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
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

[illegible]

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在
上而怨仇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也

公輸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
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
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
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
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
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

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
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
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
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
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
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
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
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
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梯必取
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

城之机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illegible]以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illegible]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illegible]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illegible]公輸子[illegible]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illegible]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illegible]而不義。吾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為。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十二卷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三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鶡冠子上

博選第一

楊道賓曰王鈇王法也倘云三人動此篇奇品

瞿鎔曰戰国策載郭隗亦有此言則此書當在国策前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拜久誰敢）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權人）。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己（已與已）四曰厮役（者事我也）五曰徒隸（下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

王慎中曰文字奇崛筆力雄俊

高似孫曰首篇說五至淹焉大同說上先鬯

（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尓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指於地所以尓也運者天道也虎者也道也）不在君者也（莫不勝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尊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已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舜蒞於畝畒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

張之象曰把容四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處而又字適下有一瀉千里之勢

姜寶曰交說回光一[illegible]

[illegible]

（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已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已者往什已者來）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人已趨之已亦趨之尚為匹敵之人）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已起矣之憑几據杖行者也）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苦咄之不有礼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焉）

甲[illegible]行曰又第須更見幾所[illegible]方化所以施人此段深人物理畢帝中清[illegible]有若鈇虎云云之

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一作心）（一作人）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一作）（雋者知哲過人之謂也）百人者謂之英（英者以章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万人曰英五人曰茂十八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令此又以萬人曰雋百人曰英蓋筭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而該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袁了凡曰人主一身道德為要不閑要則迷哉源乱如在其室之内東西南北不知所向事之是非得失謬咻顛倒不过遷空名以為九點之主而已

許孫曰議論確切有力是虎入不忍開

呂吉甫曰君子之所易虎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虎又小人之所易

馬理曰精叙出君子規模一奉一動靜不可苟有世聯挫所不可企及虎

張之象曰此皆言乱世之君如

趙瑶曰賢人之虎乱世如此誠於不虞以保天命倫語云邦無道危行言遜是

顧海曰乱世尚隱然亦有自虎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也德有據以德為驗人主不聞要故若一作一作亂而無以無以下一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稱一作無以有自字更也懷鵠紛兄之類是也梏正也九斗以不閑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乎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而已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後亦必遲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遠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時俯而狗借仰以阿世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舌者也燕鴈雖有從乳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攻矣又況無燕鴈之性者而奈何同之也哉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雖卻也亢義故嗜利而不為非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

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盖克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也君子信猶任也居下信猶任浅盖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辯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知為造意造意微大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為道司賊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雖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族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緣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盖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賢有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不有也夫雖如此而義不能絕塞考則以有延故也賢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沈濁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

其地而不得遇者守自免禍要如此

善不敢不力此決慎之所勉者也雖非故其雷之義亦其所過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任我者必彼之所不能易則雖善所不善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處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一作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也

剖不可之法言特玄之又玄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本下明法不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家故曰道五音調也声成文变成方謂之音斷謂之調五聲故也五声得習而異在齊而齊言發音而音語斷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避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無首尾而欲從跡其所為譬如術風迹之無前卷之無後此雖類子性然不能定也又況陽之派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辨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貌不能為人業鬼則不神其所以功立事哉故善為人者有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若道開口中序量而不可濫只是天行不已而日月四時運行不忒聖人合德於天地其道作豈因革損益亦有一定不易之法在

馮叔吉曰大臣者父母宗祖意所為所行而不法天何以代天而與民物之任

申特行曰天道載持傾覆若上国之主暴虐貪植結怨于民自兒於天天其能如之何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揚墨之屬絕流古管語之弱去無用諸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拼禄養交黨濟濟然患其上此々然忠不待乎上豈可開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皆明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列言宿其列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其之名服其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覆相尋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哉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穩用肅一作不縵縵縵縵成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指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成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

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四氣為政四時政法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焉左角一作骨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之大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物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月循日而進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此所以不可救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其自然也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

楊明曰左氏云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聖人一舉一動必法天命畏民若有以也夫

倫以訓曰此又是一轉意思千萬世不朽之倫見矣

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御下李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王之辭行奉之何哉酒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首也此中天貴稼者此貴戴者人貴事者之說也待物也領或作頒氣時也一四時各領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終物循道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剬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入學裁者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略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趎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疾風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貞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倫矣臣不虛貴階級等級之位無虛授也尊卑名號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治人使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此毛詩傳曰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賤級雖無國者亦將所以付教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貫不可解也鉤考之具不備故也鉤考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十二三矣夫馬之性故真矣然其智至於詭銜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主王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要理之士要其會歸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造造之言千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亡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問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發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與敵之戰在疾徐也間隙也方其見間雖有奇計安得而低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倫人情

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所所不至更若埏紘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慇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謬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紂不可合首其弊也平不中律小失声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差在之悲誤在須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於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氣附離而無間雖微物猶於深渚與月盛衰更在也淮南子曰月至而蠃蚌膲月死而蠃蚌膲知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為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

卯守益曰治民者於民化於政者治之法嚴矣以為政之舍規矩而為方員必有一段精誠溢於政長此便是聖主之治

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毋錦杠而絛幅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故明主必要以侶万以錦綿杠故謂之錦杠尔雅曰素錦綢杠未見不得其詐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為負譎而然忌憚也雖然泰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于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內足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爽然以一切徒卑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起偽將以勝治也適足以招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也不作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雖賤言以行為之也雖如有居臣父子之間如乎巳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以信此況卑賤乎於物也不能捐言捐物任勢者天也萬物盡無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焉

王須中曰法度之必謹非攻木數之而不明則民之生目何所指手足何所措行入重臣之條且何能而誅其後國其有虞者

夫物固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為物矣無以有已加此以明天之不可搏從也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天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存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為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為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不以窅窅不以潛時奪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發之拾或作捨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物雖誹有不效者矣言賞當者厲迭擔怩之器也然而賞不用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貴有於無王帛雖卒消不效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或在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

顧充曰此又歸重教上見政教俱不可廢孟氏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此之謂

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元障者四關六關豈能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彷彿之間尋無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開睛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玖恃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天道開者豈霧不能凝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讒謟在旌而視之若高車之阿於觸角而聽之若齊載之開瓿否之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信情修一作播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將以備生此如戴粒之蟻欲以宅小何足以堪其任也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也成以為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為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施行

高似孫曰先王之德政任當乎而方岳百代不民故可以為后世法若昊公允日而民無損負上不治又何取

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伐一作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若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者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而始雖失之本故爭於末魚忘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鄭有天下天有分於時春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少脩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起之譬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体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万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用一作無功多夫文貫三為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虎故舊也言不以私恩撥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爲相濟而不相入也雖

何孟春曰君者方民之司命所依作此以為

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窨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寒暑稼而真体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絜之自知慧出慧一作惠使王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璞王不毀孰為環玦玦半環也禮論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黍宜上也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言此四者或過或適雖離而速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撓師之席哉列子曰仍而有之皆或也形嗇嗇本作啬一作嗇而亂益者勢不相牧牧一作收也形無以牧夫勢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味莫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万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國所與之國大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命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

之間怯安而在此及結幹謝

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嘆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昭屬昭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弥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袁了凡曰此篇即人道太始之氣統一不二聖人則時法天與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

王鏊順曰數術擬而不離玄而不泥達天人之氣者

閔如霖曰法寓之道象月錄、相因俱為玄妙

黃立曰此言聖人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法為者故曰聖人之治一天而已

李金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云日月不足以言明文法又變換更好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中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為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已而則蕩）正於時（知事已而則差）離於名（離或作雜雜之附之）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詩曰執柯如祖蓋言此矣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于進之志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非彼無所成非我無所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或作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皆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類如深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此黃帝肌色斷無而莫癸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

陳石山曰法字親字說訓剖切然眞肯綮

林希元曰從法字上提一命字來敘諸情態甚是宇宙一大道理

楊道賓曰從古未有此論分明使與兵亂攻能為之說

郭守盛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無隙

袁海曰意思融貫言之有味

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命也然命者挈己之文父一作者也夫身在草萊而身之浮榮之上者命也非天世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又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施或作絕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分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

何孟春曰礼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殞而味者

舒芬曰提引取類切實而其旨

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類其理一也而醜人畝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君或作其失之謂者也時命不停法亦隨故礼義法度應時而變而桀者謬注刑州守先王之法舜其道雖備而抵流因窮此伐桃卧弱約而更以遺懨豈易但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作已無已元作已無者也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夫已亦不道德之法萬物取業不遺者也所謂資而無形有分名曰大熟或作執其諸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踹踹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相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同而治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

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一國將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我能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一本夫字上有故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不同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無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壯不刺則下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為言猶日蓬也此言以湖之社氣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中立之謂霧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

游琰曰反然一句便結了此文章之機括

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相照相盡相治四類故相成相敗也時相代相生相殺跛或作工以為師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所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惡多緣以攻而生故大盜負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礼而發冢故曰為知曾史不為桀紂之嚆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馮諫言曰引天地寒溫之變不可勝紀以此起人君當擇於用人

馬理曰三代之宅一人不能治況天下之事至煩至多不容擇治遲以共天位天職事不執子償敗者未之有也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道也地以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溢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為加損是豈仰一川之纔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人共之與天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織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任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者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本剽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與秋成熟冬閉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大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蔽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案藝文曰中為忠卿曲為義邦國於慕二之則為患所守知矣化

許國曰仁義忠信之德人君雖具而行之然其要在知人任人而不宜自保者用人則群自用則小必右託之也

黃鳳翔曰六者隨才器使之夫衛靈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旅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刑當其才所係匪細

楊道賓曰春秋時鄭以小國介居大國之間最為衍小歲威者數矣子產有辭鄭國賴之則正言直行之侍其福我子孫黎民寧有既耶

坐自端羊向不慕蟻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忒者豈有他哉再或貳此道匈乎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恒或姑以天下之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為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以身老考一作世以致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畧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與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隱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身聾者司火恥者督繩劓者抱關刖者囿囿宿駝跚以賓商士夫知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智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者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原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宜當

王慎中曰其後歷叙用人之效俱元散動人主使之急於求賢

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賓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操以為驗所謂道度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後有以二字）量人（無務於內觀物弗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或作伴亦或作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逵）觀其所不行足以禮義受官治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辨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又凡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奸一本作擎）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勝）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么麼一作幻歷么細人俊雄之反）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參（參一本作七一本參曰業之一本參）一明起（白參於下明起於上參垂覩也）氣荣相宰（君臣同体之道言氣不言血榮不言衛相係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貴生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雖同而殊知時時君元作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靈其之澂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費弗受（或作愛）而以親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厚士如切士也行故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閉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

灼熱人（作人侍上故威與）天日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監）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一作逆先生）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惰君不從當世滅亡（尚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猶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句萌動作與地俱（蟲生曰句）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𮉐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柰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用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甚不繫伏况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詩地夫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富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含）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 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今使為之禁使勿為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㥄（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所言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為驕已滿為溢）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卻）以辭（卻之去）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屈之）國被伸（或作神）創（大浸川神）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剝（音樂）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雖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懦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亭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最）過過謀從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謂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或作）滅門殘疾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已此悲也）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己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辭）（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噫（一本作遂）意為摸（噫讀為噫彼小心之噫）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己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

張之象曰道法然循之人方能為天下主縣觀上古堯世以天之聖莫不如此

劉須溪曰此篇法字當道法看乃一段根目

朱可久曰鴻蒙既判天地自然生出神聖之人恣其主宰以創制立法為天下主不似甲子李官等事已也

何孟春曰句雅而有味

已之身乎。夫自已者覺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体保神而衆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万於已者然而所知讒止一二而本於民退無閑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貴或作賁為道以意為法。牽或作牢時誑一作誆或作拒世語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日比后知命亡矣乃今知之投死之地久。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王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世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揄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誂或作娧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書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治不傳忽忽名莫如書諸日所不見忽忽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此俊德也非特雄桀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起萬人之十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問或作聞矣。退而師謀言弟子愈恐。

呂補曰以聖哲參天地形神之正以法令象四時之正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大數所代

漫昉曰天雖積氣地雖積形然天地之所以然却不在形氣上

黃貞甫曰易乾為道坤為臣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乎此意互相發見為君欲盡君道為臣欲盡臣道法天地以立極可也

陳后山曰轉下文中是正議論

度萬第八

龐子曰。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與人成子曰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出乎天法猛刑頗則神濕。形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為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辨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一無神字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李春行冬令則...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謂地也。膞將地形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地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為謀聲者其事也。為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雖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修。形不病神不病則生理備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專己。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為太多其總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陸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鞭鞭知或作雛雛如者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未而已失中道

以……亦然是見拿雖卻有超世之見瀆之害可頓寬

倫以訓曰字字挺點到毫无一解語

呂補曰乾實理上布勢奚巧章不可及

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懷於眞眞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
失謚人之所有不能謚之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塗而誅不至也相
使於既而不盡其愛名相葛精白為黑法於虛名而變禮事實黑或為墨墨亦黑
也詩曰孤徑而蒼墨以為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施如組使之神絕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
言其神色邪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也此名也名也者命此者也
經氣失常故形不罷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并見四時不成至寒暑之和不過生於上
乖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開
門避之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盜或作甾一作菑害並雜人執兆
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
至而議義或作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
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才為褒德或作褒憶傳
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累故
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
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
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揰矣散無方化萬物
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化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
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敢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
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胥
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數備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
王或作以為繩以為繩墨列或作削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

袁了凡曰旧有此論俱是正論

鳳皇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傭曰鳳凰者其也鶉火南星之次
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兆曰麒麟者其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
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驗其精畢至鶡子曰致之柰何鶡
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豈謂名尸
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闕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
從身出大為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邪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陪之五
五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歲之式六六其律六六也一積旬二十有六氣由神生道
由神成蛇氣之謂虎蛇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者也非氣而氣以之生也非道而道以之成也
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太寧太寧
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
染絳以眾祥具而傳曰王者睦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
別尊卑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
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又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
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
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
異丹阜出蓂莢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
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水大具海出明珠德至八
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
或作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
去內神之道具矣
道之國而月光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
當莫能當無之兵一本云武則天下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
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從是往生或作者
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
也無欵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欵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

昔有鬼谷者不以為馳說諸侯別開陰伏每因其才故以術而押其說然至於无好者蓋不得而為也若无劣欲之君安所得之以得以售術得鶡冠言道未流乃至於此不已甚乎

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史多憝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此鶡冠異矣

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

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

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

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

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當如此拔或作援陰陽移寒

暑其時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成或作咸

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陰陽王事之本應將然

神化者於未有故於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

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循而事功仰以順道名尸賢聖

因治者招或作柖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

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

精牧神精神苟急救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遍於是又備官焉教苦遠利數雖

若而利送法制生焉萬物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法也非以有所取也

同知壹誠有同由者矣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

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伯王之伯

休命元日日月星辰四時之往來代謝有一定不易之常理此天之所為有天地以至如今莫不如此

傳曰晏嬰曰此是常理諸書說論甚多但此深說得行

易分曰誠信明因一見互相注子分卿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雕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

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万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

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荃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无倫細之至也

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等鳧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

同也言其懸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

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若而

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无

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為法則取中於日德

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兔生望而後兔死故莫弗

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十二公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

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其陵擁天者因其時則也四

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干彼謝此代而无侵越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

一法其或无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柰何把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

為常天誠信明音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為變

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為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周之

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者也龐子曰

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

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汩或作沉徧照周照

無外也偏照無東也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狂而不逐豈能身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

可□以此下至□□下河一莫不仰制生一段別誰大意

蚕識逢臼或作遠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言安危之情言其置下尚危難欲累於上難矣人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為我累足猶也植立也局曲也辨於人情。究物或作為物之理。稱於天地言量也稱之為廢置不殆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檢一作儉生萬無害為之父母。無所躪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道以為人要於言語言互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反諾為已禮曰與其喜怒不增不喜此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脩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為伍五伍為里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扁長用旬之類此法起于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扁扁當為甸後皆放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其屬縣或皆作脩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或作與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

揚道貫曰願聞天曲以下因上成鳩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句生出一段議論

物一本無伍人有或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敢隱諱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為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為首其家為二貳副也若今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二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者矣郡大夫不以時用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賞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緤或作絏或作緤政緤急也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圭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頡軫或作斬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帝始於朔元以氣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數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數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一作堤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節謂氣節若驚蟄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是用扁七

顧充曰承接□□卻無痕迹

中特行曰自古皇帝繼天立極天下莫不仰制以尊卑成鶡子未必晛其汗漫所以為鶡子之書

日報卿用旬卿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序郡四十日報柱
國用氣也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此用五行分王
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
六十日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
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
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欸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備而不
溢不增使溢之縮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之為言小也天子申或作甲正使
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造下赦上使者賣言尊益區字則其敝至譽
於隱下敝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
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

疑取次或作敗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子
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故年子昌屬各以一時典
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職三則或作典不赦
台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生之故死者不怨非故
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或作各伏或作狀甚善
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成為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勅彼計為
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
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
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
友遊遨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

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足以相助僅諜或作諜足以相止
相僅探偵也諜閒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
相配或作貌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
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
一本作天下無道敢失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
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成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或作株或作株又
之國定位牢或作牢祭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或作然不能保其家則位不定使鬼神
壹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
雖有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乎增之則贅割之則虧矣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
可持唯此可將效猶示也讀如效羊之效言以示子孫之末裔立可持行可將唯此而已將者養吉

釋者不祥墠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牷正以齋明齊或作齋天或作文
明者齊明也蓋祭祀之正也犧牷則以為副而已禮曰去廟為墠去墠為壇今此獨言墠者於墠知此則由壇而上可知者
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以家王所謂祀不輟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
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以其璽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
世之保教也全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物而遷捐或作捐私
去毒捐己之私去人之毒約一本約作釣此子上有每字於內哲或作哲智以及之也是固於所
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久而逾新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
壹昭穆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僖公失昊矣具或作其招士疑先結之後入弗
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知紀極之至龐子曰頤聞所以
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

不曰以王鈇之脩

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
此殺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理或作理虛羽理理）
或作虛材理符日循（或作循）功弗敢（或无敢字）敗（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
守內拙弗敢廢（意旨誰拙弗敢廢也）樓制與早（樓或作樓制與早疑或早為早）以新續故
四時執効應鋼不駮后得入廟惑爽（或作制）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樊）
（土火甚多其和淡矣列子曰焦然肥色奸聲香出五情爽惑）祖命冒世（世或作世世之德之世）如禮嗣
弗引奉常弗內（官也典宗廟之禮弗引弗引于朝弗內弗內于廟奉常更曰太常）禮靈不食
祀（其鬼不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皇神不享獲罪于天皇神雖則將如）
不享皇神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人君或不興）
（其罪在上所云則絕其後者秋田墊新豈敢取異之扎）民心不從與天合則（句）萬年一范

（范知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
其用不解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
致績（或作續）而莫敢效增（或作增）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取曾亦不敢法言曰我純績帶我金畢此之謂也）
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
（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
帝（或作帝）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帝之素皇內帝則且其至者也蓋至人神矣由是而）
（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王內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枋）世世
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
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文）蒼頡作書故後世能云其咎（十字一本太古知）
（无法而治不立古史不尚書辨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主名尚何言其咎也孔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

王鈇日累追然攝上文成鳩之道與神明体正句何等爽快

乘方昇之時（至德衰矣）未聞不與德究（究字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
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
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之忌（類猶衆也）道惡則禍
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
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孥李官之李李者始者）百父母子且（或作其）未易
（領或作須言父子所皆令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
（方若疇合四海以為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兵弟之葉（弟里第也）域不出著（著土著也）居不
運埆（墝埆曰磽）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或作貌或作貌）萬國莫
不來朝其果情（情一本作有可字一本情作成）乎（此言立里之間其業之異知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

鶡冠子曰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殺）人（下或作下）烏蒼從上蟻蛾（一作蟻蟻）從下
衆之（蒼蒼之鳥也烏鳥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
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為一家无不與者）
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
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闕也禮曰出入三積）列（或作例）
地分民亦尚一也耳（耳字或无）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
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或至下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
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
蹈蹈奚足以疑（蹈蹈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生而至也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聖人
高大內揣深淺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與也此言聖人此理有以類之）

王鈇通曰物至異類欲同則必況人同情相收相理何有四海天路之異閒茲霸以充之發揚之治但是如此

王鈇中日此推原天地陰陽之理皆有不知聖人不過因而治之以立政故名號天倮但取世數論到此不過之說

纖腦日深忸然道上見欲同於治同上九治至下无世生

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為天地相敝衡天地而不恥至今尚在以詿面逢

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伸以治夫道者天地之母縮而終身故曰得

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万八千歲也

廣成子之謂天矣成鳩氏天故莫去增其高尊其盡者矣

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辨誰何

此言云大鴻太乙道之所自始也而至者在與神明合為一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忌予禾能忘

廷孔子曰惜乎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泰鴻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

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於傳以索其然之

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不與法傳不求法說傳謂之得天地之始

生天地也傳謂之道得道之常。日常不妄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

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郄始窮初制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

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素太易之間故曰郄始窮初得齊之所

一至矣其地蓋如太一者郄始窮初

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郄始窮初得九皇殊制而政莫

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万物相見

不效焉故曰泰一泰一无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焉泰皇問泰一曰天

味之番天鴻問太一曰是即天地人事三者以生議論

湯有伊云天地人事三者雖不同而一以貫之所不同而四時定也

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長也泰一曰爰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

天內直者天為徒與天也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裁無形與和土也

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道物刻而離之離文或作父將或作特然者也

雖華雖也天道造始而地卑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

故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起休用私同天人之

使之無問故先所謂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

是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謂之得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得道之常

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風日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他皆放此

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

三光收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

改以二氣寧之以溫涼寧之以寒暑效以南北南北謂日月也將以曆星明以受以明

郭守益曰見天運行或三極之道盡於此矣

又曰言言造極鈞陶之術盡矣

曆或作曆謂日月星辰曰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敬授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有在東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以二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之稽也此申以明歷之五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又見下文則萬物莫不盡矣或作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不後於一其後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不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錄錄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王王錄錄之反傾傾之反勿或作物損勿益少幼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以從於師從於俗母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如槃水莫動則清不撓則平微風過之則不可以淵大形之正矣神聖戢承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前曰承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奠

姜至曰此已言聖人合神皇吾德其功立其法正也

神王合德五精之所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祭式四致兩致上下祭也四致普遍四方也間以正上或作息上所云可謂至矣然或作無所不周無所不綿動息則靜語息則默皆常離此寂然之地哉道各適五方而各司春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者也歸時離氣以成萬業借如五行之屬也取言之所一來一往視衡低昂彼往來其而低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綏視大夫衡視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士綏之曰衡如權衡又之衡惟低仰應物而已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何所或吝其心也哉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而棄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含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不可判也蓋生其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南華曰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蓋謂是乎愉氣相溷或作時後功可立其盜陰陽之和以識其形而還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有至不迎未次

王荊石曰此言聖之能天地接者君臣合德方位調而六律正

陳碧虛曰以五音正五位而分任之詞識然不亂

王惟禎曰此上言分任五方此太一司天之度以下又言以天子治之

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亂天所當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也上聖者與天地接句結六交或作連而不解者也六逆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後靜視或無待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開原流洋洋洋若今海之有洋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內持以維外紐以綱經或作行以理紀或作紀以終始同一殊職繇之使同立為明官五范五音也五范五四方各以類相從昧或作味玄生巳春夏之華聲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者萬物立上為或作東方生物圓也立上為止猶仙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華羽為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徵為南方而分言於東方者蓋言東方而已非謂東方也下皆放此以中央者太一之位此

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若太一之坐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華折楊也本出黃鍾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物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蘊金清之類和其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大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方土圓之類迭往觀今天下一致古不異今往不異今卻而觀之則其業可循或作故業可循循也近迭篇曰今可迭也蓋首尾易西或作向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異也地理離經之天前卻則迭

……之天……之間而人人致其和也

首犯其向則地理亦失其經 奪愛令亂 奪其所歡而亂蓋天帝汨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 上
賊天文理不可知也天文賊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矣或作從 故
文或作父 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數度
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 聚者我而聚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
一請蓋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 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末 通
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逆愛之政同類相亡 傳曰焉知父子不為豺貌 故聖人
以天為父建地為母 范或作危 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 或作明 以
使一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知 言或作人彼其知一和此人蓋知一朝也 和也者。
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和也非務使之又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
無形而有味者也 和者道也蓋無形而有味 道同和者人也 同與道和 相容或作容

者義也 與道相容者義也蓋不道則義不相容不義則道不相容 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 名或作鼓
也。能同 因或作 所樂無形。內政 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有而真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
無不散有故也 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神明
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則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 地受時 或作以為
萬物原者也 時者地受天之神以產萬物 神聖詳 或作祥 理 或無詳理二字作惡卑惡深契於理
離制命之柄 不可制命之柄戒無離守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 飲散華精以慰
地貴 貴或作 天者也 此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蓋物萬物而不為炭鎬以慰地貴天可也昔者老子上毀
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為佛焉祖者豈近是乎 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
者畢此矣 其道如止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 衷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為虛
以為物稽 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 天有九鴻 記曰陰道三
蓋如聚米視八鴻若紫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名鴻之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圍與 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
蓋非為別者也 泰一之道。九星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 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星
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當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者也 見不
或無不字 詳事於名理之外 此言泛見其事之象而已更當稽其名理歸於下文云 范無形嘗無
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之政蓋形受敷於味者也其正
味者氣之父母也 氣不足補之以精不足補之以味 精或作消 微者天地之始。或作
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文當致此三者也 不或無不字 見形襲血大下歸

美焉 的也 名尸神明者大道是 或作正 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
或作收 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
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秉於道德故游乎萬物之上
則豈拘於仁義哉故下文云 故天地成於元 或作无 氣萬物成於天地 元氣太虛
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 神聖乘 或作秉 於道德 南華所謂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者也 以
究其理 或云萬物秉於聖秉於道德之理以 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
所倚威立有命也 究其聖以究天地萬物而已若夫堯舜三代誥命皆必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
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 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 招高者高招庳者庳 此言我招之如何何如何未有顧
圓於管晏之界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 故成形而不繼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
以如押滙若心動於內則滙為鳥舞而不下此於滙己而在彼者也
也 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

南山法曰天文地理方圓之法而聖人者所以微精握神者也

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癈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皆方以智則帶圓而神則通神聖之簽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

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大一生水見于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

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

以紀也(或作)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于上地域于下)無規圓者

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

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合)先天地而

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

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周乎天地之外故知天地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作远)

之(動字或作技陰陽核寒暑)敏(或作數)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

頤元曰惟神明之所以為聖人神化之極

劉曰此見聖人氣合于神神合于无以元功成功此神聖之所以絕眾也

精神之外(諸餘土苴者也)皆其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即其諸餘道則內聖者精神之以)

莫貴焉故雖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氣歆而專故)

其辭如此欺者幽則不洩簡(或作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大則昏)

故能役賢能使神明(先為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如從

而豫(豫猶暇也)神明者積微精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方或作)要之

極也(要其會歸至于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期也(至矣不可以有加已矣)故師(或作)

字師為君而學為臣(教者為君學者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

侯(高者以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為君者歎同一善之安也

用此道也(堯授舜舜授禹)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

然後(然或作弘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无法而氣合于神神合于无天地之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胸中則事)

豈有成哉下閭閻四時引移陰陽怨沒登物(無)天下以為自然(自然是也)

此神聖之所以絕眾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

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無為無形)故过人可見絕人未逮也(南華曰有行者至于卯比而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

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紘者取譬于在而錮結云者以明元范堅之志也)

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形謂神化而不窮一也此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至于小川鳥獸草木如浴也)

影則隨形響則(或作)明應聲故形聲者

天地之師也(故隨而進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

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始四時相導陰陽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

(或作)氣不常之故執不詔請(諸或作)都(或作部)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

(此言人謀聖人故陰陽失利盈而請之使條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于此此真柔楚所以不釋老明之言故下文云)故

中州行曰此見天地陰陽之變令求象于神明之効而此聖人之始

許國曰聖人者法天地正陰陽執大道之形以上教消陽之政者守宗廟而存國家

神聖威明上變光(者謂所謂日月之明)上疾徐緩急中動氣(者謂所謂四時之施)

攸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徽所謂下在地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

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其効如此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

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之成乎天之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

(理然也先可先不可者天道之必也地道則取以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于天)收之

於地(不前出地也於地也)在燥溼若陰陽(或無陽字)者杜燥溼以法義與時遷焉

(或無陰字溼若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杜溼度寸云神溼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作先)

(人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

(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

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除

鄭守愚曰有道之士一句又是收束完密處

文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湯若士曰此非於德衰但知兵者德衰用兵故皆可為後世則失之矣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効)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形名者為方矣然後)五帝在前。三皇在後。上德已衰。由是知。但起黃帝百戰(百戰之說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畧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一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開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徒其法。(善用兵者其道如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懈々然後惰我君子言惰真人言怠三月不)

劉辰翁曰此數人者又非不學而主兵也

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賤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革(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于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禰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鑄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有以之易也)故不能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狥俗則病濡欲喻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其見鴻烈直徑蓋苦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炊骸。

焦竑曰堅不可困則主困則計窮然後耳兵誠不易也

王荊石曰此段從魯仲連遺燕將書脫化來詞更雅麗

（或作大体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則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有試嘗試失之味過計失之細事試貴取中而已明此斷嘗當也）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夫杖於小恥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術）非過材之韌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欺念一小恥而以辭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喪母能西之上用為恥焉則沫之功致豈可以自常抑刎又罰者之事也至於王於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多惡款多惡則不　不（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賭（賭言侈之）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者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盡知此矣）擒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鏃）失動如雷

唐荊川曰善戰者付天則地得其道應其時而善用之則救之矣

湯賓尹曰用兵在識時勢若以時為禍亦為福反危為安得則利失則敗時不可不失也

塵蒸疾摶虎殷若壞墻（殷壞壁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援）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授取錮據（或作祿）堅守呼吸鎮（一作推移鎮不或作慎移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敗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也復反復也還曰還也）安可控摶（控引也摶持也復還言不可控摶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教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浮得失相浮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繼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命息又作正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動（或作）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為表裏纆索也三合曰糾）孰知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貌或為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疏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憂者在堂吊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奇）椯枋一術（術奚）奚足以游（椯讀如椯窐之椯枋讀如方窐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盾應之而今椯方一術則豈足特於變通之會哉）

邵寶曰句踐在亦順時提轉之士

馮叔吉曰收衣上意完家文法爲老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過也行者過之故爭之過者乃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坱軋森限(限或有限齊)孰煙得之(此言大均播物坱軋無垠皆在鑪之埏內孰埏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域域狹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無自踈亦延)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不給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也)知時何羞(不愧不怍)不肖繫俗(繫或作數)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細故袃蒯(袃一本作絜蒯作蒯也)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千言萬說卒賞謂何(此亡台理原於上而彼之繫言出累千萬猶賞此乎)勾踐不官(勾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文王不幽(幽拘姜里)武王不正(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能與三王鉦而備矣

王劉曰上世德成故民不相欺役不相臣主而不為末世德衰則民相欺而相為者敗治治亂

陶望齡曰堯傳天下于舜非慈湯武放殺其君非不道皆議者之失也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己(橫逆豈可必哉)申徒狄殺之末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鳥鵲性猜懼麋鹿性驚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兄弟天倫忍信者是非自外至故曙世人之是則辭以脫惧兄則以擯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于父子相猶兄弟相猶者豈其性固異于古也抑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天相與相為)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天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耳)是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偏(偏亂也)則阿阿則理廢偏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孝而則惟好義者以為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為賢為(為或無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偏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存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安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過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衰牧之(宋世家曰南宮萬殺湣公於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乃牧牧齒著門而死即其事也)商容

王維楨曰諸人得其君知此視世衆何如耶然世衆之諂救除若亦時命使然也

捬而寒叔哭（寒叔秦臣也穆公使寒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悸（悸或作懂悸）俯手足為之汗出（俯故為之汗濡）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趍排水（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趍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僇受僇焉凡此以况處危忘安而諫者蒙僇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逹其言足以滑政其用黨足以相窮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麃（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或之以死者所過之君異者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貧衰之後卒以殺辱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無其時命而求或作哀又或作表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時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闢闔辭也）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闕闢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得時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知伊尹有任責自負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顏克曰此正言者守時不肖者守命比干子胥費仲惡來均未盡善道又知聖人而後可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衆恐）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驰亦驰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夫其從其近流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勢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言不達事變物化故敗比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昔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為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能使怯者勇）罰不能必（或無必字）不可（斧鉞在後不能强者也）龐子曰取功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內）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勢在權故生財有過當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於之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亡或作介）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其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也）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知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申時行曰九夷不達變化之妙故其敗也

張之象曰取功之道在神明神於形者即變化不測之妙也

□守益曰法生神生明二句

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
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偏生闇公生明誠信）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也生神故曰正之末也

[illegible]要終不主悟下言始之分之表又要其終誦[illegible]

呂補曰九道當求深奧微矣

馮叔吉曰九道分數所明白天地陰陽之數先所不該故周出諸家博士多援其要

何孟春曰天官遂謂日月星辰史記有天官書

高似孫曰條列有法詞旨意盡

袁了凡曰惟在九道本于心上詞一正一反見人說得到此

楊升庵曰九道形心以下見所[illegible]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學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夫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乎得書之体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辨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已百官取擬故曰表儀造始於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任或作住）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兼后能見也）因其見變而命之（物至未名物或曰奇見異聞為變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亦此類也）不知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雖字）搏捆（捆猶叩採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近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闕字）（或有禮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於數

龐子曰把臂未識論而問入玄原卻但幻幻人況幻幻治

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或作□）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究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剸心（剸猶刳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淵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表術（或無表字）衷原（衷原術業之術原知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知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健曰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弱（弱或作□）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

雖大經曰結意隨形

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之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己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孟頡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蝨在身（蝨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郢荊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

陸魯虛曰伊尹太公諸人蓋以善醫名者其道自不同

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卒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味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鑿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亦材之法也。豈附世俗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多。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匠數桓公。常在其細。故能呂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

而令燕偉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疾甚曰病至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許艾之功無所欲賴故其味甫謂之自然恒侯之所以死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推之於治此擊壞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治也維牽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無或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陸佃曰此節……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或作繯又名常住真際而不昏於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匹匹外累逐物喪己常為造化役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雖朱方畫於百步之外明察秋毫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下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日而不能照己之明何足恠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或獨六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盡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執若委命相爲謂之時而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沫數金鈞大炎水烈譬如目耳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爲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六報重九明五合膊一作膊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一者相須而立天之謂宇闔宇之謂宙故曰合膊

門人森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引此以起道德字最妙

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不能視己之明故曰未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又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楊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筌蹄而不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神哉論人曰公之所讀古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誅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兆而埋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

許國曰此下許多言曲義論思是足上為思

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谷法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翱翔之容）牛馬墜焉碎（碎或作体）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高飛曰翱布翅不動曰翔）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喪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當道而當一位道真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循行也）必障於帷幬隱於帷薄哉（幬曰帷薄曰簾）周乎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噆蚊之亂人心知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鬲（鬲或位高）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統）而不續

（陸可教曰諸子多有此喻是根理要妙）
（歸有光曰此一段闡說從蔽一字生來生力於縝密）

而淵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觀之於易見矣）事有必有德而後成夫知德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無為）得無求（得之於無求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獻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求豈有自哉）詳（詳或作晬）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至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蕕而（蕕而一作慈而）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見也 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瞽被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侍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循必緣然後見之）

（許芬曰至道成德存乎其人他人卻不能與成無為二句玲瓏將好最有意見）
（申時行曰若植表按法求之則而至望而割任他紛紛則淵一往亂也不淵）
（黃鳳翔曰迷往觀今之人知行首尾逆來而南北不知所向望而無表以後歸於甚有者吉）

其慮必蚤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四時求（生或作）象（四時求象猶言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君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鳥乘隨駒蜚垂輒（或作輒未詳）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籍籍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非弟夫敵家萬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華或為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足以不同）一者甚（甚或作寡）愛（武事刻恪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之使勿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莽知略之見道陵夾人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章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跡（跡之為言失也）則（則或作遠）明乎敵國之制（不為敵人所至）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總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耀或作翟）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

（翁卓吾曰善戰者以明勝因而隱者以明之夫隱者尤知之難知此則戰安可不以明為）
（楊道賓曰先王服師之道在乎戰勝攻取而戰勝攻取之道在乎無方之傳其物而不窮也）

黃鳳翔曰夫兵者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用兵要道

在也傅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能之變萬稱之元元或作無萬稱也子謂之屬藏以殺人猶以衛己如此則知兵矣謂之無方之傳傳或作究文無戎之字從戈從甲盡兵之道如此而已則為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者乎

無封之宙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究其功不得於內斷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竭矣人極地或作極地人極乃地地極天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有勝故地有維地利有維故人有成人和有成故善用兵者慎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曰勢行五沐江瓠虛之屬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

許國曰即五行五音之論而言兵者貴知此矣

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解於角於商之音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以非糟粕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其後以贊贊或作轉無素之衆曹猶也歸信口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孰非置之死地人自為戰乎尚得而用之所蓋知此矣陸陸或作溺溺人其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南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獨金而不連不偏任金德陸於殺伐以四行連而補之

由時行曰此言不以四行連而補之

故其失如下所云絕道之紀亂天下之文千音之謂逆逆或作違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燥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咎老子曰又存凶年蓋言其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兵三軍無實夫不實而實孰有其物言無足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傳古今

奇分曰未詳處詳篤三者皆有義見右字

一日者。天地之所從而闘耳或作耳目此皆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尚為不在此或則豈能勝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驕

能天第十八

不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水)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杭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人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閒查乎無係論乎窮寬湛不亂紛故大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苟簡之田遊於寂寞之鄉故云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未嘗)設對所以無疵(課疵)之至保然獨至(不行而至者保猶安也所謂)傳未有之將然未見於領無首之即次(不和而不召)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而用事往來)量往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箠結猶貴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如也長如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道以仆(或作卬)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由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日)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致其狀若道之象門力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齊之)故聖道焉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存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中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眾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苓(或作笭)(或作瑩埋或作谿)(苓如零落之零埋塞也)槖木降風是也(葉落之槖降下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尊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究曉俞之言然受疏教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革物者也(或作詖辭蓋若告子義外之類)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兼愛之類)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抑也)聖人知其

所飾。又從而為之辭遁辭者請物者也吏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盍盍猶正
辭者惠物者也不誠不遷不和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言者能效或作切
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能微妙之會意不到見於言乎明諭諭或為外內
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乎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
淵其深不測。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派竭淡之能彼雖至人能以
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体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
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
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合
此所以虔傳章文品能未立上下異嗣賢不如尊卑之術也百家為聖人故日言之凡也凡此統要之辭

莽問曰去本用計謀因人事以救危者皆至步及越之問武靈王問不越此也

王剃石口此裁免之最下者云楚三家與謀但用

陳碧虛曰不戰而勝此墓殷殷之兵兵之上者也者百戰而勝此襄王之所嘗者也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焥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煖之兄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
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
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
用謀計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淫作謠使為謠俗所移哆恭憍恣。而
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罰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
殺。法民而自慎。或作填而民以為慎刑民少人而自至。狡人而以為至繁無用
嗜。者或作龜占尊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
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
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間所謂戰
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勝用此而無句踐二字而
吳國亡。楚因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弃疾滅陳十三年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
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趙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
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
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
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
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
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工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浮思
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旗之色
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

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秦人
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先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仝有丁曰：此篇言舜周公无為而天下治，秦人法煩而天下亂，論為治當尚寬舒，以秦為鑑。

王備曰：舜恭己无為而民治，是矣。周公相武王克商定鼎，輔成王，居東，流言興，有聖作未朝丕人之徐，較之舜有優劣矣。

陸子

無為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音，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國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

吳肖曰：秦欲治之心與舜同，而秦遭暗偏，與舜周異，宜其一治一亂，判若霄壤也。

汪道坤曰：以下就君子身上說，規諷意特篇意，總切詞氣溫抑，議論曰渝沃，令之不如教化純，是緒言。

許孟元曰：民可使為善，可使為惡，故桀舜之之民，與化者教之所漸使然。

楊升菴曰：帝皓王者身上有安夷民意。

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溫，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字缺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身，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字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辨惑

王鏊曰先把有若未作个正直君子見此等人寧幽身以伸道不肯阿意以苟人后方說到邪佞易惑上血脉相判捐中一氣

在藤曰此篇說忠佞乖分決邪易惑任人主力く

王維禎曰小人和佞之態諂諛惑主之究邪害正以蠱國即明察之主尤有伏見在斗别号爲柔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缺一字）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誉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黒夫曲直之異形白黒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

闇者其忠佞不分白黑混淆何所不至乎

楊仁曰高欲專秦政指鹿為馬問左右以驗之言馬言鹿者以法自古姦臣蔽主如高者極矣二世頑義之禍已成于指鹿之日乎

聰曩之三機尤不足以償其罪乎

胡侍化曰上段言奸究蔽君此言正直難信

焦竑曰以曾子之賢母之信尚至于投杼尚夫

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於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

[illegible]

呂祖謙曰大有慨世之意而文字清婉之法非關焉不表出此等文字

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立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真德秀曰体製闊大意悠哉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亂以文理上斷反覆始終

湯紹曰此篇專言神仙之不可求不如建功立業

黃震曰即湯武以其為祖又謂神仙之不可求

錢福曰推尊湯武理天詞正而氣不可有學者不可及也

倪思曰推建功立業為得道于眩剎仙人供訴人情上体貼例他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僊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佐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讎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遊優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

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轄言而獨㩉可謂避
世非謂懷道者也

資質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
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
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河江之
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
密緻博通蠹蝎不能穿水溫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
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
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阬
之隄仆於鬼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
嵬嶄嵒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
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
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
曩累佶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
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
飾以丹漆斆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
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喜勞故事閉之則絕吹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
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槁而遠

離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拘犁
耜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皋之美綱紀存乎身萬
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
之者巧雖不逮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
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
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
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
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
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蒿
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
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戲怠之無益於事也然而
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
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
听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訊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
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
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子所
以傾覆也

凌稚隆曰此書立功成名在得民在治身不在威武乃起於擇正以便有气力

楊文煕曰[illegible]

真德秀曰精言可誦

黃約曰清溫新奕長吟不倦

黃[震]曰有盛治氣象

錢福曰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真大方家手段

余有丁曰懷前[illegible]者衆歸之句

王偕曰[illegible]君不尚德而尚威力之[illegible]明德不可輕[illegible]作文[illegible]議論此[illegible]理

吳[illegible]曰四君之伐俱載左氏[illegible]刑之失可為明鑑

至德

天欲建國彊威辟(同)與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音懷，歸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精言)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迹，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汪道坤正意結在言外

蘇洵曰[illegible]

楊維楨曰論蘇張以二三[illegible]仰揚[illegible]到家

丘濬曰此段可為[illegible]斷案

王[世]貞曰管仲以專一式

羅[illegible]曰說管仲[illegible]

董份曰[illegible]

許應元曰[illegible]

邵寶曰[illegible]

胡時化曰文勢[illegible]

懷慮

懷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蠻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臣諸侯，權衡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

[illegible]句法自好

姚寬曰[illegible]然不[illegible]讀之[illegible]人口

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絶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術事

王貞世曰首二句意思在此乃一篇命脈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劔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劔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

[illegible]

良賢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闊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

[illegible]曰讀此論卑而易行令人遠慕之心洒然[illegible]來不可一日無者

[illegible]曰歸結[illegible]正

輔政

[illegible]

天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危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覇杖義者彊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慼柔懦者制剛强

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辨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董份曰：張端數語，是大議論中有次第之作。

明誡

天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鷁之退飛，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殺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謂之以衆人之節，教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逐慾于兼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博而行義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比之聲，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句踐將以破亡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見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生命

要約此告論君子一段最相當形
黃震曰要人求修羅異隱之曲子正道不武于邪說故死不合
鐵福曰句者次根理不是虛浮語
劉言長
武坤曰根諸天時感應上見天人之相各甚且效足以歘動人原

之短長日月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昭合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奪君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豈日彗星揚光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十四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洪自曰目此一段合國類蓋經言中之光照録首乃全書日紀也

管子

牧民篇國頌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者所以生萬物者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人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劉績曰安禮義之紀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

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侍薦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直倦秀曰政莫要于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吳約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此見民相施相報之理去民所惡以投其所好是所之安樂民之樂君之樂憂君之憂必勢所必至矣
黄震曰管子此論最為正當
錢福曰管子之術雖與商鞅申韓同而詞論近理較為可行
茅坤曰此予為取可為政宝前聞民心此句絕妙

二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言數理分即下之七）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

許其七曰認處紛紛鋒折如慈七法
歐藩引道之說下一轉一折曲盡其術
王道坤曰此篇七反七正七轉設七學求又以七不可結束之
吳穷曰一氣流下有波涛萬里之勢
黄贊曰歸結正天下上七法之意皆歸王政
王肅一管子明於正之下之分啓霸止于伯者
蓋七法在器數理分七法眼目所載惟數根心之一字較為近理餘皆霸伯之術不足務也
余有丁曰則象法化九字治國強兵勝敵正天下皆在其中唐時有雜髮童子誦三十六字一字一義第頗類此
王世貞曰此段如萬里山海珍宝怪異具在而四顧閑錯無規矩紀律無條畫是以作家執贄執

三

而右息之息上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上之則無術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教而招之者必布以禁化之令其感服令又物當之則從愈教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匿官也言百官皆匿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盗傷國衆盗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又得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皆賄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盗者用盗致富故露重民謂務農者為盗被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盗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法令符官爵符籍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於上下皆隱實言則是國情不竭於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為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位之研之之制之。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

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右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中師行曰此下即管子自解夫註用解以為直捷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 山不崩川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矣年以祭故曰祈羊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教行也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 既無所救無從而作焉 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 銜命者，君之尊；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 上無事則民

貞誠也 試用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 蜀祠器也 君人但抱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 鴻鵠鏘鏘，惟民歌之。感德化也 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成紂之失故化文王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言明王所不賓 因風動搖 常細也 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 謂小事非大人之所宜知也 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 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諸侯不敢化寶 帛何所為乎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所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懷遠方也 親於近者皆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 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 故獨有之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 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 隰下澤也 大山之隈，奚有於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 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 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譕臣可以遠舉。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 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也 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能裁斷大事 眾必比之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弃 動為法則 若天地之無不容載 故曰參之天地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過墜岸而能飲 喻將者達消而能息也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 前未經其事問其所經 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 待謂須自隅以待 曙戒勿怠，後稺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

陳帝虎曰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

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又其有哀，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以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斯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声；過由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不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

猜也。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忠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之，必無怨，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氛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吳汝綸曰刀往並化作了之文多有此休
王道坤曰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闢地強兵蓋作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設官長立朝政總是為此兩件
丘濬曰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
董份曰侈用則財匱致斂則民疲財匱必多取民疲則生怨此至必至之勢也
楊士淳曰生衆為疾必食寡用舒方能富國若用度奢侈地雖闢猶未闢也強兵之道在愛民力輕用疲民以致賞罰雖信民力竭矣豈非不帥之疾哉
丘濬曰積字作功績看以致揭是於能授官因功祿食議論
倪思曰治國牧民之道此段亦是大節目
王世貞曰地方有肥瘠而建國都此其常也地肥則不必百里齊

大匡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用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者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往者民散也，處者民聚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古文不省字此類可見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則治有田者須視其肥瘠以均田矣
姚覺曰八者皆是為兵之數一件不可或闕
施仁曰師行糧食財不可缺矣太公誡不利器令不信訓練不習將不知兵數皆兵以備送之者內缺一不可
胡時化曰八者數計缺不能
姚覺曰脈絡相生節奏相應引流貫珠如循環之無端知常山之蛇擊首擊尾則首尾俱至此類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
王世貞曰机數結束甚妙

以上地方八十里，以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地方百里。此言均地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若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後因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攻教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遍知天下謂遍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緒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端緒之微，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所謂貨財不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一物結束甚妙。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

傀思曰重波迭浪如江河飲山其千万言亦若沛有餘耳凡作大文字做此者必世事熟識實滿腹蓄才學涌溢若本无蓄蓄強作波瀾亦不足貴

呂祖謙曰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是其著者知其行事矣

洪邁曰此為第三節以上言民之故此言其得民之故立上法伏於之則民為之應若一段字有休裴駰陰曰大史公謂桓公至善於仲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子以王道非桓公所能亦非管仲所能也牧民一書以順民心為主論之成亦不易矣

十一經 十一其一句自為一义

錯國扵不傾之地，積扵不涸之倉，涸竭也 藏扵不竭之府，下令扵流水之原，使民扵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淂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淂，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扵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扵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扵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扵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扵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 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淂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淂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久 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使百代常行事不可以之欺 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傀思曰局有法有法以身法不必立資自雅靖之精光堂日新

余有丁曰三之法王者所以天下共之不以身先如何行得故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公言信服自肯其法之道定以加此

王濟曰上條頂十殆句句鞭切

人主不周密又頂句不密來同作一段議論

菜贊曰正直之士奸佞言子君不周密小人得以洩害之故曰君不則夫近正直之士失人主孤立于上官邪黨于下必不隔絕之禍乎

于世貞曰此所謂法上精于法者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則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雖設法不以法之正故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法既行而尤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身從禁也 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 聞善而不索殆，不聞所以有始 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既危人而不能殆不若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術嫌 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 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頁者怨叛必生 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 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雖實，殺僇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淂，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淂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淂則威

汪南溟曰唯此故法無完字作用者招屬何家求泓祝爾其言矣

曰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侮慢也犯禁〉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
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强以刑罰則為人上者
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
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殺僇雖繁民不畏也故曰
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
明君在上位毋敢立私議自貴〈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無怪嚴毋雜俗
毋異礼士毋私議〈雜俗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異禮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
制作議者盡誅故强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

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其私議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
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
詭服殊誅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上况倨傲而尤有立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
鄉里變更自為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
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于能鬬士食于功賢者食於能則上
尊而民從鬬士食于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于國則天下
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玩習而易犯法故大害〉故久而不勝
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

吳鴻曰姦人之福良善之害數國受旅數赦而民不安下有害

曰牧下其痤民制洪武制三赦者不立廟鑒于此

委轡〈必致佚佚〉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痤癤也雎疑即疽字礦石所以療痤疽也〉太上以
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礼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
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
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
曰儉其道乎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
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廢法用人〉
人不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
可用〈不因上有私感妄以斧鉞有所誅僇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許國曰突愛不可無姑息之愛不可有王雖積曰法不假借而一以公行之下未有不為用者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
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循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
敢愛其死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
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
也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在子期
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
父者矣故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
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
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

許應元曰臣子弑君父之柄若其原始于進敵趙高指鹿為馬而欲竊秦權幸有望夷之救操之勞落可畏也哉

吳鴻曰從古來有此议論其人之指言沖曰左右

在則之見也君能去塞諸使下情得上達上情得下遂何有可里千里萬里之遠外
蘇濂曰古明君明照万里之外海內之民情世態无不周知者非一人之耳目能傍徙兆之衆四海之遠也去其戒絶侵壅之我而已人主不知其本欲以一人之聰而用无窮之好欺也是塞本而求末也難矣

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泉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絶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上其事遂斷絶也入而不至謂之浸其事既入不得至于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国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君之敗

王世貞曰爵祿君所以馭下君私與則佞臣進臣詐能則前黨用其原起于君心之狥愛為之也然則用人之消君心之公私也其人原大本矣
孫文熙曰譟非之徒濟有此術引辟來之証詞如不信試觀之梁人是也

也生于不義法之侵也生于不正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鈞名之人無賢士焉鈞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李理字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之不立亦易知也

王荊石曰治從之君秦皇之流是也懦弱之君元成之倫是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率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財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邪行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惡揚美蔽惡揚美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于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于民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備世立名者也其實一也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伯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為敗此為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
則有守也計數詳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
審器而識勝敵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淳則內
分官以守之然後可以一衆治民登知敵則獨行有畜積則久而不
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
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
窮窮皆重有其事也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道
任也謂今之做業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
也所以兑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
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

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如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
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則
長近則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令賞畏罰士乃自勵五教各習而士負
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
韓章則載食而駕韓旛也謂韓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皆出於不意使其不測始乎無
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不可量則
衆強不法而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而有偽施則動靜而功徙

中時行曰言三官五教九章五法也天所以明大則伏忽亦亢莫可揣摩故令勝而无害

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敵不及知發乎不意往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
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無常因便准利故无常而有備施動乃
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刺擊若雷霆散之無方聚之
不可計進無所疑退無所匱凌山阮不待鉤梯皆山故也歷水谷不
須舟檝習水徑于絕地孤絕之地攻于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
責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
輯以悉莫之能傷
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
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

孫子曰水因地制流兵用形制勝即无常之謂也

雖勝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亂之不以變故計亂
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兵遠則用號大不
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源也衆若時雨寡若
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机速故若飄風之卒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
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
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
能致器者困遠用兵者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
途則傷其敵行從而入道故為敵所傷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則敵國其將又危所謂置之
勝地也故士自修以求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
虛居常若博景所擊毛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無形可以

可正之法俱備

汪道沖曰專事威武非可以言兵道于斯而后為善用兵也

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可以化也无形可以觀無計所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化捫也此之謂道矣若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无形迹可是謂若道之謂善用兵者体道以為變化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illegible]曰大筐三篇雖涉後人紀述然管仲相桓之迹賴于此矣故錄之

大筐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毋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 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 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諉難事而廣求閒安 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 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 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惧而有大慮 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于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所立，奪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謂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我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將承君命

申俞魯大夫也

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作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桓公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毋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上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齊大夫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托焉，寓寄托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身得免，亡死亡今彭生二于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于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不忠諫，衰請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指拉殺事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昏愚之生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

止之哉？魯君畏齊，見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即桓公踐位。于是劫魯，使魯人殺公子糾。劫謂以兵脅之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傅小白將立之謀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則不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

呂祖謙曰觀管仲之伎其主往矣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也人殺死一言為萬世法則忽死仲生冝有定論矣不知夫子與仲者以其功若就理而論則召忽死較為正
洪迈曰此段述管仲召忽尖蘇戾推陰曰召忽之死也四句高[illegible]

乎。魯則也則能無二心若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
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于小白 糾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
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
畏。多畏則畏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殺彼
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
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
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
吾於召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
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
雖得賢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夫管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
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
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
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 今既定矣謂小白以定齊 令子相齊
之左必令忽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
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
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
生者成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 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 子其
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
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伯諸侯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王世貞曰管子識見卓越與後人言富強甚殊故取勝道事亦有不朽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管仲至桓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
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
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
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
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自致死 乃走至門公召管仲
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成霸臣貪承命趍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
欲以諸侯之閒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
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若厚於人人厚兵自強 齊國之社稷

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內不親于民公曰
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弥亂不欲行夷吾之言故弥亂 又告管仲曰欲
繕兵管仲又曰不可果于兵桓公與夫人飲舡中夫人蕩舟
而懼公公怒而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
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
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內奪民用外勸于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齊 外犯諸侯民多
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 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
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

…謂望斷之也

遂用以勇受祿（士勇則與之以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知多誨（謂智多則可試誨之）姑少胥其自及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之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也（言無如我二人故未敢犯）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得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不足惜也）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鄰也）於是其救於是其救宋也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陶望齡曰此數語與仁者之言也桓公不能聽之則其敗于魯也固宜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其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于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敗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謂完堅齊等也）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內失吾眾（謂數搖動之則眾疲散）而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無復侵魯（魯服請從復於齊供其賦求比於齊之關內）桓

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已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忌退也諸侯欲以結盟致忠于君今不盟從此則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君諸侯又以貪名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明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言齊之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

進者（言齊魯二君將改先者之所為當無有進）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言無辭以伐）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內動則危于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桓公曰然則奚

孫鑛曰今年築緣陵而明年邢遂以狄人告則信義來之也

若管仲對曰以臣則否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
宋令罷杞兵 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遂封之 桓公問鮑叔曰奚
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于宋宋不聽果伐
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 予車百乘甲一千謂予杞 明年狄人
伐邢邢君出致于齊致命于齊以告急 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
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虛邑也 桓公且封之隰朋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 今君
靳封亡國國盡若何亡國之車盡于封國其若之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
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廢國而為之安得有其當實乎 君其行
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

呂補曰令齊四句言往重而報輕也

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
曰公修內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矣公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存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
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
侯以大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
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
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 凡諸侯之臣有
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 公既
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徙給可令為東國東齊

之國令隰明理 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 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
可游于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使此人游于衛誘動之令歸于齊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于
禮禮者所以飾躬故曰好邇 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小臣佐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
字當佐孔字 多小信可游于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
好立小信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
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
諾乃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蒙孫于楚五年諸侯附
狄人伐謂入伐齊 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
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

孫鑛曰孤竹國名斬孤者伐其國之君也

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戰于後故敗狄後故地名 其車甲與貨小侯
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 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大侯
實則以鄰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 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 桓公
遇南州侯于召陵謂伐楚盟于召陵也 曰狄而無道犯天子以伐小國小國
齊自謂 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必敬順天命救齊伐狄 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于北州之侯諸侯
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 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
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
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足食足兵然后可以加之政 桓公乃告
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后可安 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引

及頭預目攻　虺

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當引其事之關者以告於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提（所謂毋障谷是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利與人共之）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于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后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境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而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謂結好息民之會）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肥磽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識音志下同）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公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凡公事戚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當出入田野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欽通吏徒

（王□□曰□令之行□也□所備之□家□□□也）　（莫陳訴）　進賢

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利徒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于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勸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出謂欲適他國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若此大失成功必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勤免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知禮不相爭訟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格不為驕傲）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車敬貌）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且孝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三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原野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處華則多逸佚）下交（謂以貴陵人使交居下恐上友有少長）好飲食（嗜欲深則道情薄照上不仕）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

不敢而遠老幼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事三如一今賊將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和止罪和者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手辭易義則以奸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許應元曰霸策不出仁義德其不取之說
郭宝曰權字是一篇主意
焦竑曰霸者不務修德又求爭人第頗以兵力爭天下此伯王之功所以不世出也故用天下之權者當審所取與詘伸矣
胡時化曰人為邦本不論伯與王未有失人而可以集事者
劉辰翁曰當很准險之際曰濟大事必以人為主是人人恰其吾何慕去三分天下漢祚少延先知者之見也
蓋之曰其大計存也以下見王者明于大數所以得人之由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此用天下之權者皆己姓之明效

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夷賓禮四夷以息屬之時匡天下時則一匡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所以懲其亂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人之暴者則殘之于國僇其首罪卑其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自豐其國兼正之國謂之王兼正他國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天兵幸于權權幸于地兵幸在于有權權從在于有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內分可以厄彼地自利于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之權則德遂行結諸侯之親則親成也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殺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主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行而百姓定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夫主不然輕予人政

大家也

王鳳洲曰聖人之所以分明有獨斷之乎此人其所以微密之處幻其不測不可為象者

洪邁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句懈此管子文之得意者

呂祖謙曰以下綱張並王之運咸振令行南禁北走

陳思孟曰說事因下分補敘又極有力

唐順之曰攻亦小曰亦大此治國之要者而強而不理者復弱數句數行議論則判然得其敏勁

而重乎人馬，輕乎人軍而重乎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制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過火方知熱，履冰方知寒，故曰畏明。聖人知之，留奸謀，故曰憎內；愚人不知，在顯方懼，故曰憎外。）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能因時求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矣。）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堅利，故能攻。）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本大而末小，故雖前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鄰，其失之也以離強。（雖強則卑節。）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強兵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政小則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則不強。）

歸有光曰千萬世不朽之論

黃震曰三守三滿絲絲列敘

凌約言曰正此等根目後占卜有妙切懸到令人駭心

蒙積貫曰三家兵家孫子有此義論

李光縉曰管子以兵法之詳持不書以傳子後故常標名耳此段及前後所論說妙机要害一兵之勝算

王道坤曰仲聖之術在爭權

蘇濬曰婉轉旋仰揚起伏文以戰國策

楊維楨曰才思逸典文法縝密大有出入書叢

眾而不理者復寡，（小散則紀綱亂。）貴而無理者復淺，（位尊而無理，則淺也。）重而凌節者復輕，（賊反其長也。）富而驕肆者復貧。（財竭也。）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上廣而功狹。）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為狹所包。）國小而都大者弒。

善攻者，料眾以攻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摶國不在敦古，（在于合今時之宜，博眾也。）理世不在善政，（在于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于全大體。）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柄權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方即正之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也。）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內，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

且備德也（惟文武諸功可以備其德）

主尊主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推父爭亂之本）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敎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安。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利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桀備為王）

葉贊曰上弟九問派科兵審財覌風共看立國之要最切附多矣爲曰帝究欲則濫刑稽政績則廢事逸寡未及優也棄人尤所以錄皆國政之徧廢處

汪道崑曰問禮天問問氣化此問國務希世奇文

孫鑛曰此數條問頗繁細而於責之稽甚周二者最重

楊維禎曰此篇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人問之士問之鄉子弟蓋為政莫急于重農問雖煩不厭也

問第（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載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事有能然後得授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無乱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無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勳戚也）舉知人急。則衆不亂。（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須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劣尊卑）問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刑既論定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有當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之四裔者問知其俗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其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

[illegible]……人秋時多有荒年不耕而食者……[illegible]曰遠人則外人之宅當問而外遊情安亦國政之所宜詰服食之則大夫之責宜當務何尚奉自代不政并所宜政亦以代耕為國亂而此者……所處田多人率不力田而……若去所不……勤事嫁問者其前莫邪 昔聆曰男女不整齊為亂仍傷化須禮以節私以利之始得 許應元曰陪行伍備器用計冗食者情悗較重載數條備詳矣 王世貞曰管國政民瘼故問詳而且悉知此 姚寬曰國政先務用人力農條行之上下不時有

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族當何之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典之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惡此事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官賤行書身士（仕同）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位事乃左官于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臘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也）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勝者幾何家（別券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利隱蔽不見者銅銀山及溝瀆可決灌溉者）人之所害于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五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人不農但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

事但問死事多矣 施仁曰脩行可用急催可使此二等人以理蒞平以赴緩急國丐有不就者 王利石曰製係最急而攻在先者前已備兵此下乃兵陣備守戰之務皆用兵之要國政所係者直言顧稱不一而足讀此可知其全書者也 胡時化曰伯國之道用兵尤要凡六十七問而兵戰之事大畧三分之一故于此後尤為加詳

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處則可脩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何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也）（城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謂疏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饒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悅弦）戈戟之緊（謂堅彊者）其厲若何（其淬厲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貯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

者盡國治兵強方能創伯故也 焦竑曰代材必冬須以備才用亦以節民用 邵寶曰此下凡兵之當用要務捜别稽書 弓祖蕙曰備城郭溝壑此守國之險孟氏告滕亦曰鑿池築城而死守之城郭之惡盆政備人知險不足恃也 洪邁曰器用然備然風雨採濕之不時易至于朽蠹處藏之地不可不預 凌稚隆曰兵器之務甚簡本備

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必以冬也）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所命則遵國之常令也）其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檢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以至于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又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在雨不藏又致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夫兵數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材官易士官之可用者不知其數臨難赴敵何所恃以先後其使耶

楊文照曰伯道之要在于治兵矣一不備則制于人急匡收術治人民協和去愛人而不能利撍人而不能害不制于人亦不能制人也

秀滋秀云篇中有許多問不能悉本律其尤者詳之以見例

為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執官都之政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 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 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之是何物也 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 所築城郭修牆閉塞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 墻閉謂築墻於所惡閉雖通路而為防病者絕塞之阨空關之處亦當絕之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曰守 所捕盜賊除人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 謂取隅之道 而外財之門戶也 地固之財因之而出 明道以重告之 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問於邊吏曰。小惠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 邊人失信故傷德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敦厚而和於以構結四國四國之求皆以完信故曰以順貌德 后卿四極 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四極而撫安之 令守法之官曰行 日行邊鄙 度必明。先經常 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于常經

王世貞曰民德之則懷威之則畏德與威兩不可廢

君臣下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 貴賤成禮乃為國 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 無賞罰則君不足貴 致賞則匱。致罰則虐 罰而無節則虐 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 使人從教故可使 居治戰ㄥ固守勝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 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 罰虐則下不信也 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足 天下道其道則至 君得明道則天下至 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採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 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歸之矣。德侵則君危 君得見侵不危何待 論侵則有功者危 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 令侵則

呂祖謙曰此段詳述姦邪之說意以激發人主主歸根之論洪邁曰謝上通前力烏流矣凌稚隆曰墻耳伏寇無代無之君明則寇戢耳昏君惰則食姦比黨在側之狀豈能一一而去之矣楊慎曰陸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予以君不明左右前後盡墻耳伏寇意互相發也

官危 令侵則法不行 刑侵則百姓危 刑侵則無辜受戮 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 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謂姦慝 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 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 刑罰數也 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 刑罰明也 為人君者能遠讒謟。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 得食游食 無爵列于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僭君之富貴也 先其

楊文熙曰遠説滔溪以究在上之物微若待持利刑誅明也矣

陳夢左曰物情溢中其曲

朱有丁曰此論相接繩墨不走然詞說與韓子商子相比入世俗之商申韓以刑名目之有以也夫

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說假妖妄之言以惑衆　轡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轡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　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以力役其身供之上役也　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　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　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　而刑道滔赶。滔謂充也赶謂逡巡曲也謗法有當不放有合成也一什赶走也　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以主為制令　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而不滯　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也執而不合則固固而不姿則信也　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　臣以節信，臣則守節　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　則容貌動於外矣。成形于內

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于上天故紀天時要天時務全人力也　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于下地故發地利足財用也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所用輔佐皆得其宜　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主在上，忠臣佐之，則能牧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国理国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刑而不牽於衣食之利　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　威無勢也，無所立；又有勢然　事無為，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立後有所生　若此，則國平而姦宥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宥

王儒曰此論為世教勉力光律草芸不述

李贄曰此段治體明職守條令法式無出此者

許國曰言人能樹子但仲尼推招揖之

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行則通流之　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曲之　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刑之官也　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

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亂，邪忌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亂私以明。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奪之故不傷義　禮私愛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之以衣服旌旗，所以重其威也。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列六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礼愛隆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卑嫡子也且以車旗服色旌別之皆所以重其威而遠間和　故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妾與嫡庶與嫡不分別也　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　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幾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　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

中民謂百吏之長 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伍則為人上者危矣。中亂曰妬紛 紛然積妬 兄弟亂曰黨偏 黨偏則強妨相凌 大臣亂曰稱述 各稱述其心德之長 而不相讓 中民亂曰詟諍 謂以智詐害忠諍質 小民亂曰財匱 賦稅重則財匱故乱 財匱生薄 財不供則礼義息 詟諍生慢 不重諍質而智詐恐害之此其慢也 稱述生偏 妬紛生變 此三者或生慕君能為大變也 故正名稽疑 刑殺亟近 則內定矣。正嫡庶以名稽疑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 順大臣以功 順中民以行 順小民以務 順用其務貨 則國豐矣 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国豊也 審天時 天時各有宜 物地生以輯民力 禁淫務 繡文刻鏤 勸農功 以職其無事 無事者皆令得職 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 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令之也 下什五以徵 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五名以徵之也 近其罪伏 以固其意 日期將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 鄉樹之師 以遂其學 每鄉各立之師以遂之也 官之以其能 及年而舉 則士反行矣 才能者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察之則皆反其行之矣 稱德度功 勸其所能 若稽之以衆 風若任以社稷之任 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佐衆以立風化其財能既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也 若此則士反於情矣 故有能必任之以故士反于情也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 毋患人莫己知 言但患身不善耳 不患人莫知之 丹青在山 民知而取之 美珠在淵 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 而民毋過命 我身有過則為民所告命 民之觀也察矣 不可遁逃以為不善 故我有善則立譽我 我有過則立毀我 當民之毀譽也 則莫歸問於家矣 人既毀與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 故先王畏民 操名從人 無不強也 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從己故強也 操名去人 無不弱也 是持名去人 君既行惡則人皆叛之 雖有天子諸侯 民皆操名而去之 則捐其地而走矣 過惡日人共畏之 故棄其地而走也 故先王畏民 明王懼聲以感耳 懼氣以感目 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 以此二者有天下矣 可毋慎乎 匠人有以感斤欘 故繩可得料也 羿有以感弓矢 故彀可得中也 造父有以感轡筴 故遬獸可及 遠道可致 得其妙有應於心者 天下者無常亂 無常治 不善人在則亂 善人在則治 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既盡也 天下所以理任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 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 逆人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 則不得其身 身尚不得 況於人乎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 吉事可以入祭 凶事可以居喪 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 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 以及禽獸昆蟲 皆待此而為治亂 澤之身則榮 去之身則辱 審行之身毋怠 雖夷貉之民 可化而使之愛

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舊案曰吉吾臣所思者敢盡言自在位者皆盡之右矣

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惽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惽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成收聚而關之令其大富 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用蕃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卸國之幣當取之以懷有德其或以致令來者則昭受之以為法式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于美道循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于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覩其意也 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 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昏闇甚 辟若野獸。無

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
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教其婦女使與婦女為放縱獠獵畢
弋暴遇諸父暴遇諸父以凶暴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
則烈法式之政既以輮曲至于刑罰惟亦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辟猶
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已既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
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
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国家

及其發之皆徧之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
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
則慈任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
則臣服之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
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
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斷亡已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
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心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求又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

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謂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
曰非我由斷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敗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群處以故賢者小人所忌者君
子故其群處常有循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恭敬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
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貧而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巳與之交也居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弥人爭其人見爭則從
令鬬無弥人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湛湎於酒行義不
從也從順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于今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殺
奪政况於死治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迁改而損棄之捕
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隹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騈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
而出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騈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

其身奉身自潔推過于君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侈靡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今薄）（而今澆古，質而今浮）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治，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有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充滿之，猶使不致枉濫，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敝，壞也。今也則既重從而毀奪，奪盡之，所以養有下不足，入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其名，而上收其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則知人之生植穀物，若則皆不得自用，而至皆歸於上也）大昏也，博夜也。（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俈堯以前，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者，為然也）

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屬，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

翁正春曰：管子以誠賞珠玉，曰收珠玉，政以貴粟未使，蓋人大猾不得擅其粟米之權耳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停水也。無源則遬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為下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者不勸）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將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將猶言有中不中，兆但為怨而已）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使然，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

請問用之若何？（用政何如）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早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貴珠玉以賞士）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好仁以使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庶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貧者怨，傷心矣，傷心者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為之畜（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既為富者所棄，則怠於伍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成此侈靡）

（…以無…大利而食…之消服，故曰君之始）

黃仲曰：說理利骨，別出塞之說也

許國曰：此今日景石之言

化用（今欲為此畜貨富之法）其臣者予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責用然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承其物之終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敗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今有所責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當者既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雜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當而又強則也之譽或令其有所統率）而可使服事（服行必強者服事必成者）辯以辯辭（辯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智多而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摽人（清廉而富而則使為人摽式）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徙而抜之斷亡國之節也）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墾）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耕則國富）死教定而威行（戰則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合陰於內陽於外）（○險只是調度驅率之意非設詐以愚之民）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請為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有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福助者）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亟付其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如我何）

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備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兩國交爭寇敵伺隙日有變當其幾而動故不可以常知）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之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

以事因其謀（諸邊變則因變也謂於驗知其要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以下）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儉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以拒寇以防內內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征發尤為費要此二時而有戰曰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渴候之人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湯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可而有唯不有私耳無私則莫之敗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其使人出結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鄉故但亂察人不為人所亂）非見糺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恩慈之心油然矣今輕自任輕重自任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食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輕無重無實則輕不可起用）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所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愈貧而用愈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比前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汩也（蓋因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難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

許慶元曰此論天地五行之數……知其變……陰陽故曰五行一陰陽也補上許意

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豈若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見者不令也君之所簡擇若人求珠貝之類也人君之於人也必夫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廢九遺利若使敘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留廢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濕莫與大誰敢窺覘之哉夫事左事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義禮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終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自理者則有餘不必聖人而求之也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辟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辟蕭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安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欲進而於謀幾理之動雖應所感也夫陰陽進退滿虛奪餘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一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則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禳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詳不得當發之者預須其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至死不敢以德其上也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故能至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得於居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區言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 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 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民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 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諶杵所以伎辟于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託于諸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子法堅故此等莫能亂 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遁也 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參怪物此[illegible]法為任僻 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也 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固之實 兼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 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有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 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 故聖君一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 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 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 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臣不得所幸怨毒日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須其臣而為之也 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謟君所[illegible]之 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功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言美有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 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

洪範曰法若天下之所[illegible]而人主之匡弼也法不法同非所以為治而朝令而久改如行而終數易[illegible]之中者[illegible]必敗也頃於法網之外也又及攝罪又且和家所以成風俗上[illegible]所於至矣占相[illegible]曰前一

既想起復叛段於行臨非于入送祖述此意倪思曰君雖其皆為有道亦知法之不可廢去於誅法從私非貴臣挾權則財臣貨賂或為出告耳言美色所移心一冊俗于此自然伸法不得子伸曰君一身其從諂好佞之後環左右伺望毅不可勝數乾非清心寡慾以防未前之欲彼声色巧佞紛然投隙者何限故五者欲禁之耳

所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術也）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若法之所在王……匿心以仰上德，不忍不罰莫不……故得之制之民……公無私如天地，和四時擬之……若非有綠意已意側其間故也

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道明則公法明，故治；臣術勝則私事立，故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盡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受則失。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上通而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按式法而驗行矣，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淫意於法之外。

舍公法成私惠，明王不為也。故曰不為惠於法之內。（淫者奔……也）

者非不能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按之以法，則姦不生，誅以刑則禍不起。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臣行君威為兩……舉錯……以法治國則如牽而置之，無不行也）

此節只曰以權衡尋丈為法度之術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可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說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揑為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必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彊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欺也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君庭也）百慮其家不一圖國（臣爲國之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于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其能則與衆泰人）

[illegible]衆曰讀之令人凛然

同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賣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會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交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主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臣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

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國

是以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而不可蔽（匿謂富材之人）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分明）賢不肖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必身為其事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案其言而求其實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所謂以

法擇人也。明王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能不可蔽，敗不可飾。

楊維楨曰已意保功者能為要言

王世貞曰此治道便捷聖人復起恐不能易矣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逆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被墮而傲縱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困若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illegible]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無商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

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難治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止。至於利人則上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邵寶曰治國在於富民富民在於務農古今不易之論

焦竑曰民性法易犯故為政和而不亂者分明是為飢寒所迫所以求有饒餘安逸之民其心於犯法犯誅與其身者若不足恤若

胡時化曰專論務農重穀一片文字

[illegible]曰連如貫珠數如[illegible]斷而不斷是為經品

姚寬曰秦商子開塞耕戰之書俱祖此術第流于苛急耳

王世貞曰[illegible]之王在擬粟救倉廩採之與亦也田許下務農舒衆[illegible]治國為然

[illegible]曰[illegible]則穀貴[illegible]勸農收計耗又倍稱此不禁則不耕而食者必多民肯以終歲勤動之身而收宿息尚利者耶

[illegible]曰以下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 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 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 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 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歲凶 不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者倍貸而貧不能富還其倍價者則計而倍而取庸矣 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時謂富者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之三也下關市府庫之以徵四也 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言府庫謂府之庫新以徵[illegible]人供關市府庫之徵并[illegible] 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四倍貸也 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穫 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無從相過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伏致死者也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 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北歸降者也 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 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

朱有丁曰：字字說精，正氣聚者為精，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氣最妙

王湛曰：可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重出之病

安贊曰：此篇是理趣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解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精者則謂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杲，明也），杳乎如入於淵（杳，深也），淖乎如在於海（淖，女教反），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以德靜心，念德則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恆）。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此六者，則心反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心若無煩亂，和自成）。析析乎如在於側（言析析明，心明察貌），忽忽乎如將不得（吾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居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處，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生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于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于極則近于心，心之神至虛道至靜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道有，故曰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處，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

調理，故道來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似可物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声音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天之正也），地主平（平分四時，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葉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自遷，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定乎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謂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有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知成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主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心也，一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為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謂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心得中則心自治），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

而天下听，公之謂也。理心之謂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惑，若常守中，則無差惑。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然則中心自得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事，故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去自知耳。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于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于精則無窮，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主氣之淵不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得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于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去，福不全者也。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然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太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道也。謂之內得。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惑。惑，差也。言不反守道，則生有差謬。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博而寬舒則必堅必固，堅固則不解。守

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逐淫澤薄。淫猶浮，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則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于外。和於形容，容貌和也。見於膚色。內暢者膚色潤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通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于外，則無不燿光，不知君日月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乘賞乃善，非本為善也。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戢過，非本無過也。意氣得而天下服，若不爲賞不畏刑，意氣內淳，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思之，再思慮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言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令能致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暴傲生怨，嫚慢輕易必致禍，故生憂。傲虐傷害必多怨，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于內，形骸消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消，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也。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可以養年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謂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五欲去

其二凶。（喜怒过度皆去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止擅胞（不可謂和也故能平且正独擅于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之而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无所处）愛欲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欲則當靜之若過發乱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若不引之而勿推任之平而性福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与之謀則意動而理尽）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胸中無敗（謂腠理丞達也聚泄散故胸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萬物无害）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五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晏子

諫上

（晏子曰此諫也后杆祖此以諫泰始皇者頓克曰臣訟不能使君必諫非其能諫之臣從革以死諫天殿爭之臣以……之論耳）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姓瑶曰此正諫也其言極有短處初言公德緒人次言会点先烈大言壅駕史非未言于羨不可諫也飛詩捨花易動人將上轉曰聽信婦人至于如此不存桀紂者近甚亦評吾令日婦人為制是上二段作斷案理正詞發足攻宗中理前甲討行曰此段執其不能法祖以光宗烈把大嚴來說起）

翟王子羨臣（又）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脩法治廣政教以覇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齊國曰此言重為之非宗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安之……則不便行道致遠則不可知之何其用之

……御下之道且又以僻示諸侯詞……

晏子……人……晏子之……諫亦晏公之……容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亡國甚……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无厚德……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之

晏子

錢福曰此與……果欲殺史祝者何其……

倫以訓曰篇中叙事每左氏傳異……疑左氏……飾之

馬理曰辭說情意燕刻可以解君之惑

……臣曰……言……迫……俱……痛心……若述之……然矣

張之象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既……而罹于民是……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

……以萬……使……故曰下民……嗟夫……晏君孔子曰……于天无所禱也一說史祝如之何

……曰把政……尚以保曰把政……月句中……於……花

……曰一……以為……公之事

……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以民……之則……其主救之則……使大故君……不可得罪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說是也

趙壇曰小人欲尊君以仗祀淡……為……以君君心不伏也……為然

何孟春曰楚巫求之陰陽晏子求之人事

申時行曰君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人事修則天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主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后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至福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

毋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
天象昔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
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
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
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
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
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於外不仁請東
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
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
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
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
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
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
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
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
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
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
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
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
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
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
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
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
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
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
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
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
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
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
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
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
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罪當死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彊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而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

案約日社即今況困也社鼠如左右使壁壅蔽為死肥睨貴臣考學朝上其枉持人主之勢恣為奸謀不執人臣下收而有伸氣下上伐諸侯北方之如文帝之論通作相將以微名而欺役之亦不可多見何注皆日猛狗如秦之趙高云之梁冀晉之可馬昭唐之李泌安祿山是矣中尉有曰社鼠猛於二者為國之害云之之權非人臣所可專者

許國日崔杼弒齊君人謂晏子不死之晏子曰獨吾君也哉吾乎晏子曰獨非罪也哉人有君而人弒之吾安得死之而安得死之君子不以及安子皆分明喜而言不用謀士從故也

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乎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事用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問下

孫奕日詞無而晚將況晏子甚皆

霍韜日昭公之論晏子可謂知人卒至于失國出奔誠威儀致而辨論工若昌于所不取也

錢福日人臣事君守身之道莫子留以晏子為法

倫以訓日詩危以諛則危者愈危君子于斯將審于去就之分可也

呂楠日詞不煩而樂忠臣之言

焉理曰頻而不懈也允家聚矣

張之象日此即已殺崔杼向之說本情任甘力不然則去不以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眾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襍上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嘳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

此將危之也

孫鑛曰此与左傳相同草法句法極妙

高似孫曰崔杼弒莊公變臣三人皆殺死春秋不以死節嗤之謂二人從君于晉死不足以償晉此故也盜晏子曰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救任之是矣

也。晏子曰吾亡也哀吾君不免姓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宜曰叔崔慶後亂劫盟之誣死太如宣

顧充曰亂臣賊子四方而人莫之禁可為切齒痛心

趙壁曰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崔杼欲結盟以弭禍其如天討何

李于鱗曰晏子之下死也一髮耳君子謂晏子危矣

何孟春曰筆削則段合君食晉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國不華則我在恤劫盟心與其叛君食明寧一死以留君臣之又晏子于此分明知所處死豈以死生二其心耶

中特行曰氣度儼然

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許国曰景公田願十七日不返夜飲移於臣家皆是亡行所以不亡者晏子之力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李塗曰君有事故非時辱于臣家晏子與穰苴以此对君亻謀而行俱是匡于理非取办懟之頃也

霍韜曰晏子玄端穰苴操戟皆不忘所事敬君命也梁丘據挈竽而行歌豈不猶長於之手書章乎

倫以訓曰居國斷案按鋼語

呂補曰叙事簡潔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

開建曰二子以一言卻齊兵折衝遠于未形沮及于先生旨
頤山曰發謀以樂范昭之用意其欲晏子與太師覘之若素
張之象曰尊俎之間折衝万里可見賢人之所係甚矣
高似孫曰以地與魯與景公之好名處
黃道周曰史載子叔昭伯善于辭命觀不受命數詞雖客推讓特之以理可謂不辱君命詩交鄰之道者
楊慎曰化理又人情米說委曲詳盡令人心服俱頓可謂忠告善道者矣

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国也，使人來將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天子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辭，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礼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礼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国貪於名，小国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矣，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子之道義殊于世俗，国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

李于鱗曰極有識見
何孟春曰詩可為倡左氏
中肘行曰景公加其賦悔于后晏子諫其当謹于先其規諷之忠溢于言外吾晏子者可謂善因事納海者矣
許国曰晏子此語老成深切之言后世人主不可不知先霜殺木永滿散柱往巳晚后宰之悔如晉君者宦聞晏子之論能不惻然
李贄曰修之于己者賢之于人此贈言之大致也
鍾惺曰士須友以成德習俗移人須是若不免就借聞之語以為喻
倫以訓曰聖門之教來術而擇夫人一事無日不譁譁言及之晏子亦當時之亞者故言之脗合

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人不親，而地不為得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魯昭公棄国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躰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国，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脩。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湯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呂補曰此太史公所願執鞭者也晏子誠賢矣然世有受人一金之惠遂為之俛首者視之越石父為何如

馬理曰春秋戰國時多有此類越石父之請絕而晏子謝之馮煖之彈鋏孟嘗共收之卒之二人皆報收矣禮士之効豈不為后代之奇節耶

[illegible]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楊維禎曰越石御妻太史公獨取此小傳以三丐其奇也

[illegible]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illegible]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国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万乘之国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illegible]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襍下

[illegible]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

[illegible]信之人心日不能遣。叔至于病，始或托之巫覡以信其術，亦未有小効，則巫之法已疑也。彼危疑之心，托是可以少安，故或調燕適理，則疾愈而巫神，如占夢是矣。

[illegible]曰：言以人而信，古今之通病也。

[illegible]叔曰：此后三段言甚滑稽，詞多詼，皆其東方生之[illegible]

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

論以訓曰：此亦越国方有此等，稍道中国吏之別也。

呂補曰：詞亦而不煩，君臣之防[illegible]然，晏子其賢哉。

馬理曰：言亦而辯，于斯時不得不尔也。

[illegible]尚臣曰：敢善張大齊國，可謂不辱君命。

張以象曰：楚王此問暴悍，死礼甚矣。晏子亦以俗欽應之，亦而不屈，辯而有体。

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

唐海曰：用意甚[illegible]，伏為[illegible]心。

高似孫曰：子然之頃，在於風生。黃道開曰：談在御而以論，出當非乱，是淌黑白之術日。

[illegible]宝曰：敗剖楚，因晏子之不回。民在敦言，生盜之[illegible]，泥低自[illegible]耳。

顧充曰：此是守礼不諭。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李[illegible]麟曰：爵位未重，名命器別，因有常制，君子不宜过于儉約，然有作[illegible]专節，有者亦各有所見。無宇欲以隱君之賜浮之，是小人穿窬之類也。何孟春曰：晏子之儉分明是矯，景公之[illegible]，無宇細人，其[illegible]以知晏子。

申时行曰：句章法辞，[illegible]厳整。

[illegible]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

生作此此篇絕妙然讀方知其佳
李基曰晏子陳說不爭多如此
錢穀曰首尾俱在隱君賜一句是在答之根著處

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內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倫以訓曰以欲字生出一段議論甚妙
呂倫曰晏子辭邑分明從出于至誠非辭之以為名者
馬理曰意與公[illegible]辭意相同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頓戎臣曰此等至言足為貪得者利之戒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其晏子之謂矣
頓元曰景公之後田氏之[illegible]故晏子觸之以儆與
康海曰齊丁景公之世日[illegible]政事頓紋欽日重晏子獨此叔向於計隱庸之分於使者一食不飽其若節儉約[illegible]景公之開而悟之而改其奢[illegible]與其千金市租之賜乎三致三辭晏子之心切矣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及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

何孟春曰管仲三匡九合之勳功過于晏子書社不辭而受仲之當也晏子之不受而辭者亦有所指其辭受要不可同日論者指管仲之受為一失非晏子之權宜之辭切以不示也

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臣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馬理曰王道難行此一篇綱領

○文中子故述言王道故言數不之述知其

文中子

王道篇

子（文中子也）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川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時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王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讜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王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居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元經春秋異名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推衡褒貶）。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詩，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体）。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為史道衡之子皆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不之此故分）。文中子曰：

許国曰此言欲條春秋詩書準皆欲以見志也

某坤曰此篇說聖人述史三皆有來歷且以帝王之制係于書興衰之由係于詩邪正之跡係于春秋聖人述而分之故得載言載事載得失皆史也視史所以不朽知聖人之功于是為大

[illegible]

吁！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闇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歿與否）。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隋都長安晉汾陽卿也三才五常清...）。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国燕王嘉魏王假...秦始皇也秦稱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六代註見上）？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也，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之下室東微東遷居洛邑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不知代行滿周之法謂東周始王東周遷居兆也）？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

無禮無樂無文三者大而未通所以不興

深乎冉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卑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是始之事歟焉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怨出為大原令王氏家有稱大原府君者）夫子之歎蓋嘆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也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武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榮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佑命常庠書為議同斷自負二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人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文章）門人皆霑襟焉（隋哀將亡）

王荊石曰此言汝子名有所長處各得其偏而未協于中和故下言禮樂未備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從役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志厥物力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李道本名樂師兆義隋末見清潔而端莊也）靖也惠而斷（其男從擒虎伏其善論兵惠而重斷）收也曠而肅（薛收隋末從物而重斷）威也和而博（賀威字文蔚隋後體寬而博和谷而博識）瓊也明而毅（賈瓊字通明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隱太白山誠慤而嚴厲）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而正）大雅深而弘（溫大雅自彥弘量深而寬弘）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溫彥博皆為僕射或為中正若房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卿相也然各有一德而未成全才故曰樂叔達皆為尚書是皆禮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賢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使非吏隱非隱是家而已）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瑒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声萌起自沈約入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彼為剛語娩為柔虛則清實則濁）則韻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聞諸夫子有言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劉際曰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咏性情五常之本也

王元澤曰貢告也歌謠所則知衛風歌桑濮則知秦房與大卿戲辭宜乎宜乎曰吾以知鄭志

聞乎未海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耕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下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周舍焉（遂行挺挺）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何如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賊亦盜）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其端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于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公感襲封楚國公舉兵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至誠不能苟安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李密出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爱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慢人也雖童僕必儉容（不慢也）子曰吾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合（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

（……曰此一人……詩有……化見……流之非曰天……可加……）

（……曰至李靖……近王至治近伯推王道於天下則可謂君子）

（許國曰國以民存不何以守邑曰人者民之為……守此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其有見于此夫）

無所逃（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天地之間吾將逃乎子與家登場歲不過數石以奉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也）（不期）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廢也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苻堅相義故而言近恬溫矣先點户素然後舉賢斷矣）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机密長於算術節之學厚于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宣勅而口不敢言時稱其貞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權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立其道入世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州（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衽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也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不見收）將興者吾惜……

（……不可無也……何以供……祀及賓客……）

（薛方士……此告……之禮……家之有無不貴于厚也）

（為叔達曰晉尚……左言至南朝……附左道變雅天下遂亂隋經……）

（備伯秀曰此一……不哉……之國……將敗之國不……同故一以惜其）

其不得見用，保育意乎在內

呂補曰欲見二帝三王而不可得思盼兩漢此不得已而及思其次者

陳石山曰孔樂至王道浮則降漢雖泊道故不及三代

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咸除法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侯族之亂，公若明帝不欲悔傷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漢則雅頌道故不及三代）

子曰：王道之駮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於後。（後若無聖，安能揖讓）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周）

申時行曰周公為政仲尼作述萬世而下莫以如矣

唐荊川曰按道生生不離理而未出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靜上文其治之善

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下謂奉臣則無君之心，雖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晏君嘗賞咸侍子）

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忘思）靜不證理而足用焉，（不辯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徵則也）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則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也）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志是也）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彼已上見然之實）

何孟春曰程元薛收俱有大藝知此

許國曰此猶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陳道許曰才有餘而道不足王隱之為人知此

（至上括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達于彼也；故設以方便趨于彼也）必也其志乎。（時至彼然後見道，方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也）董常聞之說，（知道自至于）曰：天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往，人不違。（若防抵尚未知彼，安能無至，故不違）董常曰：天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收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所故也）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類非時中，然動靜則慮之耳）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罪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

焦竑曰范寧穀梁序辭謂左氏失巫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于道耳

閔家胤曰孔安國得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任班固之詞，漢書又熒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好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傳而不原聖人權衡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

陳（眉批，字跡模糊）……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言無師不得也 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註見上。懣然悶也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楊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沈默靜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知楊雄之學。大抵好奇艱苦 曰。其道何如。子曰。清。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用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 子始述方。收述非事不服為也 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西縣名 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恐所見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言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日忌門人拘忌妄習災戒。故特示俱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銅川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湯賓尹曰：無私無偏，正心之道，雖以事君使人化人，與禮樂之大要也。

陳眉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文中子有焉。鄒泰曰：此一段寫不仕之志，守其言報乎其色，所深在此，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之氣象。

申時行曰：素志既不仕，又勸人君正身以統天下，事君之忠深矣。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明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其總國命一人而已 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 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比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

王元美曰此發明說牧守之不可委易以堯舜仲尼來証他極言人非孔子之聖汲汲必求其月之已可耶

姜寶曰牧易新使不開其故新之使然德者可者任司以成然司馬法良民且供帳之宿矣無足民之乏猶未若也

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以問至人無名逞從隱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代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隋猶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有邦卿大夫有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生宴突厥人而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慢，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者史謂陸機文乎文乎。作文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朱之蕃曰此數人者或以傲或以冶或以急或以怨或以怪或以怒或以碎或以誕或以淫或以繁或以捷或以虛或以約則謂之能文乎可乎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亡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蜀僻遠以藏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乎傲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乎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敗。恪音各子曰：達人哉

王荊石曰論古史今史古文今文俱有識見即聖人復起猶及史闕文之意與是僕古今之不相及

山濤也，多正而少怪。遠宋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省植字子建魏祖欲立之太子植不自彫濁飲酒悔逆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于家諷刺其士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勉焉，或美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

許國曰輕重權衡曲直繩墨是折衷以歸于中之意

焦竑曰此言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

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曰相安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執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乎？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也吾澤

鄭子玄曰叔達可與言政本於京自新者以觀其后屬所謂道以德懸以說其詩曾子告陽膚為上師哀矜之意

許國曰自新以觀其后真善于化民者孔匡文中子以可言政與之

王維禎曰持己以恭接人以恭□□以儉三善全矣

逃□□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卿將長下而猶去也言將皆去）吾將
賊去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激□家有仕之故）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不以正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
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
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
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
不治中者也陳叔達為絳州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
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政且觀其後不亦
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如何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作也大辟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惡宋而變肅殺之氣）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
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害甲當陽之氣）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
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於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必格中道）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
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法董而已不
敢辯其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議治亂之道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
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盖而章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訣不可緊窺是故有可以述
可以論則論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
也我則存之者也（凡經天下之公言也而存之者耳非自可否也）故我續　子閒居儼然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而不

□□□□文中子門人記其閑居之容衣服之制如此

又曰塗車芻靈之徒古制如此

又曰婚姻不問財如此

□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
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綵色）婦人則有青碧
（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
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有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無撓爾鄉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
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子之言應而不倡（問則應不倡始）倡必有大端（言入
所不及則倡之）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
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早馬）
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鍾亦器非大夫則從行）
銅川府君之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

非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柩車而載（飾謂為鑿也衾惟二者皆從儉也）
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夫子謂芻靈者善謂通者不仁乃不殆于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
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言人動有所禀）
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
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則介）直而無執（直則執）
曰何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外清而和）至心為之內（內直而至）行之以
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
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土

扦正春曰大抵古者之財其信醇曉其飲食服用尚儉其仕經利祿向謝訪湯名宜文中子之反古云

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夸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乱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元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元功，通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爾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倫，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陳道評曰周公斷誅管蔡曲而當也武王若伯會於而恕也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恕

揚道肖曰談名理不窮其變失或失于介或失于放道不通則介此不足當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當丁浪反）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人矣）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興也漸。（潛沒者，漸析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行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廣有餘。（道不足則介，故曰不足；廣不執則固，故曰有餘也）曰：敢問道廣。子曰：通變之謂道，（理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廣。（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濟理不交遊，以酒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矣。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藏身也，以世人所不能窺其閫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可兼忘）

焦竑曰語有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言化者盜賊之所以興以心化者盜賊之所以息

子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人奉使于天子，回，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徵封疇，而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歎武德之舞，勞而夾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夾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夾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為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

崔炫曰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

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千萬世) 大武之未盡善乂矣其時乎其時乎(武王革明一時之所為故樂所以未盡善) 子謂史譚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言之哉(選謂九流其道猶五方殊俗在政治者因而利之嚴而防之故不廢而同歸于儒矣長者言則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及此)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 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故無善教) 子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 子曰安得圓機之事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又中) 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盡小道不知通儒之道)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風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鄁至王黍離) 元曰周公之

采之蕃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

鄭守玉曰管仲相齊以成伯業王猛輔秦以安中原

際亦有變風也。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 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 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情發乎至誠也正乎禮義是卒正之也) 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 故終之以豳風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 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 嗚呼非周公孰知其難已哉(王業艱難) 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用意遠也)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自夷吾相桓公伯諸侯之力也故又曰知之) 苻秦舉天號而中元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 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 子曰

楊道宥曰此見命貴公而不貴私公則天下諸侯順之私則天下諸侯抗之其大勢不过如此

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廷也) 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晉在下) 昔周制至公之命。(成王命周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 故齊桓中不得而背也。(上順) 晉制至私之命。(惠帝以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 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 其應天順命安国濟民乎是故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心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国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堅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業知秦有臣) 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知魏有主)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陽興文物)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川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矣(溫子昇字鵬舉魏國文翰性沉靜而厭煩亂後與元曄謀逆坐誅 永安莊帝年號也特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謂三祖上事魏曰勤哉而不補也。(勤三事績也) 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耳(魏帝宅洛入關依宇文泰之字子覺建號稱周) 子之家廟。又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国。(穆公虬自朱奔魏是廟坐向東南) 遂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帝諷宣之一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 子曰舍其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靜) 子曰静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过(思孟子) 子曰过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聞善人(好賢) 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頗冊之罷也徵

王續甫曰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万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亡孟濟于禹曰惟德動天民死遠不屆禹乃班師振旅大旬有苗格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濟天兵者為驕兵兵驕則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蘇氏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心不忘武備而在維伯也漢武歌曰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恨前过宗刑哀前之云也

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也疇屬布衣也道通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奉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所擯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於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仲尼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此仲尼之本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炫唯入尼父之門故曰難矣哉云夫受教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敬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受敬退子曰野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貴其本子聖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本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然故亂齋戒脩而梁亡非釋迦之罪也老氏本寂之法非化佶之才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法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致焉晉賢蕩梁主惑非聖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寂滅者之主惑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泥猶溺也泥去声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夷不亂華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国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信有此言備仕人皆無道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

朱子曰西方化外之国非中国礼義之所可習故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借喻夷之難化也

死何如或死攸主或乙大夏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

陳止齋云播交刻於微馬之性雖操金黄鶴木之僻言法之不可苛也大都此意

湯若尹曰申徒狄赴海之流安可以聖人仁士律之

四大年曰夫既以申徒狄為之聖人此又云之而未仁意考見子闕

鄭徑曰此與申徒狄投河意同此非聖賢中正之道

韓子 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美麗者九條

傳曰水濁則魚喁貌令苛則民乱城峭直聳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吳起治斉夾刑卒為斉誅商鞅峻法而支解商君謂論囚水為之赤後為秦君之所誅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弦急則小絃絶矣漢章帝朝陳寵上書言為政猶張琴瑟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御馬肖寬策之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孔子曰無声之楽乃謂至楽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弱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四君皆以諫詩身卒亡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欲則吾未之見也

鮑焦衣敝膚見音現挈畚音本草器也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詩云女也不爽士二其二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

俞丘春曰此女所謂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者

呂祖曰此用楚史梼杌

楊維楨曰嫉妬誠令尹推賢其賢於人遠矣故周姜所以倚于而覺一轍

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詩云又鮑焦剛則折可謂不祥矣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輾音展吾園而食吾園之葵葵菜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引宋一事見貽閭人之憂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又引越一事見貽己之憂以下方証己憂衛世子意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音則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晉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振衽席戰國策曰為君拂枕席者三年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

王世貞曰喻及時用賢一旦之變此後悔無及孔子則無及矣

呂祖謙曰非常切身陸指于渉海之外難矣

吳見曰人君用賢得賢為可與適得賢始為國家用矣

楊慎曰責矣二字亦奇退仲來入

王僑曰晏子不從崔杼之命迫仁者事耶

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遊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樹木根淺，未必撅也。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撥撅也飄風起，暴雨降，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惑，乾喉焦唇，利害切身之喻出漢史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后稷教民播種五穀決江流河者，禹也；伯禹治水聽訟執中者，皋陶也。皋陶明刑然而聖后者，堯也。歸功於君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插血訂盟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直兵刃鋒之謂曲兵戟之屬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

張鼐曰山林麋鹿之言雖係不知左氏所云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義王而必直也

王僑曰田饒去魯入燕與介之推入山同皆以其不能用則去之子路提悔之于後其何及矣

陳懿典曰治氣養心之術其言近釋世教

君子，求福不回。言其德不回邪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高飛遠去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以雞喻己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有此五德，指文武勇仁信君猶日瀹音約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喻己在魯意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

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喻己之燕意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言藉其食也陰其樹者，不折其枝。言蔭其樹也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氣剛者以和處之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多智者以誠勇毅以果，則輔之以道術；勇者有道以制之疾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疾速不如安靜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志高則不溺於卑利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友之以師友則不至於散怠慢摽棄，則慰

王世貞：好一二字許心之旨

長卿曰：以醫論人主，亦神聖工巧之法，與七發同意，文更警切異矣

張洪陽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信矣

王荊石曰：奇教學相成之机，詞峰峭拔

之以禍災（語之以禍災則不至於怠），愿婉端愨，則合之以禮樂（質朴而又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所重在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其一心志也）。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之疾），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蹶（痿音委，痿瘚也）、逆、脹（胸逆而腹脹）、滿、支（五藏滿而四支不調）、膈、肓（胃膈而神肓昧）、煩、喘（氣煩而喘不定）、痹、風（手足痹，外受風寒疾），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痿疲之疾），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煩蹶之疾），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逆抑之疾），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腹脹之疾），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飽滿之疾），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支散之疾），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無壅膈之疾），上材下恤則肓不作（無肓昧之疾），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煩亂之疾），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咳喘之疾），無使賢伏匿則痹不作（手足不至痿痹），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無風寒之疾）。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干將雖利，非淬礪不銛。厲，礪石也）；材雖美，不學不高（美材必琢磨而高）。雖有旨酒嘉肴，不嘗不知其旨（旨，美也，必嘗而後知其美）；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楊維禎曰：桓公庭燎，九九足以迫至，此時偏尚，其謝其次以致大也

胡時化曰：微者易棄，大者難休，郭隗說燕昭王，蓋仿此體

李贄曰：公儀子以無私而無私，老氏固身保位之術

楊慎曰：句法疏宕可愛

孫鑛曰：夫人驕則自溺，謙則受益。周公封之初，戒子何其諄諄於謙德，一語一言，乃千古奉之

齊桓公設庭燎（音了。庭燎，大燭也，同勤氏掌之），為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九九，小技也，即善算之士）。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礫音歷），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至）。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食甘而甘之曰嗜），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公儀即之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明無私受魚）。受魚而免於相（以私受失位），則不能自給魚（雖欲長嗜，魚可得乎）；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全其位，魚可常給，何以受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以身在所後，而身可先人），外其身而身存（以身為外而謹之，則身可長保矣）。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無私乃能成其私歟）。嗜魚無私之謂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特負成王以朝，非真踐天子位），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周公禮以為師），所友見者十二人（周公與之為友），窮巷白屋先見者（貧寒之士）四十九人（來就見者），時進善百人（進以善言），教士千人（教武士），宮朝者萬人（在宮朝內外者）。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言伯禽），子無以魯國驕士（言無以此封魯而自驕）。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言其至親），又相天下（言其至尊），吾於天下亦不輕矣（言其至尊貴也）。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言一沐於三次握其髮，一食而三吐其哺，以走迎賢士），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汝穎尹曰：叔孫豐卿宜

俞正春曰：謙之一字，持身明訓。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恭以持身）；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儉以守土）；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卑以下位）；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畏以臨敵）；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益（藏智於愚）；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藏智於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六者皆謙德）。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以桀紂為鑒戒），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易之一道是也；虧者損之，益者助之），地道變盈而流謙（盈則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受害，謙者受福），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皆盈則必缺之意），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謙則亨，可以獲元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敬與日俱升）。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魯國驕士句）。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以道覆啓君心，使君化之），是謂大忠也（忠之大者）；以德調君而輔之（以德成就其君而輔成伯業），是謂次忠也（忠之次者）；以諫非君而怨之（指摘君過，致君怨怒），是謂下忠也（忠之下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假公濟私），偷合苟同（近君依阿），以持祿養者（保位固寵），是謂國賊也（賊害之甚者）。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周公負成王以道進）；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管仲相桓成一匡九合之績）；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子胥諫夫差，遂觸其怒，賜鏤而浮之江；卻風諫無逸，反覆以告之）；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觸龍日逸迎声色狗馬之欲，為持祿保位之計）。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

衣了和曰：堅石思戎，雖在善用之耳，不然何以異？猶不階尺寸而況之，能化視諸侯，推無用除驅市人，而淮上邪。

王元澤曰：古者治兵，本于禮儀之尹以為固也；尚甲堅甲利兵，高城深池，與嚴令繁刑，皆不足為固者，推此為固之本。

黃道開曰：嚴令煩刑不足為威者。

許国曰：正由其道則行于公的之以一天下者此也。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以射遠中微；與無兵等耳（雖有兵亦無所用也）；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耳（雖有民亦無用）。故盤石千里（非不廣也），不為有地；愚民百萬（非不衆也），不為有民。禮者，治辯之極，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蜂蠆；輕利剽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為三四。此者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一段言堅甲利兵）。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音焉郢，楚地名），舉若振槁然（史記云勢若振槁，謂枯振槁）。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二段言高城深池）。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爲其命，然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三段言嚴令繁刑）。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謳歌之，遠者赴趨之，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郭子文曰攏夕排斥十子之言倡明聖道以一世語此荀之有関世教者

夫當世之愚飾邪説以己之説文姦言以己之説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從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研鄧析惠施之徒也皆飾邪説文姦言者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以非為是者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造説自為之其説道無所過不合于道而人相從而合于人故曰十子者之工説説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人持所見言以近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正亂一統類比群齊言行端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明吾道教之以至順以一之教隩要之間以順德之行一室之内有與袵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法先王之道沛然平世之俗起一世之俗

申時行曰斗衆要道之論

焦竑曰此節除其本以滌之

毛偉曰萬方雖洪深未可尽見古雅

工説者不能入也有工其説者不得亂其是非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貧無立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如彼説不攻自息矣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不至欺惑衆愚以亂天下聖人之迹著矣聖人之道大明于万世者此也

而苗異姓之轄猶大羊也人異類之轄與之形類大羊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質習貫易性而然也習貫曰少成若天性習者積成自然夫狂者自敝忘其非智奉也飯土而忘其非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君子楚則楚君子齊則齊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如筋骨之浹洽貞於膠漆如膠漆之不可離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

孔翁延曰王韞山輝玉藏淵媚世之有德有才者意不彰於于世歟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孔子見客上太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言者德之聚也顏淵變然變色曰良玉度尺可以尺計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即韞之至深不可掩良珠度寸珠可以寸計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即淵之深其瑩不可掩夫形體也色心度也閔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則眉睫者之矣有表必彰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有此必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內必形諸外也

王世貞曰先以御射引起大儒而終從分儒設之品與人君用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周穆王馭八駿日行千里以造父為御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藉車馬以顯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也有窮后羿精於射法無弓矢則無所

劉之謐曰見其文錯綜横從漢文之不易得者

茅坤曰以下將分儒者品類可見大儒之可用

見其巧藉弓矢以顯其技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藉有百里以展其才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非真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非真羿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非真儒彼大儒者雖隱居於窮閻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音垂笞刑法以箠料數暴國皆天下以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言有倫類可考其行有禮行中矩度其舉事無悔于心所行合其持檢應變曲當咸當於理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

孫鑛曰歸宿人君用儒大有助

王剝石曰物與時變而道不可變此三王之道所以大義與大史公同

陳繼儒曰遠見之樂博觀之樂不如小變

然以富利為隆。惟知富利為隆厚是俗人也。逢衣偉帶。逢大也偉帶寬也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其衣冠言行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為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于老墨，而不知分。不辨黑白是俗儒者也。俗儒不達于時者所為也法先王，遵先王之道一制度，守成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謂雅儒不為世俗者所為也以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由博以約以一行萬，以一貫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怍，張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節符，是大儒者也。大儒則博古通今隨應從俗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于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色雖鮮明有時而改豐茂之木，有時而落；木雖茂盛有時剝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物之盛衰不能盡于吾意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本而已，將以正惡扶微，道足止邪扶衰紬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道足以調燮陰陽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以丘山高于臺榭所見高故謂遠見之樂平原高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以川澤博于沼池故謂博觀之樂勞心苦思，縱欲極好，非以傷情，筋力損壽，其大傷哉。

胡時化曰人主藏賢於左右人明目達聰以周智慮也

宗贊曰吾有可為師為友者至人說則下矣此得失存亡之機在人主所用耳

楊道賓曰人主用舍在同志亡言哉

蘇濬曰古之得失足為今之鑒鑑人主安可不求得賢以昌其國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此皆言反道從欲適以愁百姓而致之愁怨而已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大廈也帷帳之內，帷圍也上帷下帳坐帷帳中不出見弘旃茵之上，被躧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足不越閫步視不越戶庭周知四方以其賢左右也。得賢人以為左右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賢臣遊朋下如車之輻輳然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

智如泉源，運智不竭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行可為人之師表智可以砥砥礪石也言智一毋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輔佐人主為人主之友據法守職，奉法度守職業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奉行君命者人君之法吏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一呼應喏不暇者人隸也。為人賤役而已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主用得其人以隸為佐。用非其人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明同而見亦同同音相聞，音同而聞亦同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同志也以此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用得其人則存用失其人則亡可無慎乎。亦甚可畏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國不能常安而無危宜治之民，民不能治而不亂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鏡所以照形之所在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古足為今之鑒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如桀紂之危亡其國而不務襲行也。其所以安存者，如禹湯之安存其國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行者卻步而求及於前人得乎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

[illegible]

東坡曰盈把之木四句語意足

翁正春曰賢君人主所致士以道明其礼以則君子附而天下治

袁了凡曰用假字一段只論人君假賢以治用国必昌

王元澤曰此三段亦見傳才

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illegible]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驕者忠言之士不留）口惠之人鮮信。（尚口之人鮮誠信）故盈把之木（僅一手所握之小者）無合拱之枝。（兩手所圍之大者 言小木無大枝也）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淺水安望有大魚 漢賈誼賦云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水深可以致魚龍）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材木茂可以致禽獸）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禮義明可以致君子）故禮及身而行脩。（以禮脩身）禮止而王者之事畢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而藍。（荀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言假之使青）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使黃之）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即比目魚 出東海朝鮮國）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即比翼鳥 出南方三佛齊國）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音厥 出西番亦斤蒙古之國有之）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蛩蛩集聚而聲 距虛性究緩）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萬乘之主不假英雄俊士以共治其國 安得不至病國）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即牆木在前不能為之傷）不陷井穿。（亦不至陷于井穿）則其幸也。詩曰。惟彼順征。以弔指闇行也。不順理之君所行反其常。

黃道周曰多欲之戒言見道而忘善宗聖風波動人

許国曰孔子九同為君者九士至于三往五往何患士不樂附哉

福生於無為。（無所為而為福自至）而患生於多欲。（惟多欲則憂患生）知足然後富從之。（不期富而自富）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有德可以享其貴）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主貴爵而賤德 勢便不尊）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也。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不知止）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患生於多欲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齊桓公見小臣。（微賤之臣 即如九九之類）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言不必求見）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言輕富貴者不㥶視於王侯）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不好仁義者不下布衣之賤）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二句見大關鍵）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四方諸侯歸之）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鄭子玄曰此二句則夫子傲爵禄吾亦傲白王乎同意

申時行曰此段攻擊處俱見推賢僞與孟子大意同而詞勝之

孟子說（音稅）齊宣王而不說。（音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不知善之為善）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即無賢意）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游魚附而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六馬聞琴而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一物之微猶知音樂之善）而況

訶調經解

陳望陵曰處強國者有其道不徒割所欲以賂之也

君人者也答未知善之之為善句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鈎天下晉山傳云雷霆之所擊無不推折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耳聾者不聞雷霆之声日月之照徧照天下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盲目者不見之明今公之君若此也即聾者盲者意安能知聾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善歌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設魚細而不明行隱而不形即有諸內必形諸外意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淺澤不能容吞舟之大魚度量之士不居汙世汙濁之世豈能容度量之上乎夫藐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不遇時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一章大主意在此二句事之以貨則貨單單盡也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無約則盟之割国

張位曰此言事強秦之国非

呂祖謙曰此即內治修飭人服意

何孟春曰此言使強秦之國事我易

之強秦以之賂遺之則割定而歡無厭彼之欲未易足事之彌順其侮之愈甚事益恭順彼益侵侮必致寳單國舉而後已言以至宝盡國以與之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即聖王難以免其侵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脩禮以齊朝議為国之意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正法度刑政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朝廷治法則度量正乎官百官治忠信愛利平乎下民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心正故近者親近悅附而遠者願至遠悅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名声彼於威強足以齊一之威力足以齊強国必志則拱揖指麾而弱秦之国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曰事我易也

呂□□曰一誠所感所不為誠主動物信哉

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言王之謀猷允塞則徐方之人自為之來庭徐國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表一誠足以動三軍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見石誤以為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矢穿其半至金而及羽下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降席而匡天下者即不越几席而天下治意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來歸於我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思得賢士共此樂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漢書云珠玉無脛而走天府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

鄒守益曰始言不好士終言所好非真士得識主失也

姜寶曰前喻借隱生後喻借□□喻君也

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收市租以済朝之用暮食不足朝收市賦朝收市租以餉暮吾可謂不好士乎言如此養士尚不足稱好士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音革即鳥羽也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凡毛之若先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恐皆無益於世用者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音屈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先當為之先容於曹相國臣

孫化秀曰旁引而証亦有法

樓昉曰東蘊請火四句甚奇

楊城曰以娶婦喻用仕得進大意与陳餘所事之論同

王偉曰匿生以一言悟曹相參於引薦

陳深曰語甚奇誕足為利口者戒

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其歸告里母)曰安行(安行亦緩行也詩云亦不遑舍)今令姑呼(言今姑呼汝還)即東蘊請火(東蘊為草)去婦家(乞火)去婦之家曰(謂其姑言)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即託詢婦姑意)姑乃直使追去去婦還之(感悟其言即收不去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託物而言)事有可適(因事而說)何不為之先(何不為東郭先生先容)匿生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欲娶婦擇何者娶之)相國曰吾亦其終身不嫁者耳(取其節也)匿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以東郭先生可用也)於是曹相國因匿生束帛安車(聘幣安車以迎賢也)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長喙善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說佞之人口是也)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筆能誅人)避武士之鋒端(鋒能傷人)避辯士舌端(舌能殆人)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即慍見之意)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而論也居吾語

王世貞曰引證此四段傚太史公世之戲

吳[illegible]曰以下許多古人俱[illegible]不過一句而自[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張洪陽曰此段言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

女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比干諫紂不聽遂剖其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相桀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也豈獨丘哉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史記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牛朝歌(太公未遇賣漿於市屠牛而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管仲囚於檻車桓公之為相尊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紀見通)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闔閭夫差皆吳王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樂善相馬也)安得千里之足造父(造父周穆王時人善御者)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香草也)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

子刹石曰古人一日養三公不換此條章法句法俱高

位之有（此言時之遇也）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慈乎哉（言由時之不遇也）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言既沒而祭不若親存而以小物至養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六斗四升曰釜）之祿意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以親在可以及一日之養故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高官厚祿）堂高九仞榱題三圍（榱角也題其頭也言宮室之後）轉轂百乘（車駟之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以親不在雖欲養而不得）故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為祿仕也）若夫信（伸同）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倘志得少伸而顧念養其親非孝子乎）

楊維禎曰国以一人興以一人亡君人安可不以得賢為急哉盛陳殷之所以失國燕昭之所以得未有得之而益于国者也

紂殺王子比干（比干諫紂不聽遂殺之而剖其心）箕子被髮佯狂（因箕子為奴箕子遂佯狂受辱）陳靈公殺泄冶（靈公淫於夏姬泄冶諫不聽而殺之）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武王伐紂而殷亡）陳亡於楚（陳後為楚所滅）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由不用此四賢故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由能用此三人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跡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步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武王克商之後崇德象賢釋箕子囚封微子於宋封比干墓）大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賢者也（況當世有賢者亦棄而不用）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弱府化曰以府半數句音入可謂明目張膽議

宋王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譏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弃予如遺

論田需對管燕之言大率類此

堆東跋

宋燕相齊見逐（得罪齊王）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言有能為我赴難）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徒知責人而不責己）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士之食不得饜足）而君鴈鶩有餘粟（君所畜養禽獸皆有餘食）是君之一過也（過在不能推稟祿以待士）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果園梨栗後宮有餘）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過在不能推餘食以待賢）綾紈綺縠靡麗而堂從而弊（後宮綾紈綺縠而棄）士曾不得以為緣（士求得寸為衣緣不得）是君之三過也（過在不能衣以待賢）且夫材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使之赴諾矣）猶譬鉛刀不能畜（鉛刀不能一割）而干將用之（干將良劍名言輕）

彙贊曰此深明於理道者也

士而平時歆重用之於一旦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漸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

傳曰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不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以獲罪而去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爵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惧也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兵戈之屬是以不樹德於人也以是之故亦不樹德於人正應吾不復樹德於人句簡主曰子之言過也差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可見貴樹德於人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楊道賓曰樹非其人意旨深得婉曲工致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而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音執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蔡虛曰觀三子之所願而聖賢之分量大小別矣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此由之所願者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戈兵之屬言不用甲兵之具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音萱飛蠕音需動咸若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綏于上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夫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湯賓尹曰顏子王佐之才故開口便是有道氣象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此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在吾身不可不慎也可見人當養氣以保身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翁正春曰此條名理名言可為養氣保生者之砥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

黃子几曰黃帝致鳳之事似涉不經然簫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黃帝得鳳亦所注梁須稗或不誣也

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
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戴德
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
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
祉應地靈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
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
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
哉信天老之言為然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
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

王席曰描寫出德至治足垂人君炯戒

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有溫良和易之度寬容而愛有寬容愛人之德刑清
而省刑清而不苛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變風俗崇教化生而不殺好生不好殺
布惠施恩仁不偏與大同不偏不奪民力役不踰時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有蓄積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不作無益害有益
雕文不粥于肆奇巧之物不賣于市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聖世無逸民
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遠人來貢
故得風雨不烈陰陽不愆其度也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以是
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黃道周曰此與越裳氏行於周公者可驗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

許國曰以弓問答主心得祕法矣

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自陳為蔡人之子乃弓人之妻二
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柘樹枝長而烏集其上將飛枝彈烏乃號呼以柘為弓因名烏號騂牛之角騂牛角可為弓之幹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
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以四物俱可成弓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
公之車不能獨走奚公使王良為御莫邪雖利莫邪一干將一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鑄鐵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爐乃流遂為劍陽干將陰莫邪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左右發之左右不知

得射法門

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齊有得罪於齊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殺之肢解分其肢體
敢諫者誅有來諫沮者以添誅死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將

郭子玄曰數語若無限精神在內仍東方滑稽之訣

其人仰而問曰問於景公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
也言解從何處起此二語見對破處景公離席曰縱之勿殺言寡人之罪在寡

申時行曰一言悟主善于諷諫者矣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飲食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
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知和平依我磬聲

呂祖謙曰此攝神之真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
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變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
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
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正見兄賢不足恃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
誅正見弟賢不足恃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正見臣賢不足恃矜人者不至

何孟春曰此見為不自勉而恃人聲勢者之戒

呂吉甫曰田師托智于老馬亦招致賢人之術

鄒守益曰齊莊之避螳螂楚王之避怒蛙其能鼓勇士之氣則此異君制敵人群之術也

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福）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舊時田子方所用也）罷（音疲）而不為用（令筋力罷弱故不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令人贖回）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舊況賢人乎）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莊公避螳螂而勇士歸其知激勸之道歟）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也其所托者弱也（以所托乃葭葦之微）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以所托在稷與社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螻蟻能制若之）失其輔也

姜宝曰孔子睹文王之操即數百世而為其人之貌血脈則子期之見亦大類是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其音高）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其音大）鍾子期死伯牙擗絃絕琴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以知音者少）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苟不遇明時賢君）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人多嗜慾者則行常不檢至於虧缺）讒說毀行則害成（肆其讒謗多至害人）患生於忿怒（一朝之忿至於忘身及親）禍起於纖微（細微多至不）

林伯秀曰此格為名言最深之旨而語更可人

陳后山曰澤雉之說即曾子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祈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汙辱難湔灑（人至汚名難洗則難行）敗失不復追（一失敗不復追救）不深念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貪慾多至於禍）謾誕者趨禍之路也（言足招禍）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毀人是以害己）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聲名尊大）稱為君子矣

戴晉弊衣冠而見王梁王梁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有文彩善鬪）五步一啄（音琢）終日乃飽（言飲啄之時）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言毛羽之美）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言飛鳴自適）何彼樂其志也（自適所志而樂得其所也）援置之囷倉中（儲之處）常啄梁粟不旦時而飽（雖不待旦而自然飽若自能其歌為得）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飛鳥不得自適其適）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為人所畜而神不王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以君能有道能好士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焦竑曰恆世肆志之心與顏闔諸人同類共趣

楚王使使貴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自稱妻曰其箕帚婦人所事者晉皮將嫁之際乃刻剔為箕箒訓之也）願入計之（與其妻）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見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今日得相即可以享富貴）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織屨以共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王僖曰斗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志何尚也

陳碧虛曰借鳳凰以諭賢士竟類求王之對

王世貞曰奉使以口辯得完其華且策其身甚至五白歲則為擬言中矣利口之足以道鴻為摽所答而死

（楊）…人也

三乃曰洄波蹈翻有先秦之氣象

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音消）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鳳凰未長羽時為燕雀所笑）及其升而高，一訕一信，（音伸。即一上一下意）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藩即藩籬之雀鷃小鳥也）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衣之賤也）糯藿之食未嘗飽也，（食之賤也）世俗之士即以為蓋耳。（世俗人蓋其貧賤）及其出則安百議，（凡百度議之未定者賴以安定）用則延民命，（命祗福庇民，民命賴以安）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傳曰：齊使〻（太声）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摽笞潰失。（摽即撥籍傳）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摽笞潰失，臣欲亡（欲逃亡而去），為夫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欲自刎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摽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一言之吝，遂用其人）故使者必矜文辭，（言語有章）喻誠信，（以誠信喻人）明氣志，解結申屈，（能解釋其結，因屈申伸）然後可使也。（方可稱士之職）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言其年高邁而事多遺忘）何以教文？（孟嘗君名）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漢耳延壽為羽林郎，投石拔距絕於倫等。投石以石投人也；超距者人連坐相如地以為堅能超而取之也）追車赴馬乎？（力能追車赴馬）逐麋鹿搏豹虎乎？（廣陵王胥有勇，空拳搏虎豹）吾則死矣，（此三者力所不能）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出謀畫以定國計）以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神斷明）定國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善言詞以應諸侯）吾乃始壯耳。（此三人所優不難乃其是為）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楊維楨曰揣渴諫諍之臣何代無之所貴少君人者納諫之功不少也

胡特化曰國家以諍臣存無諍臣亡諍臣之係于國者不重歟君人者可以猛然思矣

胡道濟曰吳越春秋戰國策俱有此說論言微而後達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冬月見朝涉水，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去而遁）箕子執囚為奴，（箕子文得不聽，因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而死，（比干盡言極諫紂，剖比干觀其心）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不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不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亡天下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舉其頸欲啄而

[illegible]曰晏子一言足令平公動色可謂善諫者矣

鄒守益曰晏子昔因踊貴則一言而省刑令賀火則諫矣知藏於百姓仁人之言固利溥哉

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晋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晋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趍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三日三夜始得火滅）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言其臺之燒為善）平公勃色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趍車而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有說以解之則得生無詞以解則誅死加焉）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王者以天下為藏室之所）諸侯藏於百姓（藏室於民間）商賈藏於篋匱（商賈以篋匱為藏）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民不得食糠糟不充口民不得食）虐而賦歛無已（民間已空虛尚歛民無已）取火半而藏之臺（民之財所儲者盡）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内。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以湯[illegible]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正天之示吾君也）而不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国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王慎中曰人之所以言若思若蓋然道之妙至精至粹无声无臭卻以言以思求者[illegible]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万事万物錯綜変化渾淪磅礴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此非優圣智及鬼神其孰知之

呂祖謙曰此言道无人己之分唯忘形骸捐得失則道在我

關尹子

一宇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闢也。勿勿乎似是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呪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者也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湯蒼曰道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若妄意揣度求而行徑是妄之中又一妄者也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造造而無非乎電之逝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此二句真是玄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有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靜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斯道無不在

馬理曰聖人雖勤力不息實不思不勉身道但求若徒以勤成固執謙之淺之乎觀聖人矣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息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杜[illegible]曰[illegible]此物此道[illegible]莊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釋氏所謂一了百了是也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死者如歷久得道（要[illegible]二句看）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何寬曰言行[illegible]可以言行求[illegible]以言行求而[illegible]通于物者何以[illegible]測矣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舍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汪道坤曰孔子遇溫伯雪子於途目擊而道存所可示者安得而[illegible]以兩眼而笑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道具于心無窮無盡無方体無形迹之可見顏子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王鑿曰萬物同歸于道惟虛去道萬物大我道既合之于己不見其有所分之於物不見其不足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眾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呂知常曰以道利于萬物而物不可以求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知道者驕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錢協曰此言道一而已當之為而常在天為時在地為之行在人為之情惟在体道者了而悟之耳

二柱 而道滿天地天地非道不立故謂之曰柱二者建也所以建天地者也

關尹子曰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始終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王俍中曰此言天地万有不齊要之莫非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劉純仁曰此言有感必通天地物我未有異也

汪道坤曰人徒見有形色數方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

天〻地〻者存

曰夌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夻夌天地者嘗不寐欲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夻水天地者益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君子聖人不夻天地不識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知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〻〻之所自生者如摇箑得風彼未摇時非風之氣彼已摇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〻〻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曰寒暑温涼之变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即温吹之即寒特因外物有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夻無來

曰衣摇空得風氣呵物得水〻〻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变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故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〻不傷人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陳后山曰天之不已地之厚德莊徒其形則孫山水流峙而已耶

明時氏曰形而下者為器形而上者為道之謂也

吳坤曰大哉天地間兩之為兩儀二之為陰陽四之為四時五之為五行萬之為萬物其所以主之則一也

呂祖謙曰吉凶莫非道之自然知道者之而人彼矣乎

之所共載以其妄配其害以不流于私智者

三極者（極者尊聖人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故不名聖人而曰聖曰極）

（抑〻我曰此是元也知我因物自然而順應之妙）（王慎中曰豫論理致却不泥迹此妙）（呂柟曰無虛易權四字非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行）（李瓊曰制禮作樂等事只從此處易推推而行之無所施而不可）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制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御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林希元曰此言天地無私以喻聖人之無私）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萬咏曰此聖人無我即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此之謂也）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王世貞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此旨也）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蘇濬曰理一而分殊此者未始不同）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黃芬曰老子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林希元曰老子尊所言曰聖人无常心文始之言蓋出於此至於賢人則不免有意矣故曰物易此語甚奇）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己

（吳坤曰聖人何嘗異于人哉人之視聖人者異耳文始此言亦孟子道性善意也）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於聖人聖人每同於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物不能拘爾

（王元澤曰道德語言從出以示人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楊道賓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又曰夫惟不名故）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

吏道林曰言者如鋸屑霏霏……則不必言而以心

王世貞曰聖人道自賢人道方在其光同其塵知其雄守其雌卽此意也

馮叔吉曰聖人與物相游時而不知所窮大聖若狂大智若愚此意也

何非曰得道之人可以參天地育萬物自有許多作用手段

潘岳曰聖人之心渾然天成物我較計之念俱無

下之知

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之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陸伯夷曰以聖師聖者賢人而合道則非聖人不能也

楊起元曰趨上趨下總之不免拘方之見通乎上下則聖人矣

劉辰翁曰四字可爽物一字

呂吉甫曰聖人易無体神無方所以變化不窮

張之象曰聖人雖物來順應

于中刻原无一物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鱉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藏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林希一曰凡物之精各正性命物所謂去谷實物之始之巧

馬叔吉曰精神一定万物皆應延也劉古經曰入乎无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以符篇何者精神魂魄也人之一心不外此四者道存于中則精神魂魄皆合于身矣故曰符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知崇無人一竒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礼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卯守益曰魂木也魄金也精水也魄以載魂則為衆人魂以載魄則為聖人

吕吉甫曰玄覽之士内不為魂所載外不為魄所役以我之精神合天地万物之精神是之謂抱一是之謂全精抱神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黄鄖翔曰攝以一息乃体道中要語

劉驥曰衆人役於形役則不知則天君大然曰休彼分自是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於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而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魂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以心對之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虛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林希一曰聖人去以无心應物而不以物累心

湯道賓曰聖人去以魂役魄下人以魄載魂

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

文始林曰天有五行人有五性善用之則為佐不善用之則為賊理本相契

呂吉甫曰五形只而役為人物神以五形之主

全精抱神則吾精吾神常固常明於五形何涉我

何作曰桴鼓皆喻奇思妙人

徐伯秀曰人心一動一念乎物物物種種而生此所謂心生

星佐有以褻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
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者木賊之不褻
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
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
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
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
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
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筮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
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溺不對
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誠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

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
觀雖殊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
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
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灯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如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
矣餘聲上（上作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而我何有
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
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

性滅故也

姜宣曰論道入幻幻實實人巧奪天

王元澤曰把五行來說當為奧論

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
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
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
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
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
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
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文道林曰蜣蜋以托于幻宜能悟雖常玄妙造之奇者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
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
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曰庖人羹蟹遺一足機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
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
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
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

何井曰世人趨生死者愈變愈轉於情識衆生不識其形神未有以斷斷告之者

心超生死心正名為妖不名為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牛之翼本無有復無譬如水土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篇 鑑者心也心本無物隨物而應不留照物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而不在此乎以鑑明心識本体矣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指心也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

物是所謂无物也

高似孫曰心前公不若私公則明私則暗近人之心不利害是非

明文精曰師心不師聖遠為神仙之語孟子所謂求之有餘師是也

黃茂卿曰樂除討着展轉相因辯之舊本无浪

因民死浪風見則浪滅所謂意識者識亦識者也

海岳曰觀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而排而有之印了心何可謂不智矣

楊道賓曰妄元而妄亦无所亮塵根智障脫然則湛然常者存矣

不尊奇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石為玉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而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

蘇東坡曰聖人之心猶世常數事物之來如浮雲之過太虛耳

高似孫曰區別賢愚真偽皆識情使然去而情識則心無一物矣

支道林曰經情識便生癡癡法法成真妄長後于物我

王鏊曰天地炁聽其役有形氣者不去役无形氣者而我之一心形无氣天地陰陽尚不長役而反受制于物何耶因識生情因情着物故也

問知來曰心著於物則物物關心許如繪事鬼神自生自怖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何嘗有物耶顏臣曰捕蛇不怖蛇蛇家蛇不畏蛇心无所著无所繫故也

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歘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於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係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於識識尚非真何况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萬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思慮。日不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內不見我外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高似孫曰一念不生亍緣俱寂何有於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黃道開曰以彼揆彼此全人忘我之學也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劉守益曰不著塵根不落智障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忘無所忘是名至道

六七篇 七者食也非食無以養生非五行無以養性此則文始之言之妙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王元澤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後于事物也聖人御其物以心以情此其所以心同造化也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馮叔吉曰心所思則夢至體者不凡以入于心一承于此則情夢亦足為心亂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

呂吉甫曰至清者至濁者形乎清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分可合可延可促而況于炁乎

其道開曰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形而形不味而味天地万物可為我我可為天地万物

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炁。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弃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知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内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蟻。我可為萬物

當叔吉曰一人逐逐於塵之外不若鍛鍊之自適其適

揚道實曰逐乎外者固非執乎內者亦妄是以聖人皆偽之

史道林曰人身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互藏其宅五行互為其用故有以

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内。聖人皆偽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周如齋曰心憶忘飢等者皆以妄止妄之語也知其妄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釋矣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孰能痛之

高似孫曰執我于木石者淺此言可以心設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天下一曰低無事物道無人已

七釜篇釜者化也物得釜則化人得道則化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此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存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有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林希元曰心有所主則雖變不失其常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讐讐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雷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

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古無今

[illegible]不[illegible]惟[illegible]所謂誠[illegible]所明也

陸道開曰天下之道非万非一非一非万何物何我何我何物而喻喻不可執執者執之者敗

八籌篇　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潜。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

王錫爵曰心何嘗有物亦根動而七情出如五行之相尅相生何可勝數

劉槩曰萬物生生化化即雖天地聖人不能係留惟治以道而已

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

閔如霖曰執之使成有我不執之使為无我衆人賢聖之別也

不搒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搒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是物也

曰如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情雖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無可必者人人無可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王元澤曰衆人有所見聞則有所見聞然聖人於見聞則忘其為見聞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黄似翁曰聖人異於人處不過因物理之自然經而合之非有加也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盖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私，而無天下之私，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也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不救也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卯守六曰順時從俗用孔與人之所長總是合道之自然而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張之象曰應事接物之道不外乎此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呂士甫曰古人有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文甚言之微意也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許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疏，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意之上，乃契吾說

林希一曰論道若不一而執道則在吾心無不一也善學者亦自得之而已

[illegible]明曰有於道者利害得失繫並故曰不言

[illegible]曰[illegible]信於人而不[illegible]者道也[illegible]則何不何[illegible]人何我乎有問也

顧充曰聖人之言粗迹也執聖言以求道者其去道愈遠不拘拘于見聞是謂得道妙在轉解詞絕理與

王元澤曰文始之欲人自得乎道也莊子有言曰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文始之言意蓋如此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天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鋭爾事

[illegible]所以化之宗

[illegible]曰孔[illegible]漢有五陵少[illegible]

王元澤曰不識不知渾沌之域

道化

譚子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跚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此勿絕天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甚可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木土金石皆有情性精魂魄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類訛為彼訛為我訛為有識訛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由耳目精神去形此獨說

呂祖謙曰九轉丹砂火候已足

唐順之曰以為形影互照傳神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神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斯切剖由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為無其疵何所不可

鉛丹

術有大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父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飢而自飢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生死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而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之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曰心面各殊□□□新

□□□曰說盡情狀須今猶人起娛樂之思

林希元曰隨遇外物何人乃爾

劉以貴曰徹上徹下須其解矣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何聞目中花我何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誑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義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賊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照容廣而寐十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鬭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蹄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

支道林曰神游於太虛冥冥然若無人

驗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以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々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曜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朱之蕃曰此段借意快捷偏于至理

嘁嘸

有言臭腐之狀則輙有所嘁聞珍羞之名則安有所嘸臭腐了然虛珍羞反然無而嘁不能止嘸不能已有懼菽醬若蝤蠐者有愛厄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勇怯外榮辱黜是非忘福禍

董芬曰彷彿老氏無極意旨

正一

世人皆知苋菹可以剖鱉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々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々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屠兒斷雞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々盜天地生蟯虮々盜人蟲生蟯虮者腸中之蟲也噆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頹天地頹矣我將安有我其必乎蠹虮安守所謂奸臣盜國々破則家亡蠹蟲蝕木々盡則蠹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欲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蟯虮亡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王世貞曰深諭天地有真宰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々國者不知為國所化々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王道開曰俞道和平世更使之然也

鄒德溥曰自有入無神化確論

死生

虛化神々化氣々化血々化形々化嬰々化童々化少々化壯々化老々化死々復化為虛々復化為神々復化為氣々復化為物化化不間由循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者乎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剪而無害髮可梳而無痛瘡可衛所不

王□曰□人之□而□欲人善若其心真是確論

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劉槩曰神同形異人生以神為主觀譚子之論而益可知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反清形散反明能知其然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邵守益曰穿氣神交氣交已見步驟而神氣和同便可將兵交勢何待回旋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喚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大含

馮□吉曰虛則生天未交不□蓋由大虛而天之谷自造化而已然矣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聲也而聲自發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數竅皆鳴一谷聞數谷皆聞聲導氣氣導

神神道道虛虛含神

術化　　譚子

雲龍

王□□曰雲龍風虎亦化誠大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蟻者以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蟻何以蕩伏虺者以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程□□曰言猛虎以喻人心之

猛虎行草木偃毒鴆怒土石揭威之所發氣之所搏有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鈇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

孫□曰形容威人形容神可謂死而正用

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陳□山曰神為主形為役神形渾一之分自別

蝨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馭萬里而不驟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未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李宏曰魍魎巫祝之喻附其大槩

魍魎

魍魎銜巫祝言禍福事。每来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祝也，不知巫祝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動神，可以奪貌，可以録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高似孫曰虛无之数以用在神老莊列之神不可測聖人不言以以惑人

虛無

虛之神可以禦龍之変，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螫，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必。其何故？忘於樂者猶忘飢，忘於憂者猶忘痛，忘於虛無者可以忘死生。

此數句正見虛心之妙

顧[illegible]曰天地人物尚且漸染則可以一日而下與君子相砥砺式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矬（才戈切）；越夫而胡婦，其子䯻鼻而昂首。梨接桑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貧孕富，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林希逸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体道者越此的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蛸蟯。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斅燥濕而毋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変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誰是誰非。

呂吉甫曰始言表於類辯終言省於隱義

海魚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覩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諸伯秀曰清操勁節礀松可知

礀松

礀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録神芝，覓所不覓，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奸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黃洪憲曰五行即五内二曜即兩眸言人心自有天地故耕别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以將以為誑。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于內，二曜明于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轂氣

操琴瑟之音，則修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聽蕩之

閔如霖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古人所以重樂教

音則背憯淒森上揭鼓舞之音則鴻毛噴躍其感激之道也如
是以其和也召陰陽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
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
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
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鍾惺曰虛則靈寂故叩无不鳴帝王之師自在中來耳

帝師

銳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禀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失之是故
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
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
其微羽符至怪陰液（液一作陽）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
帝王之師

楊道賓曰琥珀調和大人自有妙術不待府焉馬運形若術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憊鐵元氣不
能發陶炉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
祿駕風（風一作鳳）馬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求其情

德化　　譚子

馮叔吉曰借五帝而形詩書意亦非聖教

五帝

儒有講五帝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
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欽之為五靈
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illegible]以聽之者醯醯雞之術大[illegible]

湯賓尹曰以五常作用總歸仲尼其旨深深不測其言明明可聽

鞋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
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
其情然後牧之以清淨棲之以杳冥明此神氣符我心靈若
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使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
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醯
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
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
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于世貞曰行藏有時不宜迷戀此可以上人之不見幾者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
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
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
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黃鳳翔曰詳于禁者有法外之奸此即牟民施奇之意治天下何必以富強為事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
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天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
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踞（一作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有德也
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
必廣甲兵乎

聰明

郭宝曰聰明不可自恃数言更有意味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嘐嘐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凌約言曰飛鳥依人人自悅則君子貴善不尚黠也

孫文兆曰君子量同乾坤天下皆出其範圍之中天之所以為仁智大夫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覆無日不然無人不欺然不私然欺不私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怨夫餌

張之象曰常行之道貴用者何如耳故于用人功于用身者而言乃治國之要語也

者魚之嗜餌若蟻之慕羶以餌設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何喬春曰君子之物交和感之所以自適也彼感於喜者出所見未大耳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賞爵之不肯礼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奪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之道也撓而浮者為小人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操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劉純仁曰醫可察脉内可見外君子持身何容粉飾為

讒語

蔽於人者謂之欺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欺眾人所知仁義之謀眾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公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者

王應麟曰此邪不勝正之說

刻畫

王世貞曰激賞必待有功來賞抑其君姿叩是此意

嗇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敵於我。又寘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死於功。立法者罹于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家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可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奢恩賞之所以為也

王守仁曰養民貴誠不然雨露滋物招怨于祷祀大事東比招謗乎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垂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有祀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夫

仁化 譚子

洪興祖曰民俗澆薄由信不足故由道而推極于信與天下以還淳

得一

渾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淨也。無以自用。故受之以仁。仁而用。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藏否。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者也

劉織仁曰始則五常相濟終則五常相伐可見學世者道泊性者亦道世亦猶環之運大抵然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慤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楊慎曰畋漁之論誠當時未救語尤責動人者君子之徒見此而不悅者非人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怨。非信也。夫獨嗜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狠之與。犬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明如齋曰犧牲以不可慕而悅云尔者動于民之良心也

犧牲之饗羔雁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穀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机前列則哀樂之情可知矣薦大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饗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非見喪風雷之象也鳳凰不失尊貴之象也麒麟不下國土之象也觀乱之象常必不兼也以彼為禍常必不祥也

太和

中將行曰民俗淳厚皆貴乎上君子慎所以風天下者

非免役獵役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切然盜賊盜賊惟乱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乱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不有勸焉得鬪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陳逢聞曰九察多自敗故君子以道德仁兼為先務

海魚有吐黒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黒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尚彌固賊盜害忌讒蔽國害可以越者貌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兼而已矣

神弓

汪道沖曰至仁無怨能致福而成人者小之乎為德也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兕天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illegible]以假天下

書道

劉元曰所不疑筆決之功以喻天下相忘于无事附旨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顫吟含性情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黄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变見名思貞人之常也

知人

高以孫曰因人而知矣思因人而知所容乏别天下之人品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令教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焉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支道林曰其有太公无我之氣象以此形容洞池之化得之矣

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為大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愚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鈞之以爵祿，若馬之駕車輅，貴不我得，疏食糟糠，肥之以是，以大人道不居貴，德不愿守貧，有所御，退有所以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良犬若浪蕩之膏，治器之漿，初歠之若芥，再歠之若黍，復歠之若醴，由是小人知彊弩可以漸引，巨兕可以漸挈，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我者我所化，辱我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慕仲曰食刑漸某事則漸進天下國家可以漸治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甚儇奕者智不遠，文綺縟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顧宅曰有善也名者名未必集君子惟道德之為貴

食化

譚子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綠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理刑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兼，斯不兼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戚戚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胡時化曰此一段一日之用也

巫像

二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巫所享也，我謁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食肉，蛟龍不過於食血，而人無所不食，所以不足則鬥，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死，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爭鬥而蓄奸詐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發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死

將噬而投於谷。知其不可，或貺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奢僭

[illegible]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又激人之怨尤，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罍玉食之飾也，鼓鍾鼎食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犯吼厚藻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平也。忿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戕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燒腸嘔胃，不以為苦。饞食者由忘於痛苦，飢窮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敢；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我欲求人之欲，以我飢求人之飢，我怨民必怨，我怒民必怒。能知其道者，天下胡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豢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鬭死者，人或咲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讒謟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浮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支道林曰官之律死不知守道賈之溺死不知險[illegible]食迷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餐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欲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欲也如戰。當戰之際，錙銖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illegible]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鳶，烏鳶從而狎之。是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豺虎兕可以押而馴，四夷可以率而食。異族猶如此，況復人之人。

[illegible]曰膠竿之喻見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不必責人之難化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閻如霖曰物之無食者尚可化而治民者何患不至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常飢謂之瘡，比餓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鱁鮧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illegible]

雀鼠

[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以法剝民者非之非也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掠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欺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欺上（欺上一作最上者）各有所切也夫剝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剝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呂调陽曰三段長於涉獵善於御民故人君必治本為天下先合異而求無為則妙矣

無為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鳥蓋食之所感也獮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鳶可使之死鬬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閑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蔬蘦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有無為之化

王者

饑食者母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子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豢殺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分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于衆怨歸于王夫不自貴於天下安敢貴不自富於天下安敢富

王世貞曰天下无仁心端自王者先重在愛民如子上

鴟鳶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斃蟲謂其為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䶊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鴟鳶螻蟻不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知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寶

儉化　　譚子

呂坤曰太平之風儉德為主旨哉其言之矣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淫若水去不復還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馮叔吉曰惟儉可以一天下今儉而議權衡者自不先有低昂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蔬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

觀此曰事物大過者莫如不及亦見以儉為貴

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饑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蠢蠢儉相形彼此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敗之

王元翰曰民情樂有餘病不足以儉為之先天下乃可以制其情

民情

其夫好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感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兵不在於抗王侶牛車民騎於行王居土陛民恥於平杜之於淅化之於儉所以見苞器不足者則樂然服素服布之衣見厖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劉學曰儉所以裕家亦所以為國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純儉之道也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之時義大矣哉

呂祖謙曰君民一休上下同情世儉誠為天下之確論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民則異而好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愛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檻崇樹奪其力是賈民之怨也是故教民之愛所以稽新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仁

何邦曰此言儉之又亦不在從奢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芋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戈戟以衛之畜粟帛以養之張閶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荒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楊道賓曰此言儉為化柄之原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賊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王世貞曰此言惟儉可以緣道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為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礼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一者天下可以治也。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浪，礼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王道閣曰此言三皇以儉化天下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好爵，無欺罔，無驕侈。是故礼義自生，形政自寧，兵革自平，市井自停，游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邵寶曰此以奢儉並形見不可不儉

天牧

奢者有二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故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有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多憂，儉多福。能終其儉者，可為天下之牧。

丘濬曰此言儉可足民亦可足國

雕籠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礼樂，設賞罰，教民生，民生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事則民有餘力，儉於寶貨則民有餘財，儉於戰伐則民有餘[illegible]，[illegible]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illegible]不出於國。

歸有光曰此言師儉即礼之要旨

禮要

夫礼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積山林，教師友，窮礼樂，講本末，既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鍾鼓簫韶之作，則瞿然若麁，怡然若[illegible]，[illegible]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礼之旨。謂弓為弧，則民[illegible]矣；謂馬為駟，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礼惑於[illegible]，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胡翰化曰此言儉能即名清淨

清淨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煩，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雞畢生無坐音問彼也者，有掛一裘十年無斃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淨之道。

呂吉甫曰此言儉為謹愿古今化是書

林希元曰此言儉可帥先不當強求之民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不禮。智不儉有不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也。奢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禮。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觧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保。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民。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

京師圖書館藏書記